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八一冊

本書是宋代現存全部文章的總集，包括辭賦、駢散文和詩詞以外的其他韵文。收錄兩宋九千餘位作家的各體文章十餘萬篇，總字數約一億。內容遍及歷史、文學、藝術、哲學、宗教、經濟、教育、軍事、法律制度等各個方面。

全
宋
文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一八一册



目錄

全宋文卷三九六一

傳 察 一

擬中書侍郎除少宰制	二
擬延康殿學士醴泉觀使除中書侍郎制	二
擬太宰除使相宮使制	三
擬安武軍節度使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除鎮海軍節度使守太保開府儀同三司制	四
擬資政學士除鎮海軍節度使制	四
擬中書舍人除禮部侍郎制	五
擬請東封表	六
擬代宰相已下賀藉田禮成表	七
代余帥賀南郊禮畢表	八
代余帥賀冊皇后表	八
代都憲賀冊皇后表	九

代沈和仲賀冊皇太子禮畢表 九

代沈和仲賀皇太子受冊表 一〇

擬代宰相以下賀朱草表 一一

代周文翰賀河清表 一一

代沈和仲賀永橋成表 一二

擬代宰相以下謝賜郊祀慶成詩表 一三

擬謝賜大晟樂府記并古鐘頌表 一四

代周文翰謝賜大晟樂表 一四

代鮑欽止謝永橋成德音表 一五

代謝翰林院三伏早出表 一六

代余帥謝傳宣撫問表 一六

又代余帥謝傳宣撫問表 一七

全宋文卷三九六二

傅 察 二

代梁帥謝獎諭表 一八

代少尹謝獄空獎諭表 一九

代辭免尚書左丞表	一九
代尚書左丞謝表	二〇
代都憲謝淮南運使表	二一
代尚書左丞謝轉官表	二二
代閻彥昇謝轉官表	二三
代沈和仲謝降官表	二四
代鮑欽止謝降官表	二五
代發運使謝賜金帶表	二五
代外任謝日曆表	二六
代謝生日禮物表	二六
又代謝生日禮物表	二七
又代謝生日禮物表	二七
又代謝生日禮物表	二七
賀太宰啓	二八
賀尚書右丞啓	二九
賀戶部尚書啓	三〇

賀內翰賓客啓	三〇
賀舍人詹事啓	三一
賀虞純臣戶部侍郎啓	三二
賀光祿卿啓	三二
賀曾叔夏除秘書少監啓	三三
賀祝幾叟除軍器監啓	三三
賀王元將左司啓	三四

全宋文卷三九六三

傅 察 三

賀虞純臣監察御史啓	三五
賀虞純臣復監察御史啓	三六
賀陳國英頒事啓	三六
賀周文翰除待制提舉醴泉觀啓	三七
賀陳國珍集英修撰啓	三八
賀留守大資再任大名啓	三八
賀留守太尉啓	三九

賀梁才甫建節再任大名啓	四〇
賀徐帥以宮使召啓	四一
賀張師于除運副啓	四二
賀沈和仲除秘閣修撰陞運使啓	四二
賀沈和仲運使陞右文啓	四三
賀李敦仁除直秘閣陞運副啓	四四
賀沈糴使除直秘閣賜金紫啓	四四
賀提刑啓	四五
賀林德祖提學啓	四六
賀提學察院啓	四六
賀提學博士啓	四七
賀梁方甫知青州啓	四八
賀徐澤之換延康知汝州啓	四八
賀鮑守啓	四九

全宋文卷三九六四

傅 察 四

賀通判朝奉啓 五〇

賀林德祖除府司錄啓 五〇

賀徐帥啓 五一

代賀鄭太宰啓 五二

代賀太宰遷少師啓 五三

代都仲憲賀少宰啓 五三

代都仲憲賀何相啓 五四

代都仲憲賀侯樞密啓 五五

代都仲憲賀余門下啓 五五

代余帥賀吳門下啓 五六

代都仲憲賀中書侍郎啓 五七

代賀右丞啓 五七

代賀開府相公啓 五八

代賀太尉啓 五九

代石提倉賀中丞啓 五九

代賀盛運判啓 六〇

代賀韓漕除直秘閣啓	六
代都仲憲與新提倉啓	六一
代余帥賀濰守啓	六二
代文帥賀淄守啓	六二
代文帥賀郡守啓	六三
代文帥賀盧君佐啓	六三
改京官謝宰相啓	六三
除太常博士謝太宰啓	六四
謝承旨侍讀啓	六五
進秩謝運使啓	六七

全宋文卷三九六五

傅 察 五

謝蘇憲舉陞陟啓	六八
謝提刑薦舉啓	六九
謝提學舉改官啓	七〇
謝方提學薦考察啓	七〇

謝提舉舉陞陟啓	七一
謝判府薦舉啓	七十二
謝知府薦舉啓	七三
發解謝試官啓	七四
代右丞謝太宰啓	七五
代平定到任謝宰相啓	七六
代余帥到任謝執政啓	七七
代方閭到任謝執政啓	七七
代沈和仲除直秘閣賜紫謝執政啓	七八
代沈和仲河賞轉官謝執政啓	七九
代沈和仲謝王待制舉自代啓	七九
代鮑欽止謝洪帥啓	八〇
代謝崔帥舉陞陟啓	八一
代謝運使少卿奏舉啓	八一
代余帥謝監司走馬啓	八二
代謝林彥振薦舉啓	八三

代仲雅謝舉主啓	八三
代謝薦陞陟啓	八四

全宋文卷三九六六

傅 察 六

上太宰啓	八六
上尚書左丞啓	八八
代向子寶上晉甫啓	八八
代與宰相免啓	九〇
代回右丞免啓	九〇
代回中書免啓	九一
代回宮使保和免啓	九一
代回宮使保和謝啓	九二
代回宮使保和謝啓	九二
代回大尹保和免啓	九三
與林仲變啓	九三
回沈狀元啓	九四

回第二人以次啓……………九五

回貢元啓……………九五

回貢士啓……………九六

問候太宰啓……………九六

問候余少宰啓……………九七

問候門下侍郎啓……………九八

問候承旨啓……………九八

問候徐帥啓……………九九

問候判府資政啓……………一〇〇

問候祝漕啓……………一〇〇

問候沈和仲奏計還啓……………一〇一

問候胡少汲啓……………一〇二

賀留守觀文年啓……………一〇二

代文帥冬至賀監司啓……………一〇三

代文帥冬至賀知通并謝啓……………一〇三

賀少保生日啓……………一〇四

全宋文卷三九六七

傅 察 七

唐宰相蕭嵩會百官賦詩叙	·····	一〇五
策問	·····	一〇七
進善旌銘	·····	一〇九
玉漏名	·····	一一〇
擬請西封頌 并序	·····	一一一
代祭林子中文	·····	一一三
任子諒母夫人祭文	·····	一一四
玉佛殿祈雨文	·····	一一四
道觀祈晴文	·····	一一五
寺院祈晴文	·····	一一五
祈晴文	·····	一一五
道觀謝雨文	·····	一一六
寺院謝雨文	·····	一一六
寺觀謝晴文	·····	一一六

謝雨文	·····	一一七
謝晴文	·····	一一七
諸廟祈晴文	·····	一一七
諸廟祈晴文	·····	一一八
祈晴祝文	·····	一一八
諸廟謝雨文	·····	一一九
諸廟謝雨文	·····	一一九
諸廟謝晴文	·····	一一九
諸廟謝晴文	·····	一二〇
代鮑欽止秋賽文	·····	一二〇
代鮑欽止祈雨青詞	·····	一二一
又祈雨青詞	·····	一二一
祈雨青詞	·····	一二二
謝雨青詞	·····	一二二
代作夫人平安醮青詞	·····	一二二
代杜守病設醮青詞	·····	一二三

代王彥昭天寧節功德疏	一二三
代周文翰天寧節功德疏	一二四
代仲都憲天寧節功德疏	一二五
代余帥天寧節功德疏	一二六
降聖節道場開啓疏	一二七
降聖節道場罷散疏	一二七
天寧節前筵口號	一二七
天寧節後筵口號	一二八
天寧節馬前口號	一二九
送杜守口號	一二九
虞憲按樂致語	一三〇
傅倅請杜守樂語	一三〇
槐堂上梁文	一三一

全宋文卷三九六八

馮 楫 一

和淵明歸去來辭	一三四
---------	-----

論沿邊納土三害疏	一三五
乞改正潼川折納新科奏	一三六
乞於太廟奉安所寄存禮神真玉奏	一三六
以祠祭用玉乞賜處分奏	一三六
乞齋室不奏解嚴奏	一三七
應付和議疏	一三八
論講和仍宜修備疏	一三八
乞復太廟別廟上食燒香之禮奏	一四〇
條具徽宗皇帝小祥奠祭儀制奏	一四〇
又言徽宗小祥儀制奏	一四一
和議既成宜措置善後疏	一四二
上執政黃潛善書	一四二
遺苗傅劉正彥書	一四三
貽劉光世書	一四四
佛眼禪師語錄序	一四四
中興永安橋記	一四五

大中祥符院大悲像并閣記 一四七

全宋文卷三九六九

馮 楫 二

南禪寺記 一四九

密印寺鐘樓記 一五〇

大慧禪師真贊 一 一五一

大慧禪師真贊 二 一五二

淨嚴和尚塔銘 并序 一五二

施經發淨土願文 一五六

修昌州多寶塔發願文 一五七

全宋文卷三九七〇

吳 說

乞葺神霄宮安置本司官吏奏 一五八

書簡帖 一 一五九

書簡帖 二 一五九

書簡帖 三 一六〇

書簡帖	四	……	一六〇
書簡帖	五	……	一六〇
書簡帖	六	……	一六一
書簡帖	七	……	一六一
書簡帖	八	……	一六一
書簡帖	九	……	一六二
書簡帖	一〇	……	一六二
書簡帖	一一	……	一六三
書簡帖	一二	……	一六三
書簡帖	一三	……	一六四
書簡帖	一四	……	一六四
書簡帖	一五	……	一六五
書簡帖	一六	……	一六五
書簡帖	一七	……	一六六
書簡帖	一八	……	一六六
書簡帖	一九	……	一六七

書簡帖 二〇	一六七
題智永懷仁書蘭亭修楔前後叙	一六八
題薛氏藏蘭亭帖	一六八
跋王岐公本蘭亭帖	一六九
書溫莘畢良史題鍾繇賀捷表後	一六九
跋四體帖	一六九
跋古今絕句	一七〇
題李龍眠九歌圖後	一七〇
再題李龍眠九歌圖後	一七一
跋閻立本畫蘭亭	一七一

全宋文卷三九七一

張 琰

洛陽名園記序	一七三
--------	-----

史 才

綱運折欠乞送大理寺推治奏	一七五
圍田利害狀	一七六

楊良輔素無術業奏……………一七七

夏之文

兩浙路鹽場買鹽額及入納鈔錢奏……………一七七

淨慧禪院看經寮記……………一七八

修忠祐廟碑記……………一七九

凌 哲

劾王會奏……………一八一

乞赦負罪死于異土之命官奏……………一八二

劾魏良臣奏……………一八三

乞革進奏院之弊奏……………一八三

乞禁官吏以四事貪贓奏……………一八四

乞遴選循吏奏……………一八四

言大辟不得隨意貸減奏……………一八四

乞禁姦吏獲罪者因赦圖解免奏……………一八六

劾劉長源奏……………一八六

乞申嚴州縣不得過有科取於人戶奏……………一八七

乞革苗稅收納之弊奏	一八七
乞飭諸路恪守考課條法奏	一八八
乞嚴飭諸路官吏不得輒行迎送奏	一八八
乞選差諸路秋稅收納官吏奏	一八九

全宋文卷三九七二

韓世忠

乞見帶大小使臣與理爲資任奏	一九一
言兩軍將校赴臨隆祐皇太后喪事奏	一九一
福建破賊捷奏	一九一
諸軍不得互相隱留軍兵奏	一九二
乞募民承佃荒田奏	一九二
墾辟屯田奏	一九三
宣撫司屬官叙官奏	一九四
請計價支錢付宣撫司自做乾糧奏	一九四
請將所得有服親封號與長女奏	一九五
言牛綱奏	一九五

請將本人合得俸祿一切倚閣奏	一九六
請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以爲後證奏	一九六
乞勿輕信金人交還陝西奏	一九七
乞重國體不可俯從金人奏	一九七
再論不可俯從金國屈辱之禮奏	一九八
請不可輕易許從金人交割陝西五路奏	一九九
淮陽軍捷奏	二〇〇
千秋湖陵捷奏	二〇〇
請下所屬交收回易利息等奏	二〇一
請減省本人請給人從奏	二〇一
乞免立班跪拜劄子	二〇二
報金帥撻辣書	二〇二
與秦檜書論趙榮王威不當遣還	二〇二
與運使帖	二〇三
高義帖	二〇三
秋暑尚煩帖	二〇四

題文穆王像	二〇四
清涼居士題名	二〇五

全宋文卷三九七三

吳 敏

蔡京罷相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制	二〇六
曲赦京東河北路制	二〇八
宣和傳位詔	二一〇
李邦彥功高乞加恩禮奏	二一〇
乞用陳東劄子	二一一
乞召還吳若奏	二一二
乞行祖宗舊法奏	二一三
乞宣諭臣僚力助二聖交權奏	二一三
乞復立春秋學官奏	二一四
江端友忠孝乞特加官使奏	二一五
乞政令由三省常開言路奏	二一五
乞法太祖仁宗奏	二一六

乞視天下爲一物奏	二二七
乞促孟庾韓世忠前來桂州奏	二二七
全生指迷方序	二二七

羅汝楫

乞黜責朱芾李若虛奏	二一九
乞重行竄逐胡銓奏	二一九
乞罷斥吏部員外郎江少齊奏	二一九
王庶不得占行衙居止奏	二二〇
乞貶斥曾開李彌遜奏	二二〇
劾張戒奏	二二一
乞檢會重祿法奏	二二一
乞守長江之要奏	二二二
乞廢罷排鋪奏	二二二
梁新安太守任公祠堂記	二二三
重建兜率寺記	二二五

全宋文卷三九七四

何 桌

夢賦 并序 二二八

拜康王河北兵馬大元帥帛書 二二〇

孫傅可太子少傅謝克家可太子賓客制 二二〇

論士俗疏 二二〇

論三鎮不可棄奏 二二一

代宰臣賀上表 二二二

賀左丞相啓 二二二

賀曾校書啓 二二三

即辰六月帖 二二三

與人書 二三四

跋張元幹輯先祖手澤 二三四

題杜子美八仙歌 二三五

陳德基誌銘 二三六

釋道行

答王十朋問道書 一三七

與淨無染書 一三七

法寶傳序 一三八

向 氏

進納第宅園地劄子 一三九

程克俊

劉一止罷給事中宮祠制 一四〇

明堂赦文 一四〇

獎諭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郾城勝捷仍降犒賞詔 一四三

賜少保樞密副使岳飛乞叙立參知政事王次翁之下不允批答 一四四

大赦天下制 一四五

秦檜加太師制 一四五

懿節皇后哀冊文 一四六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焞轉一官致仕制 一四七

乞取劉豫重斂之法焚之通衢奏 一四八

乞致仕奏 一四八

莫 儔

乞詳定四選條例奏……………二四九

隆慶寺一真軒記……………二五〇

澱山建塔記……………二五一

趙子晝

乞禁止民間出售王安石日錄奏……………二五二

言太常寺所闕禮書奏……………二五三

望自來歲舉行祀高禩奏……………二五三

請專祀昊天上帝以太宗配侑奏……………二五四

乞以告成觀祀昊天上帝奏……………二五四

全宋文卷三九七五

薛嘉言

劉安上行狀……………二五六

薛徽言行狀……………二六二

全宋文卷三九七六

黃彥平 一

禪浴賦	二八六
賀明堂大禮表	二八七
紹興七年請皇帝御正殿表	二八七
請皇帝御正殿第二表	二八八
請皇帝御正殿第三表	二八八
紹興七年請皇帝聽政表	二八九
論賞罰劄子	二八九
請六部郎官輪直劄子	二九一
言結納高麗人劄子	二九二
請聽政劄子	二九三
上高宗劄子	二九四
災異劄子	二九五
擬上道君太上皇帝諡法奏	二九七
言兵制奏	二九八
賀陳內翰啓	二九九
賀余都運啓	三〇〇

賀胡都運啓	三〇〇
-------	-----

全宋文卷三九七七

黃彥平 二

送周夢授序	三〇二
贈李德遠	三〇三
王介甫文集序	三〇三
漢書評後	三〇四
王氏二子字辭	三〇五
文孝廟記	三〇五
高安郡門記	三〇六
見山堂記	三〇七
江南西路安撫制置使廳記	三〇八
夢山堂記	三〇九
紫芝庵記	三一〇
羅山妙心院華嚴經室記	三一一
豐城縣儒學記	三一一

杜嶮贊	三一二
先大夫述	三一三
祭梁谿文	三一四

全宋文卷三九七八

鄭士彥

奏奉迎太廟神主劄子	三一五
言奉安祝文修撰事劄子	三一六
乞排辦宗廟朔祭薦享事件奏	三一六
遷帝后神主事奏	三一七
言朔祭奉饗宗廟神主事奏	三一七
奉迎神主官局名奏	三一八
乞教習諸州軍兵奏	三一八
乞令監司提舉官引對奏	三一九
乞令禮官講求祀典奏	三一九
乞推遲鑄新錢奏	三二〇
論明堂祭祀奏	三二〇

勅鄭穀劄跋	三二一
梨嶽廟碑記	三二一
徐 康	
乞限期令人户自陳冒占田土之數奏	三二三
平江府提舉常平茶鹽司廳壁題名記	三二三
詹定庵	
孫昭遠墓誌	三二五
方庭實	
諫和議疏	三二六
宣諭三京淮北事宜奏	三二七
乞將來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山陵並從簡儉奏	三二八
乞隨田高下納苗稅奏	三二九
乞別立年限令流散士民歸業奏	三二九
乞詔沿邊官吏兵民務相輯睦奏	三三〇
乞昭雪褒贈忠臣義士奏	三三〇
薦將仕郎趙汧等奏	三三一

鄧公衍

屏風山題名 ····· 三三一

鞏庭賓

澹山巖題名 ····· 三三二

全宋文卷三九七九

李長民

廣汴都賦 并序 ····· 三三三

乞許知通令佐陞銜並帶主管學士銜奏 ····· 三四五

題朱鴻臚書白雪樓碑記後 ····· 三四五

高德仁

措置便宜借補官資奏 ····· 三四六

王 梅

乞量行揀放新募弓手三分之一奏 ····· 三四七

言諸縣置巡社之弊奏 ····· 三四八

賈公曄

乞招人承買坊郭鄉村係省田宅奏 ····· 三四九

王琮

乞指揮三省樞密院官帶舊職奏……………三五〇

乞專委官拘管酒稅與買撲坊場課利錢奏……………三五〇

乞前期行下州縣上供和買夏稅細絹奏……………三五〇

爲張邦昌與金帥乞免括金銀書……………三五一

全宋文卷三九八〇

蔡向

乞申禁官吏興作擾民奏……………三五二

董巽

珞琭子賦注序……………三五三

李承造

討苗傅劉正彥檄……………三五四

鄭億年

平江府修學記……………三五六

釋法鄰

跋釋知禮與楊億等往復書……………三五八

釋行儀

首楞嚴經要解跋……………三五九

上官悟

乞以諸路常平錢物起發贍軍奏……………三六〇

釋嗣宗

長蘆覺和尚頌古拈古集序……………三六一

喻提舉

書睦州福勝院記碑陰……………三六二

李時雨

請擇宗室爲皇子書……………三六三

李 侁

宋故王魯翁先生墓誌銘……………三六四

辛企宗

乞補余勝修武郎奏……………三六七

向宗厚

乞許景靈宮主管所自申發文字奏……………三六七

乞添差遞鋪巡轄使臣奏……………三六八

鄭 種

宋倪公道原墓誌銘……………三六九

蘇良治

乞江東兩浙路糧綱各用一分法五釐法奏……………三七一

孫 邦

相度明堂行禮并朝獻景靈宮開內門時刻劄子……………三七二

乞明堂行禮權御吉服奏……………三七三

乞以大饗明堂盛德之事付史館奏……………三七四

寶乘寺結界記……………三七四

全宋文卷三九八一

徐 林

乞對換淮南州軍土人與鄰州差遣奏……………三七六

乞令治獄當出職人往外州縣待闕奏……………三七七

乞拘收無額錢物候任滿日驅考推賞奏……………三七七

久不到部之人轉官事奏……………三七八

乞將小使臣比附侍郎左選格法差注奏……………三七八

韻語陽秋序……………三七九

大慧禪師贊……………三八〇

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三八〇

祭大慧禪師文……………三八二

袁 潭

伏波將軍廟記……………三八三

李椿年

言時政三大弊奏……………三八五

言經界不正十害奏……………三八七

措置經界畫一事項奏……………三八九

措置兩浙路事件奏……………三九一

乞黜責州縣侵用封椿錢物者奏……………三九二

乞黜責移易妄用椿發錢帛官吏奏……………三九三

趙仲琮

乞於指定州郡安置南班宗室奏……………三九三

韓之美

請蠲免德安府上供奉……………三九四

韓 遜

請裁減鄧州稅課等劄子……………三九五

全宋文卷三九八二

張 絢

乞令留守司承受朝廷文字等從權照會御史臺奏……………三九六

乞點檢浙西路關子與蓋造蓆屋兩色錢奏……………三九七

乞永不收叙黃潛厚奏……………三九八

乞罷臨安別建太廟奏……………三九八

乞改正宋錢孫特轉遙郡一官奏……………三九九

乞撰集紹興會計錄奏……………四〇〇

乞約束見任縣官從軍辟置奏……………四〇一

乞追奪黃覽已轉一官奏……………四〇一

乞罷元祐之臣隸黨籍者之子孫添差奏……………四〇一

乞速罷王瓚新除職任奏……………四〇二

再論王瓚罪惡奏……………四〇二

乞放散建康築城民夫奏……………四〇三

臧梓趙濤乞行勸沮奏……………四〇三

乞補外奏……………四〇三

乞體問楊沂中運石因依重加行遣奏……………四〇四

乞令諸軍詳申立奇功人立功之狀奏……………四〇四

乞令王倫依舊在外居住奏……………四〇五

乞接續修纂仙源慶系屬籍總要奏……………四〇六

張虞卿

乞長興縣添置武尉一員控扼四安鎮盜賊奏……………四〇六

論防秋利害疏……………四〇七

周邦

賀孫兵書啓……………四〇八

馮益

乞改行宮禁衛所爲行在皇城司奏……………四〇九

王翹

乞差官訓練兩浙東西路弓手土兵奏……………四一〇

王 俊

龍德太一宮記……………四一一

霍 蠡

乞量立日限召人請買沒官田宅奏……………四一三

乞詔諸路守臣條具月椿錢申朝廷奏……………四一四

乞詔諸路監司州縣使明知檢察中外財用奏……………四一四

全宋文卷三九六一

傅 察 一

傅察（一〇八九——一一二五），字公晦，孟州濟源（今河南濟源）人，堯俞從孫。大觀二年年十八，登進士第。蔡京在相位，聞其名，欲妻以女，察拒之。調青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入爲太常博士，遷兵部、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以吏部員外郎接伴金使，道逢金太子幹離不，使拜，不屈死，年三十七。乾道中追謚忠肅。著有《忠肅集》三卷（存）。見晁公休《傅公行狀》（《忠肅集》附錄），《宋史》卷四四六有傳。

《忠肅集》現存明抄本一種及清抄本數種。光緒十八年，傅以禮以五種抄本互校付梓，當時殆未見明抄本。今以傅以禮刻、傅增湘校補本爲底本，參校明抄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簡稱四庫本）及其他抄本，編爲七卷。

擬中書侍郎除少宰制

元首居上，運動實賴於股肱；大厦方成，扶持必資於柱石。乃眷守文之重，永惟論相之難。注意賢賢，既疇咨於列辟；同心贊贊，盍圖任於舊人。播告大廷，亶孚群聽。具官某謀慮深遠，議論通明。學足以窮六藝之文，而蹈乎大方；才足以應萬微之務，而勤乎小物。卓爾佐王之略，凜然憂國之忠。入總綱維，擅戴劉之美譽；出宣條教，繼召杜之遺風。淹留十年，夷險一致。召從近屏，入覲明庭。亮節載昭，嘉謀屢告。逮擢參於政本，益增重於邦基。鎮撫四夷，莫善陳平之對；總領衆職，孰踰魏相之能。肆迪前修，用推異數，進陟文階之峻，延登次輔之榮。增衍爰田，陪登真食，以攄素蘊，以慰具瞻。於戲！君義臣行，豈特將明之助；予違汝弼，庶幾啓沃之多。俾萬物各得其宜，無一夫弗獲其所，惟朕以懌，其爾之嘉。《忠肅集》卷下。

擬延康殿學士醴泉觀使除中書侍郎制

朕潤飾洪業，憂勞天下。永惟政事之本，一日萬機，而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故夙寤晨興，罔敢怠息。眷求同德，協贊內樞。具官某經術詳明，足以恢規於治體；政事通達，足以深究於物情。擢

貳中臺，遽以憂去。均勞於外，久閱歲華。勁節高風，確乎不拔；休聲茂實，籍甚一時。召置樞庭，未厭輿議，用疏不次之寵，俾參西省之華。往欽哉！昔唐明皇勞蘇廷碩曰：「方美官闕，每欲用卿，然宰相議，遂無及者，朕爲卿恨。」今朕用爾，由師錫爾。其祇服休命，進賢任能，使百官各稱其職，而朕之號令罔有弗當，則予一人有嘉，汝亦有無窮之問。《忠肅集》卷下。

擬太宰除使相宮使制

調元台鼎，進則冠輔弼之聯；置使祠庭，居則兼將相之重。雖勞佚之異用，顧寵數而並隆〔一〕。眷時宗工，久執魁柄，其敷渙號，以告治朝。某官學該而識明，器重而道遠。夙蘊經綸之業，具殫啓沃之誠。忠正無私，俾人心之自化；黜陟有叙，致吏職之咸修。陰陽調而寒暑平，禮樂興而刑罰措。四夷即叙，百穀屢豐。方恭己以仰成，忽引疾而求去。大臣蹇蹇之節，雖務於匪躬；君子謙謙之光，終思於不伐。控章荐却，抗志莫回。念重遠於儀刑，用勉留於閒燕。虎符龍節，嚴上將之威容；黻衣繡裳，視上公之秩物。併推異數，用示至懷。於戲！斯謀斯猷，尚無忘於告后；乃文乃武，將永賴於憲邦。不遐爾心，乃稱朕命。《忠肅集》卷下。

〔一〕而：原作「之」，據四庫本改。

擬安武軍節度使守司空開府儀同三司除鎮海軍節度使守太保開府

儀同三司制

公庭論道，內參心腹之良；將鉞宣威，外總爪牙之寄。永懷舊德，顯有不功，改臨海岱之區，載陟台衡之路。誕敷異數，用穆僉言。具官某學造聖源，智先事表。師周、孔之軌躅，陋管、晏之規模。密勿嘉謀，建萬世之長策；雍容近弼，爲一代之宗臣。頃膺外闔之求，併視洪鈞之峻。袞衣赤舄，延登鼎足之司；豹尾神旗，增壯轅門之勢。折衝於枕席之上，運籌於帷幄之中。施澤異方，著勳王室。蔽自朕志，酌於輿情。揚命明廷，膺上公之顯策；易節少府，鎮東秦之巨藩。眷是威儀之多，式副倚毗之重。於戲！萬邦爲憲，吉甫兼文武之資；四國于蕃，申伯有柔嘉之德。其虔共於爾位，毋專美於前修。《忠肅集》卷下。

擬資政學士除鎮海軍節度使制

朕內熙衆志，外撫群黎。思並建於豪英，以隆巨屏；必兼資於文武，乃允具瞻。蔽自余衷，歷選

近列。用錫爾祉，命召虎以來宣；克壯其猷，得方叔之元老。肆頒顯號，孚告治朝〔二〕。某官篤厚而淵深，寬容而強直。才足以行其所守，智足以尊其所聞。遠見識微之明，表於近世；好學樂道之效，著於本朝。確然金石之堅，卓爾棟梁之用。圖事揆策，論不詭於聖人；履忠進善，議有益於天下。粵升華於秘殿，益流譽於明廷。所去見思，無施不可。盤根錯節，嘉其屢試之功；大纛高牙，授以專征之器。惟茲異數，允答殊功。於戲！悅禮樂而敦詩書，必有仁者之勇；重國家而尊社稷，斯盡大臣之能。惟終保於令名，尚克勤於小物。《忠肅集》卷下。

〔二〕告：原作「吉」，據文意改。

擬中書舍人除禮部侍郎制

堯命伯夷，作秩宗以典三禮；周立宗伯，和邦國而諧萬民。粵予神考之興，酌古經邦之憲，分釐庶務，肇建六官。惟時貳卿，實亞八座。居左右侍從之列，責任既隆；況典章文物之司，疇咨惟審。必得明練之士，用膺眷寵之私。以爾某通諸家之書，識前世之載，屢試以事，所臨有聲。俾代予言，最宜爲誥。簡古而蔚，炳三代以同風；忠正無私，知本朝之要務。載孚輿議，俾佐春官。夫禮樂教化之源，文昌政事之本。惟爾有政，無忝於厥官；直哉惟清，將觀於來效。《忠肅集》卷下。

擬請東封表

伏以承天之序，孰先報本之方；治世之隆，必舉升中之禮。蓋不特發祥隤祉，流福祚於亡窮；亦所以勒崇垂鴻，示休烈於不朽。皇皇哉，天下之壯觀！洋洋乎，帝者之上儀！遐觀古初，歷選后辟，固有無功而用事，未聞至治而遺章。粵我宋之龍興，憲先靈而遠駕。太宗順命以創制，尚挈三神之歡；真皇修德以錫符，獨接千歲之統。重熙累洽，用迄於今；承明繼成，宜若有待。恭惟秉執聖德，處於法宮之中；圖任賢才，游於巖廊之上。崇寬大而長和睦，務教化而省禁防。四鄙晏安，靡有兵革之事；萬民和樂，長無繇役之勞。修禮樂以文太平，廣學校以揚俊異。外致殊俗，內暢淳風。囹圄空虛，國無一人之獄；衣食滋殖，家有九年之儲。澤浸昆蟲，恩及行葦。頌聲並作，協氣橫流。三光全而寒暑平，上順泰階之政；五穀熟而草木茂，下均庶物之休。垂拱無爲，衆祥自致；精神所鄉，嘉貺薦臻。百川理而絡脉通，萬化成而瑞應至。素雉朱鳥之事，比盛周家；《白麟》《赤鴈》之歌，參華漢室。是以東土耆老，魯國諸生，冀瞻穆穆之光，咸罄顙顙之望。況承天意以從事，固無進越之嫌；儼垂聖慮於勒成，允答神靈之眷。伏望皇帝陛下總集元命，順考前規，采游童之歡謠，悉五繇之碩慮〔一〕，鳴鸞按鐸，奏樂介丘〔二〕，檢玉泥金，儲休岱嶽。追八九之遙迹，章祖宗之盛功，爲萬世無疆之休，寔千載一時之會。臣等不勝大願！

《忠肅集》卷上。

〔一〕繇：四庫本作「縣」。

〔二〕奏：原缺，據四庫本補，明抄本作「長」。

擬代宰相已下賀藉田禮成表

治朝多慶，熙事告成，盛德先勞，庶氓胥慶。況於在服，罔不均歡。中賀。竊以富國之源，莫先於崇本；導民之路，尤重於勸農。然欲風流而令行，固非家至而人說。蓋上之化下也，如風之偃草；則下之從上也，若響之應聲。乃於東作之時，示以躬耕之制。非特昭國家之德化，納於純熙；將以奉宗廟之粢盛，盡其齋恪。惟周自厲王以後，廢而不修；故傳載虢公之言，詳而有證。降及後世，間有令主，屈萬乘於須臾，垂四方之軌則。載在信史，猶振遺名。肆太宗端拱之初，增華於令典；逮仁祖明道之際，順迪於前彝。用知稼穡之艱難，終致倉廩之盈溢。恭惟皇帝陛下潤飾丕構，粉澤皇猷。省繇役以便民，敬農桑之上務。罔游於逸，配德於唐堯；克勤於邦，同符於夏禹。申舊章而下明詔，歷吉日而協靈辰。翠幕青壇，既舉先農之制；紺轅黛耜，遂遵一撥之規。誠意所加，淳風遠暨。去末作而緣南畝，致和氣而兆豐年。臣等獲綴近班，親陪盛事，草《藉田》之賦，雖無潘岳之才；賡《載芟》之詩，益見周家之治。其如欣頌，實異等倫。《忠肅集》卷上。

代余帥賀南郊禮畢表

修精誠而備庶物，既嚴享帝之容；受福祐以浸黎民，遂沛自天之澤。華夷共慶，草木增榮。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孝弟通於神明，廣大同乎覆載，頌聲並作，協氣橫流。式講上儀，聿修元祀。欽翼祗栗，內昭一德之誠；肸鬯豐隆，上格三靈之貺。載敷渙號，大賚綿區。臣夙奉宸恩，屬分藩服，莫預駿奔之列，空同率舞之情。《忠肅集》卷上。

代余帥賀冊皇后表

禮成宮闈，慶浹寰區。中賀。竊以《關雎》爲王化之基，《騶虞》美人倫之正，自非懿德，孰贊皇圖？恭惟皇帝陛下道冠百王，功符五帝，受祖宗之睠命，得夷夏之歡心。調陰陽而和群生，既叶太平之治；奉神靈而理萬物，益資內助之賢。日月增華，天地順應。臣生逢熙運，獲睹盛儀，雖馳魏闕之心，莫預彤庭之賀。《忠肅集》卷上。

代都憲賀冊皇后表

天作之合，方隆治世之基；王假有家，爰正柔儀之位。歡聲所暨，率土攸均。中賀。竊以太姒配周，寔肇多男之慶；塗山翊夏，允符受命之祥。自昔明王，必求懿德，非特以奉神靈之貺，蓋將以輔天地之宜。恭惟皇帝陛下齊家以身，治國以禮。宣教化以親萬姓，既資外輔之良；擇令淑以統六宮，載舉內朝之政。徽音寔嗣，象服以宜。臣幸遇熙朝，獲瞻盛禮，屬遠持於使節，莫預慶於明庭。唯與群生，永陶大化。《忠肅集》卷上。

代沈和仲賀冊皇太子禮畢表

歷日協辰，載嚴寶冊；承天貳體，肇建東儲。恩洽無垠，慶交有截。中賀。竊以作瑤山之樂，式昭治世之功；題銀榜之宮，爰正長男之位。豈特繫國家之本，蓋將守宗廟之嚴，彰哉甚盛之儀，允矣難逢之會！遠稽前志，同夏啓周誦之美名；近攷彌文，著至道天禧之故事。恭惟皇帝陛下受三靈之眷命，贊列聖之丕圖，綿瓞流祥，猗蘭襲慶，欲建不拔之策，以展無窮之勳。帝座分暉，順前星之軌道；天池浹潤，增少海之波瀾。偉茲公器之尊，介爾重離之吉，用敷渙號，大賚寰區。臣夙奉宸

恩，出將使指。卜年有永，益瞻周室之隆；獻壽無疆，莫預漢庭之列。傾葵竊頌，舞獸同歡。《忠肅集》卷上。

〔一〕誦：四庫本作「成」，按「誦」乃周成王名，不誤。

代沈和仲賀皇太子受冊表

位隆蒼震，茂膺主器之良；德配黃離，允協重明之吉。車書所暨，鼓舞惟均。恭惟皇太子殿下岐嶷挺資，溫文秉質。冠天枝而毓秀，分璿萼以騰輝。辨書牘之姦〔一〕，既協靈辰，聿陳冠禮。載隆國棟，肇正皇儲。出龍樓而入虎闈，仰日躋之盛德〔二〕；鋪金聲而光玉潤，昭天縱之多能。固將兼三善於姬文，豈特陳五學於賈誼。某幸遇嘉會，久玷明恩，徒瞻鶴禁之嚴，莫遂鳬趨之願。永言善頌，寔倍常情。《忠肅集》卷上。

〔一〕原注云「下缺十三字」，四庫本下有「秉承乾之德」一句。

〔二〕德：原缺，據四庫本補。

擬代宰相以下賀朱草表

協氣旁流，紛若萬靈之貺；頽莖叢出，翹然百草之精。見聞所周，欣躍惟一。中賀。自昔太平之世，必膺可致之祥。金芝秀而嘉禾興，紫脫華而佞枝植，並標鉅美，用紹殊休。若乃朱英之效靈，尤爲植物之罕見。並攷前賢之對，謂至和上浹於陰陽；載披往牒之言，蓋盛德下漸於草木。誕彰丕應，宜在明時。恭惟皇帝陛下統攝群元，紹休聖緒。維葉泥泥，既崇《行葦》之仁；零露穰穰，咸被《蓼蕭》之澤。相彼染絳之異〔二〕，昭茲炎火之珍。葉開落以應期，遠同土階之瑞；枝扶疏而共幹，近比水厓之生。豈惟大太史之書，方且第從臣之頌。臣親逢華旦，預睹嘉祥。黃閣調元，莫補棟梁之用；丹青拱北，徒傾葵藿之忠！《忠肅集》卷上。

〔二〕相：原缺，據四庫本補。

代周文翰賀河清表

睿主有臨，荐膺景福；榮河薦瑞，式契休辰。事掩前聞，慶交寰宇。中賀。臣聞百神受職者，聖

王之事；五行布序者，治道之隆。惟茲四瀆之尊，寔處百川之首。况大河之爲害，乃上世之所同。合衆水以納汙，激洪濤而引濁。隄防弭患，每泛溢之爲虞；牲幣祈禳，豈澄清而可俟？惟聖神之在上，宜天地之垂恩。屢效珍符，無逾今日。恭惟皇帝陛下堯仁舜知，乾覆坤容。治已格於神明，祥自開於川瀆。大水既安於故道，濁流還變於澄瀾。寔聖德之所臻，非人力之可致。詞臣歸美，極賦頌之揄揚；太史屢書，增簡編之煒煜。臣叨居外服，久荷殊恩，阻獻壽於未央，第存心於魏闕。《忠肅集》卷上。

代沈和仲賀永橋成表

巨浸天開，帶三山而中斷；飛梁虹指，亘萬世以彌堅。凡屬照臨，率同忭躍。中賀。竊以水寔五行之本，河爲四瀆之宗。濫觴崑崙，疏壤積石，灌注乎中國之半，昭回乎清漢之高。鯀殛禹興，施成功於三代；周移秦決，亡故道之八支。自時以來，貽患如彼。撻石蓄以禦水，空傳瓠子之歌；下竹落以成隄，僅塞館陶之口。曾安流之莫覲，豈長慮之敢知。國家柔河嶽之神，盡溝洫之力，聖人興而圖書出，五道修而洛脈通。榮光朝浮，澄瀾夕變。造舟霜降之後，既濟於往來；鼓楫雨集之時，尚虞於覆溺。矧朔方之孔道，當信使之交馳，繫人謀之與能，信天時之無事，復圖上策，允屬熙朝。恭惟皇帝陛下神智獨觀，大明旁照。稽先猷而繼志，攬初議以折中。萬鍤子來，靄雲蒸而雷動；雙川股引，

森谷轉而山頽。墾陵阜以初分，回波濤於久塞。不愆於數，惟斷乃成。架鼃鼉而上躋，巨蛇龍而橫據。凌修塗於磴道，微一葦之後艱；鎮寶勢於坤靈，宜百神之來護。慶交有截，利及無疆。臣夙荷朝恩，外將使指。遠長安之日，阻瞻望於餘光；賡《時邁》之詩，敢形容於盛德。《忠肅集》卷上。

擬代宰相以下謝賜郊祀慶成詩表

精意潛通，上格神靈之貺；英詞俯逮，遠追雅頌之聲。拜命生輝，循躬知愧。中謝。竊以禮莫嚴於享帝，孝莫大於配天。三歲親祠，遵百王之盛典；諸侯助祭，仰元后之休光〔一〕。恭惟皇帝陛下酌道德之源淵，游文章之林府。修精神而備庶物，祇見郊禋；受福祐以浸黎民，大敷渙號。眷群工之咸在，嘉盛德之既陳。邇求厥寧，念前王之垂統；監觀於下，荷上帝之遺休。用示淵衷，載頒麗藻。倬彼形容之妙，煥然經緯之文。玉振金聲，言自調於韶濩；星輝月潤，衆咸仰其光明。臣等叨備近司，獲陪元祀。奏《甘泉》之賦，雖無靡麗之辭；歌「成命」之詩，已見緝熙之治。豈期宸眷，申錫雲章。歸詫爲榮，共喜堯言之布；永歌無斁，益知舜孝之隆。《忠肅集》卷上。

〔一〕此句原缺，據四庫本補。

擬謝賜大晟樂府記并古鐘頌表

作樂崇德，遠追三代之音；肆筆成書，下陋百王之制。載頒宸翰，申飭使人，俾預獲於榮觀，用仰宣於睿旨。中謝。竊以自昔承平之治，必頒雅頌之聲，將易俗而移風，故審音而知政。逮周秦散亡之後，蓋歷世以無聞；繇祖宗積累以來，至今日而後備。恭惟皇帝陛下道由天縱，學本生知。坐興百世之功，獨運無方之智。以身爲度，靡容高下之差；用律和聲，遂協始終之序。陰陽並應，日月增輝。迨茲千載之傳，自我一王之法，爰即清閒之燕，深明述作之源。煥若丹青，倬同雲漢。閱侈鉅衍，不特爲靡麗之辭；深潤溫純，將以追典謨之訓。豈期綏賚，弗間孱愚。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及人，至仁與下，寵夫近弼，錫以英詞。拜命鞠躬，隱若咸池之奏；開緘爛目，恍同廣樂之歡。《忠肅集》卷上。

代周文翰謝賜大晟樂表

象成作樂，用錫予於庶邦；觀德鄉方，將訓齊於多士。事高往牒，慶溢綿區。中謝。臣聞教藝於鄉，寔前王之盛典；習舞於學，亦治世之宏規。故舜作樂以賜諸侯，而周設官以教國子，庶使遐邇之

俗，習知道義之歸。恭惟皇帝陛下盛德難名，豐功莫擬。闢土疆於萬里，播聲教於百蠻。用律和聲，究六經之妙旨；以身爲度，考三代之遺音。孰窺述作之端，曲盡情文之善。乃分頒於侯服，俾肄業於儒官。敕上國之工師，訓多方之俊造。欽承嘉惠，聳耀衆觀。將易俗以移風，因審音而知政。臣敢不布宣德意，敕厲邦人！損益更張，於以識聖神之治；鏗鏘節奏，非徒爲歌舞之容。《忠肅集》卷上。

代鮑欽止謝永橋成德音表

河定民安，亘飛虹之千丈；德洋恩普，頒泥鳳於三方。嘉與群生，同茲大慶。中謝。竊以拔山通道，灑二渠以分流；造舟爲梁，跨三峰而作趾。啓長途之無壅，省經費之不貲。蓋歷世睥睨而罔知，唯神者經營而未暇。載圖盛業，宜屬昌辰。恭惟皇帝陛下遠迹禹功，盡循堯道，聖智先定，僉謀允諧。河久由於地中，水方趨於潤下。飛芻轂擊，笑漢武之負薪；舉鍤肩摩，樂周文之爲沼。僉功不日，慮事不愆。昭然大伾之故蹤，宛若中渾之壯勢。萬世永賴，坐觀千載之清；四方攸同，本自一人之慶。尚念子來之衆，咸繫襁至之勤，蠲賦錄勞，聖讒宥過，置郵星下，率土嵩呼。臣早辱睿恩，恭承渙號。屬拊簿領，遠分竹使之符；願采民謠，繼上河清之頌。《忠肅集》卷上。

代謝翰林院三伏早出表

陽居大夏，欣化日之舒長；伏當蚤歸，遂清時之逸樂。戴恩甚寵，視蔭增羞。中謝。伏念臣猥以孱虛，列於禁路。論思獻納，空懷待旦之誠；偃仰棲遲，但惜分陰之逝。豈繫晏罷，亟俾處休？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昧爽臨朝，光華撫運，務厚使臣之禮，特推恕己之慈。終夜以思，尚無忘於舊學；盡辰而退，敢自比於前修！《忠肅集》卷上。

代余帥謝傳宣撫問表

使節光華，遠臨外服；訓詞溫厚，俯逮微軀。中謝。伏念臣蚤以愚朽之才，復蒙尊顯之位。入參機政，初乏異能；出撫藩條，靡聞善狀。方譴訶之是懼，豈恩寵之誤加！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克寬，堯仁博施。憐其簪履之舊，不以遐遺；錫以綸綍之言，用申睿旨。隆天重地，未知報國之方；就日望雲，空懷存闕之念。《忠肅集》卷上。

又代余帥謝傳宣撫問表

聖恩隆厚，不忘疏逖之臣；天語溫純，特示眷存之意。中謝。伏念臣蚤繇幸會，獲遇休明，薦誤宸知，擢參機政。去國未久，每懷報主之忠；奉職無聞，空有愛民之志。方期擯斥，敢意恩憐？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包荒，至仁念舊，同天地以覆載，配日月以照臨，申飭使人，就宣詔旨。鴻私所被，銘骨知榮；綿力易疲，殞身何及！《忠肅集》卷上。

全宋文卷三九六二

傳 察 二

代梁帥謝獎諭表

將命朔方，曾乏涓埃之效；疏恩中禁，誤蒙綸綍之頒。載德無窮，省躬知愧。中謝。臣智能甚薄，政治蔑聞。頃奉宸恩，出膺使事，多捐厚幣，廣集瓌材，籍外府之贏餘，佐上都之營繕。顧職分之當爾，豈勞能之可稱？敢冀睿慈，俯頒溫詔，寵甚兼金之賜，褒逾華袞之榮。此蓋皇帝陛下御衆克寬，用人以禮，務記功而忘過，每勸善以使能。凡少著於微勞，必曲形於獎訓。臣敢不益堅素節，增激懦衷！什襲珍藏，莫稱恩私之異；一心盡瘁，益思報效之勤！《忠肅集》卷上。

代少尹謝獄空獎諭表

佐天府之浩穰，初乏微勞；奉聖書之溫純，遽叨睿渥。中謝。伏念臣性資選奕，學術迂疏，誤辱簡知，荐更器使。區區自效，慚竊位以素餐；斷斷無能，但因人而成事。方唐虞推好生之治，而趙張著良吏之稱。務教化而省禁防，人自重於犯法；行寬大而禁苛暴，物不陷於無辜。豈特囹圄之空虛，固已奸邪之銷釋。在於蕞爾，蔑有稱焉；敢謂至仁，亦蒙善獎。恩重丘山之賜，褒逾黼黻之榮。蔀屋生輝，汗顏有覩。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匿瑕忘過，錄善使能。視民如傷，欲遂措於刑罰；班賞無吝，俾咸勸於事功。苟少效於涓埃，必曲形於綸綍。臣敢不仰遵聖訓，俯激愚衷！勉以一心，庶盡公家之利；藏之什襲，永爲私室之珍。《忠肅集》卷上。

代辭免尚書左丞表

學微術昧，居懷不稱之羞；德厚恩深，載奉非常之選。輒輸誠懇，荐瀆明威。竊以地重中臺，二丞實資於管轄；道尊元首，庶政咸賴於股肱。矧上聖之端臨，俾下民之底乂。宅乃事而宅乃牧，率和衆俊之圖；簡厥身而簡厥良，克懋群工之叙。必具瞻之攸屬，豈積久以致升。伏念臣名在闕冗之中，

身遭明盛之世。當陳力就列，極懷翼翼之心；幸疏舉廣謀，爰納斷斷之介。顧易窮之末技，終莫望於清光。曠日累年，曾莫施於片善；循名覈實，敢復冒於次遷？伏望皇帝陛下繹以庶言，包之大度，深察籲天之懇，收還渙汗之私。勸百僚而顯有功，肆疇咨於在位；展四體而率舊職，尚勉及於前修。如此則國無誤寵之尤，豈特於臣免貪榮之謗。《忠肅集》卷上。

代尚書左丞謝表

中臺貳政，微勞勿效於明時；左轄圖賢，誤選乃容於充位。莫遂固辭之懇，彌增非據之慚。中謝。竊以漢置四丞，實佐令僕之事；唐分六部，尤嚴綱紀之司。然而進靡預於國鈞，故其任止專於樞憲。粵惟神考，稽古治官，肇新二府之聯，允洽八元之舉。蓋將偕衡旦皐夔之密勿，豈特同蕭曹丙魏之謀謨。凡膺眷注之隆，必傾衆望；矧在褒升之典，豈曰喬遷。伏念臣學不足以窮六藝之文，識不足以通萬方之略，驟蒙異渥，拔自稠人。叨居侍從之流，間嘗論天下之大利；玷處承弼之重，每欲報人主之至恩。屬上聖之日躋，方群賢之星拱。裁成輔相，天且弗違；省節蠲除，民用丕變。醇法熙豐之治，崇起教化之功。雖淺智褊能，豈測神心之經緯；而比善戮力，粗知休命之對揚。薦深歲月之淹，居積淵冰之懼。免於罪戾，已推全度之仁；奉以周旋，曷副疇咨之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覽兼聽，而盡百王之美；翕受敷施，而致庶績之凝。平章以堯帝之聰明，左右以文王之陟降。謂灼知厥若，孰

先已試之求；故申命用休，益懋同寅之助。肆令朽質，猥被寵光。臣敢不激昂千載之期，罄竭萬分之補！宣中庸之常政，俾延及於群生；詠太平之清風〔二〕，與有辭於永世。乃所願也，非曰能之。《忠肅集》卷上。

〔二〕風：原缺，據四庫本補。

代都憲謝淮南運使表

備員無補，已負殊恩；錫命過優，復叨劇任。揆材弗稱，省分知榮。中謝。伏念臣家世寒微，性資選懦。蚤繇射策，濫綴官聯；幸遇時明，荐膺器使。未有涓埃之效，自投鈇鉞之誅。犬馬微生，分已甘於永棄；乾坤普施，恩猶許其自新。俾脫刑書，復將使指。孤忠自誓，雖盡瘁以從公；綿力易疲，空懷憂而內抱。方將丐歸於農畝，庶幾獲終於天年。豈意睿私，尚加柬拔。況茲淮甸，寔邇王畿。顧轉漕皆通，無一粒之不運；致兵民咸足，有九年之所儲。在於臣愚，何以堪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廣日月之照，推父母之慈。勞於求賢，靡擇行能之備；醴於用賞，不忘衰朽之餘。臣敢不祇奉詔條，勉循職守！雲天在望，常懷存闕之心；溝壑未填，敢後報君之義？《忠肅集》卷上。

代尚書左丞謝轉官表

擒方賊

折衝壓難，曾微可紀之功；舍爵策勳，忽冒踰涯之寵。逡巡罔極，跼蹐增羞。中謝。伏念臣俗系單平，性資選奕。少而好學，但勤糟粕之餘；長則倦遊，靡識經綸之旨。徒以遭休明之盛世，委賤陋之微軀，浸蒙特達之知，欣遇俊賢之後。規事建議，無補於萬分；懷誠秉忠，粗堅於一節。久負空餐之愧，敢希苟得之榮？屬茲狂童，干我大戮。方整貔貅之旅，遂空蛇豕之群。豈惟被草木以宣威，固已包干戈而偃武。蓋聖神默運，獨觀乎萬化之原；而將相協謀，決勝乎千里之外。在於蕞爾，蔑有稱焉。豈期慶賜之行，亦預褒陞之列。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齊天地之覆載，配日月之照臨，常公聽而並觀，務稱物而平施。謂職分綱轄，雖莫總於兵謀；然寄重機衡，寔與同於妙算。故賞疑而從予，將悅使以忘勞。臣敢不仰體睿私，俯殫夙夜！會四海於一堂之上，庶遵長治之規；輔明主於三代之隆，益厲同寅之義。《忠肅集》卷上。

代閻彥昇謝轉官表

將命東方，初乏居官之效；疏恩中禁，誤叨增秩之榮。被寵至隆，撫躬失據。中謝。惟本朝之成

憲，煥治古以同風。考三載之績以別幽明，遠稽虞氏之制；計群吏之治而定誅賞，兼用《周官》之書。豈惟表厲於工師，實欲緝熙於效績〔一〕。如臣者，知能謏薄，術業迂疏。畏法遵繩，雖竭奉公之志；循名責實，敢逃幸位之譏？顧善最之蔑聞，宜譴訶之是懼。豈意褒書之下，乃緣積歲之勞。此蓋皇帝陛下湯德克寬，堯仁博施。攬權綱而獨斷，睹功烈於無窮。如日之升，闢群陰而委照；惟天爲大，冒萬物以兼容。加惠遠臣，肆頒茂渥。臣敢不恪居官次，砥礪廉隅，庶幾一得之愚，或有萬分之補。《忠肅集》卷上。

〔一〕「效」上原有一「群」字，據明鈔本刪。

代沈和仲謝降官表

省漕失職，宜寘嚴刑；宸眷包荒，祇從貶秩。驚魂來復，涕泗橫流。伏念臣遇事無通敏之能，守己有專官之累〔一〕，擢從冗散，浸冒使令。未聞毫髮之功，徒積丘山之罪。頃參民部，荐歷歲華，適當異議之從，妄意已成之令。蠡聲並起，欲乘間以紛更；雷同相從，咸觀利而罔義。臣以孑然之力，忘其蕞爾之軀，引義甚明，竭忠靡避。凡章奏之上，二十有餘條；至辨論之繁〔二〕，再三而後止。獨是衙門之說，迫於簿領之迷，雖匪朋邪，曾微糾正。蓋愚既殫於千慮，而智終昧於三思。分甘黷髦之

誅，敢冀寬矜之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宅天下，丕冒海隅，醴於用賞而約於用刑，記人之功而忘人之過。察臣區區自效，非苟合以取容；憐臣斷斷無它，遽疏恩而屈法。仰戴乾坤之大，益知日月之明。臣敢不深省前非，愈堅素守！拉朽磨鈍，儻來效之可圖；粉骨捐軀，豈天恩之能報。《忠肅集》卷上。

〔一〕官：原缺，據四庫本補，明鈔本作「遇」。

〔二〕繁：原缺，據右引補。

代鮑欽止謝降官表

奉職不稱，至有煩言，明詔加恩，纔從貶秩。捫心內訟，顧影增羞。伏念臣蚤誤宸知，嘗蒙器使。智謀淺短，雖云公爾忘私；功效陵夷，故至動而得謗。間由罪籍，復齒郎曹。假攝去來，或暫司於銓綜；榷梏姦冒，終有愧於詳明。迨茲拭拭之餘，猶負曠瘼之責，分甘訶譴，敢意寬矜！此蓋皇帝陛下大覆堯天，廣開湯網。信賞必罰，既激濁而揚清；布德施仁，每赦過而宥罪。曲憐寒蹇，未忍棄捐。自詭治民，儻尚能於寡悔；庶幾晚節，粗論報於洪私。斯言不渝，沒齒無怨。《忠肅集》卷上。

代發運使謝賜金帶表

總一方之轉漕，方愧非宜；錫三品之服章，遽叨異數。拜恩而僂，顧影增羞。中謝。伏念臣性異良金，家無全布。佩韋以戒，每師前哲之規；束帶而朝，曾乏當官之譽。稍從冗散，獲預使令。推食解衣，盡出聖神之眷；紆龜襲紫，非緣門戶之私。常懼曠瘝，敢逃譏議。豈意非常之寵，驟加至陋之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約束群才，章明庶士。寬以御衆，故靡間於微勞；賞以勸功，遂申加於三錫。得子衣之安吉，增使臣之光華。施厚身輕，才微責重，臣敢不書紳自念，歛衽知榮！正其衣冠，益謹不驕之誠；副是腰腹，庶幾爲善之言。《忠肅集》卷上。

代外任謝日曆表

君子治曆明時，式謹正王之度；太史守典奉法，虔遵月令之文。乃錫新編，用循故事。中謝。臣聞順帝則者聖人之德，授民事者王道之原。堯咨羲和，以釐百工；舜用璣衡，以齊七政。皆推明於象數，以召致於休祥。恭惟皇帝陛下睿智通於神明，廣大同乎覆載。風雨時若，固無謬戾於陰陽；舟車所通，孰不奉承於正朔。考天地四時之極，會日月五星之辰，著爲成書，頒之外服。臣敢不布宣於上

德，用以訓戒於邦人！春斂秋耕，重識務農之義；夙興夜寐，益存愛日之心。《忠肅集》卷上。

代謝生日禮物表

王綸載錫，俯矜顧復之初；臺餽有加，曲示眷私之渥。覲顏罔措，感涕奚勝。中謝。伏念臣奮迹孤年，逢辰休顯。修身謹行，居懷欲報之心；憂國忘家，更厲可移之義。浸冒綱維之選，密參帷幄之謀。雖淺智褊能，莫效三年之績；而隆恩博施，尚收一日之長。逮茲生育之辰，方抱劬勞之感，豈期異數，存軫淵衷。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恕以及人，醴於用賞，未賜空餐之責，每垂推食之仁。靡瞻靡依，寧復甘旨之奉；既醉既飽，願殫夙夜之勤。《忠肅集》卷上。

又代謝生日禮物表

使華倏降，仰奉明綸；臺餽旅陳，俯光初度。拜嘉有覲，攬涕奚從。中謝。伏念臣生奮寒鄉，出逢盛旦。用過其量，每懷覆餗之羞；食浮於人，詎免伐檀之刺。薦冒持綱之寄，居纏陟岵之悲。移孝事君，雖勉承於殊遇；竭忠奉國，曾莫效於遠謀。敢期載育之辰，猶軫至仁之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道均覆載，禮洽臣鄰，常推善貸之心，務滿屬厭之腹。痛深創鉅，豈知食稻之甘；德厚恩隆，尚喜嘗

羹之遺。《忠肅集》卷上。

又代謝生日禮物表

隆恩所逮，增賁初辰；厚意是將，肆頒異數。拜嘉甚寵，撫質奚堪。中謝。伏念臣族愧華腴，才非秀穎，蚤悟簞瓢之樂，晚叨廩餼之優。父教之忠，已後劬勞之報；母取其愛，尚伸孝養之榮。粵陪機務之繁，居閱歲華之積。罪固多矣，方懷覆餗之虞；德莫厚焉，每喜嘗羹之遺。〔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禮備養賢，仁先育物，必申加於飫賜，將諉責其遠謀。馨爾膳而潔爾羞，況仰承於錫類；醉以酒而飽以德，願俯鑑於屬厭。《忠肅集》卷上。

〔一〕此下原注：「下缺八字。」

又代謝生日禮物表

聞史書時，永念設弧之始；饗官致餼，欽承出綍之頒。焜燿有加，凌兢失措。中謝。伏念臣生而固陋，少也賤貧。挾策讀書，雖靡同於學禮；居官任職，寔皆本於教忠。會逢上聖之臨，起預衆賢之

列。陳謨無取，空慚碌碌之稱；守節不渝，但識尊尊之義。敢意匪頒之典，猶形慰謝之言。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覆育群生，恩憐近弼，禮厚千鍾之賜，褒踰一字之榮。祿弗逮親，已負終天之恨；身惟許國，益堅皦日之誠。《忠肅集》卷上。

賀太宰啓

伏審命出中宸，名登上袞。千齡際遇，注帝意以彌深；九牧臚傳，浹民情而共慶。恭惟驩慶。竊以文昌之職庶政，實爲喉舌之司；僕射之長百僚，時乃腹心之寄。粵聖神之御宇，酌古昔以經邦，肇新相府之聯，增峻台躔之望。官不必備，久虛位以詳延；道之將興，宜異才之間出。伏惟某官學窮精進，識探幾微。下筆屬文，煥發群言之蘊；圖事揆策，規恢億載之基。進陪熙洽之辰，徧歷高華之選。周旋三省，密勿九年。稽前聖之典謨，益見大儒之效；練本朝之制度，獨高舊德之施〔二〕。逮此疇咨，果膺爰立。昔蕭曹漢之賢相，務清淨以寧其民；若房杜唐之良臣，亦彌縫而藏諸用。佇推斯道，以福吾人，則名譽垂於無窮，而奸邪爲之不起。曾是庸虛之質，夙叨庇賴之私。三后協心，尚覲迓衡之治；百官承式，願輸篚志之勤。《忠肅集》卷中。

〔二〕施：原缺，據四庫本補。

賀尚書右丞啓

伏審顯奉殊恩，入參大政，側聞渙號，俯慰輿情。惟上聖之端臨，當英豪之並進。左右輔弼，如衆星之拱北辰；上下歡欣，若巨魚之縱大壑。乃眷文昌之重寄，尤資樞憲之得人。擴帝紘而恢皇綱，彌綸於政本；謀王體而斷國論，斟酌於化原。自匪名儒，曷膺茂典？某官稟淳明直亮之德，賦瑰偉博辨之才。窮六藝之淵源，臻乎道奧；漱百家之腴潤，驅於筆端。出逢熙洽之辰，荐被高華之選，紬書冊府，削草諫垣。瑣闥雍容，雅有回天之力；霜臺慷慨，凜然憂國之風。旋躋內相之榮，俄易地官之長。雖藉研桑之心計，復思嚴樂之筆精。逮再直於禁林，遄獨承於淵旨。令問令望，爲多士之表儀；嘉謀嘉猷，作本朝之龜鑑。果茲超拜，允協僉俞。元首嘉股肱之良，大厦得棟梁之助。方將與臯、夔、稷、契，共成堯、舜之功；豈特俾魏、杜、戴、劉，罔專唐室之美。益昭賢業，永輔明時。某嘗辱衮表，屬茲匏繫。庇身有地，始知厦屋之帡幪；播物無垠，願預大鈞之塊圪。其如欣躍，實倍等倫。《忠肅集》卷中。

賀戶部尚書啓

伏審趣頒召節，誕布除書。任劇六曹，實總萬方之計；位隆八座，密毗二府之聯。凡在見聞，率同鼓舞。恭惟某官學窮宏奧，識洞幾微。以慷慨憂國之心，蚤膺簡任；以經綸佐時之略，茂著猷爲。才無大而不周，事雖難而必濟。自播學宮之譽，旋躋郎省之華。出總使權，最善朔方之政；入持荷橐，尤高省戶之功。粵陞秘殿之隆，遂畀帥垣之重。報三月之政，果膺側席之思；賜十行之書，亟奉造廷之對。乃眷地官之長，允資心計之優。必使不益賦而用饒，庶幾有餘財而頌作。然後入登於近弼，蓋將永輔於休辰。輿頌所期，斯言可必。某稟生至陋，蒙眷甚深。雖噓枯吹生，每借揄揚之賜；而搗枯磨鈍，難追英俊之游。側聆出綍之音，猶動彈冠之喜。青蠅之飛數步，敢忘意於絕群；鷦鷯之巢一枝，願永依於餘蔭。《忠肅集》卷中。

賀內翰賓客啓

伏審參謀猷於內相，密承當宁之知；職調護於東朝，榮被出綸之命。傳聞四遠，欣愜一詞。恭惟睿聖之臨朝，願隆國棟；乃眷元良之貳體，肇建皇儲。淵乎鶴禁之嚴，倬彼龍樓之奧。入有師而出有

傳，謹擇於宮僚；見正事而聞正言，尤資於友益。是以取象於四皓，于以增光於重離。宜得真賢，來膺茂典。伏以某官圭璋挺器，杞梓呈材。奧學鈞深，窮淵源於子夏；高標映世，瞻模楷於李膺。久持荷橐之華，荐直鑾坡之秘。載頒睿渥，入備東賓。陳賈誼之言，固欲輔成於道德；草王褒之詔，豈惟娛侍於文辭。某夙荷殊私，久依大庇。望風引領，徒勤燕賀之情；承顏接詞，莫遂鳬趨之願。其如欣頌，實倍等夷。《忠肅集》卷中。

賀舍人詹事啓

伏審鳳閣清華，密簡淵衷之眷；龍樓奧秘，榮兼端尹之崇。遐邇傳聞，士夫欣頌。永惟建國之本，孰先主器之良。雖岐嶷挺乎生知，而溫文資乎幼學。欲明道術智誼之指，日就而月將；必擇左右前後之人，繩愆而糾謬。宜得端士，乃允僉言。恭惟某官雅量澄波，高標峙岳。淵源奧學，黜惠子之五車；博極洽聞，陋張侯之三篋。言語妙乎天下，名聲重於朝廷。雍容西禁之嚴，參總東朝之務。太宗之用李勣，雖暫屈於階資；劉憲之事明皇，欲留意於經籍。載稽盛德，宜掩前聞。某遠託餘光，夙叨末契。睹絲綸之誕布，徒傾賀厦之誠；瞻屏著以非遙，莫遂趨風之便。其如抃躍，難既敷宣。《忠肅集》卷中。

賀虞純臣戶部侍郎啓

伏審經賦中臺，納書藏室。宸廷日侍，增從橐之光華；海宇風傳，聳儒林之觀聽。恭惟某官受材膚敏，造道淵源。如延年之安和，備詳於諸事；若子政之洽浹，博綜於群書。外徧總於使權，中再直於憲府。名聲籍甚，功效卓然。自擢貳於王城，亟超登於卿寺。逮茲異數，盡出深衷。節制度以阜民財，暫煩於心計；摘文華以緯國典，更賴於筆精。佇膺仄席之求，遂正秉均之拜。某登門最早，處世多奇。雖感慨激昂，思稱眷存之意；而棲遲困抑，莫陪英俊之游。側聞出綍之恩，猶動彈冠之喜。鳳皇翔于千仞，方爲瑞於明時；鷦鷯巢于一枝，願永依于巨庇。《忠肅集》卷中。

賀光祿卿啓

伏審肅承中詔，寵陟正卿。睿眷方隆，姑詳試於衆事；貴名增重，實大慰於群情。恭惟某官雅性內融，清猷濬發。議論忠直，有愛民憂國之風；道術通明，有博古練今之學。居皆可紀，去必見思。昨進總於漕臺，旋入毗於京邑。坐襄浩穰之治，載觀盤錯之能。逮茲三遷，曾不累月。蓋功多賞厚，宜蒙優渥之恩；而官顯職閒，佇膺侍從之選。引領以冀，斯言不諛。《忠肅集》卷中。

〔二〕襄：原缺，據四庫本補。

賀曾叔夏除秘書少監啓

伏審顯承制檢，榮貳書林，在於見聞，孰不欣快。惟國家廣右文之化，眷圖籍盛中禁之儲，凡居三館之流，必極一時之選。矧典領於庶事，將模楷於群英。非博物洽聞，學總萬方之略，而成德懿行，身兼數器之長，曷穆師言，用當帝眷？某官造顏閔之極摯，窮游夏之淵源。謝琨風華，宜居第一；壽王智略，可謂無雙。蚤自著於明時，遂擢登於要路。詞人墨客，爭諷新章；東觀南臺，共傳妙譽。逮出將於使指，旋入贊於國師。摘華見重於青宮，剖竹屢移於皂蓋。方倚濟民之術，俄興將母之思。直館燕居，雖鬱搢紳之望；親庭色養，幾忘軒冕之榮。果膺側席之求，亟奉賜環之寵。太宗下德音之詔，蓋賴振於高風；九齡草渤海之書，豈特稱於雅度。竚聞異渥，超實近班。某頃託帡幪，嘗叨盼睐。望風引領，徒勤燕賀之情；承顏接詞，莫預鳬趨之列。永言悃悃，難既敷宣。《忠肅集》卷中。

賀祝幾叟除軍器監啓

伏審顯膺中詔，擢據要津，恭惟慶愜。竊以某官厚德鎮浮，高標映世。兼求、賜之達藝，竊游、

夏之淵源。發藻儒林，含香郎省。登車攬轡，瞻孟博之威稜；輓粟飛芻，陋洪羊之心計。較然課最，簡在宸衷。逮茲絲檢之頒，果奉蒲輪之召。眷推五監，實次六卿。方朝廷尊榮，人咸知於重內；矧國家閒暇，政尤急於除戎。行聞晝接之餘，遂席從班之列。某誤叨眷獎，久竊庇庥。承顏接辭，莫遂延賓之列；望風引領，敢忘執御之儀！《忠肅集》卷中。

賀王元將左司啓

伏審顯被詔除，榮聯宰屬，傳聞四遠，欣愜一詞。惟神考之大猷，參前王之成憲。方熙寧厲精於政本，肇新檢正之員；逮元豐董正於治官，始建都司之目。上承二轄，下總六曹。任遇益隆，每補侍臣之缺；諮詢所賴，常參丞相之謨。自非名流，曷諧僉論？某官清標濬發，雅性內融。學博綜於群言，文咸工於衆作。居官可紀，藹然良吏之風；見義必爲，展矣仁人之勇。果動中朝之譽，寢階上宰之知。紬繹圖書，校讎秘典。繼奉薦延之寵，密承親燕之閒。寤意一言，已布褒賢之旨；隨機獨誦，尤高達禮之聲。載簡淵衷，用頒渥澤。如元衡之詳整，詎止於三遷；若方進之通明，寧淹於旬歲。佇聞善績，超寔從班。某蚤接高標，謬蒙深眷。抗塵走俗，誰憐范叔之寒；引領望風，竊效貢公之喜。永言悃悃，難既敷宣。《忠肅集》卷中。

全宋文卷三九六三

傅 察 三

賀虞純臣監察御史啓

伏審顯奉明綸，入參憲府，士夫交慶，遠邇同詞。惟上聖之保邦，掩前王而圖治。練群臣而核名實，既大正於官邪；揚鴻烈而章緝熙，將坐清於政本。眷茲風憲之地，實爲耳目之司。贊論議於臺中，必得通達之士；振紀綱於轂下，尤先亮直之才。恭惟某官氣鍾河嶽之靈，性挺圭璋之美。柔不茹而剛不吐，事可法而容可觀。溢於文辭，蔚若嚴、徐之辨；藝於政事，綽然求、賜之賢。傳王謝之風流，被洪寬之緣飾。進由德選，結自主知。攬轡觀風，豈特詳求於吏治；褰帷問俗，固嘗博究於民情。夙推刺舉之明，藹擅平反之譽。然蕭傅之意，雅在本朝；而谷永之心，常存省闥。果膺睿渥，擢據要津。名聲重於一時，風采聞於四海。涉赤墀而登文石，方密奉於清光；歷金門而上玉堂，佇超躋於法從。某屬拘官次，莫造賓閣，傾頌實深，敷陳罔既。《忠肅集》卷中。

賀虞純臣復監察御史啓

伏審王廷錫命，方假虎符；帝宸記功，復還烏府。幾叨眷獎，舉集欣愉。恭惟某官道術通明，議論深博。被服周孔之訓，淵源游夏之文。以仁義而事君，蓋無施而不可；用儒雅而飾吏，故所臨而有聲。頃自南臺，出居直館，既屢更於歲律，實大鬱於輿情。果奉明綸，言歸舊貫。盡出聖神之獨斷，曾微左右之先容。矧知六察之聯，分糾百司之謬。明日張膽，將振舉於朝綱；褒德錄賢，竚超登於法從。某辱知有舊，稱慶無從。瞻紫詔之優隆，徒勤頌詠；顧青衫之牢落，永識依歸。《忠肅集》卷中。

賀陳國英領事啓

伏審疏恩中禁，領職合宮，凡在觀瞻，孰不欣快。惟聖有作，與天爲徒，參稽三代之文，祖述九筵之制。臨朝聽朔，獨觀乎萬化之原；攷古建官，分命以四時之事。豈特謹陰陽之端而明庶政，固將協終始之序而熙百工。非時之髦，不預茲選。恭惟某官躬稟淳明之質，兼資通敏之才。學必造於淵源，行不踰於閭域。蚤膺薦拔，丕著猷爲。蘭省陞華，蔚然高績；琳宮就佚，藉甚休聲。密承堯舜之知，擢貳羲和之政。上泰階之政，方賴於明謨；登赤墀之除，竚躋於法從。某夙叨盼睽，阻奉光儀，

側聆綸綍之頒，但切門闌之慶。《忠肅集》卷中。

賀周文翰除待制提舉醴泉觀啓

伏審簪筆持橐，榮躋侍從之聯；就日望雲，密奉清閒之燕。遂留直館，以便告猷。綸綍既行，搢紳胥慶。恭惟某官繼韋平之經術，傳王謝之風流。孔鯉過庭，嘗聞學禮；狐毛能仕，蓋本教忠。方賈誼之少年，若馬周之素宦。藉甚漢庭之譽，煜然蕭葉之光。未膺傳野之營求，久歎周南之留滯。明珠無類，掩萬仞以騰輝；勁竹有根，貫四時而挺節。坐更二紀，歷事累朝。卻穀之敦說《詩》《書》，嘗先於謀帥；黃霸之奉宣詔令，尤長於治民。逮茲千載之逢，適契一言之寤。緬懷先正，夾輔前人。是爲社稷之臣，豈特棟梁之用。啓金滕之策，既彰姬旦之勲；列麟閣之圖，復冠霍光之右。特書典冊，永勸臣工。始知天網之無私，終見相門之有子。載頒新渥，式寵世臣。峻內閣之清班，總列仙之秘宇。楓宸備問，已符丹宸之思賢；梅鼎調元，佇席青氈之圖舊。某夙叨末契，嘗辱殊私。瞻紫詔之優隆，徒勤頌詠；顧青衫之牢落，竊有依歸。《忠肅集》卷中。

賀陳國珍集英修撰啓

伏審疏恩中禁，就佚真祠，冠書殿之隆名，參曲臺之鉅典。綸言既布，輿誦交歡。矧叨河潤之恩，尤切厦成之慶。惟國家享巍巍之治〔一〕，海宇盛郁郁之風。謂建功之路益多，而盡職之稱尚寡。嚴褒序之法，既增設於九尊；資論譔之官，復肇新於三等。自匪傑出之士，孰膺超授之榮？某官雅性內融，清標濬發。柔不茹而剛不吐，事可法而容可觀。博通前古之宜，練達當今之務。出逢熙載，擢實要津。精敏之才，譽高華省；淵源之學，望重合宮。載簡清衷，果頒異數。方將休息乎篇籍之圃，翱翔乎禮樂之場，遂登禁近之聯，用席公台之路。顧如弱植，早接高標。引領望風，深結搖搖之志；裁緘寫抱，徒殫軋軋之辭。願以微軀，永依巨庇。《忠肅集》卷中。

〔一〕惟：原作「雖」，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賀留守大資再任大名啓

伏審光膺寵渥，顯錫命書，陞秘殿之崇資，壯留都之重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智周物表，學優

域中。博通前古之宜，練達當今之務。世載令德，猶映明時，自結清衷，荐更劇任，進擢地官之長，攝兼天府之繁。總綱紀於中臺，號魏、杜、戴、劉之稱職；贊機衡於西省，有臯、夔、稷、契之嘉謀。逮奏績於中山，益流聲於外閫。乃睠北門之巨屏，實惟全魏之要津。控強敵之咽喉，繚洪河之襟帶。疇咨元帥，允藉壯猷。布惠頒條，善政亟成於五月；折衝制勝，威稜遠被於殊方。確乎柱石之姿，隱若金湯之固。浸更歲律，大鬱師言。蓋對揚王休，雖久佇弼諧之益；而徒得君重，故尚勤綏御之方。用峻隆名，肆頒異數。載懋優賢之禮，式昭體國之忠。民吏均歡，不改旌旗之舊；士夫竊頌，行同袞舄之歸。惟是孤蹤，久陶大治。睹絲綸之誕布，徒勤燕賀之誠；瞻屏著以非遙，莫遂鳬趨之願。其如欣抃，實倍等倫。《忠肅集》卷中。

賀留守太尉啓

伏審授鉞齋壇，誕布絲綸之寵；分符留鑰，出當屏翰之雄^(一)。凡預眷存，舉深欣快。恭惟某官受天地之氣，稟河嶽之靈。窮六藝之遺文，臻乎道奧；漱百家之芳潤，驅於筆端。蚤逢特達之知，亟踐高華之選。挺然勁節，竦聞異域之中；籍甚英聲，復出本朝之右。粵自北樞之宥密，遂參西省之幾微。禦侮折衝，威制百蠻之命；贊元經遠，規恢萬世之功。去國十年，秉心一節。顧艱難之備歷，曾肯綮之未忘。果膺黼宸之思，亟被鋒車之召。賜便殿之對，密承三接之恩；新秘殿之名^(二)，欽奉十

行之詔。永懷舊績，載舉徽章，式嚴上將之儀，增重北門之寄。宸心允屬，海宇具瞻。大纛高牙，暫煩於卧護；玄袞赤舄，共佇於遄歸。益隆千載之期，永輔三皇之治。某夙叨盼矚，嘗辱品題，徒勤賀厦之誠，阻預曳裾之列。其如欣抃，實倍等倫。《忠肅集》卷中。

〔一〕雄：原作「維」，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二〕原校：「二殿字有一誤。」

賀梁才甫建節再任大名啓

伏審誕敷制命，寵建節旄，嚴上將之威儀，仍陪都之管籥。凡叨顧遇，舉集欣愉。竊以漢命師徒，實重將軍之寄；唐分方鎮，始知節度之名。粵我治朝，參稽往制。非耆德宿望，均體股肱；則元功盛勳，任圖柱石。方奉揚庭之號，用膺錫鉞之榮。恭惟某官外博而內融，誠周而道遠。身履衆善，兼孔門之四科；世載令名，繼虞庭之八凱。蚤值千齡之會，每殫一節之誠。用無施而不宜，事雖難而必濟。入參大政，罄蕭、曹、丙、魏之謀謨；出殿近邦，著邵、杜、龔、黃之善最。進退有度，夷險莫渝。自再佩於麟符，既屢頒於鳳詔。裴度未老，久卧鎮於北門；申伯于蕃，宜圖居於南國。亟奉齋壇之拜，益隆巖石之瞻。大纛高牙，方折衝於罇俎；玄袞赤舄，佇遄歸於廟堂。某久辱眷憐，屬茲

拘窘，未遂掃門之願，徒勤賀厦之誠。《忠肅集》卷中。

賀徐帥以宮使召啓

伏審顯膺帝綍，入覲王庭。賢人在朝，自厭無形之難；聖王求舊，方圖不世之功。成命一行，歡言四布。恭惟某官德推國器，學擅儒宗。以經綸兼善之才，自結當宁；而承平極治之世，荐據要津。論不詭於聖人，議有益於天下。內參承轄，建教化而圖安危；外總帥垣，敦詩書而說禮樂〔一〕。雖艱難之備歷，曾肯綮之未嘗。志在憂民，故居皆可紀；忠惟憂國，故知無不爲。英俊所以慕義而心降，姦邪爲之聞風而膽落。確爾柱石之固，凜乎霜雪之嚴。暫從琳館之優，亟奉鋒車之召。造明朝而承聖問，密賜清宴之間；好忠諫而悅至言，極陳治安之策。然後茂敷於寵典，遂將永冠於元鈞。某蚤被眷知，屬拘官次。情同巢燕，方希大厦之成；困若鮒魚，行冀西江之決。其如瞻頌，難罄敷宣。《忠肅集》卷中。

〔一〕說：原作「閱」，據四庫本改。

賀張師于除運副啓

伏審顯膺宸眷，出總漕權，恭惟慶慰。竊以列土分城，朔部實本根之地；乘輶建節，外臺爲耳目之司。矧當富庶之期，尤重轉輸之寄。將以佐大農之調度，必能通萬貨之盈虛。苟非其人，不預茲選。伏惟某官高風邁往，厚德鎮浮。知無不爲，既荐更於劇任；忠而能力，蓋自結於淵衷。藹然譽望之隆，卓爾功庸之茂。眷茲北道，昔仰使華。劉晏之才，恥粒食之不運；桑羊之智，獨心計之無垠。固嘗博采於民風，豈特周知於吏治。逮再頒於明命，益下聳於歌謠。朱博駐車，衆共驚於決遣；范滂攬轡，志雅在於澄清。佇聞奏課之優，遂陟從班之峻。某區區晚進，碌碌諸生。閭里相逢，蚤有登門之舊；幘幘所逮，敢伸賀厦之誠。《忠肅集》卷中。

賀沈和仲除秘閣修撰陞運使啓

伏審就遷使指，加寵書林，綸綍始頒，搢紳胥慶。竊以內閣論撰之職，密亞從班；外臺轉輸之權，最稱劇任。必才德之俱備，與資望之素隆，乃奉明揚，併膺異數。恭惟某官嘉猷經遠，敏識造微。博通前古之宜，練達當今之務。會逢千載，自結九重。含香握蘭，譽高郎省；蜚芻輓粟，坐給邊

屯。固已致萬箱之盈，豈特有三年之委。造明朝而承聖問，深契於淵衷；褒有德而報厥功，荐推於茂典。眷惟朔部，久仰威稜。竚聞盤錯之虛，載奏澄清之化，遂躋宥密，以席公台。某頃伏下僚，嘗叨外舉。望風引領，但勤賀厦之誠；承顏接詞，方阻登門之願。其如歡抃，難罄敷宣。《忠肅集》卷中。

賀沈和仲運使陞右文啓

伏審密承睿渥，光奉寵章，就陞書殿之華，增重計臺之寄。凡叨盼睐，咸集歡愉。眷上聖之端臨，方群才之並進。厲世磨鈍，肇新優美之名；褒賢顯功，馴致侍從之列。恩榮昭異，序進惟艱。恭惟某官河嶽炳靈，圭璋特秀。淵源之學，映照儒林；卓犖之才，羽儀仕路。入踐郎曹之要，出分使節之光。嘉績藹然，休聲藉甚。遂躋冊府，移總漕權。中宸寶秘之儲，內閣論撰之職，繼膺妙選，益簡清衷。屬貢教之聿興，革夷風之方煽。明詔屢下，嘗恐斯人之未孚；碩畫既陳，坐致列城之丕變。果動冕旒之聽，亟聞綸綍之頒。歷金門而上玉堂，佇還登於近密；攀臺階而窺紫闥，遂進輔於休明。某頃伏下僚，謬蒙深眷。困同斥鷃，但騰躍於藩籬；棲共鷓鴣，願翱翔於梁棟。《忠肅集》卷中。

賀李敦仁除直秘閣陞運副啓

伏審黼宸酬勳，絲綸錫寵，就躋榮於秘職，仍增峻於使權。凡叨河潤之恩，咸集厦成之慶。惟國家推右文之化，眷圖籍盛中禁之儲，倬彼東壁之躔，煥乎群玉之府。既得殫見洽聞之士，紬繹其間；又俾抱功修職之人，光華於外。自非遴選，曷副僉俞？恭惟某官酌道德之淵源，漸禮樂之腴潤，學優而仕，行孚于名〔一〕。自著明時，荐更劇任。登車攬轡，瞻孟博之威稜；輓粟飛芻，陋洪羊之心計。將使有餘財而頌作，豈特不加賦而用饒。逮茲歲月之淹，益簡聖神之眷，肆頒異數，允答殊功。民吏均歡，適契借留之願；士夫竊頌，行聞趣召之恩。某嘗辱品題，屬居官次，莫遂門闌之慶，敢忘尺牘之修！《忠肅集》卷中。

〔一〕孚：原作「浮」，據四庫本改。

賀沈糴使除直秘閣賜金紫啓

伏審入簡宸衷，出膺綸告。書林寓職，載昭稽古之功；命服表容，益懋崇賢之典。傳聞四遠，欣

愜一詞。眷睿聖之敷文，操爵賞以厲世。由內及外，咸歡於工師；惟器與名，每難於授受。况麟閣極一時之選，而金章著三品之儀，偉寵數之兼隆，實士夫之榮遇。恭惟某官崧高毓粹，昴宿騰輝。酌道德之淵源，卓爾儒者之效；漸禮樂之腴潤，充然君子之容。蚤結綬於學宮，荐含香於計省。登車問俗，既頒政於六條；廣粟備邊，遂舒憂於九歲。方馳誠於魏闕，俄奉最於甘泉。三接對揚，望清光於咫尺；十行誕布，頒異數之便蕃。內聯英俊之躔，外煥皇華之節。賜郭賀之黼黻，秩物斯隆；褰賈琮之帷裳，澄清允洽。風采聳聞於天下，名聲益重於朝廷。席是休恩，竚聞趣召。石室金匱，細書還籙於芸臺；金馬玉堂，簪筆亟持於荷橐。顧如愚朽，竊仰庇庥。承顏接詞，莫趨賓廡；望風引領，徒激歡悰。《忠肅集》卷中。

賀提刑啓

伏審錫寵中宸，宣威甸服，綸言誕布，輿論交欣。眷大明之保邦，歌皇華而遣使。化自近始，先畿內以觀風；澤欲旁流，俾方垂之作則。共底措刑之盛，尤高執憲之權。議獄釋冤，賴平反於次骨；督姦懲惡，資決遣以如神。苟非傑異之才，曷副詳求之意？恭維某官高標峙玉，雅量澄波。家傳王謝之風流，學富韋平之經術。蚤陪熙運，亟據要津。出分朔部之憂，增重外臺之寄。眡歲時而斂散，民忘艱食之虞；闢耳目以澄清，吏盡竭情之報。風采聳於天下，名聲重於朝廷。卓然課最之休，允矣淵

衷之眷。謂緣人情而制法，固非俗吏之爲；若傳古意以決疑，必有儒者之效。故茲褒擢，式協都俞。瞻華闕之嵒嶢，方趣裝而首道；望清光之咫尺，佇前席以疏恩。獨憐策蹇之愚，幸遇登龍之末。敢同燕雀，聊申賀厦之誠；願與兒童，共致攀轅之戀。其如欣抃，實倍等倫。《忠肅集》卷中。

賀林德祖提學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將使指，綸言誕布，輿誦均歡。恭維某官松柏挺資，圭璋成器。無雙流譽，獨高荀爽之八龍；累百論長，蚤擅禰衡之一鶚。休息乎篇籍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窮言偃之淵源，陋賈山之涉獵。賢關擢秀，朝路陞華。絳帳崇儒，暫淹鱣席；青氈圖舊，宜集鳳池。果被薦延，亟頒渥澤。入對清閒之燕，出分刺舉之權。效孟博之澄清，此其時矣；瞻李膺之模楷，竊有竢焉。某承學謏聞，抗塵冗吏。厦成燕賀，已紓巢幕之憂；林茂鳥歸，終冀栖枝之樂。永言欣躍，實倍等夷。《忠肅集》卷中。

賀提學察院啓

伏審宸衷錫寵，誕膺褒詔之榮；吳會觀風，復被皇華之選。傳聞四遠，欣愜一詞。恭維某官杞梓

呈才，圭璋挺器。淵源奧學，黜惠子之五車；博極洽聞，陋張侯之三篋。蚤繇射策，擢秀賢關。自致明時，陞華要路。細書東觀，咸推良史之才；執憲南臺，雅擅直臣之譽。逮出分於使指，方遠布於教條。攬轡澄清，已肅范滂之志；下帷講誦，猶傳董相之經。眷茲綸綍之頒，益聳搢紳之望。雖地分二浙，資領袖於百城；而塗徑上都，佇對敷於中禁。遂躋從橐，永輔昌圖。某晚學微生，備員下邑。披雲有幸，嘗叨游霧之恩；窺豹何知，徒切攀轅之志。欣依兼極，敷述奚殫。《忠肅集》卷中。

賀提學博士啓

伏審光奉宸恩，寵將使指。除音始布，已傾多士之心；德望所臨，實聳列城之聽。恭維某官圭璋挺質，杞梓呈材。下筆屬文，仲舒本淵源之學；潛神默記，孟堅推通敏之才。夙高絳帳之名，薦中青錢之選。浸承睿渥，進秩賢關。妙攄六藝之文，復出諸儒之右。眷齊魯之奧境，有孔孟之遺風。方國家明道德之源，而郡縣謹庠序之教。峨冠博帶，競集於儒林；揭節乘輅，宜資於德器。果被光華之選，出分刺舉之權。拂霧披雲，孰不快於先睹；褰裳負弩，方幸廁於前驅。瞻愫之勤，顛沛於是。

《忠肅集》卷中。

賀梁方甫知青州啓

伏審簡宸眷之優隆，奉聖書之溫厚，起從散地，還畀名藩。遐邇傳聞，士夫鼓舞。恭惟某官人倫準的，帝室棟樑。出入周衛之中，從容廟堂之上。鳳池經體，藹然丙、魏之聲；麟鑰承流，卓爾龔、黃之政。頃坐單辭之誤，荐貽左授之辜。仲華當榮悴之交，子文無喜愠之色。撓之不濁，仰之彌高。果軫睿慈，亟頒渥澤。慰藉甚厚，毗倚增隆。眷茲海岱之區，尤先獄市之寄。俗闊達而多智，吏舒緩而養名。太公始封，務行平易之化；曹參爲相，亦隆清淨之風。欲詔令之究宣，俾群黎之悅服，則其謀帥，實重得賢。吉甫文武之才，萬邦爲憲；申伯柔惠之德，四國于蕃。暫偃息於鈴齋，佇還登於鼎鉉。某夙叨末契，嘗辱薦書。瞻綸命之既頒，喜深鳬藻；仰台躔之方渙，終托陶鈞。引跂門牆，神魂飛越。《忠肅集》卷中。

賀徐澤之換延康知汝州啓

伏審宸衷眷舊，綸告敷榮，新秘殿之隆名，鎮臨汝之奧境。傳聞四遠，欣愜一詞。恭惟某官勁竹有筠，明珠無類。藝求、賜之政事，師游、夏之淵源。持轄丞疑，擅戴、劉之美譽；承流屏翰，追

邵、杜之遺風。道易地以皆然，才何施而不可。仕無喜而已無愠，忠貫子文；撓不濁而澄不清，量包叔度。心常存於省闈，意雅在於本朝。退處真祠，出麾使郡，徒得君重，簡在帝心。薄淮陽之行，寧久煩於卧治；肖傅巖之夢，固匪待於旁求。佇看賜環〔二〕，即參調鼎。某昔叨掾屬，嘗辱褒嘉。瞻鳳檢之優崇，徒勤燕賀；想龍門之容接，莫預鳬趨。《忠肅集》卷中。

〔二〕看：原缺，據四庫本補。

賀鮑守啓

伏審中禁疏恩，左符出守，方趣裝而首道，已懽誦之載塗。恭維某官雅量澄波，高標峙玉。傲墳典之場圃，游道德之平林。奧學醇師，窮淵源於游、夏；懿文華國，粲麗藻於班、揚。自著明時，擢登要路。飛芻輓粟，外總使華；含香握蘭，入參省闈。休聲籍甚，明效卓然。暫均逸於琳宮，俄思賢於黼宸。弱翁方且大用，治行蓋已深知；長倩雅在本朝，政事欲其詳試。乃眷廣平之望郡，實惟河朔之奧區。俗雜燕趙之風〔二〕，分當昂畢之野。徒得君重，聊資游刃之才；對揚王休，行被賜環之寵。某夙叨末契，嘗仰餘光。林茂鳥歸，幸將依於巨庇；厦成燕賀，喜實倍於衆人。《忠肅集》卷中。

〔二〕燕：原缺，據四庫本補。

全宋文卷三九六四

傳 察 四

賀通判朝奉啓

伏審顯奉帝恩，同宣王化，方趣裝而首道，已騰誦之載塗。恭維某官仁本天資，忠繇世躋。身端行治，蚤推南國之英；功著職修，久動中朝之譽。果被出綸之命，來分半刺之權。題仲舉之輿，既膺妙簡；展士元之驥，宜有宏規。固將大慰於群情，然後亟躋於要路。顧惟弱植，竊伏下僚。披雲霧而睹青天，佇高標之是仰；侍門庭而操紱簪，想至德之可師。欣頌交深，敷陳罔既。《忠肅集》卷中。

賀林德祖除府司錄啓

伏審顯奉制恩，榮參天府，傳聞所暨，欣愜攸同。眷上聖之保邦，繼先猷而創制。謂神州環

拱〔一〕，巍巍萬乘之居；而睿澤旁流，翼翼四方之極。並建掾曹之任，總攝紀綱之司。奉令頒條，密贊百司之化；繩違糾滯，中分一府之權。蓋其官顯而職閒，故必才高而望重。副茲遴選，允屬名儒。伏惟某官奧學醇師，清忠奕世。深明經旨，久下仲舒之帷；默纂聖謨，嘗給相如之札。頃繇泮水，擢領外臺。攬轡宣威，既周知於吏治；攝齊問道，方大振於儒宗。卓然治行之優，籍甚士夫之譽。逮還朝著，式簡淵衷。果聞綸綍之頒，深慰輦轂之望。涉赤墀而登文石，佇入對於清光；闕紫闥而攀臺階，將盡摠夫素蘊。某辱知有舊，稱賀無從，延跂門闌，徒勤方寸。《忠肅集》卷中。

〔一〕環拱：原缺，據四庫本補。

賀徐帥啓

伏審光膺宸眷，寵錫命書，名兼秘殿之隆，地列東藩之重。側聞字號，實允僉言。恭惟某官道術通明，行能高妙。伏顏、閔之軌躅，窮游、夏之淵源。簡在清衷，進躋顯仕。謀王體而斷國論，經先聖之大猷；擴帝紘而恢皇綱，致至治之成法。休聲籍甚，明效卓然。眷茲海岱之區，實爲獄市之寄，俗闊達而多知，吏舒緩以養名。太公始封，務行平易之化；曹參爲相，亦隆清淨之風。欲詔令之究宣，使群黎之悅服，則其謀帥，尤在得人。望之聊試於臨民，張敞素長於治劇。激貪厲俗，高風已震

於百城；布德施仁，善政竚成於五月。復被絲綸之寵，亟居鼎軸之崇。霈澤生民，懋昭賢業。某晚生盛世，夙仰鴻名。大袖褒衣，獲預掾曹之列；輕裘緩帶，將瞻君子之威。歡抃之誠，敷陳曷既。《忠肅集》卷中。

代賀鄭太宰啓

伏審誕膺顯冊，還冠上台。固執禮經，屢上終喪之請；難回睿斷，嗣聞明詔之頒。凡在陶鎔，率同鼓舞。竊以人子之達孝，在於揚名而顯親；大臣之致身，固將忘身而憂國。喬孫爲貞觀之良弼，嘗賜策而起官；曲江當開元之盛時，亦奪哀而命相。眷惟上聖，方闡大猷。念守文之難，必資同德；顧注意之重，獨冠群賢。蓋天下不可一日去公，則君子寧俟三年之制。恭惟某官學舉六藝，才兼四科。確乎柱石之資，卓爾棟樑之用。蚤出逢於熙運，俄徧歷於要津。職典樞機，載陪國論。坐運籌策，遠暢皇威。遂符夢卜之求，即正鈞衡之拜。有非常之士，能立非常之功；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問。方倚濟川之助，遽罹陟岵之悲。罔極之報雖深，仰成之眷彌切。趣襄窀穸之事，繼頒賙賻之恩。參考前規，遄歸舊貫。制恩以義，非有衣錦之嫌；移孝爲忠，久副虛席之待。方將詢封禪之事而廣符瑞之錄，豈特垂仁義之統而創道德之塗。伊尹之享天心，咸被堯舜之澤；周公之相王室，誕保文武之功。益膺黃髮之祥，永作蒼生之福。某斗筭小器，樸樸散材。披雲霧而睹青天，曩嘗聞於聲歎；侍門庭而

操紱簪，久絕望於音塵。阻陪班謁之儀，竊動彙征之喜。《忠肅集》卷中。

代賀太宰遷少師啓

伏審策勳石室，進秩槐庭。弼予一人，增峻代天之任；通於四海，具瞻相國之尊。恭惟某官識造幾微，學窮繫表。獨執魁柄，運量群生；默化陶鈞，協和衆志。休息詩書之府，翱翔道德之林。彌綸列聖之猷，哀舉舊章之懿。謂稽方策之布，雖文武之同揆；然辨典謨之篇，蓋堯舜之繼踵。允資鴻筆，克正宏綱。肆巾秩之載新，曾歲時之未久。文真事核，豈惟配太史之書；體大思精，固已陋蔚宗之作。歡連九廟，慶浹萬邦。果奉殊恩，亟頒明命。密拱重熙之運，永昭垂範之光。某夙荷眷存，方深庇賴。仰棟隆之吉，知注意於賢賢；陪鼎輔之良，敢竭心於贊贊。其如抃躍，曷既敷陳。《忠肅集》卷中。

代都仲憲賀少宰啓

伏審誕布策書，延登揆路，士夫交慶，遠邇一詞。眷上聖之保邦，稽前王之圖治。用賢人而行善政，將坐致於殊休；褒有德而賞元功，以寵昭於異數。自非學窮閭奧，識造幾微，通於時用之宜，明

於王事之體，下可以厲群臣而厚風俗，上可以順四時而理陰陽，則何以協贊天工，緝熙帝載，總百官之職，遂萬物之宜？果得真儒，來膺茂典。恭惟某官深誠許國，直道事君。出入累朝，周旋衆務。休聲茂實，夙推公輔之才；遠略壯猷，久蘊經綸之志。險夷自信，終始不渝。肆召節之初傳，實儒林之俟望。造明朝而承聖問，默契淵衷；好忠諫而悅至言，載登舊德。粵繇真館，擢貳西臺。嘉績藹聞，貴名增重。荐頒帝制，進秉國鈞。方將謀謨帷幄之中，端委廟堂之上，明好惡而定去就，務教化而省禁防。誦詩書之言，施于有政；興周召之業，傳之無窮。某早辱知憐，獲依庇賴。奉法承令，方迷失職之誅；引領望風，莫遂造門之請。其於欣誦，曷既敷宣。《忠肅集》卷中。

代都仲憲賀何相啓

伏審錫命王庭，躋榮宰席。真賢登用，均萬類以蒙休；明詔初傳，浹輿情而共慶。惟昔用人之謹，莫如論相之難。非惟寵冠於當時，以昭異數；必使道侔於前哲，乃允具瞻。恭惟某官識造幾微，學窮閭奧。寬大好禮，久推公輔之才；沈厚有謀，夙蘊經綸之志。屬真人嗣承於帝統，眷名儒早侍於經帷，亟被選掄，徧躋華近。至言讜論，孰逾舊學之賢；茂實休聲，迴出群臣之上。遂由選部，入贊樞機。方注意於勳庸，果繼膺於典冊。方將緝熙帝載，弼亮皇猷。端委廟堂，雅望儀型於百辟；謀謨帷幄，威名振耀於殊鄰。光輔聖時，茂昭賢業〔一〕。某遠將使指，阻造鈞閤，側聞綸綍之頒，益賴帡

幪之賜。傾依之素，敷述奚殫。《忠肅集》卷中。

〔二〕「光輔」二句：原缺，據明抄本、四庫本補。

代都仲憲賀侯樞密啓

伏審顯奉殊恩，入參密命，側聞孚號，實允僉言。惟睿智之有臨，選英豪而並建。明安危於廟堂之下，獨親萬化之原；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宣昭政事，煇耀威靈，宜得真賢，茂膺寵典。恭惟某官篤厚有智，廉潔無私。學窮游、夏之淵源，德伏顏、閔之軌躅。嘉言讜論，早承當宁之知；茂實休聲，迴出群臣之右。果擢參於兵政，以進秉於事樞。方將說禮樂而敦詩書，坐制四夷之命；重國家而尊社稷，遠司三代之風。永保榮名，益摠素蘊。某屬將使指，阻造鈞閤。承顏接辭，仰恃眷憐之舊；望風引領，徒深頌詠之歌。《忠肅集》卷中。

代都仲憲賀余門下啓

伏審光奉殊恩，誕敷明命，輟紫庭之樞近，居黃扉之清華。惟睿聖之有臨，掩皇王而圖治。旁求

俊彥，並建豪英。揚洪烈而章緝熙，以輔成於先志；練群臣而覈名實，將協贊於天工。謹選股肱之良，增重機衡之寄。恭惟某官行能高妙，道術通明。論不詭於聖人，議有益於天下。卓爾公忠之操，凜然勁直之風。出入周衛之中，徧躋華貫；從容廟堂之上，久著嘉猷。逮茲溫詔之頒，進貳東臺之政。上心允屬，物望攸歸。擴帝紘而恢皇綱，參冢宰之重職；謀王體而斷國論，侔先聖之大猷。澤被生民，名垂後世。某遠將使指，阻造鈞閣。任職居官，方托庇庥之末；奉法承令，庶幾罪戾之逃。願與生民，永瞻至化。《忠肅集》卷中。

代余帥賀吳門下啓

伏審顯膺睿眷，誕布除書，輟從真館之優，入贊東臺之重。士夫交慶，遠邇同詞。恭惟某官識造機微，學通倫類。蚤遇休明之運，荐登樞近之聯。遠略壯猷，卓爾經綸之志；碩德重望，隱然公輔之才。出入備更，功效益著，肆頒異數，允答殊勳。顧慚衰朽之資，謬竊藩宣之寄。大鈞塊圯，方咸遂於群生；厦屋帡幪，願永依於巨庇。《忠肅集》卷中。

代都仲憲賀中書侍郎啓

伏審光奉綸言，入參機務。真賢用而天下治，將均四海之休；有德進則朝廷尊，實爲多士之慶。恭惟某官辯智閎達，仁愛溫良。高風無愧於古人，雅望久隆於當世。北門待詔，陋嚴、徐、賈、馬之文；左轄持綱，擅魏、杜、戴、劉之美。繼宣勞於外屏，復就逸於真祠。直道以行，嘉猷屢告。果膺睿眷，亟降恩書。登處俊於朝，蓋資遠識；任元超以政，豈藉多人。方將弼亮天工，緝熙帝載，建萬世之長策，爲一代之宗臣。某夙荷眷私，屬將使指。庇身無地，知厦屋之帡幪；運物無私，播大鈞之塊圪。其於欣頌，曷既敷宣。《忠肅集》卷中。

代賀右丞啓

伏審欽承詔綍，擢貳政機。大厦方成，朝廷增重；洪鈞所播，海宇蒙休。竊以黃帝宏天道以明民，風后協吹塵之契；高宗師古訓以建事，傳說膺肖象之求。蓋君臣之遇合至難，然天人之變通無間。惟精神之運，默得於萬物之先；故政化之隆，終成於千齡之會。亶復昭於盛事，宜間出於異人。恭惟某官學窮六藝而發爲典麗之文，才備衆長而養以魁閣之德。夙簡宸衷之眷，潛符帝賚之祥。茂實

英聲，雍容徧躋於華貫；忠言勁節，慷慨思濟於蒼生。時咸徯於經綸，士久瞻於領袖。果茲超拜，益侈異恩。方將超唐虞之純風，弼乃后於彝憲；興周召之遺業，揚茂化於醇醴。然後進登上宰之榮，永作太平之輔。斯言有證，輿誦所同。某仰荷眷憐，俯深慶賴。屬沉簿領，遠分刺史之符；願采民謠，繼上賢臣之頌。《忠肅集》卷中。

代賀開府相公啓

伏審睿眷酬勳，誕揚渙號，隆名錫寵，增煥具瞻。凡叨垓圯之恩，咸集帡幪之慶。竊以將相之器，兼乃中外之權，極文武之選於一時，等威儀之多於三事。苟非社稷之衛，孰爲邦家之光？恭惟某官冠冕儒林，棟樑帝室。學造六經之奧，行包九德之純。出入三朝，陳萬世之長策；雍容三府，凜一代之宗臣。授節齋壇，領祠真館，折衝枕席之上，運籌帷幄之中。禁幄橫經，上論堯舜之道；家庭聯萼，遠符周召之風。肆推不世之才，益懋無窮之業。衮衣赤舄，參華鼎足之司；豹尾神旗，增壯轅門之勢。見聞所暨，朝野同詞。某晚學無聞，效官有守。開公孫之閭，雖莫預於曳裾；登元禮之門，願早諧於望履。輒通尺牘，仰布寸誠。瞻抃交欣，敷陳罔既。《忠肅集》卷中。

代賀太尉啓

伏審高秩厚禮，誕昭懋賞之規；盛德謙隆，荐布陳情之牘。顧僉言之載穆，宜渙號之莫回。伏惟某官服勤王家，勒功帝籍。杜預智計，每登將相之儔；鄧禹文明，深執忠孝之節。奏七縱七擒之略〔二〕，揚百戰百勝之威。殲厥渠魁，解纜索而夾砧斧；屈此群醜，棄兵弩而持鈎鉏。豈惟草木之知名，坐覺山川之改色。鳩鳴鵲乳，追還樂國之風；蝸舍梟巢，盡蕩妖氛之俗。偉茲異績，復掩前聞。王曰還歸，程伯定驛騷之衆；我行永久，吉甫均燕喜之思。亟奉三接之恩，荐被十行之賜。槐庭議叙，密陪四輔之聯；玉帳論兵，益聳一軍之聽。仰寵章之狎至，知福祿之鼎來。馳慶未遑，移書先及。倍荷眷存之厚，交深愧抃之私。《忠肅集》卷中。

〔二〕奏：原缺，據四庫本補。

代石提倉賀中丞啓

伏審顯膺茂渥，誕布明綸，輟從華省之尊，進直南臺之重。士夫交慶，遠邇同詞。惟上聖之保

邦，掩前王而圖治。用賢人而行善政，既加惠於群生；好忠諫而悅至言，將廣延於衆議。眷茲風憲之地，實爲紀綱之司。激濁揚清，下察百僚之過；繩愆糾謬，上裨庶事之微。必資直亮之才，乃副簡求之意。恭惟某官學窮道奧，識造幾先，出值明時，亟登要路。風采聞於天下，名聲重乎朝廷。崇論讜言，善諫同乎王、魏；盡忠納善，嘉猷合乎臯、夔。易地皆然，無施不可。暫居武部，還總中司。周處直筆，以震權豪；薛宣執法，以分黑白。不懲自肅，凜然禮義之風；持平無私，端若權衡之器。懋昭賢業，永保榮名。某夙荷眷私，屬將使指，莫遂門闌之慶，敢忘竿牘之修。《忠肅集》卷中。

代賀盛運判啓

自本路常平以賑濟有方就除運判

伏審寵陟文階，就陞漕計。風聲所暨，豈惟聳列郡之瞻；眷遇有加，蓋將爲多士之勸。惟常平之政令，實神考之規模。當歲豐穰，必廣儲以抑兼并之室；及時水旱，將賑廩以濟窮乏之民。能使德意之究宣，允賴材猷之膚敏。迨其成績，宜有異恩。恭惟某官雅性淳融，清標濬發。練達當今之務，博通前古之宜。蚤自結於主知，荐出更於使事。自臨東道，亦既淹時。屬豐沛之阻飢，方聖神之軫慮。明詔每下，常恐一夫之憂；碩畫既陳，果爲諸道之最。載懋勳庸之典，益攄邦國之謀。席是寵光，竚登禁從。顧如衰朽，嘗奉誨言，欣幸交深，敷陳罔既。《忠肅集》卷中。

代賀韓漕除直秘閣啓

伏審寵膺睿渥，進直書林。綸命敷聞，既聳列城之望；使華增重，實爲多士之榮。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風邁往。多識前世之載，博通諸家之書。簡在帝衷，荐更劇任。飛芻輓粟，方資轉漕之功；攬轡登車，已著將明之效。眷此典籍之府，允惟英俊之躔，自非天下之名儒，莫預朝廷之妙選。簪筆持橐，行躋法從之聯；襲紫傳龜，益懋前人之烈。顧慚朽質，幸假餘光，馳慶未遑，移書先及。其如愧喜，曷易名言。《忠肅集》卷中。

代都仲憲與新提倉啓

伏審顯奉宸恩，出將使指，側聞成命，大慰群情。恭惟某官才爲吏師，學窮道奧。身端行治，蚤膺俊父之求；功著職修，久擅循良之譽。眷常平之置使，實神考之大猷。總歛散之權，所以惠民而富國；重刺舉之任，所以佑善而懲奸。允資成德之髦，式副選賢之意。況茲東道，密邇上都。攬轡觀風，已肅范滂之志；駐車決事，佇聞朱博之威。顧惟衰朽之姿，獲奉誨言之末，其於欣幸，曷既敷宣。《忠肅集》卷中。

代余帥賀濰守啓

伏審顯膺中詔，出守近邦，師帥得賢，士夫同慶。伏惟某官性資純粹，學問淵深。蚤發策於聖時，亟躋榮於要路。卓爾公忠之器，凜然勁直之風。果奉宸恩，俾宣王化。雖望之之德，蓋雅意於本朝；如張敞之才，豈久處於閒郡。行被荐延之寵，入躋侍從之聯。馳問未遑，移書先及。仰荷眷存之厚，徒深感服之私。《忠肅集》卷中。

代文帥賀淄守啓

伏審光膺中詔，移守近邦。布政頒條，方拊循於善俗；望風引領，徒渴仰於高標。未遑竿牘之修，遽辱緘題之貺。伏惟某官性資愷悌，材術通明。經行稱於朝廷，議論冠於宗室。承流宣化，式資共理之良；親仁善鄰，庶假餘光之照。惟聖神之在御，思俊乂以旁求，宜有褒書，以孚輿論。願言調護，少副頌瞻。《忠肅集》卷中。

代文帥賀郡守啓

伏審恭承帝詔，出守侯藩，輿論翕然，休聲藉甚。伏惟某官深誠許國，厚德臨民。學獨造乎淵源，行不踰乎閫域。荐更事任，藹著勞能，果奉宸恩，寵分郡守。承流宣化，方觀政績之成；登明選公，佇聽褒書之下。未遑馳問，先辱移書。荷眷意之甚隆，激懦衷而增愧。《忠肅集》卷中。

代文帥賀盧君佐啓

伏審拜命中宸，分符東土。周旋閭里，熙然民物之繁；懷想風儀，邈爾山川之阻。豈期厚禮，遠辱移書。伏惟某官夙以才能，荐更事任，頃被光華之選，復膺師帥之求。任職居官，益懋賢人之業；承流宣化，佇觀循吏之風。方上聖之有臨，收群豪而並用。即期褒召，用副輿情。《忠肅集》卷中。

改京官謝宰相啓

鈞最吏曹，初無善狀；掛名閨籍，猥奉明恩。顧惟缺然，何以堪此！竊以六卿之長，實總三銓之

流。審才藝以叙官宜，明賞罰以詔吏治。程功積事，既立限年之規；舉賢援能，尤嚴薦士之法。是將率世而厲俗，豈惟激濁而揚清。矧由選甲之冗員，躡實朝行之通秩，必脫穎而出者，乃拔茅以征焉。蓋其責之甚詳，則夫得之匪易。固有耆艾之士連蹇而無成，寧容委瑣之人循緣而妄進？如某者長蓬茨之下，乏甌石之儲，疲軟奚勝，樸遯莫數。思竭其不肖之力，自托於亡能之辭。慚師友之淵源，僅成涉獵；窺文章之林府，莫望籓籬。揮毫軒陛之前，接武搢紳之列。少而自喜，謂青雲之可期；長乃無聞，顧黃卷而興歎。栖遲五斗，俯仰十年。沉迷刀筆之徒勞，商榷米鹽之細務。悉匪異時之習，類皆俗吏之能。勉盡瘁而力行，惟固守以靜俟。衆方攘袂而趨者，已獨斂衽而避之。每懼非才，自貽罪戾；豈期公舉，謬以名聞。方當綜核之期，濫預甄陞之典。楓宸旅進，再瞻日月之光；綸誥臚傳，遽被雲天之澤。循涯自失，躡等爲榮。此蓋伏遇某官端委廟堂，謀謨帷幄。務隆推於衆善，罔求備於一人。眄睠咸加，價必增於數倍；輝光所燭，氣已變於三春。曾經平子之品題，必入山公之啓事。遂令鷲劣，亦玷龍光。某敢不擇地而行，奉職以進！益勵四方之志，愈殫十駕之勤。雖在闕茸之中，不肯碌碌；儻與陶鎔之末，願竭區區。《忠肅集》卷中。

除太常博士謝太宰啓

欽奉綸恩，擢參容典，量才弗稱，被寵增羞。竊以漢設太常之員，序先九列；唐分博士之屬，法

止四人。豈特贊祀事之儀〔二〕，將使稽右文之典。諮詢所逮，必淹識於舊章；望實既孚，或浸階於華貫。矧聖神之御極，方明哲之佐時。朝廷尊崇，人皆重內；天地交泰，士以彙征。苟非四海之名流，曷副一時之精選？伏念某長蓬茨之下，乏甌石之儲。種學績文，栖遲乎道藝之域；澡身浴德，偃息乎詩書之門。然短絆胡可以汲深，而駑足曷勝於致遠？雖三餘之不廢，曾一善之蔑聞。濫追俊造之游，徒勞州縣之役。寧抗塵而走俗，慚逐巧而點妍。蓋有道而踐貧，雖昔人之所恥；如不義而富貴，亦君子之弗爲。迹雖愈窮，志當益壯。奪懷中之綬，初同臧氏之亡羊；畀望外之官，終類塞翁之失馬。喜庇身之有託，繫造物之無私。此蓋某官端委廟堂，謀謨帷幄。招賢黜不肖，既揚於變之風；嘉善矜不能，益懋兼容之德。旁采搢紳之議，曲重埏埴之恩。此日行冲，得備仁傑之藥籠；他時毛遂，尚出趙勝之錐囊。某敢不勉激懦衷，克承嘉惠！侍門庭而操紱簪，方永識於依歸；披雲霧而睹青天，願少聞於警效。《忠肅集》卷中。

〔二〕祀事：原缺，據四庫本補。

謝承旨侍讀啓

識荊州之面，已經萬戶之封；得季布之言，猶重百金之賜。矧位隆於兩禁，而名動於一時。擁簪

望塵，或逡巡而却走；曳裾屬袂，爭顛沛以乞憐。儻得於眉睫之間，遂借以牙齒之論。雖在前世，亦所罕聞。恭惟某官蚤推卓爾之才，首副褒然之舉。深結明主，徧歷要津。白日青天，共仰崔群之德；太山北斗，咸宗韓愈之文。自趨召於北扉，亟躋榮於東閣。閎侈巨衍，不特極靡麗之辭；深潤溫純，蓋將追典謨之訓。果奉謫仙之譽，佇符夢弼之祥。經體贊元，入稱四輔；代天理物，上應三台。多士傾心，庶邦拭目。苟匪傑出之輩，孰當特達之知？如某者約結固亡奇，樸遯不足數。少承世習，得免耕穫之勤；生遇熙宸，嘗學軍旅之事。區區射策，碌碌效官，漫逾紀以迄茲，顧初心而自失。詩書禮樂之際，絕企前修；簿書期會之間，漫成俗吏。幸歲時之未暮，惟仁義之可師。方且投身寂寞之濱，安敢妄意寵榮之事。徒以鄉邦接壤，側聆長者之風；況復兄弟同游，嘗聽先生之論。輒通漫刺，據假溫言。廁王戎之坐中，既乏阮瞻之三語；造叔向之堂下，曾微醜蔑之一言。退省庸庸，分甘擯斥。豈謂搢紳之見慶，乃傳黼黻之誤褒。惕若神驚，赧然汗下。此蓋伏遇某官中誠接物，內恕包荒。大臣之報國以人，君子之見善如己。謂拔十得五，庶間獲於異能；故捨短取長，務推隆於晚進。某敢不仰承嘉惠，俯激懦衷！赤鯉隨波，既預龍門之集；青蠅附翼，願從驥尾之遊。欣抃交深，敷陳罔既。《忠

進秩謝運使啓

備數掾曹，每負曠瘝之責；量才選部，宜從澄汰之科。敢意誤恩，亦叨進秩。惟本朝之成憲，煥古治以同風。攷三載之績以別幽明，遠稽虞氏；計群吏之治而定誅賞，參用《周官》。必綜核之無私，則進退之有叙。於皇神考，增飭舊章。謂百里之民，縣令實爲之師帥；而一州之政，幕府能助其承宣。實資保任之嚴，以盡選掄之善。凡在所取，蓋拔其尤。如某者性本甚愚，才無近用。奉過庭之訓，蚤聞詩禮之言；誦古人之書，未免糟粕之累。頃塵科第，濫綴官聯。計本爲貧，敢憚徒勞之役；職當讞獄，惟持近厚之心。然而知不足以決疑，學不足以明古。抗塵容而走俗狀，雖每愧於初心；追時好而取世資，詎肯渝於素守。區區自信，碌碌亡奇。曾無根柢之容，坐竊甌石之祿。迹其遲鈍，莫效微勞。仰借吹噓，遂獲寸進。此蓋伏遇某官至誠與下，雅量鎮浮。本公孫之知人，故能舉善；同當時之推士，用以成名。曲垂汲引之仁，靡擇行能之備。致茲蒙陋，亦玷寵榮。某敢不思其未能，勉其弗逮。潔己以進，期異日之有成；直道而行，庶終身之寡過。上酬恩造，次答已知。《忠肅集》卷中。

全宋文卷三九六五

傳 察 五

謝蘇憲舉陞陟啓

駑力奚堪，方竊卿雲之庇；鴻私所逮，遽叨華袞之榮。揣薄分以非宜，誦溫言而增愧。惟邦家之致治，莫大於薦延；眷士夫之求伸，必資乎汲引。管仲得志，實由鮑叔之知；龔勝顯名，終藉何侯之力。拔茅連茹者多矣，彈冠結綬者有焉。然人實難知，紛賢愚之並進；況士既自售，久廉恥之莫興。倘默然在稠衆之中，而介如乏拔聯之勢。執手以上，遠冀前哲之風；傾蓋而交，無復下僚之歎。靜言斯道，每謂難能。敢自意於妄庸，每辱知於特達。伏念某駑駘下質，樗櫟庸材。猥倖進乎官聯，敢營情于右秩〔一〕。豈期清舉，謬以名聞。此蓋伏遇某官雅望鎮浮〔二〕，深誠與下。明如冰鑑，自莫遁於妍媸；平若權衡，本無私於輕重。致此吹噓之賜，生於顧盼之間。某敢不恪守官箴，持循士檢！雕朽磨鈍，期益厲於初心；錯節盤根，庶終收於來效。《忠肅集》卷中。

〔一〕「駑駘」至「右秩」，原缺，據四庫本補。

〔二〕望：原作「量」，據四庫本改。

謝提刑薦舉啓

補吏掾曹，方虞擯斥；挂名奏牘，忽預薦論。顧謏薄之無堪，辱褒揚之甚厚。惟本朝之垂憲，俾諸道以選能。謹束時英〔一〕，出將使指。褰帷問俗，豈惟博究於民情；攬轡觀風，固欲熟知於吏治。蚤于以揚清而激濁，庶幾怙善以懲奸。倘非適用之才，曷副推賢之意。如某者受資凡陋，涉道淺疏。蚤承訓於義方，粗服勤於世習。區區射策，初無一日之長；碌碌效官，甘處衆人之後。踵常塗而自愧，敦夙好以未能。但期罪罟之逃，敢冀薦書之上。此蓋某官高風邁往，雅望鎮浮。蘊厚德以并容，推深誠而樂與。忠能舉善，恕以及人。肆加惠於微生，蓋曲崇於末契。登門有舊，再叨國士之知；承乏無聞，首借儒林之譽。某敢不俯勤賤役，退激懦衷。期益厲於初心，庶不隳於素守。《忠肅集》卷中。

〔一〕束：原缺，據明抄本補。

謝提學舉改官啓

才異正平，輒叨薦鶚；德優元禮，濫許登龍。捧檄知榮，省躬增愧。國家設銓選之法，嚴保任之科，雖置使以旁求，猶限員而遴擇。伊欲薰蕕之異器，庶幾涇渭之分流。然人實難知，雜然賢愚之並進；士既自售，久矣廉恥之無聞。孰興斯道之寂寥，必得當世之豪傑。伏念某受資至陋，涉道甚疏。枕經藉書，徒慕古人之糟粕；彈冠結綬，敢希君子之經綸？蚤射策於明宸，僅庇身於小吏。抗塵容而走俗狀，每愧於初心；追時好而取世資，敢隳於素守。居乏拔聯之勢，曾微左右之先。豈繫攬轡之初，遽辱拔茅之舉。靜循蕞爾，難稱褒然。此蓋伏遇某官璞玉渾金，莫名其器；青天白日，皆見其明。廣內恕以包荒，蘊深誠而與下。鄭當時之推轂，有味其言；張安世之提衡，不望其報。俾茲么麼，亦沐吹噓。某敢不俯激懦衷，仰承嘉惠！鉛刀無用，尚收一割之功；駑馬未疲，終致千里之遠。

《忠肅集》卷中。

謝方提學薦考察啓

棲遲兩郡，每瞻使節之光；荏苒十年，再奉薦書之寵。戴恩甚厚，撫己增羞。伏念某樗櫟散材，

斗筲小器。幼承父兄之訓，不識耕穫之勞；長讀聖哲之書，嘗聞俎豆之事。雖云有志，豈曰能成。濫偕俊造之游，徒勞州縣之役。沉迷簿領，浸忘舊學之源；祇畏簡書，僅免大何之域。敢期多幸，荐遇深仁。昨試東秦，庇身屬部，侍門庭而操紱簪，披雲霧而睹青天。曾微三語之賢，誤辱一言之薦。終叨平進，盡出殊私。逮茲歲月之淹，復預帡幪之末。顧猥瑣齷齪〔二〕，無足稱焉，而蠹直迂疏，亦已甚矣。豈冀眷存之意，有加疇昔之心。此蓋伏遇某官模楷儒林，澄清士類。謂青芝赤箭，曾爲待用之資；俾朽木枯株，不假先容之助。重垂收拾，未忍棄捐。某敢不增激懦衷，勉承嘉惠。藝可學而行可力，罔怠於初心；日有益而月有功，庶圖於來效。《忠肅集》卷中。

〔二〕猥：原作「峴」，據四庫本改。

謝提舉舉陞陟啓

鴛劣奚堪，方竊卿雲之庇；鴻私所逮，遽叨華袞之褒。捧檄爲榮，撫躬增愧。惟邦家之致治，莫大於薦延；眷士夫之求伸，必資乎汲引。管仲得志，實由鮑叔之知；龔勝顯名，終藉何侯之力。拔茅連茹者多矣，彈冠結綬者有之。然人實難知，紛賢愚之並進；況士既自售，久廉恥之莫興。或借勢於諸公之先，或掠美於衆人之後。或務一切以追時好，或拂百姓以爲己功。或便僻諧媚以干左右之容，

或趨趨囁嚅以伏聲歎之側。未有不求而得者，豈聞無因而至哉。儻默然在稠衆之中，而介如乏攀援之助。執手以上，遠冀古人之風；傾蓋而交，無復下僚之歎。靜言斯道，每謂難能。敢自意於妄庸，乃辱知於特達。如某者受資至陋，涉道甚疏。器僅類於斗筲，材莫殊於樸櫟。徒誦詩書之明訓，粗聞仁義之大方。射策明庭，抗塵末路，栖遲五斗，俯仰十年。在有道而賤貧，固賢者之所恥；如不義而富貴，亦君子之弗爲。每貽強項之譏，聊欲伸眉於後。比隨常牒，依迹外臺。效刀筆之小勞，初無善狀；興山川之大利，又乏奇功。方期罪罟之逃，敢冀薦書之上。此蓋伏遇某官孤風邁往，雅量鎮浮。廣內恕以及人，推深誠而與下。瞻溝中之斷，雖無取於棟梁；聽鑿下之桐，或有中於律呂。遂俾易忘之賤，亦蒙遴選之榮。某敢不俯激懦衷，仰承嘉惠。潔己以進，期異日之有成；直道而行，庶終身之寡過。《忠肅集》卷中。

謝判府薦舉啓

試吏屬城，方懼曠瘝之責；登名奏牘，誤承褒薦之私。荷眷甚優，循躬知愧。惟本朝之成憲，邈治古之高蹤。並建官師，旁求俊乂。謹攷功能之實，尤嚴保任之科。將使涇渭分流，薰蕕異器；英豪無留滯之歎，茸闥絕覬覦之心。然而人之難知，昔以爲病。潔己者羞於自獻，善宦者巧於取容。借權竊寵之人，或得名於治辦；畏法循理之吏，或見誚以愆愚。自非明哲之公，孰盡選掄之善？如某者知

能譏薄，術業迂疏。蚤承訓於義方，粗服勤於世習。區區射策，碌碌效官。錯節盤根，曾未施於利器；朽株枯木，顧誰爲之先容〔一〕。豈繫顧盼之餘，遽有吹噓之及。此蓋某官至誠與下，雅量鎮浮，校短量長，端若持衡之審；舉賢達吏，藹然推轂之風。務施及物之仁，不間易忘之賤〔二〕。褒逾黼黻，恩重丘山。某敢不增激懦衷，益堅素守。鉛刀無用，尚收一割之功；駑馬忘疲，終致千里之遠。《忠肅集》卷中。

〔一〕容：原作「游」，據四庫本改。

〔二〕易忘：原缺，據右引補。

謝知府薦舉啓

試吏屬城，曾乏毫釐之效；登名奏牘，誤蒙黼黻之褒。荷眷殊優，循躬知愧。國家旁求士類，謹擇吏員，在高位者既號爲得賢，任下僚者亦虞於曠職。曲盡選掄之善，孰逾保任之科。將使涇渭分流，薰蕕異器，英豪無留滯之歎，闔茸絕覬覦之心。況知人之甚難，蓋自古之同患。達觀所舉，斯盡大臣之能；稱匪其人，實爲明德之累。如某者知能譏薄，術業迂疏。潔身無意於近名，好古非期於詭衆。區區肄業，雖不廢於三餘；碌碌效官〔一〕，固未聞於一善。拙於干進，愚不適時。惟期罪罟之逃，

敢冀薦書之上。此蓋某官深誠與下，雅量包荒。務推擇於群才，不遺忘於小器。聞善有同於己出，舉能非以爲私恩。蕭傅之多薦儒生，鄭莊之好言長者。故茲收采，誤逮孱微。某敢不益自激昂，勉思報稱！登龍門以親德，既遂於初心；附驥尾以顯名，更期於異日。《忠肅集》卷中。

〔二〕碌碌：原作「錄錄」，據四庫本改。

發解謝試官啓

詞場較藝，初無語上之才；貢牒第名，偶與在中之列。靜言忝冒，徒切凌兢。竊以崇經術者不特右文，立邦家者本於得士。在昔長育之道，惟時賓興之方。自文武而已隆，至成康而大備。嚴四術而立教，糾八刑以防姦。道德馨聞，旋登司徒之版；才能秀出，隨錄鄉老之書。時無滯才，朝盡公舉。菁莪微物，在阿陵而獲生；棫樸小材，爲薪樗而有用。可謂盛矣，何以加諸。世德下衰，餘澤浸息。三皇五帝之道，鬱而不興；諸子百家之書，蕩而無法。茲風既煽，厥弊彌深。惟我宋之勃興，追成周而繼作。仁祖召八人而賜坐，推廣上庠；神考任一相以經邦，肇新三舍。逮上聖之纂業，先學校以廣聲。辟雍大闢於國南，泮水徧布於天下。既優給其廩餼，復衆建以師儒。鳶飛雲翔，魚躍川泳。訓迪經旨，開明士心。俾藹藹之吉人，有德有造；致濟濟之多士，來游來歌。煥乎成文，炳然於變。講成

均之良法，停科舉之舊章。念將發策於此時，猶有焚舟之一戰。然而漕臺雄觀，群俊會奔，揚、王、盧、駱之才，許、史、金、張之胄，應試者幾一百輩，中選者不三十人。顧此精求，豈容濫處。如某者，耨文有志，末墨無功。類童子之難言，非後生之可畏。徒以家傳鉛槧，世紹箕裘，磨礱於斷簡殘編，漸漬於前言往行。雖云未達，豈曰無知。幸遇休明，勉應詔令。刻鵠類鶩，始誦伏波之言；誤墨成蠅，何異不興之畫。得踰望外，愧溢顏間。此蓋伏遇某官大雅兼容，至誠樂育。作斯文之龜鑑，妍醜自呈；爲吾道之權衡，重輕隨應。得寸長而必取，惜片善之或遺，假以舟航，俾獲善濟，傳之羽翼，期遂橫飛。致此空疏，亦被收采。實雖稱於公選，私自揣其過情。某敢不淬厲壯心，激昂素志！十駕而致千里，不後驂騑；一鈞而連六鼇，更窮渤澥。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忠肅集》卷中。

代右丞謝太宰啓

欽承明綍，叙進中臺，念積愧以無容，終罕辭之不獲。竊以貳丞並位，雖云分職之均；然而九牧具瞻，豈曰次遷之地。不特專樞憲之重，將使毗鼎輔之隆。朝夕論思，克左右於厥辟；夙夜出納，用敷錫於庶民。惟報稱之甚難，故褒延之尤謹。伏念某學慚洽浹，識昧幾微。獲依日月之光，浸被雲天之澤。入陪四近，坐閱三冬，何裨稷契之謀，莫踵戴劉之美。稽其已試，久負空飡；寵以不貲，復叨誤選。此蓋某官道嗣前哲，德冠生民。下遂萬物之宜，獨兼三公之事。見善如己，罔求備於一

夫；報國以人，方共熙於百志。曲借揄揚之賜，密形啓沃之餘。遂俾愚衷，亦膺睿獎。某敢不懋昭攸訓，祇率厥常！不命其承，益厲匪躬之節；尚迪有祿，庶恢作人之風。《忠肅集》卷中。

〔二〕兼：原缺，據四庫本補。

代平定到任謝宰相啓

投閒置散，久懷竊祿之羞；臨衆處官，復冒承流之寄。被恩浸厚，省己奚堪。惟上聖之端臨，當群賢之拱輔，道豐仁洽，屢頒寬大之書；訟理政平，並協中和之化。凡千里之師帥，必一時之良能。如某者知類挈瓶，才非脫穎。雖少竊鄉曲之譽，而長無左右之容。以直鍼而爲鈎，顧何求之何得；不量鑿而正枘，宜所向之多艱。薦祈真館之游，漸卜歸田之計。會例從於汰斥，益自歎於羈窮。此蓋伏遇某官德冠生民，道嗣前哲〔二〕。燮調元化，覆冒群生。操方任能，因短長於鳬鶴；循名責實，付經重於權衡。遂令衰朽之餘，亦預選掄之末。某敢不好是正直，居以廉平。仰布德音，盡究款密丁寧之旨；俯求民瘼，俾銷歎息愁恨之心。《忠肅集》卷中。

〔二〕「德冠」至「前哲」，原缺，據四庫本補。

代余帥到任謝執政啓

叨奉宸恩，出分郡政，首宣詔令，下慰黎元。眷此東藩，實稱巨屏。隱若金湯之固，旁連海岱之雄。太公始封，務行平易之化；曹參爲相，亦隆清淨之風。將往哲之是希，顧薄材之難強。仰依洪造，或賜曲全。伏惟某官遠略經邦，深誠許國。明於王事之體，通於時用之宜。端委廟堂，謀謨帷幄。大均塊圷，方咸遂於群生；厦屋帡幪，願永依於巨庇。其於欣幸，曷既敷宣。《忠肅集》卷中。

代方閭到任謝執政啓

銜命朔方，未遑暖席；備員東道，復玷除書。祇服寵靈，俯增悚懼。惟齊魯之奧境，有孔孟之遺風。方國家明道德之原，而郡縣謹庠序之教。峨冠博帶，競進於賢關；揭節乘輶，寵分於使指。宜資德器，以重儒林。如某者亡所取材，粗知向道。但守經而據古，恥曲學以阿時。蚤從推擇之私，荐誤使令之末，往來數路，首尾八年。徒驚齒髮之侵，莫著涓埃之效。豈期明詔，還畀故棲。激濁揚清，吏民素知其志尚；厲精向道，士子亦安於教條。庶幾屢試之愚，或有一得之補。此蓋某官望隆柱石，勲著鼎彝。端委廟堂，儀型百辟；謀謨帷幄，燮和萬邦。務廣任於群才，不遐遺於小器。致茲疲劣，

亦被寵光。策蹇磨鉛，誓服勤於官守；彈冠結綬，期終託於己知。《忠肅集》卷中。

代沈和仲除直秘閣賜紫謝執政啓

書林寶秘，既假美名；命服光華，更叨蕃錫。撫循榮幸，跼蹐兢慚。恭惟國家推右文之化，乃眷圖籍盛中禁之儲，倬彼東壁之躔，煥乎群玉之府。故前史著藏室蓬萊之號，而異時建石渠天祿之名。博求英俊之流，哀進儒雅之士。是謂國家育材之高選，豈特搢紳稽古之至榮。一職其間，四方所仰。如某者才非游刃，知類挈瓶。枕經籍書，竊嘗有志；彈冠結綬，徒幸逢時。夤緣推擇之私，浸誤使令之末。頃辭華省，出領外臺。足食足兵，雖暫紓於邊計；餘財餘力，蓋悉稟於廟謨。方魏闕以馳誠，俄甘泉之入覲。宸光咫尺，極陳翼翼之思；天語溫純，爰納斷斷之介。繼被出綸之詔，載頒在笥之衣。褰賈琮之帷裳，已聳觀於民吏；陳桓榮之車服〔一〕，方歆艷於士夫。顧寵數之甚優，曾疲駑之敢冀？此蓋某官清廟瑚璉，大厦棟梁。擴帝紘而恢皇綱，建萬世之長策；謀王體而斷國論，爲一代之宗臣。下闕。《忠肅集》卷中。

〔一〕桓：原作「亘」，據明鈔本、四庫本改。

代沈和仲河賞轉官謝執政啓

佐三山之成績，初乏微功；頒一札之恩書，忽叨進秩。闕然自視，惕若增羞。伏念某性本愚忠，才非巧宦。乘輶建節，方出領於邊儲；造舟爲梁，莫預聞於廷議。徒藉贏餘於外府，庶裨萬一於鳩工。蓋職分所當然，奚勞能之可錄？敢謂慶賜之下，乃蒙褒陟之優。拜命無從，歸恩有自。此蓋某官謀謨帷幄，端委廟堂，勳著鼎彝，望隆柱石。不遐遺于小器，務廣任於群材〔二〕。顧如疲駑，亦在甄獎。某敢不仰遵明訓，俯戒素飡！知無不爲，倘效勤於盤錯；醴於用賞，願畢慮於陶鎔。《忠肅集》卷中。

〔二〕「謀謨」至「群材」，原缺，據明鈔本、四庫本補。

代沈和仲謝王待制舉自代啓

綿力奚堪，謬當清舉，袞袞俯逮，徒益愧顏。歷觀隆古之時，咸懋尚賢之典。虞廷汲引，九官濟濟以相先；漢室薦延，群士洋洋而並出。洪惟聖代，並著成規。簪筆持荷，凡膺近侍之除者，拔茅連

茹，必推名輩而進之。蓋將察其所安，以盡大臣之能；豈特選諸所表，以爲異日之用。故非道合，罔以名聞。如某者賦性蠢愚，量才冗散。少而涉獵，莫窮游夏之淵源；長則宦游，居乏求賜之達藝。出入屢更於粗使，遭逢自結於上知。公爾忘私，勤於補過。長孺之戇甚矣，夷吾之器小哉。惟虞衆指之排擠，敢意當塗之推轂。此蓋某官模楷多士，羽儀本朝。才尤長於治民，文最宜於爲誥。久相待而遠相致，羞同勢利之交；觀其行而聽其言，務求亮直之友。遂俾無聞之陋，亦蒙有味之言。某敢不俯激懦衷，仰承嘉惠。王陽在位，願希貢禹之彈冠；陳平雖奇，終從魏倩而驂乘。《忠肅集》卷中。

代鮑欽止謝洪帥啓

臨衆處官，居乏治民之效；奉令承教，幸逃失職之誅。夫何過情，乃辱清舉？竊以報國之大者，莫如推賢而進之；矧當綜核之朝，尤重薦延之選。如有所譽，以觀大臣之能；苟非其人，斯爲明德之累。如某者身遠與寡，意廣才疏。雖經學行能，莫足算錄；然姓名狀貌，微簡聖明。固嘗躡居於俊游，每輒見罹於吏議。流落不偶，久自分於投閒；約結亡奇，顧奚堪於假守。尚依巨蔭，少植枯根。豈繫華袞之榮，猶軫綈袍之戀。此蓋某官望隆人傑，德冠儒先。邁鄭莊之成名，本於推轂；念王陽之在位，宜有彈冠。收其一日之長，借以片言之重。得踰所望，愧溢於顏。噓枯吹生，有如此者；拉朽磨鈍，何以報之？誓殫十駕之勤，更試一割之用。《忠肅集》卷中。

代謝崔帥舉陞陟啓

小吏淺聞，曾微善狀；大賢容衆，猥借餘光。雖矜溢美之榮，實負過情之愧。眷聖神之制治，方英俊之並游。欲野無遺賢，必資乎汲引；惟舉不失德，乃副於揄揚。故凡剡牘以進焉，皆其脫穎而出者。矧位隆於從橐，而望聳於帥垣。眄睠或加，價已增於數倍；吹噓所暨，律驟變於三春。豈圖特達之知，亦及憊庸之輩。如某者樸遯不足數，約結固亡奇。生值熙宸，未嘗學軍旅之事；少承世澤，幸得免耕穫之勤。射策明庭，抗塵末路。詩書禮樂之際，已負初心；簿書期會之間，浸成俗吏。聊固守以靜俟，不抑操而苟容。方懼衆咻，亟罹罪罟；豈期多可，俾預薦書？此蓋某官盛德應時，深誠接物。君子之見善如己，大臣之報國以人。舍短取長，務推隆於晚進；拔十得五，庶間獲於異能。故雖甚愚，未忍遐棄。某敢不恪居官次，砥礪廉隅！惟仁義之可師，誓堅素守；幸歲時之未暮，將爲後圖。《忠肅集》卷中。

代謝運使少卿奏舉啓

效官承乏，初無片善之稱；剡牘奏名，誤辱一言之譽。揆材勿稱，被寵爲榮。竊以爲政莫大於選

賢，報國無先於舉類。文子垂聲於晉國，本自知人；鄭莊發譽於漢庭，實由推士。惟本朝之置使，俾分道以薦能。營職奉公，宜有佐時之循吏；砥名礪行，固多學古之名流。敢意庸虛，謬當簡拔？某奮身寒苦，涉世迂疏。第知畏法以遵繩，不善養交而持祿。區區自效，孰爲左右之容；斷斷無能，曾乏拔聯之勢。退未諧於素志，進有愧於明時。方竊庇於餘光，庶少安於孤迹。譴訶自懼，薦寵何名？此蓋某官恕以及人，清而容物。風義可隆於薄俗，高明灼見於群情。校短論長，靡責行能之備；旁通多可，曲垂汲引之私。不間賤生，亦叨遴選。某敢不持循士檢，恪謹官常！策蹇磨鉛，倘粗收於微效；飲冰茹蘖，誓無玷於殊恩。《忠肅集》卷中。

代余帥謝監司走馬啓

入陪國政，嘗參東省之榮；出領侯藩，復冒鈴齋之重。惟茲幸會，獲庇仁明。伏惟某官宇量宏通，風猷邃遠。雅望素推於當世，威名久著於列城。顧慚衰朽之姿，方竊藩宣之寄，瞻風甚邇，覲德未諧。竚聞臨按之來，庶奉誨言之末。《忠肅集》卷中。

代謝林彥振薦舉啓

庇身真館，方愧素餐；剡牘明庭，誤承清舉。受非其稱，情靡自寧。惟士之逢辰，進必資於知己；而臣之報國，義莫重於得賢。矧當綜核之朝，尤謹薦延之寵，苟非道合，曷以名聞？如某者生於寒鄉，系則落譜。樸櫟莫足數，約結固亡奇。幸免耕穫之勤，嘗聞俎豆之事。奉法循理，雖遵爲治之方；任職居官，終乏踰人之舉。老冉冉其將至，情眷眷以懷歸。稍親香火之緣，不覺歲時之久。求田問舍，念無甌石之儲；抑志忍尤，坐竊斗升之祿。迹其疲曳，宜在譴訶；敢意矜憐，尚加拉拭？此蓋某官望隆柱石，勳著鼎彝。爲一代之蒼龜，作萬邦之模楷。謂拔十得五，尚有補於明時；故舍短取長，或未忘於小器。褒逾黼黻，恩重丘山。某敢不礪行砥名，剡心養志！方將拭目，仰觀厦屋之成；願以微軀，永托大鈞之播。《忠肅集》卷中。

代仲雅謝舉主啓

薄材難強，每懷譴黜之憂；厚德兼容，更辱褒揚之賜。戴恩甚寵，省分知慚。竊以爲政莫大於得賢，報國實先於推士。孟明敗晉，公孫垂舉善之稱；管仲相齊，鮑叔擅知人之譽。故雖等威之有間，

必資聲氣之相求。世德下衰，士風不競。睥睨在上，無周公吐哺之勤；囁嚅於時，多安仁望塵之辱。取舍既成於市道，窮通畢見於交情。惟我治朝，參稽古制，明賞罰之分，嚴保任之科。營職奉公，宜得佐時之良吏；砥名礪行，固多學古之儒流。顧簡拔之甚明，豈庸虛之所覬。如某者蠢愚自信，孤僻寡徒。學經未明，竊有歸耕之志；爲貧而仕，寧辭擊柝之卑。蹭蹬亨衢，侵尋暮景。沈迷簿領，幾忘寢食之私；顛倒夢魂，未免過差之悔。既乏毫釐之效，曾無左右之容。孰謂高明，猥形論薦？此蓋某官孤風邁往，雅量包荒。廣內恕以及人，推至誠而與下。謂溝中之斷，雖無取於棟梁；而爨下之薪，或有中於律呂。遂使易忘之賤，亦叨遴選之榮。某敢不恪守官箴，持循士檢。歸恩有地，知厦屋之帡幪；播物無私，託大鈞之塊圯。永堅素守，以畢餘生。《忠肅集》卷中。

代謝薦陞陟啓

效官承乏，微善最之可稱；剡牘奏名，辱吹噓之誤及。榮生望表，愧集情涯。竊以爲政本於用賢，報國莫如求善。唐堯之先汲引，則百工時而庶績凝；漢武之重薦延，則群士慕而異人出。仰際熙昌之運，尤嚴保任之科。既稽衆以旁求，必限員而遴選。舉不失德，於以知大臣之能；稱非其人，亦或爲明德之累。矧位隆於從橐，而望竦於儒林。仲尼一字之褒，榮於華袞；季布一言之諾，重於黃金。宜得實材，用充清選。如某者挈瓶智小，闕管識微。早襲箕裘，粗聞詩禮。名嘗忝於論秀，恩幸

及於賞延。學無言偃之淵源，僅免面牆之誚；政匪冉求之達藝，殊慚製錦之傷〔一〕。職忝乘田〔二〕，棲遲委吏。寧抗塵而走俗，慚枉尺而直尋。蓋有道而賤貧，固昔人之所恥；如不義而富貴，亦君子之弗爲。迹雖愈窮，志方益壯。異潘安之巧宦，同長卿之倦游。邈矣青雲，但作退飛之鷁；忽焉白日，徒瞻過隙之駒。自嗟衆目之憐，誰復引手而救。方念歸休於南畝，尚繫竊食於太倉。唯罪罟之是逃，曾薦書之敢覬。他時毛遂，未出趙勝之錐囊；此日行沖，得備仁傑之藥籠。此蓋某官泰山北斗，皆仰其高；璞玉渾金，莫名其器。稱量吾道，領袖斯文，恕以及人，清而容物。鄭當時之推轂，有味其言；張安世之提衡，不望其報。收文琴於爨下，取犧尊於溝中。致此疲駑，亦蒙獎拔。某敢不三省自誓，千慮殫愚。尺鯉隨波，既預龍門之集；青蠅附翼，終從驥尾之遊。《忠肅集》卷中。

〔一〕殊慚：原缺，據四庫本補。

〔二〕職忝乘田：原缺，據右引補。

全宋文卷三九六六

傳 察 六

上太宰啓

伊尹以斯道覺民，無間匹夫匹婦之賤；周公以大儒佐世，猶躬三吐三握之勞。蓋下常患於難伸，時每嗟於易失。脅於位勢之貴，則枯槁沉溺魁閥之士寧泯默而無聞；奉以諂諛之辭，則姦邪讒佞欺負之徒或比周而望進。非有異人之間出，孰追前哲之高蹤？敢傾固陋之心，仰冀寬明之聽。恭惟某官標英玉笈，毓秀珠躔。酌道德之淵源，探析九流之旨〔一〕；游文章之林府，追還三代之風。夙膺密勿之求〔二〕，密協都俞之契〔三〕。高宗之得傳說，亶惟休命之承；虞舜之舉皋陶，允賴嘉謀之告。眷聖神之圖治，掩古昔而論功。揚鴻烈而章緝熙，遙茂先志；練群臣而覈名實，咸秩大猷。翊參萬化之源，兼總三公之事。蓋道同而志合，故言聽而計從。正機平衡，運四方於指掌之易；立綱陳紀，措一世於覆盂之安。上以齊七政而理陰陽，下以親百姓而厚風俗。內誕敷於文德，外焜耀於威靈。囹圄空虛，

國無一人之獄；衣食滋殖，家有九年之儲。澤被昆蟲，恩及行葦。壓月窟而震日域，洋溢乎頌聲；決天閼而開地垠，薰蒸於和氣。矧復頓八紘以收群逸之彥，闢四門以來入彀之英〔四〕。振鷺咸集於西雝，白駒無留於空谷。斯蓋君子逢辰之會，是爲志士惜日之秋。如某者性本專愚，才惟樸遯，既狷劣而懦武，又遲頓而少文。糞土之墻，難被丹青之飾；液櫛之木，奚施斤斧之工。徒以被服於義方，粗知沉潛於大訓。枕經挾策，終昧淵微；援筆成篇，恒慚閎肆。逮綴名於下士，旋從官於四方。精神耗於簿書，歲月浸於齒髮。未忍枉繩以追曲，何殊却步以求前。安仁自笑於拙艱，子雲人譏其落拓。方將屏迹於寬閒之野，固已忘心乎名利之場。尚念群賢之彙征，豈惟小善之率錄。大爲宋而細爲桷，無逃大匠之明；方中矩而員中規，盡出洪鈞之播。是用躬掃舍人之館，庶幾得升闕里之堂。伏望某官振拔寒流，提撕後進，廣山藪藏疾之度，推江河播潤之仁，思刮垢以磨光，務取長而捨短。觀道德而聽教誨，倘迂一顧之榮；悉精銳以貢忠誠，終效萬分之補。頌祈之切，顛沛於斯。《忠肅集》卷下。

〔一〕探析：原作「傳□」，據四庫本改補。

〔二〕密勿：原缺，據右引補。

〔三〕都俞：原缺。四庫本作「都逾」，按「逾」當作「俞」，「都俞」出《尚書》，據補。

〔四〕穀：原作「構」，據文意改。

上尚書左丞啓

青蠅附驥，可追千里之遊；蟠木因人，猶爲萬乘之器。蓋士必資於汲引，而世尤重於薦延。敢傾悃悞之私，仰瀆高明之聽。伏惟某受姿至陋，涉道甚疏。學靡究於淵源，文僅成於骴骹。進寸退尺，誠轆軻而艱難；曠日經年，猶棲遲而羈旅。將丐齒牙之論，孰先左右之容。恭惟某官以瑰偉閎達之才，輔深沉直諒之德。潛神默記，博通百代之書；下筆屬文，煥發群言之蘊。謀有益於天下，論不詭於聖人。出逢熙洽之朝，徧歷高華之選。延登廊廟，密貳機衡。同寅協恭，豈特助成於大化；贊元經體，固將永茂於膚功。注意甚隆，具瞻攸屬。矧復高標峙玉，雅量澄波。每躬吐握之勤，不見愠喜之色。拔奇取異，賢無在野之遺；校短論長，人有逢辰之喜。重念某嘗陪下客，爰自弱齡。仰盛德而望餘光，粗承於訓獎；抗塵容而走俗狀，久滯於貧羸。倘容漫刺之通，許遂曳裾之請。披南山之霧，得窺豹變之文；運北海之風，終假鵬飛之便。頌祈之切，顛沛於斯。《忠肅集》卷下。

代向子寶上晉甫啓

青蠅附驥，可追千里之遊；蟠木因人，乃爲萬乘之器。矧元禮著龍門之譽，而子將更月旦之評，

榮生一顧之間，義重千金之賜。敢冒瀆尊之譴，躬修贄見之儀。伏惟某官河嶽降靈，圭璋挺質。才猷自奮，早膺上考之知〔一〕；譽望日隆，益簡淵衷之眷。周旋一節，出入百爲。總計漕臺，邁研桑之籌畫；躋榮省戶，兼嚴樂之雍容。逮均逸於名藩，復究宣於渥澤。睠中山之孔道，控北敵之咽喉。緩帶輕裘，既揚威於沙漠；簪筆持橐，方還冠於鴈行。顧惟朔部之民，久被洪鈞之化〔二〕。陽烏浴海，遐邇仰其餘光；威鳳棲梧，愚知快於先睹。矧在搢紳之列，每傾巖石之瞻。如某者孤僻寡徒，立身多難；忝愚自信，涉世甚疏。經學未明，竊有歸耕之志；爲貧而仕，寧辭擊柝之卑。青衫皇皇，白髮種種，已絕拜風之望，敢興躍冶之狂。雖立叔向之堂，一言莫希於醜蔑；然廁王戎之坐，三語或效於阮瞻。獨憐匏繫之踪，久乏管窺之便。會檄書之俯逮，整羸馬以欣奔。披雲霧而睹青天，儻遂平生之志；侍門庭而操紱簪，孰先左右之容。敢冀隆謙，特承與進。醫師待用，不廢牛溲；匠石兼收，罔遺木屑。少借吹噓之譽，特推塊土之恩。取斷木於溝中，被以文章之飾；采孤桐於爨下，聆其律呂之和。庶幾一得之愚，或有萬分之補。《忠肅集》卷下。

〔一〕上：原缺，據四庫本補。

〔二〕久：原缺，據右引補。

代與宰相免啓

恭承中詔，俾總左綱，被寵若驚，循躬知愧〔一〕。竊以尚書之司喉舌，敷厥訓於四方；執政之猶股肱，輔乃辟於一體。授不以次，官惟其人。凡膺載陟之恩，必著非常之績。伏念某學粗通於大略，仕徒罄於小忠。叨承四近之聯，翊贊萬幾之務。曾未酬於尺寸，顧荐閱於歲時。方責實以圖庸，宜在譴訶之數；若備員而叙進，恐貽明哲之譏。已屢布於忱辭，冀終回於誤選。伏惟某官德尊籲俊，仁篤惠疇。矜夫難強之才，格以至仁之議。入告於后，倘改命於明廷；退省其私，尚還充於舊貫。豈特安愚不肖之分，庶幾愜士大夫之心。《忠肅集》卷下。

〔一〕知愧：原缺，據四庫本補。

代回右丞免啓

肅承詔綍，入預政機。盛德所臨，國有得人之美；歡言四布，士知稽古之榮。伏惟某官奧學醇師，高文應世。汲黯氣節，近社稷之臣；賈誼才能，任公卿之位。久藉論思於禁掖，豈徒潤色於皇

猷。果膺不次之恩，益播無窮之問。淵衷虛佇，宜亟奉於謀謨；海宇具瞻，固難從於辭遜。《忠肅集》卷下。

代回中書免啓

顯頒鸞詔，榮陟鳳池。政本得賢，永迪萬邦之乂；儒林增重，益昭千載之期。伏惟某官才兼四科，學舉六藝。夙被聖神之眷，徧躋華近之聯。委戴胄於中臺，殆無其輩；任元超於西省，豈藉多人。方須勤翼之謨，允洽登庸之望，宜趨承於異渥，固莫事於撝謙。欣聞興議之同，祇愧函封之辱。

《忠肅集》卷下。

代回宮使保和免啓

明詔登賢，隆名賜寵。眡儀近弼，載昭體貌之崇；均逸真祠，益佇謀猷之告。伏惟某官宏才經遠，奧學資深。聳壑昂霄，共仰絕群之操；盤根錯節，屢彰剗劇之能。蔚然持橐之華，藉甚端朝之譽。書林講藝，豈惟典校於秘文；經幄侍言，固已密知於清燕。茂著非常之績，肆頒不次之恩。興議交孚，諒難從於遜避；淵衷允屬，方嗣慶於褒嘉。《忠肅集》卷下。

代回宮使保和謝啓 一

秘殿高華，寵階政路；殊庭優逸，名峻使聯。欣聞綸綍之褒，胥慰搢紳之望。伏惟某官清猷濬發，雅量渾深。學獨造於淵源，行弗踰乎閫域。周旋要劇，夙推八座之尊；陪輔燕閒，妙簡九重之眷。果膺異數，允答殊勳。鳳穴傳芳，益侈教忠之訓；鵠原接武，載彰競美之才。方共仰於得賢，願永肩於致主。莫遑趨慶，荐辱惠音。荷謙德之有加，激懦衷而增愧。《忠肅集》卷下。

代回宮使保和謝啓 二

寵傳褒詔，增峻榮名。接二府之近班，總九霄之秘籙。伏惟某官純誠許國，通敏濟時。遭聖主而遇明君，夙慶千齡之會；張英聲而馳妙譽，寢登八座之隆。密陪清燕之游，屢罄嘉猷之告。果頒異渥，允協僉俞。德並簠塤，益動門闌之喜；儀參機軸，更增廊廟之光。趨慶未遑，移書荐及，感藏徒厚，敷叙奚殫。《忠肅集》卷下。

代回大尹保和免啓

異眷酬勳，隆名錫寵，入亞台司之峻，出專京邑之雄。伏惟某官職造幾微，學通倫類。如張敞之方略，野無枹鼓之驚；若廣漢之聰明，里絕鉅簡之訟。條教可紀，威德並行。聿陞秘殿之華，用席洪鈞之拜。群情載穆，共欣褒詔之頒；謙德有加，遽辱誨函之及。罔知承命，徒益愧顏。《忠肅集》卷下。

與林仲變啓

伏審遠揚大旆，還指外臺。占星駕以非遙，謂有披雲之便；望龍門而徒反，莫陪躍浪之游。愧恨交深，惝恍罔措。恭以某官高標應世，雅望鎮浮。承王謝之風流，冠崔盧之譜系。衛玠談道，久聞析理之言；伯樂空群，共仰知人之譽。如某官者葭莩末契，蓬華寒生。瞻樂廣之青天，每慚坐井；愛趙卿之冬日，獨愧覆盆。冀因負弩以前驅，或遂望塵而迎拜。造叔向之堂下，豈無醜蔑之一言；廁王戎之座中，亦有阮籍之三語。變此枯朽之質，實繫眄睐之榮。然而見事類穰侯之遲，矧復賦性得嵇康之緩。自承攬轡，但僎駐車。逮聞遵陸道以北旋，乃始策疲驂而西首。瞠乎在後，歎倪公之登仙；瞻之在前，慕李君之得御。僅類退飛之鷁，空瞻過隙之駒。尚冀深仁，曲垂善貸。佇明倫之趨召，或

異日之按行。運北海之鵬，雖已搏風於萬里；隱南山之豹，終期窺管於一斑。《忠肅集》卷下。

〔二〕「官」字疑衍。

回沈狀元啓

伏審唱第楓宸，獨擅無雙之譽；讎書芸閣，亟膺不次之除。風采聳聞，士夫交慰。惟聖神右文之旦，復祖宗取士之科。側席求賢，既下三年之詔；命卿論秀，聿來四海之英。比收一戰之功，蓋有萬人之敵。矧入瞻於法座，願仰究於淵題。攷象數之指歸，極古今之同異。老生宿儒之未睹，窮年曠日之難明。閣筆相嗤，默軫才難之慮；奏篇稱善，遽興見晚之嗟。非持異能，曷孚殊渥？伏惟狀元學士清規邁往，敏識造微。探學海之淵源，潛神默記；本詞林之根柢，奮筆纂辭。望久著於南邦，文將傳於上國。棘垣較藝，參異等以標名；衡石程能，冠群才而稱首。嗣聞天獎，親結主知。驟從解褐之初，荐拜出綸之寵。豈特負超乎近比，方將益播於前芳。登文石而陟赤墀，佇奉清閒之對；飛翠綏而拖鳴玉，遂躋禁近之聯。顧此庸虛，曾微雅素。周廬寓直，幸闕豹於一斑；漢陛臚傳，驚化鵬之萬里。未遑修慶，乃辱惠音。披詞采之爛然，愧推揚之過矣。《忠肅集》卷下。

回第二人以次啓

楓宸射策，密契清衷；桂籍聯名，獨標上第。國賴多材之助，士歆稽古之榮。伏惟慶慰。竊以某官秉德粹純，挺資穎秀。洽聞殫見，窮六藝之淵源；發藻摘華，漱百家之腴潤。早著鄉閭之譽，浸騰庠序之聲。屬睿主之右文，復祖宗之取士，萃此萬人之傑，觀夫三道之長。諷象數之指歸，考古今之同異。老生宿儒之未睹，窮年曠日之難明。閣筆相嗤，方軫才難之慮；奏篇稱善，遽興見晚之嗟。既留乙夜之觀，遂擢甲科之寵。薦圭璋於清廟，豈無其人；騁驥騄於長途，自茲以始。未遑修慶，乃辱惠音。披文彩之爛然，愧推揚之過矣。《忠肅集》卷下。

回貢元啓

校藝類宮，登名天府。士夫所慕，族黨生輝。伏惟慶慰。竊以貢元先輩宇量宏深，風猷邃雅。潛神默記，頗通諸家之書；博物洽聞，多識前世之載。果被賢能之選，入陪俊造之游。將攬秀於儒林，遂躋榮於要路。未遑馳慶，先辱移書。荷眷意之甚隆，愧感銘之徒厚。《忠肅集》卷下。

回貢士啓

論秀類宮，登名天府，極一時之遴選，爲多士之榮觀。不圖盛禮之臨，遽辱華箋之貺。仰承異眷，增激懦衷。伏惟貢元先輩以卓犖兼人之資，來遊庠序；當文明上賢之日，充賦京師。蓋嘗博極於群書，詎止能通於一藝。願益修於器業，以大耀於門閭。終軍入關，誰識棄繻之志；買臣乘傳，行看衣錦之榮。《忠肅集》卷下。

問候太宰啓

昨者解官下邑，趨調上都。循夫子之墻，方執掃門之役；開公孫之閣，遽叨解褐之榮。亦嘗自致於悃誠，固已重蒙於記錄。惟中藏於恩遇，敢荐瀆於高明。東歸而來，踰月於此，望風引領，雖神爽之並馳；寫抱裁緘，顧精微之難盡。恭惟某官學舉六藝，才兼四科。會逢千載之期，規恢萬世之業。周公之相王室，誕保文武之功；伊尹克享天心，咸被堯舜之澤。方將詢封禪之事，而廣符瑞之應；豈特垂仁義之統，而創道德之塗。四方所以舞手而傾心，多士孰不伸眉而拭目。矧復高懷脫屣，雅量澄波。每躬吐握之勤，不見喜愠之色。拔奇取異，賢無在野之遺；校短量長，人有逢辰之喜。念某蚤緣

淺學，獲望餘光，曾微毫髮之勞，荐荷丘山之賜。蒼蠅之飛數步，晚企英流；鷦鷯之巢一枝，久安愚分。但念戍葵之遠，敢興望蜀之貪。伏望某官東壁分輝，洪波借潤，得沾升斗之祿，少寬朝夕之憂。獻谷永之書，誓終酬於厚施；草王褒之頌，尚少抒於群情。炎帝司時，景風扇物，願謹節宣之序，益綏福履之多。《忠肅集》卷下。

問候余少宰啓

伏自一遠門闌，屢更歲律。抗塵容而走俗狀，方謹於官常；仰盛德而望餘光，阻陪於賓贊。敢冒再生之瀆，荐通咫尺之書。恭惟某官學擅儒宗，識窮今古〔一〕。夙蘊經綸之業，徧躋華近之聯。右轄左綱，維持國體；西臺東省，助理政機。聖賢相逢，契千載一隆之遇〔二〕；上下俱欲，成五帝三王之功。逮登右揆之崇，載陟貳公之峻。教化行而習俗美，陰陽調而風雨時。謹以無爲，實輔贊彌縫之莫識；守而勿失，蓋典章文物之具存。既俾萬國之咸寧，豈忍一夫之不獲。矧如孱陋，嘗辱品題。自比輪囷，雖曰不材之木；庶幾踊躍，亦爲可鑄之金。興言及茲，陳筆奚益。《忠肅集》卷下。

〔一〕今古：原作「□表」，據四庫本補改。

〔二〕契：原缺，據右引補。

問候門下侍郎啓

睽離恩館，荏苒歲華。邈爾台躔，飄然蓬跡。雖禮絕上下之分，難通瑣瑣之文；而身陶塊圯之中，敢致拳拳之意。恭惟挹彼盛福，歛此至真，均調萬物之和，斟酌一元之氣。竊以某官崧高育秀，昂宿騰輝。量包雲夢之虛，才挺棟梁之用。出陪熙運，入輔昌期。擴帝紘而恢皇綱，參冢宰之重職；謀王體而斷國論，謨先聖之大猷。俗已扇於淳風，民咸躋於壽域。益簡宸衷之眷，增隆巖石之瞻。佇登拜於上公，方誕敷於顯冊。顧茲弱植，素荷殊私。大袖褒衣，列掾曹於東土；輕裘緩帶，仰顏角之餘光。嘗叨薦鶚之榮，每慶登龍之幸。逮聞召節，還秉化鈞，瞻彼青天，悵披雲之無路；情同乳燕，念厦屋之有歸。亟從遠道之游，莫遂掃門之請。載惟偉度，或未遐遺。驂冀北之群，儻並馳於達路；起周南之歎，忍自棄於明時？願少丐於波瀾，庶永歸於陶冶。傾馳之數，敷述奚殫。《忠肅集》卷下。

問候承旨啓

昨者調官上國，通謁高閤，侍君子之令儀，已慚於形穢；聽先生之餘論，更覺於神開。重蒙特達之恩，欲假扶搖之便。孤蓬自振，遽整駕以言歸；大厦方成，空溯風而竊抃。敢冒等威之間，少通悃

幅之私。恭惟某官昴宿騰輝，崧高毓粹。窮六藝之言而知其要，總百家之書而折諸中。摘爲錦繡之文，炳若丹書之妙。壽王智略，可謂無雙；謝琨風流，宜居第一。自奉北門之召，旋躋東閣之榮。眷遇優隆，獨被謫仙之目；謀謨密勿，允符內相之名。方將入登綱轄之司，然後即正機衡之任。永俾搢紳之列，咸歸陶冶之中。重念某曾乏異能，粗知嚮道。思竭其不肖之力，自托於無能之辭。奔走塵埃，莫酬素志；侵尋歲月，絕望亨塗。儻憑國士之知，遂接俊游之末。道古今而譽盛德，雖無補於揄揚；披心腹而效愚忠，或有中於萬一。瞻依之切，顛沛於斯。炎帝司時，景風扇物，願謹節宣之序，益綏福祿之宜。《忠肅集》卷下。

問候徐帥啓

伏自一去台閤，十更歲律。顧胸臆之約結，徒精爽之飛騰。比聆趨覲之音，常布陳情之牘。臨文軋軋，雖殫夢得之辭；奏記翩翩，終乏元瑜之美。方虞僭瀆，自抵譴訶；敢意勞謙，尚憐末學？特屈巖廊之勢，遠貽華袞之言。繩窮匣開，如獲瓊瑤之重；墨渝紙弊，永爲篋笥之光。眷意甚隆，欣喜何重。恭惟某官分輝昴宿，毓粹崧高。厚德宏才，渾渾然廟堂之器；忠言勁節，凜凜乎社稷之臣。入預政機，出居帥閫。善政善教，久賴於濟民；嘉謨嘉猷，方資於告后。果被遄歸之召，仍蒙賜告之優。紫府珠庭，中總列仙之秘；神丹寶篆，屈承中旨之頒。寵參二府之儀，大聳百僚之望。席茲異眷，佇

協僉俞。鳳閣鸞臺，登四府之近弼；玄衮赤舄，進三事之極班。瞻頌之勤，顛沛於是。杪秋在候，寒露始凝，願順履於至和，以永綏於純嘏。《忠肅集》卷下。

問候判府資政啓

懇辭留鑰，移鎮近藩。涓選休辰，布宣善教。重惟萍迹，久去台躔。引領望風，喜山川之匪遠；馳函寓意，愧筆舌之難周。恭以某官德冠生民，道嗣前哲。崇論宏議，陳三皇之軌模；麗藻邁文，漱六藝之芳潤。蚤際千齡之運，蔚爲百世之師。折萬里之衝，增重北樞之寄；賦四方之政，進參西省之華。服勞王家，勒功帝籍，荐均休於真館，屢出殿於大邦。仲華處榮悴之交，子文無喜愠之色。雍容一節，俯仰十年。眷天平之樂郊，實畿右之都會。威聲所暨，已喧來暮之謠；眷渥方隆，即奉遄歸之詔。然後登延於上宰，遂將永輔於明時。律應溫風，候當溽暑，願謹節宣之序，益綏福祿之多。《忠

肅集》卷下。

問候祝漕啓

伏念某受材么麼，效職卑陬。頃逢朱博之駐車，竊慕李膺之執御。造叔向之堂下，曾乏一言；廁

王戎之坐中，莫希三語。逮茲旋軫，亦既淹時。坐蒙河潤之恩，居切旌搖之戀。敢通咫尺，仰布尋常。恭惟某官敏識造微，清輝映物。桂林擢秀，鱣席隆儒。佐天府之浩穰，分省漕之清切。決獄疑而據古，遠駕于、張；不益賦而用饒，近嗤劉、李。矧朔方之繁夥，實中國之本根。久知心計之優，增重使華之寄。蓋足食足兵而民信，故餘財餘力而頌興。孟博澄清，方詳求於民瘼；弱翁治行，已深簡於宸衷。佇奉賜環，即躋持橐。清和在候，趨拜未涯，願順節宣，益綏福履。《忠肅集》卷下。

問候沈和仲奏計還啓〔二〕

睽違符采，曠然日月之淹；延跋旌麾，邈爾雲霄之阻。敢冒瀆尊之譴，恭修執贄之儀。伏以某官杞梓呈材，圭璋挺器。德量汪其容物，神鋒凜以照人。淵源游、夏之文，潤飾宏、寬之業。儒林講道，夙推折角之名；計省豐財，荐被含香之選。眷河北據腹心之地，而關南駐貔虎之師，方廣粟以備邊，故乘輅而將指。曾恢遊於餘刃，果坐富於斯倉。入覲清光，密承殊眷。雖弱翁治行，蓋已深知；然孟博澄清，乃其素志。逮茲旋軫，益振高風。佇聞褒詔之頒，遂席近班之峻。顧惟弱植，乃荷帡幪。尼父之秋陽，仰邀末照〔三〕；趙衰之冬日，幸假餘光。永言匏繫之蹤，徒切旌搖之戀。應鍾入律，玄冥紀時，願順節宣，以迎休祉。《忠肅集》卷下。

〔一〕計：原作「記」，據明鈔本、四庫本改。

〔二〕「乃荷」至「末照」，原缺，據四庫本補。

問候胡少汲啓

自違門仞，浸易歲華。引領望風，徒結摇摇之志；馳函寓意，敢修瑣瑣之儀。恭惟某官負卓犖兼人之姿，蘊經綸濟時之略。學穿六藝，而不爲章句之陋儒；才備衆長，而克勤簿書之細務。蚤陪熙運，亟據要津。振起臺綱，姦邪爲之斂衽；雍容省戶，士友莫不彈冠。旋將命於畿西，益騰聲於朝右。還登宰屬，密贊皇猷。雖睿眷甚優，方僉近班之拜；顧朔方至重，孰分當宁之憂。遂參內閣之聯，增重外臺之寄。平反禁網，人以不冤；總領朝權，民皆足食。豈特百城之畏慕，實爲多士之依歸。宜褒紉之屢頒，諒賜環之伊邇。當金風之應律，想玉體之安和。願謹節宣，益綏福履。《忠肅集》卷下。

賀留守觀文年啓

伏以氣周四序，方肇正於天端；日紀三元，乃大新於歲始。眷時耆德，宜擁繁熙。恭惟某官勲著

鼎彝，望高梁棟。謀王體而斷國論，蚤密預於政機；宣聖德以代天工，久佇登於宰席。偃息藩宣之重，雍容政化之優。順迪春祺，益隆宸眷。顧如謏薄，最荷殊恩。稱栢葉之觴，阻趨陪於下客；築沙堤之路，願趣輔於明時。《忠肅集》卷下。

代文帥冬至賀監司啓

伏以候律管之葭灰，微陽始應；書觀臺之雲物，衆瑞已臻。惟茲道長之時，宜有彙征之吉。伏惟某官學窮往古，澤被斯民。威稜憺乎列城，德望聞乎多士。攷祥視履，茂膺福祿之多；登明選公，益對褒嘉之寵。屬拘群紱，莫造賓閔，延跂使華，惟時善頌。《忠肅集》卷下。

代文帥冬至賀知通并謝啓

伏以微陽來復，愛景浸長，共欣剛長之時，宜有彙征之吉。伏惟某官忠誠許國，豈弟臨民。道與時行，仁爲己任。方順迪於穀旦，宜茂擁於繁禧。馳慶未遑，移書先辱。仰荷眷存之厚，但深感服之私。《忠肅集》卷下。

賀少保生日啓

竊以崧嶽降神，肇紀生申之瑞；昂精儲祉，終成佐漢之功。天方祐於丕平，家自鍾於餘慶，宜有聖人之偶，出爲王者之師。誕日載臨，輿情共祝。伏惟某官望隆人傑，學擅儒宗。大冊高文，追燕許之手筆；崇論宏議，陋管晏之規模。雍容四近之聯，密勿九重之眷。總方略而一統類，既資弼亮之明；安邊境而立功名，實賴撫綏之畫。方將誕布於德澤，豈特旁暢於威稜。勒燕然之山，以耀無前之迹；銘昆吾之冶，式彰不世之逢。遂入覲於王庭，並進登於宰席。履茲赤舄，長懷几几之安；瞻彼南山，永峙巖巖之峻。逾郭令之考校，與王喬而爭年。六代九公，未覺前芳之遠；一門萬石，允爲聖世之光。某謬辱提撕，方依埏埴。稱觴舉壽，顧叙慶之無繇；引領望風，但馳情而不已。《忠肅集》卷下。

全宋文卷三九六七

傅 察 七

唐宰相蕭嵩會百官賦詩叙〔二〕

《雅》、《頌》不作久矣。蓋自先王之道衰，而禮樂之用熄，兩漢而下，固有願治之主，勵精庶政〔二〕，垂意元元，僅能濟一世於安平，而教化未盡治，刑罰未盡措，民氣未盡樂。儒臣學士雖欲彷彿至治、聲歌太和，以耀後代而垂無窮，然辭侈事陋，不足感人心，況能參諸《詩》、《書》而無愧乎？此有志之士所以拊髀而屢歎也。我唐之興，高祖應天順人，混一宇宙，以創大業；太宗修飭百度，攝服四夷，以興太平；高宗、中宗嗣守洪基，以含以容。至於睿考，掃除蠹孽，輯寧邦家，巍巍乎中興之功矣。盛德不居，以授聖子。恭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既受群臣朝，慨然長慮，欲復貞觀之烈，以追三代之隆。躬孝弟、示節儉，攘散險詖之聚，廣開衆正之門，眷求賢良，列於庶位。二十年之間，剔陋補弊，滌瑕燭幽，凡前世所睥睨而莫能爲者，舉而行之，罔有遺策。德教加於百姓，威靈

行乎鬼區。囹圄空虛，休祥畢至。封人之祝，擊壤之歌，洋洋乎盈耳。書契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天子睹海內之少事，嘉斯人之咸樂，詔曰：「朕承洪業，託位公侯之上，夙興夜寐，以迄於茲。雖賴天地祖宗之靈，貽休垂慶，亦惟爾左右侍從、百執事之臣，竭心悉力，協成丕功。予惟寵嘉之。夫始則同其憂，終則同其樂，先王之盛德也。《詩》不云乎，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其賜群臣十日一宴，以彰致治之效焉。」臣嵩等既受詔退，伏念昔者周宣王能修文武成康之業，天下復興，而方叔、吉甫、召穆公之徒，猶能爲《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以揚王休，傳之無極，至於今頌之；況如今日之懿，而暗無詩歌，是不接邦人之意而忘《天保》報上之義也。乃會群臣，賦《天成》、《元澤》、《維南有山》、《楊之華》、《三月》、《英英有蘭》、《風和》、《嘉禾》等詩，凡八篇，溫純深潤，遠繼《雅》、《頌》之體。既又命臣逖序其所以然。臣幸生聖世，待罪闕下，涵泳太平之澤久矣。竊美相臣之意而侈上之賜，思得掛名其間，有榮耀焉。宜俾夫萬世之下，咸知君臣相與之樂，而八篇之作，不特爲虛辭借美以夸示一時而已也。於是乎書。《忠肅集》卷下。

〔一〕詳正文，此篇蓋假「臣逖」之名而擬作，故篇首應加一「擬」字。所謂「臣逖」者，唐孫逖是也。《全唐文》中有其所撰《宰相及百官定昆明池旬宴序》，其事與本文相符。

〔二〕勵：原作「厲」，據四庫本改。

策問

昔漢武帝選用豪俊，征伐四夷。當時號爲名將，如衛青、霍去病，蓋其尤也。青雖善士，然於天下未有所稱；去病有氣敢往，然少而侍中，貴不省事。是二子者，才氣優劣果如何耶？至於將數十萬之衆，深入虜庭，奮揚威武，功烈可謂盛矣。攷之於書，其行軍用師之道，所以料敵制勝者，亦可論乎？諸君試備陳之。

昔光武以英偉之姿掃除禍亂，中興漢室，雖其天命人心所歸，非可以力制，而當時豪傑之士咸依日月之光，奮身不顧，共濟大業，顯名夷夏，著勳竹帛，使後世之君思其人而不得，則法其容貌，書其官爵，列爲名世之圖，蓋二十有八人。攷之史冊，方略謀慮見於已試，必有可以爲師法者。諸生深明兵家之事，多識前古之宜，講論於此，當已熟矣，願併與其優劣著之。

《周官》曰：「險野人爲主，易野車爲主。」夫用車以戰，三代之制也。晉公申巫臣教吳以車戰，而楚人疲於奔命，則行師之法，孰若車之利哉。逮至後世，其法浸廢，然亦間有用者。以近古觀之，唐馬燧用於河東，而兵威大振；房琯用於陳濤，而師徒敗。用車戰一也，或以勝，或以敗，何也？豈

用之有巧拙而地勢有利不利歟？先王車御之法，載於方冊，諸君講之詳矣，願併陳之。

昔司馬遷、班固咸以博學多文，採纂前記，綴緝所聞，成一家書。後之稱良史，未有不宗焉者也。今其書具在，學者論之熟矣。敢問向之稱遷，曰「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曄之稱固，則曰「不激詭，不抑抗，贍而不穢，詳而有體」。二子之言，非苟然也。試撫其書，舉其一二明之。

自古名將，如漢李陵，以步卒五千出居延，至浚稽山，卒遇敗衄，身降匈奴。唐李靖以勁騎三千，由焉支趨惡湯嶺，遂破定襄，襲走可汗。夫以寡敵衆一也，或以成功，或以敗，豈陵之用衆不若靖耶？抑其乘機應變有未得耶？不然，則天時地勢有利不利耶？諸生試詳論之。

黃帝、堯、舜之治，二三子所飽聞而樂道者也。敢問：《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語》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莊子》曰「堯之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夫既曰垂衣裳而治矣，無爲而治矣，不賞罰而治矣，則《內經》所載，二《典》所書，太史所記，何其詳且悉耶？至漢晁錯，又謂五帝其臣不及，故身親其事；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五伯不及其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信斯言也，是帝者反勞而伯者反逸矣。盍詳論，以質所疑。

劉向、班固皆漢儒宗，其論當世之士，非苟云而已也。然向稱賈誼通達國體，雖古伊、管未能遠過，而固以爲術已疏；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才，雖伊、呂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及，而固以其言爲固矣。誼、仲舒於伊尹、呂尚信不侔矣，使時見用，功烈之盛，管仲、晏子其獨不足爲歟？至固論孔子後，命世之士唯孟軻、荀況、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揚雄，而獨不及賈誼。且孟軻優入聖域者也，荀況、揚雄，大醇而小疵者也。若遷、仲舒，則於誼果何如耶？諸生談經之暇，博極群書，願聞所論，以質厥疑。

闢楊、墨之群邪以尊孔子之道者，孟軻氏之功也。非惠施之舛駁以明老子之道者，莊周之功也。夫軻與周生同時也，辯相若也。然軻之書十四篇未嘗一及於周，周之書三十三篇未嘗一及於軻，豈道不同不相爲謀耶？抑相忘於道術耶？竊疑其所以然，願與諸生論之。《忠肅集》卷下。

進善旌銘

昔在帝堯，俊德光被。舍己從人，旁搜俊乂。顧瞻在廷，既悉汝意。九叙惟歌，從欲以治。帝曰：欽哉，我其敢忽。咨汝萬方，以誠自竭。先民有言，詢於芻牧。小人之箴，亦莫敢伏。愚者千慮，則

必有獲。狂夫之言，聖人所擇。譬彼岱宗，天下所仰。塊土積塵，增高其人。又如天池，百川所歸。涓流零露，受而不辭。乃詔有司，建以析羽。於彼達道，咸使觀睹。有善則告，立於其所。予弼予規，不汝違拒。凡茲有衆，小大相敷。明明天子，惟德是樂。子子干旌，茲迪攸教。豈無嘉謀，庸以相效。若輻之湊，若水之赴。潤色增光，靡異細鉅。庶言既同，事無遺策。誰其尸之？天子之澤。

《忠肅集》卷下。

玉漏名

陰陽之運，密移莫測。孰司其機？以其準則。設壺下漏，登時進刻。差之毫釐，其失則百。於皇我王，神智自天。取成於心，罔襲以沿。瞻彼銅壺，其流涓涓。久而必塞，理則宜然。乃詔內府，載選良璞。乃敕工人，是追是琢。不日告成，陋彼衆作。溫潤而澤，縝密以栗。引水注之，晝夜不息。晦明寒暑，罔有差忒。昔在成周，百物咸備。曰挈壺氏，世掌爾器。及政之衰，官怠其事。東方未明，詩人是刺。於皇我王，既飭庶治。以其遺餘，肇新厥制。永永萬年，自今其始。下臣作銘，以昭盛美。《忠肅集》卷下。

擬請西封頌

并序

肇自古初，倥傯顓蒙，上下靡記。羲農已降，載籍所傳，德莫盛於五帝，功莫盛於三王。然皆封岱勒崇，檢玉泥金，用能垂光於無窮。逮至後世，如漢與唐，治未洽於群黎，事已迫於八九，蓋未有符應昭明而罔舉升中之典者也。恭惟皇帝陛下席累葉之丕基，紹陶唐之遙迹，負宸垂衣，焦勞萬國，於今十有四年矣。挈紀綱於既全，興典章於已墜，五禮明而八音諧，四民安而九刑措。和氣充塞於海表，惠澤漸濡於鬼區。豐年協多稼之祥，重譯盡鄉風之俗。靈芝、嘉禾、文石、析木之異，甘露、醴泉、景星、翔鶴之應，紛紜雜遝，史不絕書。若乃神禹錫圭以告成，上帝歆德而來格，則又非譜牒之所紀已。昔周有素雉、朱鳥、黑柜、黃鑿之事，漢有《白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猶能薦之皇天，以爲元命；校之二端，何其褊歟！間者近自留都，東抵魯國，西浹汾睢，扶老携幼，衆以萬計，奔走闕下，願講上儀，章却而復上者屢矣。皇帝方將儲神穆清，守德謙固，闕然數月，未有俞旨，意殆與所聞異乎？於是三事大夫僉言而進曰：「陛下德臣五帝，功君三皇，是宜建崇號、施鴻名，爲萬世無疆之休。茲事體大，允其懿哉！矧天地之錫羨垂鴻以積祐於我宋者，不可以不答；祖宗之垂統繼業以致治於今日者，不可以不承乎！陛下雖欲辭之，又可得邪！」皇帝乃瞿然改容，沛然下詔曰：「惟天地祖宗所以付畀余

者，余其敢怠？有司其參詳祥符故事，具注其儀，朕將覽焉。」臣幸生斯時，竊伏惟在昔太史公自恨留滯，不得從事於漢家之封；司馬相如且死，尚能遺書道封禪事。臣雖固陋，久陶太平之化，不勝惓惓盡忠之義，謹再拜稽首而獻頌曰：

於昭有宋，受命於天。聖子神孫，瓜瓞綿綿。規重矩疊，千億萬年。天錫皇帝，聰明文武。繼志揚功，內登碩輔。乃飭乃修，舊章具舉。禮樂備興，彝倫攸叙。豐年穰穰，零露涓涓。嘉瑞紛紜，披圖按譜。應期紹至，如携如取。瞻彼珍符，匪珎匪璧。非常之貺，驗於載籍。昔者帝堯，四隩既宅。經啓九道，繼禹之績。地平天成，元圭是錫。茫茫千世，罔有弗欽。鸞輿肅駕，以即於南。精禋昭格，上帝是歆。駕龍伏虎，來享來臨。旂旐颺舉，仰見冠衿。凡在此列，踴躍蹈舞。和氣洋洋，外風萬寓。僉曰休哉，天意可睹。名臣顯位，咸俟我后。幅員西東，請命奔走。黃冠緇衣，髻童鮐叟。填衢載涂，舂糧裹糗。願舉曠儀，以垂不朽。皇帝曰嘻，咨汝多士。予臨有邦，十有四祀。夙夜靡寧，迄底於是。兢兢業業，罔或遺墜。封巒告成，盛德之事。顧惟德薄，粵其敢議？臣拜稽首，薦貢封章。追迹八九，前後相望。皇皇我宋，於古有光。天命匪懈，聿其可忘？帝曰俞哉，迪惟累聖，錫祐垂鴻，受天明命。予敢弗從，以爲民慶？乃詔有司，錯事展采。祥符之儀，典冊具在。眷是嵩高，西狩靡逮。儲精蓄靈，意若有待。令予祇事，其始於邁。庶言既同，群公動色。歷日協辰，以詔萬國。

〔二〕與：原作「於」，據明抄本、四庫本改。

代祭林子中文

嗚呼！士之逢辰，病不己修。名聞既彰，位則非尤。雖躋顯榮，有不壽考。鮮或皤皤，爲國之老。位與壽隆，視其後嗣。有子弗賢，孰大以熾。凡此三者，搢紳之榮。人艱其一，惟公是并。公之先世，載其令德。力田而牟，黍稷嶷嶷。伯氏仲氏，有公有卿。公居其間，濯濯其英。行也無瑕，學則純師。歷仕五朝，左右其宜。翔乎中外，晚登仕從。嘉績藹然，播在輿誦。衆方汲汲，誰克知止。公獨慨然，曰予可已。請命於朝，板輿就養。拔其忠節，老而益壯。高門煌煌，蘭玉盈室。綵服趨庭，天子之弼。嗚呼哀哉！病始上聞，國醫往視。尚冀安寧，胡不憖遺！老臣云亡，天子興嗟。仁者必壽，七十胡遐。駢繁贈賻，追賁窀穸。往者何憾，存者弔感。嗚呼哀哉！某頃以姻婭，獲披雲霧。汴泗往來，數奉杖履。方與士夫，引領南望。冀公與子，同歸廟堂。日月幾何，公仆不作。山川匪遙，庾吏是縛。莫不舉觴，葬不執紼。寓哀以詞，流涕永訣。嗚呼哀哉！《忠肅集》卷下。

任子諒母夫人祭文

夫人生有懿行，嬪於德門。守義靡他，蚤勵共姜之志；擇鄰成教，遠追孟母之風。惟積善之有餘，故流芳而甚遠。眷時賢嗣，爲世名臣。奉以安輿，居享承顏之樂；新其命服，屢膺錫號之榮。方歆五福之全，遽起九泉之歎。升堂而拜，念託契之實深；執紼以辭，悵修途之云阻。聊陳薄奠，用致微誠。《忠肅集》卷下。

玉佛殿祈雨文

自夏迄今，常暘爲沴，晚苗未立，宿麥已空。咸懷溝壑之憂，豈復倉箱之望。靡神不舉，既牲幣之屢陳；謂天蓋高，曾精誠之罔答。載稽衆志，仰叩覺慈。閱海藏之秘文，備蒲塞之盛饌。庶資妙果，密致殊祥。況千百億身，散金光於普率；而三十二相，現玉質之端嚴。意將大濟於此方，忍使含生之無愬？願回威德，俯鑑歸依。霈膏澤於崇朝，蔚新禾於長畝，在諸佛有反掌之易，俾千里有鼓腹之娛。是大因緣，敢忘報稱！《忠肅集》卷下。

道觀祈晴文

秋陽既升，方斂其實；雨霖不止，將害其成。仰妙道之何言，閔斯民之無罪。陰雲解駁，俾山川之糞除；白日顯行，庶禾黍之堅栗。《忠肅集》卷下。

寺院祈晴文

八月其穫，念百穀之向成；三日爲霖，瞻重雲之未解。式陳淨供，仰叩祇園。日暘而暘，常開闢之自我；匪且有且，惟祈禱之必從。願垂無礙之慈，終俾有年之賜。《忠肅集》卷下。

祈晴文

秋穀既登，咸有倉箱之望；霖雨方作，害於場圃之功。願抒杲杲之光，終得穰穰之慶。齋心以禱，拭目而需。《忠肅集》卷下。

道觀謝雨文

常暘爲災，下民告病，竭誠以禱，上帝降衷。油雲朝興，膏雨暮集。俾滂沱矣，靡煩離畢之占；汜布濩之，方同甘露之澤。興含生於將槁，欣厥壤之可游。賜被無窮，功歸不測。尚希終惠，無使後艱。以報以祈，載欣載躍。《忠肅集》卷下。

寺院謝雨文

神智無方，奚遠弗屆；覺慈不倦，有感必通。眷被千里之民，罹茲半歲之旱，微誠屢瀆，嘉應荐臻。大興法雲，密灑甘露。群生改色，方觀黍稌之多；協氣橫流，尚俾倉箱之積。載嚴淨供，式款祇園。永惟解脫之恩，莫效毫釐之報。《忠肅集》卷下。

寺觀謝晴文

比以雨淫，懼爲民害，叩真祠而荐懇，集淨衆以乞靈。惟天鑑之不違，果陰氛之頓釋。曦光委

照，歲事善收。祇率常儀，仰酬顯貺。《忠肅集》卷下。

謝雨文

曠其乾矣，方懷卒歲之憂；雨以潤之，遽起有秋之望。自匪覺慈之無礙，孰昭誠悃之有加？驅沴氣於一朝，溢歡聲於萬室。式陳妙供，少答殊私。《忠肅集》卷下。

謝晴文

八月其穫，欣萬寶之向成；三日爲霖，瞻重陰之未解。方涓穀旦，庶款祇園。仰惟無礙之慈，俯察有生之願。精意所格，居無備物之儀；屯雲頓除，遂協豐年之慶。式陳淨供，少謝洪恩。《忠肅集》卷下。

諸廟祈晴文

刺史不德，不能導迎善氣，以協雨暘之叙，乃自春夏，早暵爲災。刺史竭精誠、潔牲幣，奔走請

命於爾神。蒙神之休，賜以膏澤。今禾黍在野，蔚然垂實，農夫欣欣，望歲朝夕，而繁雲蔚興，淫雨不止，旬日之間，又將告病。是用祇懼，再款靈宇。夫能濟旱於崇朝，則劃雲陰於指顧爲可冀也。能興多稔於未立，則成豐年於將獲爲至易也。若夫惠於其初而敗之於其終，是又非神之意也。嘉肴旨酒，惟以告哀。《忠肅集》卷下。

諸廟祈晴文

既擇日將禱，先祈一日晴，遂改前詞云。

秋陽既升，將歛其實；霖雨不止，懼害於成。初涓選於休辰，方潔齋而待事。匪且有且，雖至誠之必從；曰暘而暘，惟神功之莫識。罔假粢盛之薦，載欣禾黍之登。祇率常儀，仰酬洪施。《忠肅集》卷下。

祈晴祝文

六月之旱，神既膏之；八月之霖，神既暎之。殆今載穫，歲得中熟，而繁雲蔚然，穡人塗足。神之聰明，亦何惜十日之霽，而爲一簣之虧也。願止其淫，終此大惠。《忠肅集》卷下。

諸廟謝雨文

我瞻此邦，農服鉏耨，畇畇原隰，相錯如繡。自我初至，適罹旱暵。閔閔累月，如垢未盥。奔走請命，昭此誠悃。惠澤滂沱，無有遠近。始時下田，漑以行潦。助長揠苗，半亦就稿。十日不雨，存者電掃。今者既優，實堅實好。洋洋千里，老稚歡舞。庶幾有秋，蘇我貧窶。吏則不德，神施其普。不腆之儀，尚歆毋吐。《忠肅集》卷下。

諸廟謝雨文

間者常暘，害於歲事。奔走群祀，靡敢怠遑。逮茲再旬，乃獲嘉應。油雲蔚興，甘雨既渥。枯槁茂遂，疾癘訖除。儻無後艱，猶冀中熟。是用齋戒，仰謝洪施。牲酒潔豐，尚其監茲。《忠肅集》卷下。

諸廟謝晴文

屬者旱暵爲災，刺史奔走，潔牲幣請命於明神。蒙神之休，賜以膏澤。曾未踰月，而禾黍蔚然，

歲且大熟。乃旬日以來，淫雨頻止，大懼不能終神賜而害於斯民，是用齋心撰事，以須良辰，恭款靈宇而仰祈孚祐。精意潛通，先期獲吉。癸丑之夕，清風時興，雲陰卷除。甲寅之旦，白日顯行，萬物皞皞。豈特民有多黍之喜，吏無失職之憂，神亦永食於此邦，無愧旨酒嘉實。易祈爲報，惟神其監之。《忠肅集》卷下。

諸廟謝晴文

民有疾癘，吏達其治。天有雨暘，神請其賜。各修乃事，食則無愧，淫雨爲災，莫曠我場。既禱以霽，四野洋洋。嘉粟旨酒，尚其降康。《忠肅集》卷下。

代鮑欽止秋賽文

煌煌華堂，神所司兮。兆祥佑福，民所祇兮。風馬雲車，驂鸞螭兮。來饗來臨，聽甚卑兮。我吏于茲，亦何爲兮。旱則渴雨，雨求曦兮。再三之瀆，宜罪罹兮。惟神聰明，不我庇兮。秋風蕭蕭，白露滋兮。多稼盈野，積如坻兮。擊壤欣欣，舞耄倪兮。王事供給，及我私兮。吏安厥職，退委蛇兮。孰尸其功？神是毗兮。肴酒芬香，侑以詩兮。匪以爲報，唯其儀兮。《忠肅集》卷下。

代鮑欽止祈雨青詞

臣罪廢之餘，受天子之命，假守是邦，夙夜寅畏，所以稱明詔、惠元元者，未有一得。而顧瞻原野，則苗之茁者曾不數寸，農夫之倚耒者種猶未入也。嗚呼！天之徧覆，施育群生，其忍使至此耶！今山川望祀，既已屢走；吁嗟之求，辭亦窮矣。臣又初至，未能有以協媚於上下，而溝壑之憂，近在旦夕。是用齋戒爲壇，請命於上帝，庶幾愍茲，分敕百神，大沛膏澤，永爲民休。其自今尚克力職，以謝洪庥也。《忠肅集》卷下。

又祈雨青詞

天維顯思，常監觀而從欲；心亦憂止，敢齋戒以求哀。念千里之何辜，歷三時之不雨。秋種未入，而室有閒民；夏苗將枯，而野無長穗。紅塵蓬勃，赤日蘊隆。吁嗟之詞既窮，山川之望咸舉。雖密雲屢布，終闕澤於崇朝；顧高廩方陳，懼流災於凶歲。仰瀆蓋高之聽，冀垂徧覆之恩。召屏翳以先驅，呼豐隆而作解。既優既渥，將遂及於我私；無臭無聲，亦何知於帝力。《忠肅集》卷下。

祈雨青詞

愆陽爲災，歷春不雨，農夫告病，田畝將空。既率循於舊章，屢奔走於群望。豈積誠之至，未能感神；抑水旱之來，實爲有數？敢請下民之命，仰叩上天之仁。冀蒙監觀，昭其誠悃。膚寸之合，亟招呼於群龍；三日之霖，遂沛澤於萬宇。《忠肅集》卷下。

謝雨青詞

天道無私，常監觀而從願；民情所病，敢齋戒以薦誠。惟茲旱災，害於歲事，雖舊章具舉，並走山川之詞；而沴氣方隆，未協雨暘之叙。恭陳悃悃，上瀆蒼穹。果精意之潛通，致嘉祥之來應。錫以崇朝之澤，寬其終歲之勤。百穀用成，行有倉箱之積；三事就緒，遂無溝壑之憂。《忠肅集》卷下。

代作夫人平安醮青詞

竊以道運無積，孰窺覆載之方；福生有基，蓋本精神之薦。繫九天之默御，庶一念之潛通。臣妾

某氏性植久荒，心源未瀾。素昧冲虚之旨，每晞清淨之風。願宗族之康寧，實神靈之敷施。敢陳妙供，恭按仙科。載稽玉笈之文，並集丹臺之衆。仰祈冲鑑，俯諒微衷。洗千劫之塵緣，永酬素願；祇一門之善蔭，俾免後艱。《忠肅集》卷下。

代杜守病設醮青詞

陽舒陰慘，常福善而禍淫；雨施雲行，每赦過而宥罪。輒輸悃悞，仰叩威靈。伏念臣素稟尫羸之姿，來忝承宣之寄。方詔條之數下，愧善最之蔑聞。筋力外竭於簿書，精神內耗於思慮。遂失節宣之序，不知疾病之嬰。伏枕彌旬，沉痾被體，皆緣積戾，自致深憂。惡石屢攻，未有毫釐之驗；誠心所感，尚祈覆燾之恩。伏願貫其已往之愆，開以自新之路，庶俾膏肓之厲，少寬溝壑之虞。雖履地戴天，固難施於報效；然生死骨肉，敢復蹈於悔尤。《忠肅集》卷下。

代王彥昭天寧節功德疏

流虹紀瑞，實契昌期；綿宇傾心，敢忘善禱？恭投紺苑，廣集緇流。閱寶藏之秘文，修法筵之淨供。庶資妙果，仰祝遐齡。伏惟皇帝陛下紹累聖之宏規，超百王之盛烈。化行中夏，躬大禹之儉勤；

威愴殊方，兼成湯之勇智。嘉祥荐應，協氣橫流。適臨震夙之辰，宜集駢蕃之福。伏願洪基益固，熙運寢昌。擁諸佛之儲休，膺萬靈之荐祉。仁如天覆，常綏惠於群元；德並離明，永照臨於下國。

華渚效祥，啓聖神之休運；梵宮祈福，罄臣子之歡心。庶藉良因，仰延遐算。伏願二儀並貺，百祿是宜。基業固於山河，壽考侔於箕翼。大恢至治，永庇群生。《忠肅集》卷下。

代周文翰天寧節功德疏

華渚流虹，實啓聖神之運；祇園供佛，庶殫臣子之誠。敢藉良因，仰資遐算。伏惟皇帝陛下堯仁博施，舜智用中。勲業冠乎百王，德澤漸於四海。菲飲食而卑宮室，自還風俗之醇；襲冠帶而垂衣裳，坐致蠻夷之化。屬猗蘭之慶會，動寰宇之懽心。投紺苑以乞靈，藉緇徒而植福。備蒲塞之妙味，閱海藏之秘文。式傾葵藿之微，少答乾坤之施。伏願衆祥畢集，百祿是遒。帝業固於山河，益恢至治；國壽齊於箕翼，永庇黎民。

一人有慶，適臨載夙之辰；萬邦咸休，共獻無疆之壽。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齊聖廣淵。尚德緩刑，將興堯舜之道；移風易俗，比隆成康之時。陰陰調而群生和，神靈應而嘉祥見。惟時誕節，實

契昌期，罄草木之微誠，修龍天之法會。庶資妙果，仰祝遐齡。伏願豐茂世之規，成長治之業，潛憑勝力，坐致殊休。如日之升，常照臨於下國；與天亡極，永覆燾於黎民。《忠肅集》卷下。

代仲都憲天寧節功德疏

上聖誕生，允啓星虹之瑞；輿情交慶，虔修梵釋之因。恭惟皇帝陛下睿哲先天，文思稽古。丕承眷命，孚佑黎元。紹累聖之宏規，超百王之盛烈。陰陽和而萬物得，寒暑平而三光全。肆臨震夙之辰，宜集駢蕃之福。是用即布金之地，閱貫苑之文，仰祝遐齡，式資妙果。伏願三靈隕祉，諸佛儲休。天地之化無窮，日月之明久照。群生咸遂，常依堯舜之仁；百祿是宜，益享喬松之壽。

電繞樞而虹流渚，實開睿聖之祥；嶽修貢而川效珍，共慶昇平之運。敢申善禱，仰叩真乘。恭惟皇帝陛下玩意神明，勞精政事，接千歲之統，垂萬世之規。冠德百王，錄功五帝。肆臨誕節，咸罄歡心。閱寶藏之秘文，修法筵之淨供。庶資良力，益集聖因。伏願諸佛垂休，萬靈荐祉，參天地以施化，與日月而齊光。賜大禹之書，知彝倫之既叙；授黃帝之筴，宜終始以無窮。《忠肅集》卷下。

代余帥天寧節功德疏

帝乙生商，實啓興王之運；洛書命禹，式昭治世之祥。彌月載臨，輿情交慶。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篤實輝光。紹累葉之宏規，超百王之盛烈。仁沾恩洽，俗易風移。陰陽調而群生和，天地順而嘉應降。爰屬猗蘭之會，敢傾向日之誠。閱寶藏之秘文，修祇園之妙供。席茲善果，仰集勝因。伏願展無窮之勳，建不拔之策。接千歲之統，方隆過歷之期；擁三靈之休，益享後天之算。

流虹繞電，實開受命之祥；膺籙受圖，方啓至寧之運。邦家永賴，夷夏交歡。恭惟皇帝陛下盛德難名，豐功莫擬。潤飾祖宗之業，粲同虞夏之風。務教化而省禁防，崇寬大而長和睦。頌聲並作，協氣橫流。肆臨震夙之辰，宜集駢蕃之祉。雖天地之大，固無俟於禱祈；而葵藿之微，自不忘於傾慕。悉延清衆，廣設珍羞，庶仗法緣，益成善果。伏願建久安之勢，豐茂世之規。雷動風行，莫測神功之大；天長地久，永膺壽考之寧。《忠肅集》卷下。

降聖節道場開啓疏

寶命有初，仰九天之默御；真祠如在，罄萬國之微誠。祇率多儀，悉延淨衆，冀神功之莫測，祐聖烈以無窮。以莫不增，既錫泰元之筴；必得其壽，益隆長發之祥。《忠肅集》卷下。

降聖節道場罷散疏

祚蘿圖於億載，慶襲其傳；奉玉音於九重，祥開是日。凜真游之在上，嚴邃館於多方。按用靈科，恭陳妙果。冥冥默默，孰知至道之宗；子子孫孫，永錫無疆之祉。《忠肅集》卷下。

天寧節前筵口號

大電繞樞，實兆軒黃之瑞；流星貫昴，允符夏禹之祥。世方格於大寧，月復丁於盈數。邦家永賴，夷夏交欣。恭惟皇帝陛下睿哲先天，文德稽古。建中和之極，創道德之塗。三光全而寒暑平，上順泰階之政；五穀熟而草木茂，下均庶物之休。冠德百王，錄功五帝。屬誕彌之令節，頒燕衍之寵

恩。舜樂初調，見五百年之平治；堯階再望，慶八千歲之春秋。臣等謬廁伶官，獲遊化國，輒效華封之頌，願賡擊壤之歌。不度荒蕪，仰陳口號。

天扶寶運世興王，慶陋猗蘭入畫堂〔一〕。千載後觀周禮樂，萬邦遙奉舜衣裳。北門驕子常輸賚，南極老人方效祥。試向紅雲瞻魏闕，侍臣應上萬年觴。《忠肅集》卷下。

〔一〕入：原缺，據四庫本補。

天寧節後筵口號

上聖誕生，允契千齡之運；下民底乂，方隆萬世之基。彌月載臨，普天同慶。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篤實輝光。修德施仁，將興堯舜之道；移風易俗，比隆成康之時。百川理而絡脉通，萬化成而瑞應著。頌聲並作，協氣橫流。賜大禹之書，知彝倫之既叙；授黃帝之策，宜終始之無窮。適當繞電之辰，咸錫需雲之宴。臣等叨居樂部，獲遂嬉遊。葵藿有知，終不忘於向慕；天地甚大，固莫效於形容。輒采民謠，仰陳口號。

流虹啓聖際千年，湛露洪恩下九天。騰踏歡聲來擊壤，氤氳瑞色散飛煙。已賡聖代中和頌，更草前賢封禪篇。四海豈知蒙帝力，春臺此日倍熙然。《忠肅集》卷下。

天寧節馬前口號

一人有慶，適當載夙之辰；萬邦咸休，共獻無疆之壽。既集薰修之祉，方陳燕衍之儀。願抒歡謠，少停畫轂。

千秋從昔慶嘉名，四海而今賀太平。十里旌旗明曉色，萬家絃管被新聲。五雲已逐陽烏現，百獸方隨儀鳳鳴。更喜簪紳趨燕衍，南山祝聖願同傾。《忠肅集》卷下。

送杜守口號

九重丹詔錫恩榮，嫋嫋秋風卷旆旌。藉甚搢紳爭頌德，爛然衣錦得徐行〔二〕。一錢選受群翁送，三徑歸來萬事輕。宣室異時思賈傅，蒲輪應復召枚生。《忠肅集》卷下。

〔二〕爛：原作「依」，據四庫本改。「衣錦」以下原缺，據前引補。

虞憲按樂致語

君臣相悅，方均四海之休；天地同和，自得五音之正。先京師而首善，頒郡邑以承流。雖立度出均，蓋本一夔之制；而放鄭近雅，更資八使之詢。暫駐輶車，廣陳燕豆。恭惟提刑朝奉才周庶事，智探微幾。博通諸家之書，多識前世之載。久被使華之選，樂茲民俗之淳。況祇奉於絲綸，方協比於律呂。周郎顧曲，終節奏以無差；季子觀風，識鏗鏘之盡美。但某等叨居樂部，獲造華筵，敢抒千里之情，用贊上天之德。

熙然嘉運慶當千，初見簫韶被管絃。況際輶車臨樂國，更張綺席會群仙。歡聲已逐鏗鏘奏，和氣方隨律呂宣。何日九重頒召節，好從鵷鷺聽鈞天。《忠肅集》卷下。

傅倅請杜守樂語

璧日南訛，適應清和之候；鈴齋卧治，況當暇豫之時。思款奉於談鋒，爰廣陳於燕豆。恭惟某官精忠許國，厚德臨民。家傳王謝之風流，文挾班揚之麗藻。三年布政，四境蒙休。雖獄市并容，類曾參之清淨；而米鹽靡密，兼黃霸之聰明。野無桴鼓之驚，里絕鉅筩之訟。某官義篤婚姻之好，志同交

友之仁。欣王化之旁流，知輿情之安堵。方退食自公之暇，實薰風解愠之時。絲管喧闐，溢歡聲於天外；尊疊傾倒，浹和氣於座中。某等猥以賤工，幸逢高會，欲侑一時之樂，敢賡五袴之詞。

清時樂事昔難逢，曦御初移晝景融。麥秀兩岐翻翠浪，槐陰四面舞輕風。揮餘玉麈談無倦，醉倒金疊酒屢空。彷彿已聞頒鳳詔，朝來喜氣滿城中。《忠肅集》卷下。

槐堂上梁文

兒郎偉！淄右接東秦之粵，治中分半刺之權。昔我魏王，嘗泣茲宇。作堂其左，以爲燕息之居；植槐於庭，斯見公侯之志。逮歲月之浸久，顧墻壁之將頽。惟召公之憩甘棠，尚蔽芾而勿伐；而宣子之譽嘉木，亦封殖以無忘。矧盛德之始臨，豈成規之可替？通判朝奉卓犖有君子之操，慷慨慕古人之爲。用其道而行其言，孰謂風流之遠；思其人而至其室，如聞謦欬之音。因斯人之暇時，命群工而偕作。斤斧既集，鬱若雲屯；柱礎方陳，粲如星布。增其故祉，易以瓌材。載闢重簷，肇新彩制。虹梁偃蹇，抗大厦以耽耽；霜幹扶疏，儼前除之翼翼。豈特盛一時之壯觀，固已浹千里之歡心。落此奇功，播於輿誦。

兒郎偉！拋梁東，百堵皆興指顧中。畫棟飛雲明曉日，槐枝當戶揖春風。
兒郎偉！拋梁西，嵒嶢魏闕與天齊。政成祇恐歸丹禁，詔下爭先看紫泥。

兒郎偉！拋梁南，吳越王孫擅美談。他日故鄉夸錦繡，方今重屋見梗楠。
兒郎偉！拋梁北，退食委蛇歌正直。清如朔雪映冰壺，惠若冬曦照鄉國。
兒郎偉！拋梁上，魏王精爽應未往。仰瞻星斗近華楹，遠揖峰巒歸翠幌。
兒郎偉！拋梁下，却倚庭柯看穠稔。群儒誰記舊升堂，故老亦知來賀厦。
伏願上梁之後，民情和悅，歲事順成。野無桴鼓之驚，里絕鉦笛之訟。嬉遊燕衍，常瞻樂國之風；富貴功名，終繼前賢之美。《忠肅集》卷下。（以上郭齊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六八

馮 楫 一

馮楫（？——一一五二），字濟川，號不動居士，遂寧（今四川遂寧）人。登政和八年進士第，宣和中爲蜀州教授。建炎初，爲秘書省正字，遷司勳員外郎，出知巴州。紹興初，遷利州路提點刑獄，爲樞密院計議官，歷右司、工部員外郎，除宗正少卿。八年，因言者論其諂事張浚，以直秘閣出知劍州，復落職，以左朝奉大夫主管洪州玉龍觀。行至鎮江，召對稱旨，復故官。九年，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遷給事中。後出知邛州，復知瀘州，爲瀘南沿邊安撫使，加敷文閣直學士。紹興二十二年卒。著有《時議錄》、《諫議錄》、《臨安錄》等。楫性佞佛，遍參叢林，達五家宗派。晚年專意淨業，作《西方禮》三卷、《彌陀懺》一集。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二四、三七、四六、一三三、一五〇、一六三，《樂邦文類》卷五釋宗曉序楫《和淵明歸去來兮辭》及雍正《四川通志》卷九等。

和淵明歸去來辭

歸去來兮，蓮社已開，胡不歸？念吾年日就衰邁，況世態之堪悲。想東林之遺跡，有先賢之可追。趁餘生之尚在，悔六十之前非。如新沐之彈冠，類浴罷而振衣。滌塵垢以趨潔，造妙道之離微。顧瞻前路，歸心若奔。入慈悲室，登解脫門，萬境俱寂，一真獨存。爐香滿炷，淨水盈樽。望西方以修觀，祈速睹於慈顏。入念佛之三昧，覺身心之輕安。超九蓮之上品，開六超之幽關。會精神於正受，杜耳目之泛觀。俟此報之云盡，指極樂而徑還。循寶樹以經行，踐華園而迴旋。歸去來兮，唯淨土之可游，念閻浮之濁惡，捨此土而何求！喜有壽之無量，曾何苦以貽憂。與上善人同會，友補處爲朋儔。池具七寶，黃金爲舟。地平布於瑠璃，無高下之坑丘。樂音起於風樹，佛聲發於水流。聞者咸念三寶，忻塵緣之自休。已矣乎！人生如夢，能得幾時，胡爲名利之縈留？此一報看盡兮將焉之！浮世皆幻境，樂土真佳期。布蓮種於池內，長念佛以培耔。冀臨終時而佛迎，垂叙別而留詩。從此地地增進，決證菩提何用疑！《樂邦文類》卷五。

論沿邊納土三害疏

宣和三年四月

臣伏見夔、峽、廣南邊臣開納土之議，誘置熟蕃接武請吏，金銀繒絮以啗其欲，高官厚俸以侈其心。開闢荒蕪，草創郡邑，一部不下三四州，而縣又倍之。入版圖者存虛名，充府庫者無實利，而官吏廩祿，軍兵餉饋，脩治城郭，日月彌廣，官吏支持不暇，百姓奔走輸送之不給。其爲害一也。建築以來，調發害於民間者不可勝計，而費出縣官者亦不爲不多。其初監司覈實布賞，名爲軍須，唯恐其後常平使者不復執奏，已失元祐立法之意。而漕司於經費之外，復有饋運，未免侵支封椿，折變科率。其爲害二也。州縣之吏躡庶官而升法從，脫選調而位正郎；武弁轉橫行，布衣竊仕版，白丁黥徒爲將校者又不論也。名器既已假人，而祿廩因而耗蠹，有司歲計已數倍於熙、豐矣。其爲害三也。不毛之地，既不可耕，而狼子野心，頑不可革。建築之後，西南夷狄交寇綿、茂，而播州溪洞之蠻亦復跳梁。犬豕之衆，固無足慮；蜂蠆之毒，不能無傷。士卒死干戈，官吏没王事，生民肝腦塗地，往往有之。以此知納土之議，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莫若委擇帥臣或監司，令條具建築以來財用出入之數，商較利病，覈實以聞。可省者省之，可併者併之，縣不足建則易之以鎮寨，官吏不必衆則總之以護戎。戎兵可減，饋運可省，夷狄可撫而邊鄙之患可息矣。自今以往，邊臣招地之請，邀功生事之隙，不可不嚴禁而杜絕之也。《國朝諸臣奏議》卷一四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三三，《宋代蜀文輯存》卷

三八。

乞改正潼川折納新科奏

紹興五年九月

遂寧諸縣，自康定年立法，以稅雜錢一千一百一十文折一匹絹。今潼川路隨軍漕司行下新科約，乃以六百文折一匹絹，又不許納正色，每匹估錢七千五百文。乞改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三。

乞於太廟奉安所寄存禮神真玉奏

紹興七年二月

契勘本寺見管禮神真玉一十五段，緣本寺庫屋與軍寨居民草屋相接，即無看管兵級，竊慮緩急火燭，救護不前。今欲乞權送太廟奉安所庫內寄收，如遇使用，即行關取，事畢徑行送納。《中興禮書》卷五六。

以祠祭用玉乞賜處分奏

紹興七年六月

勘會近承聖旨，將見管禮神真玉般發赴行在，應副明堂大禮使用。行宮本寺契勘，見管禮神真玉

共一十四段，今欲乞將蒼璧等真玉一十三段先次交付臨安府所差使臣，同本寺供官管押前去外，有黃琮一段，乞行權留應副五月二十五日夏至日祭皇地祇并六月上壬祀黃帝使用。候禮畢，乞下吏部差小使臣一員管押，前去本寺交割。所有將來七月以後祠祭合用禮神真玉，緣行在本寺元申請指揮申既無行宮祠祭不用真玉之文〔二〕，伏乞朝廷速賜處分，下寺以憑遵執。伏候指揮。《中興禮書》卷五六。

〔二〕下「申」字疑當作「中」。

乞齋室不奏解嚴奏

紹興七年九月

勘會已降指揮，行禮儀注內，前二日朝獻景靈宮。行禮畢還大次，禮部郎中奏解嚴；俟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將出大次，禮部郎中奏中嚴；外辦畢，皇帝乘輿至齋室，又引禮部郎中奏解嚴。緣是日係皇帝致齋日，其諸班禁衛亦宿衛之日，所有齋室再奏解嚴一節，乞依太廟行禮畢還齋室禮例，更不奏解嚴。《中興禮書》卷七八。

應付和議疏

紹興七年十月

國家自金人犯順以來，謀所以恢復平定之策，不過和、擊二議而已。和則遣使，擊則用兵。然使屢遣矣而好未通，兵屢用矣而功未見者，何也？時勢未革而機會未至故也。中原荒蕪，無可須索，敵人追求，悉厭所欲，事已極矣。邇來傳報金執僞齊叛瓊而歸，似時勢欲革而機會之將至也，顧朝廷措畫以趨其機會者如之何耳。聞見議遣使，此正得策，然爲今日之使，全藉有識見謀畫膽氣，又有辭辯副之，迺能有濟。倘有請行者，乞令宰執召而密詢之：今金執僞齊叛瓊而歸，謀出何策？前去見金，合致何辭？金與論事，說以何道？事畢而還，當有何功？若于此四者，皆有建明，使可遣矣。倘或于此初無先見深畫，更在陛下與大臣熟議而慎擇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八。

論講和仍宜修備疏

紹興八年十月

臣嘗謂天下之事有經有權，顧所遇何如耳。遇經事而可以守常，則何以權爲？遭變事而斬于有濟，烏可舍權而不用焉？國家自靖康以來，敵人南侵，二聖北狩，族屬臣民，隨寓沙漠，宗廟陵寢，

遙居僞境。繼而太上皇帝訃至，梓宮未還，豈獨陛下羹牆之念，造次不忘，凡百臣子，孰不痛憤！昨緣朝廷遣使請上皇梓宮，使還，道敵人講和之言，從而應之，往返通好。竊聞比有許還地、歸梓宮之報，然索禮太高，朝廷未有所處，使人踣境上而稽于過界。道途之議皆云士大夫有不可屈之言，諸大將有君辱則臣辱之說，咸欲奉兵以示威。臣恐此聲若出，萬一有妨和議，則幾會何時可復得耶？使金人無還地、歸梓宮之意，固不敢自屈以奉彼。如或有之，是陛下之屈迺爲父母兄弟、宗廟陵寢、祖宗境土、族屬臣民而屈耳。爲父母兄弟、宗廟陵寢，是屈而行孝弟也；爲祖宗境土、族屬臣民，是屈而施仁慈也。陛下少降其禮，而能返父母兄弟、族屬臣民于舊都，還祖宗境土於版籍，復宗廟陵寢於邦內，一舉而兼備孝弟仁慈之四德，自古帝王之用心何以加於此乎？然所謂屈者，豈真我辱哉，循斯須之權耳，迺伸之階也。會稽之役，勾踐屈于吳王，卒能破吳；鴻門之會，高祖屈于項羽，卒能興漢。然則茲屈也，非所以爲伸歟？假如諸大將不許陛下降禮以就之，自非同心協謀，一戎衣可以空敵庭，然後上皇梓宮可還，太母淵聖鑾輿可復，族屬臣民可返，宗廟陵寢可安。臣恐敵庭未易遽空也，藉能空之，兩國又須交兵，殘殺億萬生靈之性命而後底定，豈若不血一刃而遂如所欲乎？臣願陛下毋惑士大夫之言，毋徇諸將之議，斷自淵衷，度利多害少則行之。倘陛下俄頃少降萬乘之尊，果得金人革心，歸上皇之梓宮，還太母淵聖之鑾駕，返我族屬臣民，復我故疆境土，則是陛下於十有餘年渺茫懷想之中，一日之間母子兄弟復得相見，宗廟陵寢復得奉祀，族屬臣民復得綏睦，臣謂累世南面之樂，未有如陛下今日之樂也。臣所以不避忌諱而妄爲陛下陳之。雖然，自古和不能獨成，有威然後能成其

和，和而有威，其和乃固。如專任和而廢威，使彼以信來，夫復何疑，其或繼之以詐，將何以待之哉？臣願陛下諭使人篤於講和，勅將帥嚴於修備，責效于使人，歸功於將帥，降禮以成和議，嚴備以固和好。如是則有萬全之功，無不測之患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八。

乞復太廟別廟上食燒香之禮奏

紹興七年閏十月

勘會已迎奉祖宗神主赴太廟奉安訖，依禮例合舉行月朔薦饗之禮，又緣見在聖文仁德顯孝皇帝來祔廟之內，權停祭饗。今檢會明德皇太后故事：景德元年三月崩，至六月宗正卿趙安易言，來月朔日詣太廟元德皇后廟，備牙盤食薦享，不出神主，以皇后大梓宮在殯，宗廟久闕薦享故也。本寺契勘，今來停宗廟薦享日久，欲依故事，遇朔日，令本寺官詣太廟、別廟行上食燒香之禮。《中興禮書》卷一〇三。

條具徽宗皇帝小祥奠祭儀制奏

紹興七年十二月

來年正月二十五日，聖文仁德顯孝皇帝、顯肅皇后小祥日，檢照國朝故事所載，不視事，輔臣等詣几筵前奠酌，并放臣僚見謝辭日，數例各不同。所有將來小祥日，欲參酌比附下項（二）。一、小祥

日依永熙陵故事，前後各不視事三日，及隨不視事日分放臣僚見辭謝。一、自小祥前依永厚陵故事，命輔臣至時刻□□管軍臣僚、正任觀察使、皇親遙郡□禦使□詣几筵殿奠酹三日。止合用供養食茶酒果，從本寺關報御厨翰林司排辦。一、小祥日依指揮，是日皇帝詣几筵殿行祭奠之禮，如宮中之儀。俟皇帝行禮畢，還內次，宰執率文武百僚詣常御殿門外進名，□□□□□□□□香，是日百司作休務假一日。《中興禮書》卷二四六。

〔二〕此下原有：「後批：送禮部看詳，申尚書省。本部看詳，欲依劄子內侍（按：此字衍）事理施行。」此節爲史官叙述文字，而下文則當是馮檣奏劄原文或節文，故綴爲一篇。

又言徽宗小祥儀制奏

紹興七年十二月

來年正月二十五日，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小祥日，行宮未有該載，欲乞是日留守已下進表奉慰訖，次詣佛寺行香訖，退亦乞作休務假一日。《中興禮書》卷二四六。

和議既成宜措置善後疏

紹興九年二月

和議既成，所當措置以善其後。一曰謹守盟誓。望勅諸將不得見小利而動，以啓釁端。二曰還闕之計當徐圖，雖建康亦未可輕徙。三曰諸將並令居舊地屯田以贍軍。四曰蜀兵可分往諸州就糧，以省漕運。五曰川茶自來運過陝西秦鳳博馬，前此吳玠軍截留以自貿易。既復五路，當令茶馬司並遵舊法。六曰前來汴京等處養兵之費，全仰屯田用額給足，因而行之，自見其功，創新措置，恐難得效。七曰陝西諸將以畏罪逃去，今雖得歸，恐不能無疑心，當求心腹之人安慰之，使無難調之患。八曰河東、北不屬割還地分，萬一兩路人民逃歸，受之則爲失信，要須先爲措置，免致生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六。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八。

上執政黃潛善書

建炎二年四月

伏睹昨晚出黃榜降詔，欲擇日還闕，東來從衛官吏士無不欣喜，西北尤以近鄉，倍極踴躍。以檄計之，闕未可還，萬一駕到東京而金人秋後再來，不知吾兵何以當之？吾兵或不可當而復爲避地計，今蔡、汴兩河已漸湮塞，其或被其斷絕水道，雖避地亦不能，此不得不慮也。假如今日駐蹕維揚，亦

未爲得策，倘主上堅欲以馬上治之，不許遷徙，但當留兵將及宰執中諳練邊事、運籌帷幄之人，從駕居此，專務講武，以爲戰守之備。其餘宗廟百官，盡合過江，於建康置司。至於財用百物，除留贍軍費用外，亦進藏之建康府庫。庶幾緩急遇敵，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度不可戰守而欲動，則動亦易行而無牽制之累。《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八。

遺苗傅劉正彥書

建炎三年三月

今張樞密握兵至平江，遣馮郎中來請上爲大元帥，意在於復辟而後已也，元帥姑爲皇帝主兵之漸耳。兵權既歸睿聖皇帝，然後下反正之令，太尉能違之乎？如不可違，是使他人有復辟之功，而自處以廢君之罪；如或違之，近則張樞密，遠則杜充、王庶、張深、張巖、楊進、李彥仙、杜彥、蓋進之徒，咸起問罪之師，可亦一一爲建節旄，便能已其事乎？太尉結睿聖一人之怨，是與天下爲讎也。與天下爲讎，則召天下之兵也宜矣。昨馮郎中乞太后賜太尉誓書鐵券，太尉勿謂受太后誓書鐵券便可保無虞也。太尉結怨於睿聖皇帝，儻未復辟，上猶在睿聖宮，何解皇帝之怨？惟太尉自請反正，而得皇帝親賜誓書鐵券，則無後患矣。太尉儻從不肖之請，當爲宰相言之，若出外，則許提兵而行，若欲在朝，亦不解今日軍政。皇帝賜誓書鐵券之外，更請御筆赦太尉擅誅內侍之詔，盡置內禪之事而不言，使天下無得而疑太尉，宰相必能爲太尉辨之也。如此身亦可全，名亦可保。不然，則浹日之間，必制

於他人之手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一。

貽劉光世書

建炎三年十一月

比敵深入，最兵家之忌，又進則距山，退則背江，百無一利，而敢如此橫行者，以前無抗拒，後無襲逐，如入無人之境，故無所忌憚也，非敵之能也。觀村人之強壯者尚可與之敵，其間勝負亦或相半，豈有國家素練之兵，反不如村人之強壯者，但望風畏之耳，實不足畏也。太尉儻選精兵萬人，厚立賞格，自將而來洪州等處援救，開一路令歸，伏兵於前而掩殺之，可使匹馬不還。《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六。又見《宋史》卷三六九《劉光世傳》，《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八。

佛眼禪師語錄序

宣和七年八月

佛眼老師自得法東山，三坐道場，二十餘年行祖令於淮甸。四方衲子，雲奔輻湊，不到龍岫，謂之空回。而師端居方丈，惟以傳道爲任，的的示人，晨夕無倦。昇堂入室，當陽直指，全用大機，普說小參，方便開諭，巧除禪病，要使學者頓悟本心。大地山河，森羅萬象，曾非外物；十方諸佛，歷代祖師，祇是當人。心外無法，心亦無心，一道靈光，隨處出現，自然無法可取，無法可捨。不見一

法爲無爲有爲逆爲順，不見一法爲內爲外爲去爲來。能所兩亡，千差獨露，從前惡覺情見、妄想塵勞，當體化爲微妙三昧。塵塵剎剎，情與無情，皆是自己真實本體之所建立。若到這裏穩密田地，便可縱橫變化，任運施爲，於不二法中現作無量差別境界，使人於千頭百面處見得根本，毫髮不移，便迺不爲萬境回換，獨出獨入，透脫自由。如是神通，錄中具載，言言皆正令，句句盡圓宗。雖然，鏤板示人，切忌喚作言句。若人開卷，洞見指歸，當知佛眼禪師至今不曾遷化。宣和七年八月上休日，遂寧馮楫謹叙。《古宿尊語錄》卷三四。

中興永安橋記

水行乎地中，大爲江河淮濟，小爲溪澗井泉。汲而取之，引而導之，可以充灌溉，具飲食，資滌濯，備塗澤。然可用而不可犯，可涉而不可履。古之聖人，設爲方便，使犯之而不溺，履之而不陷，去其害而就其利者，蓋有道焉。於水之直流而遠者，作舟航以行之；於水之橫流而近者，造橋梁以通之。凡人往來乎萬里四海之外，水潦莫能爲之阻者，舟之利固大，而橋之功亦居多。今夫道途之間，一水之隔，深不可舟，淺不可涉，咫尺之近，如在千里，有橋濟焉，頃步得達。兩山相瞰，水流其中，縣崖萬仞，其險可怖，彼不能至，此不可往，有橋濟焉，如履平地。平原曠野，穿渠走水，水欲常運，渠不可陴，渠通水流，行者有阻，有橋濟焉，二俱無礙。然則橋之爲用大矣哉！東南之地，勢

最趨下，受百川水潦之歸，隨流上下，固有舟矣，截流而過，非橋孰能濟之？錢塘大都，甲於二浙，中有兩河，架橋數百所。府北十餘里，號北關鎮，商賈駢集，物貨輻萃，公私出納，與城中相若，車馳轂擊，無間晝夜，而河流阻乎其間。舊有三石橋，行者賴以獲濟。居北而最大者曰「永安」，係建中靖國初，碑有闕文，僧舜欽募緣成之。積有歲年，日就隳損，經由不敢俯視，慮其覆墜，人人寒心。鎮民耆艾陳德誠數往觀焉，遂萌濟衆念。一日，齋沐禱諸天，願同興修。與同儕余慶、施宗宥等命僧梵海結約募緣，共成其事，見聞皆助之。自是，紹興丁巳仲秋鳩工聚材，至次年戊午初春告成，皆躬自督役。比舊橋尤堅厚雄壯，可以經久，觀者稱歎。仍以新舊橋餘材，於橋之東建一小閣，屋二厦，上安諸天聖像，下接待雲遊僧道。計用錢四千餘緡，德誠、慶、宗宥出其半。於是年中秋日，設大會，供應真五百阿羅漢，以慶其成。是日，香雲芬馥，梵唄交奏，一會勝集，兵火之後，歎未曾有。會中有客曰：「觀天時地利，指日可太平矣，宜加『中興』二字。」言訖，莫知所之。至冬，金國果遣使議和，越己未春，遂復三京五路故地。諸路父老稱賀，能由此橋趨闕。事之吉祥，有開必先，茲橋之成，若有兆乎今日之事者焉，故如客之言，號曰「中興永客橋」。僧梵海與諸父老乞記其歲月，因爲書，以貽後人。《咸淳臨安志》卷二一。又見萬曆《杭州府志》卷四五，雍正《浙江通志》卷三三，

雍正《西湖志》卷八，《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八。

大中祥符院大悲像并閣記

世出世法，從一心起，心有染淨，遂分真妄。妄心雜染，發起八萬四千塵勞；真心清淨，出生八萬四千妙用。心妄則爲衆生，心真則爲諸佛。衆生以塵勞而墮於輪回，諸佛以妙用而爲之救拔。自昔觀音大士爰因曠劫，奉事觀音，如來佛教以從闡思修入三地。大士依而行之，初于闡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知是漸增聞所聞。蓋一聞不住，覺所覺空，空覺寂圓，空所空滅。空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同一慈二力者，下合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一悲仰。惟下與衆生同悲仰故，所以憐愍衆生，具有八萬四千塵勞，造八萬四千惡孽，受八萬四千苦報。惟上與諸佛同慈力故，所以等齊諸佛，具有八萬四千妙用，現八萬四千清淨寶目，示八萬四千母陀羅手。目之所視，或慈或滅，或定或慧；手之所運，或執或持，或提或引，救護衆生得大自在。夫大士救衆生之苦，一身之中必取手眼之多者，何也？蓋觀衆生苦，援而置之安樂之地，惟手眼可以致力，倘於世人僅有兩手兩目，疇能普見受苦衆生而拔其苦哉？且目以觀見爲義，如大圓鏡，有相斯現，相有八萬四千，來則照之；惟能照察，則可以周知衆生之業而受諸苦。手以提拔爲義，如大醫王，有病斯救，病有八萬四千，來則治之；惟能療治，則可以盡拔衆生之苦而共樂。大士既具八萬四千手眼，而無刹不現，無生不度，所以十方世界或

雕或鏤，或塑或畫，綵繪其像，而以香花燈珍饍飲食而爲供養。祈福禳災，解難除危，有八萬四千種，無不立應，皆稱衆生祈求之數而應之也。然今之世間所刻之像，止取千數者，以過是則非智巧所及，故從中制爲之耳。成都府聖壽寺內敕賜大中祥符院，院乃僞蜀相懷靖公王處回捨財興建。堂殿屋宇共四百間，最爲宏麗。中有暖堂，年遠頽壞，公七世孫長講賜紫沙門法珍發心于紹興十六年，勸誘闔府檀信千家，遇本命元辰生朝諱日，即領二十僧爲持大悲等呪，仍歲化五十家修設圓通道場，以所得施利。于十七年季春役工，雕造千手眼大悲像。至二十一年孟冬像成，立高四十七尺，橫廣二十四尺。復于二十二年季春，即故暖堂基而稱像建閣。閣廣九十尺，深七十八尺，高五十四尺。于紹興二十二年三月七日閣就，奉安聖像於其中。像如閻浮檀金聚而爲山，晃耀一切，千目成都，千手咸運，無方不照，無苦不救，一切有求，隨感隨應，豈惟爲終生植福免難之場，實趣菩提涅槃之妙門耳。嗚呼！人纔兩目，不可責以並觀；人纔兩手，不可責以兼用。大士千目之多，同時照矚，而照無不察；大士千手之多，同時運用，而用無不當。奚爲而能是耶？究其所分，在有心無心之間耳。凡人以有心逐物，逐此則忘彼，逐彼則忘此。大士則以無心耳應一切，故能現無盡之手眼，以赴衆生之苦，故求則應之，而應無不宜也。豈獨觀音能然？人孰無耳，耳孰無聞，倘能各各返聞以聞自性，即得成無上道，是亦觀音而已矣。故曰「未來修學人，當依如是法」，文殊之言，豈欺我哉！《成都文類》卷四〇。

全宋文卷三九六九

馮 檇 二

南禪寺記

邑出郭二里有南山，山有院，舊號「南禪」，本朝治平年中賜額「定明院」。有巖面江，古來有石鑄大像自頂至鼻，不知何代開鑿，俗呼爲大佛。又有池，靖康丙午，池內忽生瑞蓮。是歲有道者王了知自潼川中江來化邑人，命工展開像身，與頂相稱，身高八丈，耳目鼻口手足花座悉皆稱。越明年丁未，大水流巨木至巖下，遂得以爲大殿、定虛處傑閣。閣纔建一層，了知於乙卯年倏爾去世，寺僧德修繼之，並依德修捨緣道者蒲智用，協力增建佛閣，通爲五層，盡用琉璃以覆護百尺像。辛未，復入細磨礱佛像，宛如塑出。主僧德修於紹興壬申仲春遠來瀘南，告予佛已就，惟缺嚴飾，化予妝鑾。予遂捨俸，以金彩妝飾成佛，如金山據於琉璃閣，金碧爭光，晃耀天際，遐邇具瞻，咸嘆希有。復求記其始末，予曰：我蜀嘉陽名聞於天下，此像亦其次矣，捨此則無有也。而此像之設，倚山面江，在市

之南，據路之旁，實舟車往來之衝，邑人遊觀之地。未開之前有瑞蓮以啓瑞，既鑿之後流大木而建閣，頗靈應，正遐邇祈求之所。於是居者求福，行者求安，耕者求豐，蠶者求熟，無官求官，無子求子，病者祈愈，產者免難，旱者禱雨，澇者祈晴，無不如意。況復使人人睹像生善，一瞻一禮，從此進修，如《法華經》所謂「或有人禮拜，或復但合掌，乃至舉一手，或復小低頭，以此供養，漸見無量佛，自成無上道」。古人於此鑄像，豈徒然哉！後人復成其志，令瞻睹而發一善心者，究竟成菩提而後已，利益安有既也！予既爲記創造之歲月，復繫之以贊云：

路傍石佛幾百尺，巍然光耀如金山。往來無不獲瞻睹，合十指掌敬慈顏。睹相生起一善心，從此進修超人間。佛與衆生同一性，衆生學佛初不難。今因見佛便學佛，一念休歇即涅槃。古人造此豈無意，後人繼成古人志。要使遐邇覲見人，悉皆成佛志乃遂。是像利益疇可量，書盡海墨莫能記。我贊大佛一度兮，願揚此像同無際。光緒《遂寧縣志》卷四，光緒五年刻本。又見《宋代蜀文

輯存》卷三八。

密印寺鐘樓記

菩薩三摩地，多自聞中入。因聲始有聞，因器方發聲。聲塵投耳根，顯出能聞性。因聞得見性，見性即遺聞。根塵二俱遺，自性無生滅。生滅既盡已，三昧當現前。是故圓通門，觀音爲第一。而此

閭浮界，教體在音聞。十方淨伽藍，以聲爲佛事。鐘鼓以爲器，撞擊出音聲。要以聲發機，警衆令開悟。器大聲乃普，聲普聞亦周。堪以覺群迷，俾到菩提岸。我聞秀外邑，巨鎮號青塾。中有古梵宮，勅名密印寺。寺安六百衆，鐘不滿千斤。其聲雖遠聞，與衆未相稱。比丘行昭者，自發廣大心。願增鑄萬斤，晨昏發蒙昧。亦以除惡念，亦以度苦輪。庶幾獲聽聞，咸悟真常性。尋誘三同志，共結此良緣。大事不易成，三鑄三不遂。最後修懺法，上禱諸天神。金將躍冶中，火地忽震動。密雲垂墮雨，復恐事不諧。萬口懇觀音，開模已成就。須臾大雨作，匠者悉歡呼。得雨火力衰，鐘聲必清亮。巨鐘既已成，復患無巍樓。不能遞遠音，開覺未爲廣。復欲創大廈，不敢化邑人。鬻屋以爲資，借貸市珍貨。泛海易香藥，往返數十年。寇難凡七遭，秋毫無所損。遂足樓所費，今復次第成。我念結淨緣，憑仗佛威力。反以自願力，無一不遂者。諦觀行昭意，竭力鑄巨鐘。架樓以奉安，非徒爲觀美。要使一切衆，皆由觀音門。獲悟真圓通，方滿殊勝願。瀘帥馮檝撰。《至元嘉禾志》卷二六。又見萬曆《崇德縣志》卷九，光緒《桐鄉縣志》卷五。

大慧禪師真贊 一

要識徑山長老，強項更無倫匹。安却千五百衆，常住元無顆粒。若論說禪說道，果是縱橫難敵。一味性氣不常，佛也理會不出。隔江一見便回，敢保上上大吉。千五百人粥飯頭，三百餘州善知識。

室中用箇竹篋，只要拗曲作直。若能當下全提，便見佛祖消息。信得及則立地成佛，不費纖毫力。
《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大慧禪師真贊 二

箇是徑山和尚，逆順千般萬樣。喜時菩薩不如，怒時脩羅莫況。信意七縱八橫，一任時人背向。虛空尚可猫邈〔二〕，這漢從來無狀。《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

〔二〕猫：疑當作「描」。

淨嚴和尚塔銘 并序

師諱宗邃，遂寧府蓬溪章氏子也。家世業儒，奉佛尤篤。母初懷妊，頗有吉祥。既生，在襁褓間，見僧即喜。幼不苟葷酒，不隨童戲。年十三，父母顧之曰：「此兒終非塵中人。」迺携諸本邑南巖院，託僧自慶爲師，二十七得度。纔受具，即辭師往依講席，復遍歷吾蜀諸禪，究明己事因緣。未契，束包南遊。初抵玉泉見懃禪師，懃器之，命副院事。歲餘，罄囊中所積歸常住，惟杖屨參訪襄漢

一時尊宿。次依棲大洪，開山□禪師□看俱毗豎指因緣。一日於僧堂方展坐具，忽見小蟲飛墮於地，遽拂之，隨手豁然大悟，開山肯之。於是服勤數載，乃命總院事。政和辛卯，恩順寂，師畢後事，乃□江浙□山，值智禪師住持，偁仍舊職。政和戊戌，郡東雙泉禪院虛席，隨守袁公灼命師出世，衲子奔湊，傳道不暇。袁公欽師道德，奏賜「淨嚴」師號。俄改住水南禪院，□望益著，遐邇緇徒，聞風而至。靖康丁未，退止德安嶺山。會延福禪院方丈闕人，安守李公公濟命師繼踵。未幾，兵戈蜂起，凶寇將至，郡官命師領衆入城，因建化城庵居之，訓徒如故。賊圍城久，米升四十金，時衆尚廣，日惟一粥，師獨請半，士大夫分惠糧儲之類，即均贍大衆。晨夕提振祖命，愈勲不輟。賊勢甚緊，高聲唱言，城破但存延福長老。攻既不利，而曰城中果有異士，遂引去。鎮撫陳公規聞而謂衆曰：「異士乃吾淨嚴也。」紹興乙卯，師退居東堂。未數月，宣撫使司命居大洪。時以襄漢纔復，百里絕人，荆榛塞路，虎狼交跡，山頂僧行散逃餒死，所存不過百數，日飡野菜橡糜以度朝昏，供利阻隔，屋宇墮頽，莊夫耕具，十無一二。師方定居，勸勉緇徒，開通供路，招置人牛，□闢田圃。未期歲間，四方禪衲，駢肩而來，檀越社供，如赴約束。逾年，僧及半千，次滿七百。復修院宇，追述先範，大闡綱宗，自此靈濟道場廢而復興。師住持十有三年，叢林再盛，不減疇昔。紹興丁卯春，師示疾，誠侍者曰：「每聞鐘魚，方進粥飯，過午則不復啜耳。」示化前一日，囑門弟子曰：「吾今將往，信任自緣，汝等壯年，當此佛法陵替，各宜勉力辦道，勿違佛戒。」至三月四日，問侍者曰：「今日是幾者？」曰：「初四。」師令備浴水，齋罷沐浴更衣，歸方丈熟寢，至昏黃遽起。時知事小師環遶侍立，師顧

視左右，斂容端坐。少頃，暴風驟作，丈室搖振，土崩瓦墜。衆謂屋摧，四散驚出，唯副院宗舒疑師長往，侍立不動。良久，端然示蛻。傍有聞龍神殿內鳴指噓聲，方丈後長崖忽摧，山之四周人望峰頂紅光燦爛，皆疑遺火。詰旦登山，始知師逝。於是連霄風雪陡作，峰巒變白，四衆號慟，禽獸哀鳴。留三日，入龕。後七日，窆全身於院之陽同光塔之右。葬日清明，風和日暖。示化之夕，郡官夢師訪於公宇，茶話久之，辭曰：「老僧去矣。」次日，接師遺書，歎異之。師平昔精持毗尼，絲毫無玷，不服縑纈，布衣紙衾，不執財寶，不背衆食。檀越所得施利，並歸常住，士大夫惠以玩好，隨得隨施。生平與物無忤，至於蚤蝨，不忍棄之。師世壽七十六，僧臘四十九，□坐道場三十載，提振祖令。度門弟子宗燾等百餘人，嗣法已出世者數人。師垂手接人，雖慈悲示誨而不順世情。入室普說，寒暑無倦，禪徒不時參扣，並無阻却。因僧問如何是佛，師云「休瞌睡」，叢林以爲龜鑑。得師之道者無慮百數。師即恩禪師嫡嗣，曹溪十四世孫也。禪宴接人之外，一毫之善弗遺，結十萬人念阿彌陀佛，刊《華嚴》、《遺教》諸經，集傳注解《四十二章》、《遺教經》、《瀉山警策》，有語錄、偈、頌，並行於世。紹興庚申夏，師稍違和，有景陵檀越吳興施財預建塔亭，以備後事。師病起，折充院前歇亭。知事衆謂恐違檀越意，乃懇止之。師因示誠文，其略曰：「予欲以吳君所造塔亭下，止以磚灰壘一同歸塔，欲自予已往當山住持者，同葬遺骸於其中。所貴省緣，免致唐勞從事無益爲。可勤傳正眼，令慧命不絕，則斯道綿遠無窮。幸同道者察予鄙志。」師歸寂後，人以重欽奉，輕於違師之志，同歸之義，衆議寢焉。其小師宗善狀師行實，自洪山不遠數千里而來，求銘於予。予於師爲同鄉，且

以道契，每欽其道行爲里閭之光，義不當辭。嗚乎！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之後彫，火不烈無以驗真金之不變，事不難無以見高人之節守。今世之所謂高僧者，莫大乎闡揚教典，傳授祖燈，護戒精嚴，存心慈忍，禪定不亂，精勤匪懈，身不衣帛，囊無積財，力興叢林，善荷徒衆，長齋不昧，坐脫立亡，有一於此，號曰名德。儻卒然臨之禍患憂危之變，鮮有其心不搖奪者，而師於衆善則兼而有之，而又能爲高尚者之所難能。粵若逢時厄運，群盜四起，德安大府，環繞幾徧，師乃入城創庵居之，與衆同患，米貴如珠，不忍散衆，闔郡驚惶，師無懼色，提振祖令，宛若平時。聲傳賊耳，自唱言城破但存淨嚴一人，師雖聞此，惟以利衆爲心，誓與闔城俱存亡。既以道德保護一方，賊遂攻擊不利，而曰城中果有異士，從而引去。賊既解而師退，在他人則追念前日虎口之危，亦且少休，或求安靜之地以自養，是爲得計。而洪山全仰遠供以贍多衆，時則賊去未久，供路不通，山頂屋宇，大半頽圯，僧徒餓殍，十喪八九，所存餘衆，惟以野菜橡糜僅充口腹，聞者莫不遠避。而宣撫司命師往往住持，而師亦毅然從之。既至，躬率其徒通供路，葺治田圃，魚鼓之聲復聞。未幾，社供復來，衲子奔湊，於是重修院宇，百廢具興，卒安□百餘衆，靈濟道場燦然復新，有加於昔焉。嗚乎！師於傳道修行之外，又爲人之所難能有如此者，求僧中之名德，罕見其比，非夫夙植德本而道力深厚，疇克然邪？銘曰：

大洪之巔，靈濟開山。始自恩公，更律爲禪。嗣法淨嚴，繼踵而住。十有三年，道乘化普。師生遂寧，幼願出塵。受具之後，周遊問津。徧登講筵，復歷禪苑。既通教行，欲窮法派。因緣未契，束包南遊。竟遇洪山，針芥相投。俱眦一指，洞徹源底。佛祖機緣，更無餘旨。宗說俱

通，解行相應。能博能約，有規有繩。精持毗尼，常恐弗及。食不背衆，衣不衣帛。不棄蚤蝨，不畜資財。人所愛惡，己獨忘懷。高士所爲，獨兼衆美。臨患難而不變，世莫得而倫擬。若居德安，會賊四圍。闔城震恐，日懼顛危。師行祖令，宛類平時。賊謂有異人而引去，庸非賴道德之慈威？逮兵禍之稍平，亦可休而少息。洪山供利，久已隔絕。凌晨無粥，而正晝無食。□殍而死者過半，幸免而存者十一。師被宣司之請，不復辭難而往。芟荆榛以登陟，闢虎狼而趨上。野菜橡糜，與衆同餉。率其徒以開路，招檀施而贍養。曾未逾年，衲子奔湊。田圃丘墟，俄復耕耨。寺宇傾摧，鼎新卑陋。卒安七百高僧，名藍廢而復舊。此舉世之難能，師優爲之而不以爲難。致緇素之皈重，宜幽明之共尊。圓寂之夕，暴風遽作。龍神鳴指而長嘯，山崖裂石而崩落。時當暮春，大雪降格。禽獸哀號，林巒變白。紅光現於峰頂，化體初無改色。巍巍聳塔瑞雲中，高示遺規爲永則。嘉慶《湖北通志》卷一〇三，嘉慶九年刻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八。

施經發淨土願文

予之施經，一事而具二施。何故？以財贖經，是謂財施；以經傳法，是謂法施。按佛所說，財施後世當得天上人間福德之報，法施當得世智辯聰。蓋世之報當知此二報者，皆是輪迴之因、苦報之本。我今發願，願回此二報，臨命終時，莊嚴往生西方極樂世界，蓮華爲胎，托質於中，見佛聞法，

悟無生忍，登不退階，入菩薩位，還來十方界內，五濁世中，普見其身而作佛事。以今日財法二施之因，如觀世音菩薩具大慈悲，遊歷五道，隨類化形，說諸妙法，開發未悟，永離苦道，令得智慧。普與衆生，悉得成佛，乃予施經之願也。《廬山蓮宗寶鑑》卷七，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又見《人天寶鑑》。

修昌州多寶塔發願文

紹興二十二年二月

敷文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潼川府路兵馬都鈐轄、瀘南沿邊安撫使、知瀘州軍州、提舉學事、兼管內勸農使、東安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賜紫金魚袋馮：今於昌州多寶塔內施錢四百貫文足，造第六層塔一級。全用銀盒，內盛華嚴感應舍利一百二十粒，安於其中。祈乞祿壽綿遠，道道無慮，眷屬康安，子孫蕃衍，盡此報身，同享極樂。紹興壬申歲仲春旦日。

修塔化首任亮刊石立。《大足石刻內容總錄》第一四一頁。（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七〇

吳 說

吳說，字傳朋，號練塘，錢塘（今浙江杭州）人，師禮長子。建炎中提舉兩浙市舶。紹興中除尚書郎，出知信州，再知盱眙軍，主管崇道觀。善書，高宗謂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唯錢塘吳說。所書《九里松碑》，尤爲高宗稱讚。傳世書跡有《三詩帖》、《行藝詩帖》、《千字文》法帖等。嘗輯杜甫、王安石絕句，編爲《古今絕句》三卷，今存。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二、刑法二之一五五，《皇宋書錄》卷下，《書史會要》卷六，《宋詩紀事》卷四八。

乞葺神霄宮安置本司官吏奏

建炎二年六月

契勘本司廨宇，舊在杭州，已經燒毀。伏見杭州神霄宮依昨降朝旨廢罷，見今空閑，欲乞踏逐一位子，量以本司頭子錢修葺，安着一行官吏。《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一二（第四冊第三三六九頁）。又見

《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四三頁。

書簡帖 一

說咨目，頓首再拜上啓澤民知府中大契兄台座。寒律初嚴，不審興居何似？伏惟神所休相，台候動止萬福。去違賢誼，忽復許久，區區懷仰，與日俱深。自承過豫章，難值端便，以故闕于承問記室，負歉何已。末繇瞻叙，惟冀惠時嗇養沖氣，前需節召，禱頌真切。不宣。說咨目，頓首再拜上啓澤民知府中大契兄台座。《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三。

書簡帖 二

說咨目，頓首上記元俊學士賢友侍史：說比幸披豁，匆匆告歸爲歉。即日侍膳之餘，尊履申福譚，命牧童還自廣德，已面諭之。今往請見，可詳叩丞相行年也。昆季意不殊前，更不一一致問。比獨不得一面元忠爲不滿。惟冀爲親壽重。遽中代傳言，理無報教。謹啓。四月晦，說頓首上記。

《淮陰娑羅碑》，近得之，納寄一本。懇借古碑，中有帶行草者，告乘間檢尋，更數日專介叩請。《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三。

書簡帖 三

說再拜上啓。說數奇之迹，分甘置散。比閱邸報，忽有盱眙之除。繼報代人已有改命，恐遂促行。自茲瞻望愈遠，情深邑邑。匆遽，聊此上詞，良愧率略。說再拜上啓。《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三。

書簡帖 四

說外弟梁校正克鞏占籍府下，往干典謁，幸垂顧盼。聞舊嘗登門，想不待鄙言之祝也。說悚息。

《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三。

書簡帖 五

說頓首再拜澤民提宮宗丞賢友：比辱教墨，久稽裁報，愧甚。比日尊履動止何似？需惡札，納上，卷軸紙數太多，恨不能精也。說適過鄉里展掃，過郡，託蔣丞致遠，不遑疊幅。餘冀順序寶鍊，以承休命。不宣。說頓首再拜澤民提宮宗丞賢友。《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三。

書簡帖 六

說頓首上啓。區區叙慰，已具右疏。即日凝凜，不審孝履何似？末由一造廬次，唯冀節抑哀苦，以承家世寄托之重，不勝至望。謹奉啓，不宣。說頓首上啓大孝宣教苦次。《三希堂法帖》釋文八。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石渠寶笈續編》，《宋人法書》第三冊。

書簡帖 七

說頓首再拜。昨晚特枉誨翰，適赴食，歸已暮，不即裁報，皇恐皇恐。閱夕不審台候何似？寵速，佩眷意之渥，豈勝銘戢。區區併遲瞻叙。適在他舍，脩致率略，幸察。不宣。說頓首再拜，御帶觀察尊親侍史。《三希堂法帖》釋文八。又見《石渠寶笈續編》。

書簡帖 八

說拜問。門內眷聚，伏想長少均協多慶。賢壻以未接識，不及別狀。孥累輩乘二巨艦，轉江入淮

旬，頗遲遲，今猶未至。次弟經由高沙，兒輩若知良臣在彼，必往請見。大兒子近堂差泰州如皋監鹽，偶得見闕，便來赴官。朝夕先過此，相聚數日而後之任。仲子調真州推官，尚有一年闕。叔子嶽祠滿已一年半，未得赴部，同二季隨骨肉俱來。賢嗣昆仲一一均福。說拜問。《三希堂法帖》釋文八。又見《珊瑚網·書錄》卷六，《書畫題跋記》卷一，《六藝之一錄》卷三九四，《石渠寶笈續編》。

書簡帖 九

說頓首上啓明善宗簿懿親侍史：近兩上狀，一附彌大，一送華亭，未知已得呈達否？比又辱誨示，承已達行在，感慰兼至。信復，伏惟尊履申福。宗寺職務清簡，諒多娛暇，正恐朝夕別有異數耳。說碌碌不足數，到官已半年，更如許時，通理當滿，預有填壑之憂。正遠，冀寶鍊冲粹，不宣。說頓首上啓明善宗簿懿親侍史，八月晦。《石渠寶笈三編》。

書簡帖 一〇

說上問。慶門星聚，伏惟均協當詣。令嗣將仕侍下休裕，匆匆不及別狀。說近奉詔旨，訪求晉唐真蹟。此間絕難得，止有唐人臨《蘭亭》一本，答以千緡省。若更高古，許命以官。且告老兄出一隻

手，廣爲搜索，亦足張吾軍也。留意，幸甚幸甚。說再拜上問。《石渠寶笈三編》。

書簡帖 一一

說頓首再拜。說衰遲蹇鈍，無足比數。頃蒙造物存錄，假守四郡，曾微寸效，以副共理之寄。比奉安豐之命，旋膺盱眙之除，豈所宜蒙，誠爲非據。竊意使人不晚過界，拜勅之日，即刻登塗，水陸兼行，倍道疾馳，自鄱陽旬有三日抵所治。偶寬數日，趣辦錫宴等事務，幸不闕誤。惟是此地最爲極邊，事責匪輕，宜得敏手通材，乃克有濟。而老退疏拙之人，豈能勝任。素荷眷予，幸有以警誨而發藥之，是所望者。說頓首再拜。《石渠寶笈三編》。

書簡帖 一二

說頓首再啓。垂喻錦里園亭諸榜，何其盛也。悉如尺度寫納，告侍次爲稟呈，第愧弱翰不稱耳。謝傅方且爲蒼生而起，裴公詎容從綠野之游乎？非次，不敢數拜問櫝，亦告侍旁，爲致下悃。昨中丞初除拜日，嘗致賀啓一通，不敢使人代，乃其自製。吾友試一取觀之，亦可以見其蘄向之意也。說頓首再啓。《石渠寶笈三編》。

書簡帖 一三

說頓首上啓。奉教，伏審即日尊履申福。說初意臨行一造別，適聞親翁已調官，便欲赴，恐過此有失時之恨，不免於數日促行。困頓中事事旋營，雖欲輟半日之隙，不可得矣。臨發遣問，以叙懷抱也。大參且欲泊報恩，以便甘養。邦人甚惜其遽，鄙亦恨紹伊之去也。蠟梅已折簡付來介，徑取持納。方人事叢委，上報率略。不宣。說頓首，款士提舉家丞老兄〔二〕。《石渠寶笈三編》。

〔二〕家丞：疑當作「宗丞」。

書簡帖 一四

說上問。堂上太宜人伏惟壽履康寧。兒母婦孫，並拜問誠，三十姐孺人侍奉多慶，骨肉輩一一伸意。爲別之久，不忘思念。五十五、六十皆得相近，種種極荷敦篤存顧，多感多感。郎娘均勝，聞甚慧茂，可喜可喜。此有需幹，不外。說上問。

說衰晚驟當冗劇，觸冒暑毒，忽得血淋之疾，楚苦良甚，不逮親染，爲愧。《石渠寶笈三編》。

書簡帖 一五

說再拜。說夏末被命之初，頗聞廟堂餘論，謂老兄屢以親庭爲言，恐不日別有改命。九月初，得提領海船張觀察公裕書云：「近準樞密院照劄，福建運判魯朝請候起發海船齊足日，躬親管押，於提領海船司交割訖，發赴行在。」竊料必有異數之寵。近有士大夫自福唐來者，皆言使坐尚未承準此項指揮，不知今已被受否？奔迸流離之餘，日迫溝壑，佇俟老兄新命，庶幾早就廩食，以活孥累。或節從經由此邑，得遂迎見，尤所慰幸。說惶恐再拜。《石渠寶笈三編》。

書簡帖 一六

二哥監獄宣教、二嫂孺人：緬想侍旁多慶，兒女一一慧茂。兒母、兒婦、諸孫，悉附拜興居，及伸問二哥嫂，匆匆未及別問。大哥時相聞，但未能得一相聚，爲不足耳。家訊見委，適無使人，今附遞以往。鄧守舊識，能相周旋否？說欲趁寒食至墓下，不出此月下旬去此。積年懷抱，當俟面見傾倒，預以慰快。說再啓。《石渠寶笈三編》。

書簡帖 一七

百姐恭人伏惟體候萬福。兒母暨兒女輩並附起居。第三兒婦一房，與堂前老幼數人，在德安府，近遣人般取，朝夕盡來官所，蓋兩處凡百倍費耳。大女子五七娘與汪婿俱來歸寧。汪婿欲營權局，已津遣往京西漕司營之，想須得一處。六九求岳祠，聞已得之。後生未欲令出官，且累資考耳。第二女子七十娘，荷本路向漕來議，爲其冢婦，秋初欲言定，庶去替不及半年，免避親。但窮壘種種無有，妝奩未易辦爾。正遠，唯希將護。二甥別遣訊。說上問。《石渠寶笈三編》。

書簡帖 一八

說皇恐再拜上覆。前日匆匆請違門下，有二事失於面稟。殺牛之戒，前輩爲政急先務，況法禁甚嚴，所當遵守。而浙東諸州使府特盛，不但村落彌滿，雖府城通衢，亦皆畱塞。欲乞大書板榜，揭示禁賞罪名，仍鏤板下管下諸邑散印，徧及鄉村。不唯可以奉法，兼亦陰德不淺。說有二親戚列在部屬，敢以爲獻。陳乃表甥，向乃妻弟，非敢私請，實爲公舉。說近經由永康縣，似聞樓樞府使臣及宣兵等請受止是邑中逐旋那移，不以時得，若非使府稍與應副，必致闕事，於人情有所不周，亦鈞念所

宜恤也。但乞行下本縣，取會前後已應副過錢米之數，可見本末。恃恩憐之深，敢盡所聞。說皇恐再拜上覆。《石渠寶笈三編》。

書簡帖 一九

說手咨大哥監稅迪功賢甥：老舅私門薄祐，小舅以去年十月廿三日沒於廣州官所。悲傷深切，何以堪之！平日見其飲啗過人，謂宜享壽，以承門戶，何期棄我而先，追恨痛極。吾甥聞之，想亦哀悼。即日侍下體誰何似？想同大嫂、愛女均休。舅到此踰半歲，回望湘鄉，遠在三千里外，懷歸之心，晝想夜夢。以悲惱多病身，丐日返閑，未得遂請。若得之，即歸湘也。吾甥赴官，定在幾時，果成此行否？六十哥赴官，可以言曲折，茲不多云。餘希慎□自愛。七月廿五日，說手咨。《戲鴻堂法書》卷一四。

書簡帖 二〇

說頓首再啓。下車既久，凡百當就緒，切謂便於迎養，爲況必甚。適來諭云云，何至是耶？別紙鑄委，已爲求得，但須開年始可剡奏耳。說竭來鄱江，亦粗安隱。俸餘尠少，坐食幾盡，未知何以爲

計。此間雖物價廉平，亦未免艱急。投老，首丘之念未遂，晝想夜夢，常往來於胸次也。說頓首再啓。《書畫鑑影》卷一一，同治十年利津李氏刻本。

題智永懷仁書蘭亭修禊前後叙

《蘭亭修禊前叙》，世傳隋僧智永臨寫。《後叙》，唐僧懷仁素麻牋所書。凡成一軸，永嘉太守待制程公見賞歎，刻之樂石，與天下後世知有《蘭亭》筆法者共之。虞、褚輩多臨《蘭亭》，而永師實右軍末裔，頗能傳其家法。故此書活動，宛有迴鸞返鵠之意，較之世間石本，何啻九牛毛耶。懷仁，唐書僧，號能集右軍書者。首尾映帶，誠爲尤物。錢塘吳說。《蘭亭考》卷六。

題薛氏藏蘭亭帖

定武舊刻，長安薛氏所藏。余政和丁酉歲倅郡，次年移南陽，薛氏子咳以此贈行。建炎己酉，承乏鄉部，遭里中之變，已失復得。錢塘吳說傅朋題。《蘭亭續考》卷一。

跋王岐公本蘭亭帖

紹興九年

先君所藏定本《脩禊叙》，愛之甚切。今觀此刻，宜在季孟之間。紹興九年，歲次己未春，三吳吳說跋。《蘭亭續考》卷一。

書溫莘畢良史題鍾繇賀捷表後

紹興九年三月

二公既評之，余何言哉！紹興己未歲暮春之末，吳說題。《鬱岡齋墨妙》卷一，明拓本。

跋四體帖

紹興十七年四月

嘉禾道正鄒淵明，一鄉羽客之好事者。余過郡，頻日見臨，袖軸紙索書，未暇作。洎解行，復出祖郊關之外，意非苟然。經吳江，值便風，發遠興，乃爲書之。紹興丁卯初夏，吳傅朋。《寶真齋法書贊》卷二三。

跋古今絕句

紹興二十三年三月

說少日嘗觀山谷老人爲同郡胡尚書以研綾牋寫杜陵、臨川絕句，錯綜間見，參以行草。亦概聞其緒言，謂古今絕句，造微入妙，無出二家之右。說近歲嘗以所聞質諸當代詩匠，咸謂斯言可信不疑。今二集行於世者凡一百二十卷，每欲檢尋絕句，如披沙揀金，徒勞繙閱。暇日掇拾，自爲一編，得杜陵五言、七言凡一百三十有二首，臨川五言、六言、七言凡六百十有三首，目曰《古今絕句》。手寫一本，鋟木流傳，以與天下後世有志於斯文者共之。不敢輒爲序引，謹以所聞附之篇末。紹興二十三年，歲在癸酉，三月二十九日，錢塘吳說題。《古今絕句》卷末，宋刻本。又見《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二三。

題李龍眠九歌圖後

先君故物，盜斂之餘，偶復得之。說題。《清河書畫舫》卷八上。

再題李龍眠九歌圖後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

先君諫院崇寧間僑寓漣水，得此軸于巡檢劉昌公子明。飄泊干戈之餘，書畫無復存者，而此軸再獲，今以歸元象賢良猶子上閣承宣功顯巾笥。功顯好奇尚古，種學績文，克肖諸父。《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功顯有焉。紹興二十六年歲在丙子七夕，錢唐吳說題後。《清河書畫舫》卷八上。

跋閻立本畫蘭亭

右，圖寫人物一軸，凡五輩，唐右丞相閻立本筆。一書生狀者，唐太宗朝西臺御史蕭翼也；一老僧狀者，智永嫡孫會稽比丘辯才也。唐太宗雅好法書，聞辯才寶藏其祖智永所蓄晉右將軍王羲之《蘭亭修楔叙》真蹟，遣蕭翼出使求之。翼至會稽，不與州郡通，變姓名，易士服，徑詣辯才，朝暮還往，情意習洽。一日，因論右軍筆蹟，悉以所携御府諸帖示辯才，相與反復折難真贋優劣，以激發之，辯才乃云：「老僧有永禪師所寶右軍《蘭亭》真蹟，非此可擬，藏之梁間，不使人知。與君相好，因取以相示。」翼既見之，即出太宗詔札，以字軸寘懷袖。閻立本所圖，蓋狀此一段事蹟。書生意氣揚揚，有自得之色；老僧口張不呿，有失志之態。執事二人，其一噓氣止沸者，其狀如生，非善

寫貌馳譽丹青者，不能辦此。上有三印：其一內合同印，其一大章漫滅難辨，皆印以朱；其一集賢院圖書印，印以墨。朱久則渝，以故唐人間以墨印，如王涯小章、李德裕贊皇印，皆印以墨。此圖江南內庫所藏，簪頂古玉軸，猶是故物。太宗皇帝初定江南，以兵部外郎楊克讓知昇州。時江南內府物封識如故，克讓不敢啓封，具以聞，太宗悉以賜之。此圖居第一品。克讓蔡人，寶此物，傳五世，以歸其子婿周氏。周氏傳再世，其孫穀藏之甚秘。梁師成請以禮部度牒易之，不與。後經擾攘，穀將遠適，以與其同郡人謝伋。伋至建康，爲郡守趙明誠所借，因不歸。紹興元年七月望，有携此圖貨於錢塘者，郡人吳說得之。後見謝伋，言舊有大牙籤，後主親題刻其上云「上品畫，蕭翼籤」，今不存。此畫宜歸太宗御府，而久落人間，疑非所當寶有者。說記。《嘉泰會稽志》卷一六。又見《蘭亭考》卷三，

《石渠寶笈》卷一四，《古今圖書集成》藝術典卷七九〇。（以上吳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七一

張 琰

張琰，字德和，邠州（治今陝西彬縣）人，舜民侄。

洛陽名園記序

紹興八年三月

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聲名氣焰見於功德者，遺芳餘烈，足以想象其賢。其次，世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群品，而乃斥餘事種植灌溉，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爲天下之中。土圭日景，得陰陽之和；嵩少瀍澗，鍾山水之秀；名公大人，爲冠冕之望；天匠地孕，爲花卉之奇。加以富貴利達、優游閒暇之士，配造物而相嫵媚，爭妍競巧於鼎新革故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習，歲時嬉遊，聲詩之播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以知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爲不苟。且夫識明智審，則慮事精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深爲近遠小大之應。於熙寧變更，

天下風靡，有所謂必不可者，大丞相司馬公爲首。後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者，至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足跡目力心思之所及，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爲天下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祐官太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爲黨人。女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識者哀之。今《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履東西。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譴逐嶺表。立黨之二年，誣謗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群陰已壯，芽孽弄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內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者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爲之寒心。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己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愚故曰：其言真不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時，至於荆棘銅駝，腥羶伊洛，雖宮室苑囿，滌地皆盡，然一廢一興，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大，復有如洛陽衆賢佐中興之業乎！季父浮休侍郎，詠長安廢興地，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漢苑隋宮已黍離。覆轍由來皆在說，今人還起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難遇，嘉賢者之用心，故重言以書其首。紹興八年三月望日，幽國張琰德和序。《洛陽名園記》卷首，寶顏堂秘笈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二〇，《古今書抄》卷三，乾隆《歷城縣志》卷一九，道光《章邱縣志》卷一六，《甯宋樓藏書志》卷三三。（祝尚書校點）

史 才

史才（？——一一五九），明州鄞縣（今屬浙江寧波）人，史簡之孫。政和八年第進士。紹興中歷任國子監主簿、右正言、右諫議大夫。二十三年十月擢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次年六月罷。紹興二十九年卒。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六、一六三、一六四、一六五、一六六、一八一，樓鑰《攻媿集》卷七四《跋葉氏夫人墓誌銘》。

綱運折欠乞送大理寺推治奏

紹興二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伏見諸路州軍起綱發納錢物，差官及使臣、衙前兵梢等押赴行在所合屬倉庫交納。至有折欠數，並將合干人押下排岸司追理。排岸非行法官司，無所研問，得其人則使人監守，夜則寄禁錢塘、仁和兩縣獄中。其人皆遠去家鄉，無親故可以假貸，身爲囚繫，欲償無路，情不獲伸，徒淹歲月，凝寒烈暑，不得休息。糧餉不繼，困餓狼狽，纍纍相屬，而莫之恤。夫損失官物而責其備償，有侵盜貿易之弊者，付有司治之，則情可得而失物可追，不待監禁之嚴而弊已革矣。乞應倉庫交卸綱運折欠，並即時具名色數目申解所屬。見得有侵盜貿易之弊者，送大理寺推治。其過誤損失，並押下元起綱處依法

施行。況本處自有抵當委保與身分請給，皆可備償追足，附綱起發，則折欠可不擾而辦。《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四之四（第六冊第五五八五頁）。又見同書食貨四九之四一（第六冊第五六五四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四。

圍田利害狀

紹興二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

浙西諸郡水陸平夷，民田最廣，平時無甚水甚旱之憂者，太湖之利也。數年以來，瀕湖之地多爲軍下兵卒侵據爲田，擅利妨農，其害甚大。蓋隊伍既衆〔一〕，易於施工，土益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水源既壅，太湖之積漸與民田隔絕不通。旱則據之以溉壩田，而民田不沾其利；水則遠近汎濫，不得入於湖，而民田盡沒矣〔二〕。乞專令本路監司躬親究治，盡復太湖舊利，使軍民各安其職，田疇盡蒙其利，農事有賴。《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一（第六冊第五九二九頁）。又見同書食貨七之四九（第五冊第四九三〇頁）、食貨八之二（第五冊第四九三五頁），《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五，《文獻通考》卷六，《宋史》卷一七三《食貨志》上一，《吳中水利全書》卷一三。

〔一〕衆：原無，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補。

〔二〕「水則」至「沒矣」：原無，據右引補。

楊良輔素無術業奏

紹興二十三年九月

臨安府府學教授楊良輔素無術業，頃充平江府考試官，陞黜失當，不平之恨，聞于鄰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五。（以上曾棗莊校點）

夏之文

夏之文，字蒙夫，福州福清（今福建福清）人，臻子。政和八年進士，歷太常博士、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公事、戶部郎中。紹興中爲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後官終江西提刑。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八之七〇、食貨二六之九、食貨三二之二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二、六三、六六，《淳熙三山志》卷二七。

兩浙路鹽場買鹽額及入納鈔錢奏

紹興三年三月

臣自到任以來，分遣屬官遍詣產鹽場監，勸誘亭戶廣行煎煉鹽貨。自紹興二年一全年鹽場買鹽比

祖額計增八百七十七萬餘斤，增赴入納鈔錢五十一萬四千三百餘貫。州縣住賣鹽總一路比遞年計增五百八十一萬九千六百餘斤，計增赴入納鈔錢三十四萬九千一百餘貫。《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六之九（第六冊第五二三八頁）。

淨慧禪院看經寮記

昔法達禪師誦《法華經》及三千部，而不悟佛知見；智通禪師誦《楞伽經》約千餘遍，而不會三身四智。又，江西志徹、南海志道禪師自從出家以來，皆覽《涅槃經》，而不曉有常無常之義。彼四禪者初未嘗有所開悟，持誦既久，一見六祖，則于言下豁然意解，如夢者覺，如醉者醒，如迷塗失道之人不知所向，一旦得出邪徑，而由正路。大抵經意分明，人自迷背。況人人性中本有此經，諸佛如來因以文字垂示後學，雖非即此以悟入，亦非捨此而後有得。然則，寺院看經寮豈可無哉？淨慧禪院在常熟練塘市，距鄒氏所居百餘步。其初施地創立院宇，繼而抄《大藏經》，建藏殿、藏院、三門兩廡，皆鄒氏先世之力。逮愬伯仲，造水陸功德堂，以續其後。紹興初，慨然復以大殿頽敝爲慮，且先世嘗欲新之未暇，乃相與出力，斥而大之。成於五年七月，余頃寓居練塘，親睹茲事，嘗作文誌其歲月矣。然獨未有衆僧看經之所，爲闕典，憲念諸昆蚩世，無與爲力者。十九年二月己未，惻然興懷，又獨力爲寮及兩序共二十餘間于藏殿之後。明窗斐几，煥然一新，使其徒朝夕宴處于其間，展讀諷

誦，曠然見性明心。他日不下四禪者，其爲利益一切，豈淺淺哉！比者，又得信公禪伯來主是刹，四方學者聞風奔湊席下，凡數百人，遂爲一大叢林。邦人信嚮，設伊蒲塞盛饌無虛日，亦一時盛事，豈不遑哉！嘗聞唐宣宗問宏辯禪師：「有人持經念佛，如何？」對曰：「如來種種開讀，皆爲最上乘。如百川衆流，莫不朝宗于海。」又問：「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否？」對曰：「沙門釋子禮佛轉經，蓋是住持常法。」夫經者徑也，不可一日無于天下也，審矣。憲作斯寮，爲沙門釋子之利，豈徒爲遮眼計？未成之日，以書見告，既成併以圖來示，丐余文以傳久遠。余嘉憲之用心，教子姪皆入大學，又推其餘以及其鄰僧。余衰也久矣，廢棄筆硯，不復爲文，今日披圖，喜而爲書其本末以告來者。是年九月十五日，左朝請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夏之文記。《重修琴川志》卷一三。又見《海虞文徵》卷一四。

修忠祐廟碑記

宣和二年，方臘寇睦州，犯宣之寧國，距州界百里，州人震恐，遂禱於武烈帝之祠，既而賊引退不入境。龍圖閣學士錢公即相與出力，新其廟，以答神貺。州表奏於朝，賜額曰「忠祐」。謹按武烈帝，陳太丘之後，諱杲仁，世爲晉陵人，仕隋拜大司徒。大業五年，奉詔平賊於長白山。九年，平樂伯通於江寧；十三年，平倭世幹於東陽。忠孝文武，信義謀辯，雅爲當時推重，又數平賊，威大振。

沈法興起義兵於吳興，謀據吾州，憚之，率衆歸附。後法興與賊帥李之通陰圖叛，併力拒之，故及難。晉陵、武進之人立東西廟祠焉，東廟尋併罷，西即今廟云。唐乾符封忠烈公，中和封感應忠烈公；梁開平進封福順王；淮南太和更封武烈王；江南保大冊今號。自立廟距今五百餘載，州人之出入必告，水旱疾癘必祭，征行師旅必貌神像以偕。凡有禱於廟，其應如響。故自朝及暮，具牲酒，命祝史，持琬以乞靈無停晷。而欲新神廟者，雖日斥而大之，弗厭也。建炎丁未秋，陝右兵討亂武林，次嘉興，一夕軍變，回姑蘇閭門，所過蕩爲邱墟。西涉丹陽、鎮江，被害特甚，惟吾州界二州之間，亭距奔牛，獨免殘破。初入境，殺羊犒軍，其一拱手坐逝，賊相顧失色。數欲縱火，雨輒作，望城上皆紅衣巨人持兵仗，尤驚異之。戊申春，江賊寇儀真，浮江東下，破鎮江，據之，設水寨於金焦二山，兇燄熾甚，州大擾，神許不犯境，後旬果降。方時艱棘，恃神以無患屢矣，人人德神之賜，無以報念，欲侈祠宇之奉尤力。知州事、右文殿修撰周侯杞因民之所甚欲，下令曰：「願復新廟者聽。」州人驩呼鼓舞，輦土於郊，筏木於江，工徒材用之需，不謀而集。於是諏日度地，易卑以崇，袤狹以廣。爲門於中外，爲廊於東西，薦獻有亭，醮祭有堂，齋宿有廳，以間計之，五十有奇。通守、直秘閣梁侯汝嘉令武進日實總其事。興工於是年冬十月十有三日甲子，明年春三月十有五日癸巳告成。翼然而輪奐，廟貌益嚴，州人奔走祠下，承事益虔；而神之宅厥居，燕斯民，垂庇一方，其將永永無窮。侯以之文嘗代匱侯泮宮，與聞興修始末，俾書其事，不得辭。惜乎，隋唐史逸其傳，其詳不可得而知也。廟成前一月，鑾輅巡幸，既行，人有睹回師入廟門甚整，意神以陰兵扈駕也。時潰卒乘間剽

竊，火民居，不能延及，州遣官軍襲殺之，一境以寧，亦以爲神助云。迺若敗王郢、符裴璩之禱，拒孫儒、黃巢如周節度之約，又嘗以陰兵黑牛助柴將軍之戰，則有碑碣存焉。嗚呼！烈丈夫忠勇氣充塞宇宙間，不與形俱盡者也。使不幸而死，死當廟食，英靈凜凜，千古如在。見之者改容動色，莫不竦然畏慕，愈於生之日。彼巽慝偷生，厭厭如九泉下人，其死也與草木俱腐，何足道哉！康熙《常州府志》卷三六，康熙三十四年刊本。又見康熙《武進縣志》卷三四。（以上李文澤校點）

凌 哲

凌哲，字明甫，吳縣（今江蘇蘇州）人。登宣和六年進士第。紹興中，爲太常博士，以左朝散郎通判明州。二十五年，以湯鵬舉薦，召對稱旨，除監察御史，尋遷右正言，再遷左司諫，權吏部侍郎，兼侍講。二十八年，求補外，以敷文閣待制知台州。遂退居鄉里，澹約自守。掛冠十餘年卒，年八十六。見《吳郡志》卷二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二、一七〇、一七八、一七九等。

劾王會奏

紹興二十五年十二月

會專恃權勢，肆爲貪酷。其知湖州也，民間私造酒醋，斗升之犯，即拘沒家財。逮移明州，益嚴

其禁。加之違法橫斂，託名羨餘，貯之別庫，謂之措置。曹泳常唱之於前，已不堪其弊矣，至會復增其數，歲至三十萬緡。於是多置稅場，以掊克商旅，增造酒額，以抑配貧民。以爲未足也，則又侵奪諸司正額之錢，悉充措置之數。及其還朝，席捲而去，帑藏爲之一空。凡典三州，皆二浙膏腴之地。其去之日，公庫所有，多擇以自隨。所至蕭然，恬不知恤。治第平江，極其華侈，皆出於三州兵民之力。望投竄遐裔，以爲臣子慢令賊民之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〇。

乞赦負罪死于異土之命官奏

紹興二十六年正月

乃者郊丘肆赦，凡命官因事編置流竄之人，輕者原放，重者量移，或乃盡復原官，還其職任。四方萬里，莫不歌詠載路，鼓舞增氣，甚盛德也。然臣尚念有負罪之死越在異土者，未蒙檢舉施行，欲望特命大臣，量其原犯事因，條具以聞〔一〕，取自聖裁，以次權行。庶幾深仁厚澤，下漏泉壤。《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六之六七（第五冊第四一二九頁）。

〔一〕「條具以聞」以下文字，《會要》作「或復其官爵，或祿其子孫，誠聖政之不可闕者」。

劾魏良臣奏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

良臣昵比匪人，甘心媚竈，剛愎不悛，輕躁自用。驟易中外冠帶之制，不知其倉猝之難辦；拘收軍中回易之類，不究其本柄之所自。臣僚之貶死復官，身後恩數，多不檢舉，而洪興祖獨得依條指揮。其不公不忠，迹狀顯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

乞革進奏院之弊奏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

國家自祖宗時置進奏院，若朝廷之號令政事、注擬賞罰之類，皆付之郵傳，播告天下。比年以來，用事之臣乃令本院監官先次具本，納於時相，謂之定本。動輒旬日，俟許報行，方敢傳錄。而官吏迎合意旨，多是刪去緊要事目，止傳常程文書。偏州下邑，往往有經歷時月，不聞朝廷詔令。切恐民聽妄生迷惑，有害治體，望將進奏院定本亟行罷去，以復祖宗之舊，以通上下之情。《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

乞禁官吏以四事貪贓奏

紹興二十六年二月

守令以修造爲名，頻破官物，虛没入己；監司屬官，廣占兵級，坐耗廩券；命官之任及解官，妄指遠僻之所，多請顧直；寄居官俸給，往他州重疊冒請等四事，乞嚴立法禁，違者計贓坐罪。《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

乞遴選循吏奏

紹興二十六年三月

自江以北諸路州軍殘破之後，尤宜遴選。望詔大臣均擇循良之吏以爲郡，增嚴殿最之法，使知激勸。《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七之三十一（第四冊第三四三三頁）。

言大辟不得隨意貸減奏

紹興二十六年四月

臣聞昔漢高祖入關，悉除秦法，與民約法三章耳。所謂殺人者死，實舉其首焉。司馬光有言：「殺人者不死，雖堯、舜不能致治。」斯言可爲至當矣。臣竊見諸路州軍勘到大辟，雖刑法相當者，類

以爲可憫，奏裁，遂獲貸配。前此臣僚累曾論列，而比年尤甚。無他，居官者無失入坐累之虞，爲吏者有放意鬻獄之幸，上下相蒙，莫之俊革。貸死愈衆，殺人愈多，殆非辟以止辟之道也。臣嘗取會到自去歲郊祀後距今大辟奏裁，無慮五十有餘人，姑摭其略而言之。汀州雷七、處州徐環兒、常州郭公彥、夔州冉皋，此四人者，情理凶惡，實犯故殺、鬪殺之條，蓋常赦所不原者。於法既無疑慮，於情又無可憫，今各州勘結，刑寺看詳，並皆奏裁貸減。彼殺人者可爲幸矣，顧被殺者含恨九原，不知何如而已也。臣恐强暴之風，日以滋長，善良之人，莫能自保，其於政刑，爲害非細。欲望特降睿旨，應今後諸州軍大辟，若情犯委實疑慮，方得具奏。其情法相當，實無可憫者，自合依法申本路憲司詳覆施行，不得一例奏裁。當職官吏及刑寺，日後將別無疑慮、情非可矜奏案輒引例貸減，以破正條，並許臺諫彈劾，嚴寘典憲。庶使用刑咸得平允，惡人重於犯法。臣又契勘大辟所犯，未有不因財氣鬪詈而致死者，今有司但以先曾詈人一句、打人一拳，便以爲可憫奏裁，如此則故殺、鬪殺條令皆可廢矣。惠姦長惡，莫大於此，伏望聖慈詳酌施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二。又見《皇朝中興繫年要錄節要》卷一四，《文獻通考》卷一七〇，《宋史》卷二〇一，《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一三，《大學衍義補》卷一〇八，《宋史新編》卷四六。

乞禁姦吏獲罪者因赦圖解免奏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

陛下深念比年臣僚有緣誣告不測之罪，投竄遐裔，無路自明，迺因郊賜赦，曠然與之昭洗。於是中外之士，交章公車，陳詞臺省，以自訴辨雪者，殆無虛日。聖恩寬大，悉命有司量其情實，或除罪籍，或復元官，冤憤既伸，萬物吐氣，甚盛德也。臣竊見比來檢鼓院上封者滋多，頗涉冒濫，如其所犯元因語言疑似之類，或可矜憫，至於姦賊狼籍，已經按治，蹟狀顯著，人所共知者，亦復巧飾詞理，公肆誕謾，或稱向曾違誤權臣所致，例圖解免。今陛下方開公正之路，而小人乃欲啓僥倖之門，此尤清議之所不容也。又況此曹嗜利之人，與生俱生，未易浚革，儻復齒夷途，再臨民社，必且益務掊剋，以殘虐吾民，無所忌憚，其害將有甚於前日矣。伏望特詔有司，應自今陳雪過名之人，並須檢會元犯事因，如係贓罪已經勘劾者，乞止依元斷條法施行。庶使貪汙知畏，官曹寢清，實天下幸甚。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又見《文獻通考》卷一七三。

劾劉長源奏

紹興二十六年七月

長源嘗冒臺察之列，首創異議，乞任崇寧以後大臣子孫，陛下亟加貶斥。後因與王會連親起廢，

專務營私，每歲舉官陞改，不問賢否，凡一薦章，必得錢五百緡，乃始剡奏。迺者被旨追證王鞬不法事，凡鞬強取民田，多不給還，見訴臺部。其用心如此，望賜罷黜，以爲朋姦慢令之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三。

乞申嚴州縣不得過有科取於人戶奏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

諸路州縣將人戶畸零稅租，依舊過數科催。如納絹一寸，便令納一尺；穀米一勺，便令納一升。民輸十九之賦，而官無一毫之增，利專私室，怨歸公上，此何理也？望申嚴州縣，止據實數折納價錢，及聽合鈔送納本色，不得準前過有科取，以就整數。仍委監司覺察按劾，御史臺體訪論列，人戶越訴施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四。

乞革苗稅收納之弊奏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

諸路州縣起催秋苗有期，自來受納，姦弊百出，最爲民患。受納官物，全藉監官約已奉公，鈐束吏姦。然場務專斗等每以厚賂預囑監司州郡主行之吏，乞差某官。既遂其請，酌酒相慶。凡監官供家百須皆取辦之。上下相蒙，恣爲奸弊，百姓受害，無所赴訴。乞嚴飭監司郡守，應差受納官須躬自體

訪，選委清強有風力之人，使之究心措置約束。又攬納之弊，自來罪賞約束，至爲嚴切，終不少革者，蓋緣遠村細民，戶產微薄，輸納零細，須憑攬人湊數送納，因得爲弊。乞嚴戒受納官，每遇人戶般米入倉，並須躬親看詳，依公交量。其合收耗米，並依衆例，不得容情增減及停留作弊。仍乞委自守貳，不時稽察，苟有違戾，重作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九之八（第五冊第四九六五頁）。

乞飭諸路恪守考課條法奏

紹興二十六年十二月

祖宗時，監司考課之法尤所注意，至給御前印紙批書事件，俟其滿歲，用以磨勘。至於保奏互舉，各有期限，違者論罪如律。比年以來，文存實亡，漫不加省，善否混淆，莫之旌別。欲望申命有司，檢坐見行考課條法，嚴飭諸路監司恪意遵守，以時互舉，聞乎朝廷，且使稍久其任，以究行殿最。《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二一（第四冊第三七二七頁）。又見《群書考索》後集卷一五。

乞嚴飭諸路官吏不得輒行迎送奏

紹興二十七年八月

比來州縣官吏每遇監司巡按、帥守移替，例皆傾城遠出，爲監司帥守者亦輒受而不辭。乞嚴飭于諸路，監司帥守互相覺察，應所屬見任州縣官不應迎送而輒出迎送與不應受而輒受之者，並須依公按

舉，寘之典憲。其或徇情容庇，委御史臺彈奏。《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五之二一（第四冊第三四〇一頁）。

乞選差諸路秋稅收納官吏奏

紹興二十七年九月

諸路州軍受納秋苗，去年朝廷頒降斛樣，本以革斗量輕重之弊。而諸州每月交量，令兩夫持杵夾立，抄米入斛，時復按搖，務令堅實。較其多取之數，又過倍於用斗之時。人戶反賂倉斗，願依舊用斗量，至於乞取情弊，略不悛革。伏望嚴戒諸路州軍長吏，自今受納官上自幕職以至管下縣鎮，有剛介自守曉事戢受之人，通行選差，使之遵守前後所降條禁，以杜塞關節。仍乞委各路提刑專一體訪，如有違戾去處，依條按劾，必罰無貸。《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九（第七冊第六二五八頁）。（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七二

韓世忠

韓世忠（一〇八九——一一五一），字良臣，晚號清涼居士，延安（今陝西延安）人，一說綏德（今陝西綏德）人。年十八從軍，從禦西夏，討方臘。宣和中官至嘉州防禦使。建炎初赴行在平苗、劉之亂。四年以浙西制置使守鎮江，獲黃天蕩大捷。紹興初平范汝爲之反，四年大破金兵於大儀鎮，時論以此爲中興武功第一。歷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賜號揚武翊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秦檜收三大將兵權，拜樞密使，罷爲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岳飛冤獄成，世忠獨面詰秦檜。改潭國公，封咸安郡王。久之，改鎮南、武安、寧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三，進拜太師，追封通義郡王。孝宗朝封蘄王，謚忠武，配饗高宗廟庭。見孫覲《咸安郡王致仕贈通義郡王韓公墓誌銘》（《鴻慶居士集》卷三六），《宋史》卷三六四《韓世忠傳》。

乞見帶大小使臣與理爲資任奏

建炎四年十一月

見帶大小使臣，並係軍興以來諸處踏逐抽差到見任寄居待闕并因功換官之人，不能參部注授差遣。乞與理爲資任。《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二二（第三冊第二六一頁）。

言兩軍將校赴臨隆祐皇太后喪事奏

紹興元年四月

契勘神武左軍、中軍兩軍自承信郎以上官約一千三百五十餘員，并將校約六千餘人。從軍各無朝服，及未審兩軍文武官員將校，各合於甚日、赴甚處入臨并成服，其所掛孝服合於甚處問請。乞指揮施行。《中興禮書》卷二五五。

福建破賊捷奏

紹興二年五月

得旨提領大兵前來福建路收捕范汝爲。正月四日卯時大兵到建州城下，攻城，凡六日破城，殺戮賊衆三萬人，生擒賊首張雄等五百餘人。其范汝爲走入回源洞，窮迫自縊身死。其餘首領賊徒或殺或

招，已見盡靜。《宋會要輯稿》兵一〇之二六（第七冊第六九三二頁）。

諸軍不得互相隱留軍兵奏

紹興三年三月

累降指揮，諸軍不得互相招收，及將別人軍兵等一面差人拖拽。欲將諸軍官兵效用，已受應告敕、宣劄文帖，許令本軍統制官於背後批寫某軍，押字用印。仍自今以後如遇後來官兵效用，批勘請受，並仰本軍先次取索出身文字，照驗過勘，及今所屬糧料院復驗，委無違戾，批歷身訖放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七之三十五（第七冊第六七五一頁）。

乞募民承佃荒田奏

紹興三年四月

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岸荒田，以爲屯田之計。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四。

墾辟屯田奏

紹興三年四月四日

契勘陝西因創建州軍城寨之後，應四至境內田土盡得係官，即無民戶稅業交雜其間。其田荒隙，遂招致土人充弓箭長行，每名給地二頃，有馬者別給額外地五十畝。率空地八百頃，即招集四百人，立爲一指揮，一境之中均是弓箭手，自相服從。今內地州縣田土皆係民戶稅業，雖有戶絕逃棄，往往畸零散漫，若便依倣陝西法標給，須合零就整，輾數分撥；其田遠近不同，既不接連，難相照管，又如去城百餘里外給地，付之軍兵，使混雜莊農養種，切慮生事。今相度欲先將建康府管下根括到近城荒田，除戶絕逃田一面措置耕種外，其有主而無力開墾者，散出文榜，限六十日許人戶自陳頃畝，着實四止，如情願將地段權與官中合種，所用人戶牛具種糧並從官給，候收成日據地段頃畝，先次依本色供納二稅及除豁牛具種糧，其餘據見在斛斗量給地主外，盡給種田人。候至地主有力耕時赴官自陳，即時給還元業，若限滿不自陳，既依逃田例直行標撥，庶幾不致荒閑田畝，軍民兩有所濟。并契勘人戶願與官中合種地段，若伺候將來收成除豁二稅種糧外，據現在臨時量給。竊慮地主妄稱鄉原舊例，過數邀求，今欲於人戶自陳日即便議定，據將來實收到斛斗，除上件出豁外，以十分爲率，內二分給地主。若稱所給數少，不願官種者，即具村保姓名，開排地段，送本縣置籍收係。田雖荒閑，須管依條限催理二稅，無令少欠。庶幾地主不敢僥倖，妄有希求。《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九四（第七冊第

六〇三三頁）。

宣撫司屬官叙官奏

紹興四年三月

昨來申所屬官乞依舊例，其參謀官係與轉運使副叙官，參議官與知州軍、朝請大夫已上叙官，機宜、幹辦公事並依發運司主管文字叙官，準備差遣與簽判叙官。今準朝旨，宣撫司參謀、參議官與提舉茶鹽官叙官，機宜、幹辦與通判叙官。竊慮屬官叙位，不應降等，兼紹興令，發運司主管文字、幹辦公事在所部通判之上，今來宣撫使司機宜、幹辦公事却與通判叙官，顯見宣撫使在發運使之下。

《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二九（第四冊第三二八一頁）。

請計價支錢付宣撫司自做乾糧奏

紹興四年十月二十九日

本司官兵見今伺便趨戰，遠追賊騎。乞支降乾糧一百萬斤，恐州縣做造費力，欲計價支錢，付司自行做造。《宋會要輯稿》禮六二之五九（第二冊第一七二四頁）。

請將所得有服親封號與長女奏

紹興四年十一月

昨授太尉日得旨，恩數並依兩府例。今遇明堂大禮，乞依見任兩府條令，將所得有服親封號與長

女。
《宋會要輯稿》儀制一〇之三十一（第二冊第二〇一九頁）。

言牛綱奏

紹興五年閏二月

見措置屯田，乞取買耕牛趁時耕種。今措置下項：

一、浙東、福建係出產牛去處，欲令兩路收買水牛一千頭，並依市價，委稅務官一員置場和買，限三箇月數足。

一、逐路買到耕牛，每一百頭作一綱起發，日行三十里，選差兵士二十人，將校級節級及各一名管押，赴淮東宣撫使司交納。仍每頭用牌子標號齒口格尺，別用申狀，依此開具。令宣撫司照會交割，以防換易。

一、牛綱所至去處，並仰依數應副草料，不得違滯。

一、合千人並仰如法餵養，不管瘦損。每綱交納了畢，如倒死不及五釐，將校節級並與轉一資，管

押人支賜銀絹各一兩匹。如死損過分，從杖一百科罪，仍依元買價賠償。《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九六（第七冊第六〇三四頁）。

請將本人合得俸祿一切倚閣奏

紹興六年正月

恭惟主上當焦勞之日，減放宮女，節省中禁之費，務爲勤儉，以率天下。在於臣子，宜上體天心。伏自國家多事以來，養贍軍旅，調賦日新，所費不貲。世忠積俸之餘，尚可支吾，願將世忠合得俸祿，一切倚閣，俟至恢復中原，職方貢賦咸入天府，然後請於有司。《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七。

請令逐人先次供具無反覆文狀以爲後證奏

紹興八年十一月

臣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蹟有實，別無符合外國，誑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爲後證。如臣前後累具，已見冒犯天威，日後事成虛文，亦乞將臣重置典憲，以爲狂妄之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三。

乞勿輕信金人交還陝西奏

紹興八年十一月

竊詳金人，本朝結怨至深，又金人事力熾盛，賊情窺伺，已踰十年，朝夕謀畫，意在吞并。今遣使講和，及傳聞許還關、陝諸路，謂是懼我兵威，謂復是曾遭毒殺，事不得已，故來講和。臣深思熟慮，但恐以交割諸路爲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或先要應北來歸朝投附女真、契丹、渤海、漢兒、簽軍等，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或假此講和割地，或以兵勢逼脅，有無厭難從須索，蠹耗國用，使陛下先失天下人心，坐致困弊，方爲大舉。今國家避地東南，目前軍勢，賊尚隄防，雖謀吞并，未敢輕易深入，故用此謀，詐許交還陝西，意望移兵就據，分我兵勢。其賊必別有謀畫，志在一舉，決要傾危，絕彼後患。況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根本之地，豈肯真實交割，資助我用？顯是巧僞甘言，以相誑賺。切恐使人暗贏陛下禮數，輕賜許諾，傳播四方，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事繫安危，在此一決，委非細事。望許臣輕騎星夜暫赴行朝，面稟聖訓，以盡曲折。《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三。

乞重國體不可俯從金人奏

紹興八年十一月

臣得泗州申，詔諭使先遣到銀牌郎君言，須要接伴跪膝階墀，州縣官拜詔，若不如此，定復回。

接伴不肯，本州取接官兵歸州。臣竊詳金人自要講和，本非實情，今使人方欲過界，便要接伴跪膝階墀，州縣拜詔，如此即是使人經過一道，郡縣聽伏命令，與臣前奏事理，頗相符合。兼既立此題目，意在難從，收拾釁端，故要生事。敢爾恣橫，決有重兵在後，專意脅持。若到行朝，必要陛下卑屈，禮數更重，萬一俯從，外則四方解體，內則恐失人心，定須別有難從須索，如何應副？事體至大，伏望以國體爲重，深加計慮，熟賜講究，貴在詳審，免貽後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三。

再論不可俯從金國屈辱之禮奏

紹興八年十一月

臣今續體探得銀牌郎君言，到臨安府日，要陛下易衣拜僞詔，及詔諭使要賓客相見，如劉豫相待禮數，及稱今來詔諭所行禮數，並是大金闕下定到。臣竊詳上件事理，使人非久到行朝，未審陛下何以應之？想已宣付大臣，預行講究，非臣所知。臣自聞此事，曉夜實不遑安。以臣愚見，萬一陛下輕賜俯從，即是金人以詔諭爲名，暗致陛下拜順之義。此若果有實心，欲修和好，必須禮意相順，闊略細故，各存大體。今使人所來行徑，皆是難從之事，灼見姦謀，欲生釁端。臣雖聞欲還陛下關、陝諸路，誠見詭詐，且如實欲交割，若劫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豈可遣發？此聲一出，人心搖動，復難安固。今雖國勢稍弱，然兵民事力，尚可枝梧，況諸軍將士，訓習之久，睹此屈辱，少加激勵，豈無鬪心？若隨從稍有失當，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深慮人心離散，士氣凋沮，日後臨敵，如何賈

勇？若四方傳聞陛下以有拜順之禮，其軍民定須思鄉，自然散去，散易聚難，悔將何及！今若待其重兵逼脅，束手聽命，坐受屈辱，不若乘此事力，申嚴將士，爲必戰之計，以伐其謀，免貽後患。臣邊遠庸材，荷國厚恩，無以補報，今正當主辱臣死之時，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臣若不克，事勢難立，至是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竊詳金人欲要陛下如劉豫相待禮數，且劉豫係金人僞立，而陛下聖子神孫，應天順人，繼登大寶，豈可相同！顯見故爲無禮，全失去就，玷辱陛下，伏望特回聖念。《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三。

請不可輕易許從金人交割陝西五路奏

紹興八年十一月癸巳

傳聞金人欲還陛下陝西五路，未必實情。設若果肯交割，萬一却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歸業，陛下如何遣發？縱未如此，且先要歸朝及北來投附之人，其數已衆，散布中外，諒陛下亦難依從。大概金人姦謀，凡所施設，巧僞甘言，以相啖賺，盡欲陛下先失天下人心，繼爲大舉。臣曉夜痛心疾首，惟恐陛下輕易許從，自速後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三。

淮陽軍捷奏

紹興十年八月十六日

今月八日，探得蕃賊自滕陽軍路前來，離淮陽軍西北九十里地名泐口鎮劄寨。世忠躬親將帶軍馬前去，初九日拂明到賊寨十里以來逢賊經路，馬下活捉十餘人，問得滕陽軍金牌郎君、青州總管三郎君、沂州高太尉等會合馬軍七十餘騎前來淮陽軍解圍〔二〕。其蕃賊見世忠軍馬到，一發回頭四散遁走，世忠分頭追趕三十餘里，殺死數百人，活捉到千戶長等二十餘人，奪到鞍馬一百匹，旗鼓軍器甚衆。

《宋會要輯稿》兵一四之三十一（第八冊第七〇〇八頁）。

〔二〕七十：似爲「七千」之誤。

千秋湖陵捷奏

紹興十年八月十九日

八月九日千秋湖陵有蕃賊五千餘人，并酈瓊下使臣效用等二千餘人，水陸劄立硬寨，擺布戰船，劉寶等申時分頭攻打，至二更以來打破賊寨，活捉到千戶郎君郭太尉一名，毛毛可四人，契丹漢兒一百三十餘人，外奪到大小樓子戰船二百餘隻，蕃馬五十三匹。《宋會要輯稿》兵一四之三十一（第八冊第七〇

請下所屬交收回易利息等奏

紹興十一年五月

自提兵以來，有回易利息，及收簇趲積軍須見在錢一百萬貫，排垛楚州軍前。軍中耕種并椿管米九十萬石，見在楚州封椿。及鎮江府、揚、楚、真州、高郵縣、江口、瓜州鎮正賜公使回易激賞等酒庫一十五，合行進納。望下所屬交收。《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〇。

請減省本人請給人從奏

紹興十四年正月十四日

臣先蒙異恩，請給人從並依見任宰執。今乞將臣見今請給截日住支。并朝廷元撥到官兵五百人、親隨背嵬使臣三十人，除事故外，見有四百餘人。今乞將親隨背嵬使臣三十人兼官兵七十人通作一百人，還赴朝廷使用，外有五百餘人乞留照管家屬。《宋會要輯稿》儀制四之一八（第二冊第一九〇七頁）。

乞免立班跪拜劄子

紹興十九年十一月七日

臣恭遇郊祀大禮，緣久病方痊，脚膝無力。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免臣立班拜跪，止乞令臣前後導從。《中興禮書》卷二五。

報金帥撻辣書

紹興四年十二月

元帥軍事良苦，來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指揮也！《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七。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三。

與秦檜書論趙榮王威不當遣還

榮、威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子母妻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中興小紀》卷二七。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三一，《皇朝中興遺史》卷三，《宋名臣言行錄》別集下卷六。

與運使帖

世忠咨目，頓首啓運使直閣侍史：近間言誼，良勤懷向。比辰春雨，伏惟漕輓餘閒，台候曼福。少懇：近得旨，以本司官兵二月下旬以後，券食錢未有準擬，權於貴司兌撥應付，已有公文奉聞。今去支期不遠，敢煩頤旨，速爲兌撥錢三十萬貫，告爲嚴戒所屬，星夜起發，得二月中旬內到軍前，以濟急闕，候朝廷降到錢，即便發還也。千萬，干浼，悚仄。未閒自愛，不宣。世忠咨目，頓首啓運使直閣侍史。《書畫題跋記》卷一。又見《珊瑚網》卷六，《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一。

高義帖

世忠再拜。日者事緒種種，每荷周全，自非高義，何以及此！世忠近以私家錢物悉進朝廷，復得聖旨令世忠般取縷細，專遣人拜聞，諒已垂念。若更蒙頤旨，早與發遣，乃出厚賜也。疊有干瀾，悚仄之劇。世忠再拜。《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又見《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

秋暑尚煩帖

世忠咨目，再拜啓總領少卿台座：近專遣人上狀，諒已得達聽瑩。秋暑尚煩，伏惟神相公忠，台候萬福。世忠濫叨政務，無補於朝。尚阻良晤，切冀仰副眷倚，以時珍厚。謹上狀，不宣。世忠咨目，再拜啓總領少卿台座。《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四。又見《六藝之一錄》卷三九五，《三希堂法帖》第十六冊。

題文穆王像

創業盛難〔二〕，守成不易。三年不改，惟茲臣庶。天鑑不遠，必謹必慎。不旱不蝗，不殺不利。眷此英果，率德仁恕。大哉王言，光蒞德裔！《錢氏家書》第三種。

〔二〕盛：似當作「甚」。

清涼居士題名

紹興十二年三月五日

紹興十二年，清涼居士韓世忠因過靈隱，登覽形勝，得舊基，建新亭，榜名「翠微」，以爲游息之所，待好事者。三月五日立〔二〕，男彥直書。《六藝之一錄》卷一一〇。又見《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卷一七。（以上楊世文校點）

〔二〕「五」字原缺，據《十二硯齋金石過眼錄》補。

全宋文卷三九七三

吳 敏

吳敏（一〇八九——一一三二），字元中，真州（治今江蘇儀徵）人。大觀中辟雍私試首選，擢浙東學事司幹官，爲秘書省校書郎，除右司郎官。升中書舍人、同修國史，改給事中，權直學士院兼侍講。徽宗禪位，命敏草傳位詔。欽宗立，遷知樞密院事，拜少宰。以主和議與徐處仁紛爭上前，罷爲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出知揚州。再貶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置。建炎初移柳州，以范宗尹薦復觀文殿學士。紹興元年除知潭州，改廣西、湖南宣撫使，尋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二年十一月卒，年四十四。有《吳丞相奏議》、《吳丞相手錄》一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六、六〇，《宋史》卷三五二本傳，《史質》卷二五，嘉靖《惟揚志》卷一二。

蔡京罷相以太師魯國公致仕制〔二〕 宣和七年四月

用人求舊，惟治世之通規；置相克終，茲哲王之令典。眷時元老，方領繁機。忽懷知止之風，莫

遂貪賢之意。誕揚渙號，敷告大廷。具官蔡京道周而德全，氣博而用遠。學探天人之蘊，才兼文武之優。蚤逢休辰，亟立要路。謀謨王室，殫獻納於三朝；輔相朕躬，閱勤勞於九閏。迺者當初載旁求之日，席四方全盛之資。遵制揚功，粲先猷之具舉；制禮作樂，凜太平之有文。昨方就於燕閒，比再司於重劇。念蒼生之計，聊起謝安；顧黃髮之咨，遠同呂尚。屬偶嬰於疾恙，致稍闊於會朝。正考父三命而茲恭，莫遑偃息；衛武公百年而自敬，薦貢忱辭。朕素隆體貌之恩，增厚始終之義。自任斯民之重，宜無足辭；閔勞三省之煩，期於必請。是用俾還公印，歸即里居。申衍爰田，陪敦真賦。袞衣赤舄，尚聯使於神霄；几杖安車，庸留居於魏闕。勉從雅志，以副至懷。於戲！再圖揆路之勤，本予德意〔二〕；三告師臣之老，乃爾令名。勉藥石以自持，俾神明之益壯。往承休命，尚告嘉猷。《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二。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四。

〔一〕此制《宋宰輔編年錄》未署作者，而《三朝北盟會編》稱吳敏作，且錄有「於戲」以下一聯，今據以錄入全文。

〔二〕本：原作「永」，據《三朝北盟會編》改。

曲赦京東河北路制〔二〕 宣和七年五月九日〔三〕

門下：朕祗膺駿命，光宅嘉師。勞來斯民，每誕敷於文德；肅清下國，時載續於武功。旋瞻趙魏之區，旁顧青齊之野。桑麻千里，皆祖宗涵養之休；忠義百年，亦父老教訓之德。比屬綏懷之後，仍兼追捕之餘。弄兵而阻潢池，革心是願；扶杖而聽詔令，傾耳以須。興言註誤之愚，載念流移之痛。大田在望，時觀牟麥之秋〔三〕；南風既薰，宜解里閭之愠。肆宏霈澤，用導和平。京東、河北路，云云〔四〕。於戲！發政施仁，既一推於曠蕩；務農重穀，期永保於盈成。咨爾兵民，體予至意。《宋大詔令集》卷二一六。

〔一〕據《三朝北盟會編》卷五四，此制爲吳敏行詞。

〔二〕七年：原誤「十年」，據注〔四〕所引《宋會要輯稿》繫年改。

〔三〕麥：原作「來」，據《三朝北盟會編》改。

〔四〕此制赦文以「云云」刪，《宋會要輯稿》載有所刪部分內容，今錄於下：「京東、河北路州縣應停替（「應停替」三字原重，今刪）命官見充效用捉殺之人，如委有勞效，仰安撫提刑司疾速據功力輕重保奏，當議特與牽叙。其優異者仍厚與推賞。應命官緣兩路軍興、盜賊得罪停降人，許當三期叙用；衝替放罷人許經所屬自陳，保明聞奏，當議量情理輕重，特與牽復。」（《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六之三六）「應京東、河北路州縣兩路昨因軍興，賦役繁數，加以盜賊侵擾，民力不易，州縣官吏義當體國，除供家飲食外，不以和買

爲名下行科率買賣，如違，仰廉訪使者覺察」。（《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之一一）「京東、河北路州縣人戶家業錢，緣後來本戶典賣，并前來見住屋宇不理作家業之數，理合減損，州縣多行阻難，或雖減免，却於別項家業內增起，並令隨數減落，其已施行若誤者，並改正。」（《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六三）「京東、河北兩路州縣有被盜驚劫散失財物、燒燬廬舍者，其稅賦見依舊拘催，未加寬恤，實可憐憫。應被盜去處仰所屬量輕重、分等第以聞，當議隨分數蠲免。人戶應賊盜劫擾，布種不敷，官軍經過及盜賊群聚，因致蹂踐損傷苗稼，其合輸稅租等，特予減放。」（《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一八一）「應兩路編管、羈管及配到人，並與減三年移改，命官理爲一赦。如元犯係杖已下特旨編配，並開具元犯申尚書省，當議特與移放。」（《宋會要輯稿》刑法四之四〇）「應陝西、河東蕃官、蕃兵、蕃漢弓箭手合該承襲，偶緣差赴京東、河北路收捕群賊使喚，致限內失於陳乞，出違條限，候回日，許經所屬自陳，特與理限承襲。」（《宋會要輯稿》兵四之二八）「京東、河北路州縣應因逃移逐食，或歸業之人經過，所在去處不爲賑恤，却行邀攔抑勒投軍，並許家人越訴，勘會詣實，特爲放停。應兩路曾被燒劫及流移復業人戶修葺屋舍合用竹木瓦石之類，其合抽收商稅，並與免納。」（《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四五）「京東、河北路州縣，勘會去年八月已降指揮，河北一路均糴斛斗共八十一萬石，其間有因災傷人戶全不曾送納，及送納未足去處，切慮官司爲見今歲二麥豐熟，便行催納，其不曾支請價錢、人戶未納斛斗，並與放免；已請糴本人戶及先借諸司斛斗充數起發未曾填納之數，並與展至夏料，止據已請錢數依市價折納，餘更不得催理，及別作名目抑配收糴。如違，許人戶經赴尚書省越訴。向來均糴聞有未還價錢，官吏作過，互相容庇，仰宣撫司將分俵州縣糴本數目曉示人戶，勘驗所支之數，如有未還，並督責日下支還了當，仍具因依申朝廷黜責。向來河北均

糴有人戶結攬衆戶合納之數前去送納，如有欠少未足，并合補納斛斗，並合於結攬人名下催理，不得將人戶一例搔擾。」（《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一五四）

宣和傳位詔

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一〕

朕以不德，獲奉宗廟。賴天地之靈，方內乂安，二十有六年。永惟累聖付託之重，夙夜祇懼，靡遑康寧。迺憂勤感疾，慮壅萬機，斷自朕心，以決大計。皇太子桓，聰明之質，日就月將，孝友溫文，聞于天下，主鬯十載，練達政經，宜從春宮，付以社稷。天人之望，非朕敢私。皇太子桓可即皇帝位，凡軍國庶務，一聽裁決。予當以道君號退居舊宮。予體道爲心，釋此重負，大器有託，寔所欣然。尚賴文武忠良，同德協心，永底于治。《宋大詔令集》卷七。

〔一〕七年：原作「八年」。按宣和無八年，且據史實，徽宗傳位乃在宣和七年十二月，據改。

李邦彥功高乞加恩禮奏

靖康元年二月

臣伏見二月五日，士庶伏闕乞復用李綱，且仍留种師道宣撫。聚衆既多，遂聲言欲毆擊宰執，至

搥碎登聞鼓，擅殺內侍十數人。賴陛下聖明，即刻撫定。臣待罪樞府，不能彈壓，以靖國人，致使軍民因忠義之心，成變亂之禍。臣罪甚大，不敢逃刑。重念艱難乏使之時，不敢自拘司敗。臣即時宣奉睿旨，令李綱、种師道、三衙、開封，以軍法彈壓。今首尾數日，元惡就誅，徒黨黥配，罔有佚罰。朝廷刑威，稍伸于國人矣。李邦彥累乞致仕，陛下已降旨從所請。抑臣有區區之見，願爲陛下陳之者。高歡在魏，見衛士聚黨焚領軍張彝宅，朝廷畏其亂，不敢治，退遂散家財，結死士，卒成伯業。由此觀之，國家不能修政刑者，奸雄窺伺之資也。古語有之曰「投鼠忌器」，況天子之相乎？李邦彥輔佐上皇，自前歲已來，罷易宰相，更革政事，以定山東、河北之寇，皆邦彥之力。洎受命上皇，授立聖明，倉卒之際，上皇付託以腹心，勤勞寔多。又建遣李鄴輩使金人軍中，終賴其力。但邦彥爲人，畏慎太過，緩于事幾，而國人不堪圍閉之苦，取金帛、質親王之辱，至罷李綱，示不復用兵，則國人不勝其憤，遂有此變。邦彥之始末如此，異時奸惡如王黼，未嘗得此于國人，而邦彥遭此，豈非不幸乎！臣願陛下下臣章曉諭國人，因使四方知前日爲亂之黨已就誅責，而邦彥之爲人稍自白于天下。然後加恩禮，起邦彥。惟陛下聖斷。《靖康要錄》卷二。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三九。

乞用陳東劄子

靖康元年四月

臣伏見太學生陳東遭遇聖明，忠義憤發，首陳去奸之義，繼上用賢之請（一）。陛下虛己盡下，或

即聽其言；剛克沉潛，或久乃施用。東之勸獎，今始其時。臣愚欲望聖慈錄東忠誠，遂加官使，諷厲在位。取進止。《宋陳少陽先生盡忠錄》卷三，明刻本。又見《宋陳少陽先生文集》卷六，《宋會要輯稿》選舉九之一六（第五冊第四四〇四頁），《靖康要錄》卷四。

〔一〕「憤發」至「之請」，原脫，據《宋會要輯稿》、《靖康要錄》補。

乞召還吳若奏

靖康元年四月

臣聞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此風不見於世久矣。臣有私懇，上恃聖眷，敢冒陳之。乃者侍御史孫覲言太學諸生又將伏闕爲變，而太學生吳若爲之唱，上誤聖聽，吳若罷逐。今孫覲既責，吳若未還。臣近稍聞外議，謂若常言臣之過，而臣勸陛下逐之，故至不復。臣初不以爲信，昨太學生上書，亦有道此者，則若之有是言審矣。臣愚竊謂如臣方蒙拔擢任使，而若乃能上書言臣之過，此人之所難。且以臣之故而逐若，此臣之所不安也。伏望聖旨召還吳若，以慰衆論，以明臣區區願聞其過之心，以廣陛下求賢之意。不勝僭越。《靖康要錄》卷五。

乞行祖宗舊法奏〔二〕 靖康元年四月

皇天眷佑有宋，以開中興之業。《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今日之謂也。方今民未懷德，敵未畏威，謂宜大更革以承天休，而玩歲愒日，何以有成？臣不勝大懼。伏望明詔宰執置司辟屬，遵上皇詔旨，取祖宗舊法，悉加討論，復其宜於今者，以幸天下。成王酌先祖之道，宣王復古，庶幾在此。《靖康要錄》卷五。又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之四五（第三冊第二三五三頁）。

〔二〕《宋會要輯稿》載此文頗異，茲錄於下：「乃者道君皇帝下哀痛之詔，神斷英決，遂傳大寶。陛下初履帝位，慨然欲復祖宗之休烈。望明詔宰執，遵上皇詔旨，取祖宗舊法，悉加討論，復其宜於今者，以幸天下。」

乞宣諭臣僚力助二聖交權奏 靖康元年四月

道君皇帝方舉堯舜之盛德以授聖神，而陛下方建宣光之大功以安宗廟，茲者行宮還宮，法駕郊迎，慈孝藹然，契闊悲喜，天地爲之開霽，神人莫不感動，中外大慶，古今所無。此誠宗社之休，臣

民之福也。臣聞嚴君平爲人父言依於忠，爲人子言依於孝。臣竊謂今日群臣之任，正在於此。願下臣章，曉諭群臣。使凡進見於上皇之側者，皆能發明聖孝晨夕思慕之心，以助慈愛；凡進見於陛下之側者，皆能傳道上皇聖慈起居悅豫之意，以安孝心。雖二聖交懽，天性至情，無待於此，然先事而言，臣之職也。臣不勝大願。《靖康要錄》卷五。

乞復立春秋學官奏

靖康元年四月

臣聞六經垂訓蓋天地〔一〕，所以奠世法也。猶之江、河、淮、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自三代以後，凡生民有一飯之安，皆六經之功，世蓋由之而不知。獨恨更秦之禍，禮缺樂亡，而近者王安石以經術自任，又廢其一。其意以謂魯史既亡，而三傳不足取信，則《春秋》永無可考。殊不知聖人作經，豈不料後世群言次第湮沒，而此經獨存。當是之時，聖人豈不欲明其說於天下？且人之立言，辭不達意，而必待補足其說，則其文亦繆矣。而聖人之經，豈乃如此！是蓋勿思之甚也。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易》明天道，而《春秋》著王法，譬如覆載之間，象緯昭於上，而形質列於下，是皆一氣所成。然則文王之作《易》，孔子之作《春秋》，是皆周禮之所在也。臣愚願下明詔，復立《春秋》學官，今歲貢舉，遂以取士，庶幾同講聖人之遺經，以輔世教。臣不勝大願。《靖康要錄》卷五。又見《名臣言行錄續集》卷二。

〔二〕臣聞：原無，據《名臣言行錄續集》補。

江端友忠孝乞特加官使奏

靖康元年四月

臣伏聞布衣江端友隱居京城東郊，素有高行，士大夫多稱道之。臣頃見吳玠詳言其迎養所生之母孝，又嘗聞縉紳誦其詩。而端友躬耕蔬食，守節自重。頃聞講議司欲招之，端友訖不肯就。自陛下即位，求直言。端友當圍城時，上書論事甚衆，而終不肯一至公卿之門。近者陛下招延草茅鄒柄、任申先、尹淳、鄧肅之流，偶未及端友。臣愚伏望特加官使，以風四方。《靖康要錄》卷五。又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四之四三（第五冊第四七九六頁）。

乞政令由三省常開言路奏

政事之規，陛下定於露香之禱矣，今當次第行之耳。而臣有爲臣私計者二事，願言之。昔唐李德裕有言：「宰相寧可亟罪，不可使政令不歸中書。」今臣既備位，願陛下如察其不能，亟罷可也，不可使政令不由三省。

蘇軾有言：「祖宗重臺諫，乃是察大臣之爲奸者。」蓋國朝之制，似乎內重，則天下之權萃于宰相，故以臺諫察之。臣雖任相事，願陛下常開言路，以通下情。《名臣言行錄續集》卷二。

乞法太祖仁宗奏

藝祖受命，初不得已。親定澤潞、維揚，自是休息十年而後用師四方。初親駕河東，不能下，退乃遣將平蜀。自發兵至破蜀，凡四十六日，自古無如是之速。然破蜀之後，蜀中復亂，三年而後定。於是擢曹彬，廢王全斌，以厲諸將。藝祖將將，紀律自此分明。於是下荆、湖、交、廣，平江南，朝兩浙，莫不如志。蓋天造草昧，艱難如此。今陛下當法藝祖，以武定天下，然須持之以久，以夷大難。自蔡京、王黼壞文，高俅、童貫壞武，綱紀大亂，禍釁已久。願陛下克寬聖心，無欲速則大業可成。

漢文帝用惇厚長者，天下安富；武帝用材，天下始多事。本朝仁宗皇帝恭儉寬仁，所用皆重厚，日計不足，歲計有餘。神宗皇帝勵精政事，王安石始用材，急功利，然風俗自是壞。要之今日，藝祖之英武，仁宗之恭儉寬仁，陛下所當法也。《名臣言行錄續集》卷二。

乞視天下爲一物奏

爲天下者，當爲一物。近年以來，有御前錢，有朝廷錢，有有司錢。人材亦然，有親擢，有大臣薦引。一天下而自爲分別如此，是以大壞，其極至於君臣相疑而政令改行。故臣願陛下常視天下爲一物，則事可成。《名臣言行錄續集》卷二。

乞促孟庾韓世忠前來桂州奏

紹興元年

曹成雖已受招，陰縱虜掠。臣見在桂州措置，緣止係廣西軍馬，事力至薄，望促庾、世忠或別遣大將前來。《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二。

全生指迷方序

余昔任左史，遇疾瀕死，考城王貺子亨爲察衆工之用藥，而余以生。因以其所著《全生方》一編遺余，藏之未暇讀也。繼掌外制，一日得異疾，謀諸醫未決。子亨笑曰：「毋恐，此吾書所有也。」

視某章，病當某藥，如方，信宿而病良已。於是始奇之。歸居淮南，去王城國，偶有病，祇訊於書。謫三巴，遷百粵，去醫益遠，又橐本以歸余。余因爲之表其端曰：此書直而邃，曲而通，部居彪列而脉絡潛流，形色昭彰而對治要妙。知方者讀之，智思橫生；不知者猶可按圖而愈疾。真衛生之奇寶，濟物之良術也。至理不煩，至語不費。余非知道者，而於此乎取之。子亨當官不苟，遇世變，嘗慨然再請出疆萬里。其論著此書，用心救世利物，不特此矣。吳敏序。《全生指迷方》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宋以前醫籍考》第一〇二六頁。（以上吳洪澤校點）

羅汝楫

羅汝楫（一〇八九——一一五八），字彥濟，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第政和二年進士，教授郴州，累遷至刑部員外郎。紹興十年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權中書舍人、右諫議大夫兼侍講，擢御史中丞、吏部尚書兼侍讀。出知嚴州，提點江州太平興國宮。紹興二十八年卒，年七十。汝楫爲臺諫日，與万俟卨等陷害岳飛及反對和議者甚力。著有《東山猥稿》二十卷、奏議八卷、外制二卷。見洪适《盤洲文集》卷七七《羅尚書墓誌銘》，《宋史》卷三八〇本傳。

乞黜責朱芾李若虛奏

紹興十二年正月

二人頃嘗爲岳飛謀議官，主帥有異志而不能諫。至於若虛，則又公肆欺罔。昨飛方用師於京西，若虛遽自軍前還朝，謂敵人不日授首矣，而所憂者他將不相爲援。伏望並賜黜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四。

乞重行竄逐胡銓奏

紹興十二年七月

簽書威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胡銓，文過飾非，益唱狂妄之說，橫議紛紛，流布遐邇，若不懲艾，殆有甚焉者矣。伏望陛下重行竄逐，以伸邦憲。《中興兩朝聖政》卷二八。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六，《續資治通鑑》卷一二五。

乞罷斥吏部員外郎江少齊奏

紹興十二年八月

太后還闕有期，普天同慶，而少齊方悒然不樂，每謂金銀價直增長，居民日以遷移。天官顯曹，

異意之人豈宜叨據？望行罷斥，以靖國論。《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六。

王庶不得占行衙居止奏

紹興十二年十月

比者王庶有道州之貶，而通判州事孫行儉鼎新行衙，爲庶安泊之所。郡守慮其累己，止之不從，其無忌憚甚矣。望將行儉罷斥，仍令庶不得占行衙居止，庶以平一方嗟怨之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七。

乞貶斥曾開李彌遜奏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

陛下近可臣僚之奏，以前日異論者明正典刑，此誠今日先務。然方和議之初，譏謗紛然，往往出於庸愚無知，不足深誅。其間懷姦以害成、挾衆以求勝者，在宰執則趙鼎、王庶，在侍從則曾開、李彌遜。是四人者同心併力，鼓率其黨，必欲力沮是事而後已，是宜明正其罪可也。然開與彌遜尚以美職食祠官之祿，失刑爲甚，伏望特加貶斥，以快公論。鼎、庶見在謫籍，依近降赦文，恐合量移，乞別免行竄徙，姑令有司勿復檢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七。又見《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五。

劾張戒奏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

前殿中侍御史張戒與鼎厚，引居言路，凡鼎之風旨，奉承不暇，故助鼎以阻和議。鼎罷相，戒失所賴，復請留之。既被黜，則往依岳飛於江夏，其趣操可知。《宋宰輔編年錄》卷一五。

乞檢會重祿法奏

紹興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人吏受賕，法所不容。顧其罪有等差，著於三尺詳矣。近世增立重祿之令，給重祿者爲重祿公人。夫既享其俸入之饒，不能自愛，則雖處以峻法，彼亦何辭？而彼年中外有司，每因一事，欲嚴其禁，即申乞依重祿法。初未始給其祿也，不給其祿而用其法，無乃太不恕乎？按重祿職自一錢以上，皆杖脊刺配，雖飲食亦計之。刑名如是之嚴，詎可輕以加之？乞委刑部長貳檢會不給重祿法者，其數有幾，悉從蠲削，庸示矜恕。《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七之一〇〇（第四冊第三七〇一頁）。

乞守長江之要奏

國家駐蹕臨安，淮南不可置度外，當重防海之寄，守長江之要，革竄名賞籍，以勸有功。《宋史》

卷三八〇《羅汝楫傳》。

乞廢罷排鋪奏

紹興十三年八月

祖宗郵傳之制，有步遞，有馬遞，有急脚遞。其文書事干外界或軍機，若朝廷支撥借兌，急切備邊錢物，或常非盜竊，並入急脚遞，日行四百里。近歲修立斥堠法尤爲嚴密，州縣官吏誠能遵法而行，存恤鋪兵，徐加督責，豈有傳送稽留之患？昨緣多故，乃更置擺鋪，事屬重複。迨茲事定，尚爾因循。且江西一路每州所差兵級數十人，除本身衣糧外，各借請三箇月，每日添支米二勝、錢二百五十文。兵級既衆，蠹耗不貲，未幾又復更番，來往紛然，諸郡苦之。乞下本路，將排鋪廢罷，所有兵級發歸元差州郡着役。餘路及諸州縣置擺鋪準此。少減冗費，推此所得，贍養舊來鋪兵，以時給其衣糧，使之溫飽。且具逐路提舉馬遞鋪，常切差人檢察，切計傳送之敏，過於擺鋪。《宋會要輯稿》方域

一一之九（第八冊第七五〇四頁）。

梁新安太守任公祠堂記〔二〕

任彥昇在南朝以學問文章與沈約齊名，而行義過之。尤樂題品人物，有許、郭之鑑，凡經甄藻，必致聞達。故當時士友所宗，號曰任君，與漢三君爲比，其見推仰如此。聞其風者猶復慨然興慕，況吾州常辱鎮臨，遺愛在焉，德政之思，何時而斂？城北四十里有溪，舊號昉溪，其旁有村號昉村，實皆以公得名。公梁天監中出守新安，常因行春，愛富資水，累日不返，即此地也，事見圖經與夫故老所傳。而乃以名斥之，此何理哉？昔郢州有亭名曰浩然，鄭誠易之曰孟亭。商山有驛名陽城，元稹易之曰避賢驛。是特心所歸重，故不忍斥其名爾。荆人之思羊祜也，屋室皆以門稱，且易戶曹爲辭曹，則雖嫌名猶避之。如彥昇者實吾州之羊祜也，以昉名地，有愧荆人多矣。唐大中九年，刺史盧公始改是溪曰任公溪，村曰任公村，鄉閭習熟其舊，未能盡革，介其間有精舍，尚號昉寺。寺之建莫詳其始，中廢日久，國朝祥符初，僧如泰請于州，即舊址起廢，以承舊額。元豐元年，縣移文命易之，揭號任公，遵大中之教也。其後相繼增葺，寺寢以興，爲屋數百楹，其前爲飛閣尤雄。凡所以隆其師、安其徒者，種種悉備，顧獨未知爲公祠，其有待於後人邪？初，公之爲始興，捐俸以活饑人，而境無流民；給資以濟孕婦，而俗無棄子。圭賦五取其一，餘悉蠲貸，政績固已異矣。其守是邦，計不減始興時，而清省之政僅有傳者。然觀其寢調香之擾，捐采蜜之利，父老八十以上，遣掾屬訪寒溫，至於

曳杖徒行，詞訟就決於途，慈祥之風藹然可想。比其亡也，止餘桃花米二十斛，且戒家人毋以新安物還都。嗚呼，何其賢哉！吾州之人，百世祠之，不爲過也。本傳稱嘗立祠城南，無復存矣。誠能即此遺躅，追而復之，少慰邦人之思，不亦善乎！他日以諷主僧行迪，領可惟謹，歸而相視，得屋於法堂之右，恢拓除治，稍加丹雘，爲公像置其中，夙夕奉之，且議歲時致享，可嘉也已。嘗觀《甘棠》三章，實美召伯之詩，思其所芟、所憩、所說^{〔二〕}，戒以勿伐、勿敗、勿拜，蓋懷想若人，思其甘棠。今此地亦云公舊遊，而肖像儼然，如侍燕坐，如接誨語，典刑所寄，不猶愈於蔽芾之木乎？先是行迪與其仲行遵議欲書公事跡，置之寺庭，使訪古者有考焉。居士許君德準贊成其事，且願施金刻石，因與教授俞君舜凱求文於予，許之。既而祠成，乃爲論著本末，以爲之記，庶後人益知嚴奉，永永不懈。若夫斥小而大，革敝以新，內外繕修之功，僧子忠爲最，推原所自，不可略也。忠之後靜方繼之，至行進而大成焉。進與迪、遵，受業于方，視忠爲祖云。弘治《徽州府志》卷一二。又見《新安文獻志》卷一一，《深川足徵錄》記一，《歙縣金石志》卷二。

〔一〕《新安文獻志》作者署羅願，底本及其他出處，皆作羅汝楫文，今從之。

〔二〕憩：原作「惕」，據《新安文獻志》及《詩經·甘棠》改。

重建兜率寺記

汝楫少時，以事過新定子城之北，連闔洞開者屋數千楹，目其榜，則兜率寺也。即時遊焉，秘宇屹然以高，繚舍窈然以深，支房別院，重樓複閣，內外整整，足爲望刹。念此邦薄力，向非它州比；僧居之陋，取蔽風雨而已，迺獨雄盛如此，諒非偶然。呼寺僧詢之，實唐陳尊宿故居。陳得法於斷際，當時緇素歸重，加姓其上，以尊宿稱。太守陳操師事之，親受法要，事見《傳燈錄》。後世追仰其人，相與飾此遺武，無足怪者。及得舊碑讀之，乃開元三年台州刺史康希誦文，其叙輪奐之美，反復至數百語。詳其語往往過於所見，則寺之雄盛舊矣，不因陳僧而然。惟是數百年間，相繼增葺，久而益新，亦豈無所自耶？紹興十四年，予來蒞郡事，則寺以焚毀。咨興廢之不常，爲之悵惜久之。它日與客語偶及此，客持三說，以起廢爲丘墟，小庵嚴奉，有所未至，此兜率不可不復者一也。疇昔寺無恙時，徒衆如林，計今所存，尚復不鮮，或至散處市肆，行業俱墮，三尺所禁，豈應坐視，此兜率不可不復者二也。寺占形勝之地，密鄰州治，廢址蕩然，無復藩籬，居人築塹之用，取給於此，畚鍤日至，氣益以索，此兜率不可不復者三也。是三說固不誣。屬當巨浸之餘，公私屋室摧圯過半，方務悉力營繕，何暇它及？比就緒，得請奉祠，蘇使君寔來繼予。使君頃守嚴有惠愛，未幾復臨舊治，民習其政，坐以無事。先是兜率之廢，天申節齋禱，即詣烏龍山寺，遂爲故事。使君喟然嘆曰：「天下

州郡，皆即在城佛館，以嚴歸福之供。而吾州獨不爾，乃率僚佐走郊外，亟拜而返。權宜可也，萬一熏修之事少有不虔，稽察惟艱，其何以自安？州雖陋，顧不能新一刹乎？」其意殆在兜率，未遽發。會有以林木獻寺者，所得類皆瑰材，其數爲多。寺僧祖照、德淵輩相與經畫興復，不籍於寺。而願預其事者曰惠空，僧正慧端實總護之。於是分詣大姓，乞其功用之費。遠近響應，無不樂施。其或無積貲者，人授一甌，使日輟贏餘置其中，伺其滿，持以歸我。錙銖積累，初若微甚，卒至於不可勝計，事賴以濟。是役也，經始於十七年冬，至十九年正月以訖役告。凡爲大殿者五間，山門十有一間，兩廡四十有二間，爲廳事者二，待長貳暨官屬之至，斜廊六間附焉。惟法堂、戒壇舊所有，姑因之，餘皆煥然一新。又僧守越募工爲三大像，夾侍六人，如諸方之儀，有穆其容，瞻者增肅。餘力對飾湧壁，曲盡其妙。予居比郡，聞寺成，意前三說者有以啓之。及傳使君言，則其享上之誠，惟恐不至，彼三說者抑末也。嘗觀《天保》之詩，一章曰「俾爾單厚」，二章曰「俾爾戢穀」，三章曰「以莫不興，以莫不增」，末章則又取物爲況，曰「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古人歸美其君者，惓惓如此，蓋臣子至願在焉，不嫌於繁。今使君顓營精廬，以申此志，而革一時權宜之例，茲亦勤矣。況復誠之所感，化荒榛爲梁棟，易朽壤爲瓴甃，宜無難者，天下事其有不可爲者哉？此寺唐神龍初中宗所建，號中興寺，既而改龍興，國朝大中祥符元年始賜今名。紹興五年，宿兵於此，一夕遺火蕩盡，實正月八日，迨茲十有四年矣。適使君再至，乃始成之，豈其成固自有時也？使君名簡，眉山人，黃門先生之孫，才行兼優，克世其家。父侍郎公春秋高，益康寧，人以爲豈弟之

報。寺成云始，辱以郡人意，致書求記。義不得辭，因爲叙其本末而繫之以詩。其詞曰：

兜率在天，惟佛之居。招揭美名，賁此精廬。焚燎翼然，金碧爛如。妙極人功，與天不殊。拳拳老師，宗門之傑。於焉利生，機鋒雷掣。擁笏擎拳，擔囊竭蹶。仰止高風，千古不滅。鋒鏑之腥，實穢戶庭。災延萬瓦，炎埃冥冥。載夙告祥，維其乞靈，無所於寄，遠走林垞。蘇侯再至，念此咨喟。事有不虔，臣子之愧。既發其義，亦佐其費。緇徒奔走，以承其志。寶殿有嚴，擁以修廊。毫相居中，巍巍堂堂。淨侶咸安，勝壤增光。老師之奉，出於衆香。鳴占里社，靈場再肅。以戒以告，毋慢毋黷。義篤亨亨，不私其福。於萬斯年，惟吾皇是祝。《嚴陵集》卷九，影

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上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七四

何 桌

何桌（一〇八九——一二二七），字文縝，仙井監（今四川仁壽）人。政和五年進士第一，擢秘書省校書郎。踰年，提舉京畿學事，召爲主客員外郎、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兼侍講。出知遂寧府，已而留爲御史中丞，以徽猷閣待制知泰州。欽宗立，以中丞召。閱月，爲翰林學士，進尚書右丞、中書侍郎。解政事，以資政殿大學士領開封尹，爲門下侍郎。靖康元年閏十一月，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京城失守，從幸金營，不食而死，年三十九。《宋史》卷三五三有傳。

夢 賦 并序

予夢遊闌闌間，睹箕踞北廡下者，長太息而憔悴〔二〕。詢之，則曰：「傳一物已數世，云斯寶也，當盡鬻之。待價於此有年矣，往來之人棄唾不顧，侮笑譏誚者有焉。欲毀而棄之，奈此舊物何？」出而示予，修廣幾尺，圭稜方直，溫粹縝栗，無少瑕污，真美玉也。予嗟嘆之，復謂之

曰：「子何患？韞匱而藏，必有識者。」語既而覺，應答在耳，疑其非夢也。有感而作，遂爲之賦云：

方就枕於書帷兮，悠悠於夢寐。歷西方與南北兮，足乍到乎城市。走通衢之四達兮，簇紛華而爭麗。睹箕踞於北廡兮，長太息而憔悴。如抱恨而不克伸兮，每吞聲於飲氣。予亦得而疑兮，將試問其所以。對予慷慨而言兮，遂抵掌揚眉而無愧：「家傳一物以爲瑞兮，數世寶玩而藏秘。懷冰淵之戒慎兮，常兢兢而如墜。求善價而沽諸兮，積有年於此地。彼憧憧之往來兮，悅紛華之柔媚。但望望而徑去兮，不一其奇異。閭巷之無知兮，皆侮笑而嘲戲。乃沉吟以自思兮，豈懷此以招累？既無益於吾身兮，欲毅然而毀棄。念畀付之九重兮，撫舊物而垂淚。」慙慙出以相示兮，顏色頊栗而溫粹。修廣幾尺而無瑕兮，形體方直而堪貴。信藍田之美璞兮，可以爲瑚璉之器。予謂「子何憾兮，宜珍藏於篋笥。精輝發而外見兮，識者不求而自至。庶塵埃之穎脫兮，作天庭之嘉瑞」。語將既而俄覺兮，應答在耳而可記。慷慨命筆而成歌兮，顧予何異於斯類。《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八〇。

〔二〕而：原作「有」，據下文改。

拜康王河北兵馬大元帥帛書

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訪知州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皆祖宗百年涵養忠厚之裕，天地神祇所當佑助。檄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充元帥，宗澤、汪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

孫傅可太子少傅謝克家可太子賓客制

靖康二年正月

孫傅可太子少傅，謝克家可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靖康要錄》卷一五。

論士俗疏

宣和中

竊惟陛下昭至德，建太平，體堯舜之用心，急親賢之爲務。見一善改容而禮之，取一長加意以成之。或繇匹夫而起下僚，遂享好爵而陟顯位。可謂於卿士大大無負矣。其忠純慤直、廉茂介潔之士，進以其道，取由其義，誠不敢忘陛下厚恩。而奔競附麗、乾沒無恥之人，常與黨類並居，傷化戾俗，

或在於此。比年以來，苟合取容，阿黨相比，爲私門之惠，忘國家之恩，貪進務得，變詐百出。託身之初，腹心盡布，謂之納忠。被用之始，先加約束，謂之受記。前出某氏之門，一不滿意，又轉而之他，則謂之投換。陰與之合而陽背之，以陷害異己，使至不測，謂之擺蹤。或輸誠死黨，自明不欺，則有損親戚之好而發其私書。或託爲耳目，媒孽所憎，則有伺記朋舊語言，緣飾增加而傳之短卷。通姦利、行貨財，則有往來其間者。營私家、給子弟，則有甘其役辱者。爲士大夫而失節喪誼一至於此，蓋其爲說曰：「徇私之效速於奉公，附下之利過於事上。」凡國家之治忽，生民之利病，若不相關然。一旦有緩急而取用之，甯負朝廷，不負知己。豈不上傷陰陽之和，下隳萬事之緒哉！臣聞百僚師師，重華致治，多士濟濟，文王以甯。蓋人臣和肅於下，則人主尊安於上。今以陛下之聖智，誠明斷而早正之，辨是非、別邪正，收權寵、破朋淫，以崇至化而救失俗，則雖前古帝王之盛何足遜焉？臣愚不知治道，唯陛下留神裁察是幸。《三朝北盟會編》卷八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

論三鎮不可棄奏

欽宗時

三鎮，國家之根本，奈何一旦棄之？況敵情變詐百出，安可保其必信？割之亦來，不割亦來。且河北之民皆吾赤子，棄地則并其民棄之。爲民父母而棄子，可乎？《名賢氏族言行類稿》卷二一。

代宰臣賀上表

靖康元年春

擁簪迎門，陋未央之末禮；御鞍馳道，笑至德之未情。《能改齋漫錄》卷一四。

賀左丞相啓

伏審寵錫元勳，誕敷明命，顯躋峻秩，超正上台。凡在陶鈞，舉同抃慰。恭惟某官高明純亮，博
大淵通。器周文武之宜，道濟功名之會。行其所學，致身夔稷之間；迄用有成，躋俗唐虞之上。方且
增煥丕承之烈，發明垂裕之功，廣學校以新人材，睦宗枝以厚風化，大備一王之制，永圖萬事之康。
分飭師干，遠平蠻徼。山川失其險阻，冠帶被於遐荒。文治既優，武功復暢。蓋裴度有平蔡之烈，不
能致治於太平；魏相推佐漢之名，尚愧弗通於征伐。載惟成績，獨掩前人。某早以庸虛，厚蒙眷獎。
方成器使，阻造公門。懽頌之誠，敷宣罔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八。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

賀曾校書啓

伏承被召中宸，讎書東觀，物情胥愜，賢德有光。某官自奮盛隆之時，早膺文學之選。下帷鬻舍，六藝以造其淵源；揚笏路朝，諸公皆矚於光價。暫丞劇寺，還步殊途。登天祿之崢嶸，游道山之清切。玉杯繁露之異，悉考舊聞；金馬碧鷄之雄，盡探奇迹。豈惟閱籤軸之秘，良以養梁榦之才。恩檢初傳，儒林真忤。某猶未遑於賀牘，乃先辱於謙滕。其在感藏，曷勝敷叙。《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又見《啓雋類函》卷三七，《八代四六全書》卷九，《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

即辰六月帖

桌拜覆姑夫都大提刑寶謨郎中、姑姑令人：即辰六月徂暑，稼寶告登。恭惟疊組輝華，宸眷益懋，尊候神贊，動止萬福。桌不振之蹤，累侍所生，敷門忍貧，仰藉鴻休，知感知自。比嘗一再貢狀，嗣以無謂，弗敢溷籤史。若詹依一枕，則食息未始少替。鄉間之梅霑足。日來晴炎，泉流易涸。目今更得甘霖，一飽可指期矣。江右擾擾，聞已平戢。威惠所孚，固宜屏迹。知縣表兄微恙，已遂向安，深切慶忭。內除尊表，安問如織，兩院嫂恭人尊候曼福。禁從之拜，鄉里應有驅策，伏聽嚴戒。

不備。桌拜覆。《六藝之一錄》卷三九四。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二，《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

與人書

桌再啓：桌以不智，與時背馳，屏居滎陽，稍習閒靜。向來曲折世俗，自以不至艱勞，今不復能然矣。滎陽當車馬衝，過客遊士尚復存訪，輒避之郊野中，窮澗谷，緣巖壑，往往忘返。乃煩高義問勞不忘，顧何以承之？但增感戚。無緣面晤，不勝依依。桌再拜。《大觀錄》卷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

跋張元幹輯先祖手澤

宣和五年五月

仲宗，昔予太學同舍郎。嘗哀其亡友唐慤生詩帖，軸而藏之。標飾燦然，如以達人貴公得氣。予時嘗書之，嘉其朋友之義。今又書此，以見其爲人子孫之孝。宣和五年五月晦，仙井何桌文績題。渠文度同觀。《蘆川歸來集》卷末。

題杜子美八仙歌

五月既望，予病初起，支離東牕，抱膝危坐，假寐而夕。鳴蚊遠髮，蝙蝠飛簷。或見金樞放月，流光溶溶，照入牕戶几案卧簾間，歷歷可數毛髮。予攝衣欣然，起而歌曰：「快哉，有是乎！此李謫仙舉盃邀月之高興也。」薰風南來，襟袖泠泠，須臾暴然，庭木掀翥。予復浩然而歌曰：「快哉，有是乎！此陶淵明白號羲皇上人之清致也。」有如此月，空齋如水亦然，歌酒以侑幽雅。乃發篋，取杜子美《飲中八仙歌》讀之，且以酬一時之興，而補歌酒之缺也。諷誦數四，周回無倦，窮繹辭意，知子美叙此八人之飲酒否〔一〕，亦自有詮次。夫酒徒醉客寄懷於盃酌間，死生、利害、榮辱、是非未嘗係累於胸次，古人所謂得全於酒者也。劉伶《酒德頌》、王無功《醉鄉記》言之。曰若賀老人能飲，乃所謂德全於酒者乎！此非七人之所能及，故子美首歌之曰：「知章騎馬似乘舡，眼花落井水底眠〔二〕。」則知其死生、利害、是非、榮辱或前不擇而後蹈之也。雖七人之皆得於酒，而未有賢如賀也。若夫高談雄辯，乃謂不善飲者，將與古罵坐者等輩爾，故獨最後之。讀之百過，若飄飄然斯人相從於樽俎間，蓋實有慕於斯人之徒也。半夜漏移，雲高月轉，風定籟息。舍策酣寢，不知大昕鳴鼓，東方之向辰矣。《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九一。

〔一〕「否」上疑脫一「善」字。

〔二〕眼：原作「眠」，據杜詩本文改。

陳德基誌銘

宣和六年

公性開豁，好恢諧。遠讒佞，好與賢於己者處。幼喪父，丙戌舉進士。伯仲十一人，公居九。銘曰：

公貽厥後，子孫昌熾兮。善繼其志，豈非安息兮。鳳來龍穴，吉地豐隆兮。神氣不休，志之靈永兮。水龍山北，仁壽并福兮。前嘉後榮，健氣攸鍾兮。嘉慶《四川通志》卷四七。又見同治《仁壽縣志》卷一一，光緒《井研縣志》卷三〇，光緒《資州志》卷二九，《宋代蜀文輯存》卷三五。（以上郭齊校點）

釋道行

道行（一〇八九——一一五一），號雪堂，俗姓葉，處州（治今浙江麗水）人。初依普照英公得度，復參佛眼禪師，遂大悟。出世初住南明，歷主薦福、烏巨。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三。有《雪堂行拾遺錄》

一卷（存）、《金剛經注》三卷。見《嘉泰普燈錄》卷六，《補續高僧傳》卷一〇。

答王十朋問道書

經是佛語，佛語以心爲宗。心若不明，惟認佛語，欲以理求而識解者，說食終不能飽也。要在立志堅確，行之精進，然後得之。若不如此，要做聖賢事業，至聖賢地位，何可得哉？《釋氏資鑑》卷九。

與淨無染書

比見禪人傳錄公拈古，於中有僧問趙州，如何是佛殿裏底，拈云：「須知一箇髑髏裏，而有撐天拄地人。」愚竊疑傳錄之誤，此決不是公語也。何故？蓋楊岐子孫終不肯認箇鑑覺。若認鑑覺，陰界尚出不得，何有宗門奇特事耶？因此亦嘗頌之，特恃愛照，提以浼聞。頌曰：「不立孤危機未峻，趙州老子玉無瑕。當頭指出殿裏底，剗盡茫茫眼界花。」《羅湖野錄》卷二。

法寶傳序

凡禪門正法眼藏，皆見於傳。有引以叙其機緣，有頌以顯其宗要。學者覽之，宗要明而機緣得矣。茲可見傳之大概。然啓霞介於天童、育王之間，衲子過門，必與勘驗。一日，有僧稱衡陽人，與師同里閭。侍者通謁，宏拽杖且行且語曰：「不去參禪學道，來認鄉人，討箇甚麼！」僧擬議，即以杖打出。其接物類如此。院之山林深秀，有貴人卜葬所，親迎柩至，宏堅卧其穴，不克襄事。郡守仇待制遣人諭之曰：「千年常住一朝僧，長老何苦爭耶。」宏曰：「不可以一朝僧壞千年常住。」貴人亦賢者，善其言而改圖。又行事類如此。宏雖緣不勝，而以千年常住爲己任，足可羞結情固位者之顏矣。至於剛正之操，勤儉之德，挺挺有祖風烈，可謂大瀉詰公之有孫也。《羅湖野錄》卷二。（以上刁忠民校點）

向氏

向氏（一〇八九——一一五一），開封（今河南開封）人，子章女，劉光世妻。歷封濟陽郡君、魏國夫人、秦國夫人。晚以二子登朝，進封魏國太夫人。紹興二十一年十二月卒，年六十三。見《苕溪集》卷五

○《宋故魏國太夫人向氏墓誌銘》。

進納第宅園地劄子

紹興十三年三月十三日

伏見踏逐建置景靈宮去處。先蒙賜到第宅，坐落臨安府餘杭門內，并本家增置到園地稍闊，欲乞並行進納。《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三四頁。（吳洪澤校點）

程克俊

程克俊（一〇八九——一一五七），字元籲，饒州浮梁（今屬江西景德鎮）人。宣和六年進士，歷湖州理曹，太學博士。擢起居郎、中書舍人兼侍講，入翰林爲學士、知制誥。紹興十二年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丐祠，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起知建康、湖州。二十六年四月拜參知政事，數月以資政殿學士致仕。踰年卒，年六十九，謚章靖。有《易通解》十卷，文集五十卷，《內外制集》二十卷。見《程公克俊家傳》（《新安文獻志》卷九四），《宋史》卷三〇、三一。

劉一止罷給事中宮祠制

紹興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勅：比詔從臣，咸舉其類。庶幾得士，協濟康功。倘所舉非所知，顧有阿徇之私，安所逃罪哉！具官劉某，蚤由推擇，進服通聯。謂宜事君以人，副茲簡拔之意，而乃陷朋附之迹，乖論薦之公。清議靡容，彈章具在。其亟鑄於荷橐，尚退食於琳宮。服我寬恩，無忘自訟。可罷給事中，特授依前官提舉江州太平觀，任便居住，賜如故。《茗溪集》卷五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明堂赦文

紹興十年九月十日

門下：朕嗣承大統，躬履多虞。屬炎正之中微，致綿區之俶擾。惟二帝出狩，不敢忘者親愛之恩；而一紀拏兵，尤可痛者生靈之命。邦之不靖，罪實在予。每念累朝之至仁，兼愛兩國之赤子，冀休兵革，各保封疆。徒以安天下爲心，豈在修匹夫之怨！至於遣使致幣，屈己講和。然朕誠不足以孚彊敵而俾革心，德不足以保遺民而俾安宅。靡成言之固守，復始亂以侵陵。是使南北之民，永無休息之日。咎繇菲薄，疚切盡傷。幸賴帝鑑孔昭，大畀豐穰之歲；人心共憤，咸懷敵愾之忠。兵民足食以無虞，將士叶謀而有濟。載念九筵之盛典，盍循三歲之彝章。合天地以奉圭幣之恭，侑聖明而登牢醴

之薦。式崇大報，庸致精禋〔一〕。惟上下神祇臨我而格思，惟祖宗功德在人而未艾。兩儀助順，儼開偃革之期；九廟垂休〔二〕，益壯肯堂之業。是用誕敷霈澤，溥及多方。示孚惠於函生，庶導迎於和氣。云云〔三〕。於戲！精意以享，熙事既成。歛福錫民，忍向隅之獨泣；同仁一視，期率土之舉安。尚賴文武一心，忠賢同德，共戡多難，永底丕平。《新安文獻志》卷二。又見《中興禮書》卷八五。

〔一〕庸：原作「痛」，據《中興禮書》改。

〔二〕垂：原作「重」，據右引改。

〔三〕云云：原無，據右引補。按此處刪去赦書條文，《宋會要輯稿》載有部分內容，今附錄於下：「應進士貢士特奏名，將來科舉合補文學，可依赦前授命人法施行。」（《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二六）「河南新復州軍，已詔於逐路類試發解，近緣賊虜侵犯，不曾引試去處，與展至紹興十一年秋試。」（《宋會要輯稿》選舉一六之五）「近因臣察言出賣官田，許人實封投狀承買，訪聞州縣却有將見佃舍屋一例出賣，事屬搔擾。緣房廊屋宇自兵火以來，多係人戶自備錢物修蓋，元降指揮不曾許賣。如有違戾去處，仰改正。」（《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三）「諸路州縣人戶納田畝錢，依已降指揮免收頭子、市例、船脚等錢。官司搔擾，當職官除名勒停，公吏人等流配海外，情重者依軍法施行。內江、浙沿流去處，比緣有司申陳，許令從便折納米斛，仍已約束，不得大量加耗。尚慮州縣並緣侵漁，民被其害，仰帥臣、監司常切覺察。如有違犯，按劾以聞，當依已降指揮行遣。諸路州縣稅絹，其畸零尺寸折納見錢，本以便民，訪聞多是高估價直，使民重因輸送，仰轉運提刑司常切覺察。諸路稅苗多是粳米折變糯米，却將糯米折變見錢，并加耗之

數亦行折納，是致人戶倍有困弊，今後應合折科，不得于外數展轉折變。」（《宋會要輯稿》食貨九之二八）「州縣百姓輸納稅租監官多是晚入早出，不即受納給鈔，及縱容合千人百端非理退難，遂致憑藉攬納之人重有賠償。雖已有先後約束，仰監司嚴加檢察。如尚或蹈襲違戾，並仰按劾奏聞。」（《宋會要輯稿》食貨九之四）「應命官因戰陣或捕盜傷中不堪釐務之人，仰經所在自陳，驗寔保奏，承務郎、大使以上當議特加優恤，選人、小使臣與差充嶽廟一次。」（《宋會要輯稿》兵一八之三九）「訪聞諸路州軍縣鎮稅務除依法合置專欄外，類皆過數招收，并有監官親隨之類通同作弊，倍有掊取，客旅因致暗增物價。可令諸路提刑司將管下稅務見今冗占人數日下減放，嚴行禁止，立賞告捉。仍令知、通常切檢察。」（《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七之三七）「勘會諸路州縣營田官莊所給耕牛，若實緣患病倒死，官司勒令陪還元價，仰提領官取見詣實除放施行，今後常切覺察，如依前違戾，按劾以聞。」（《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一二）「河北、河東、京東諸路人民本吾赤子，偶緣淪陷，遂致驅率，與官軍鬪敵。應今後歸正之人，仰諸路帥司並加存撫，有官者還以官爵，仍加優轉。軍人、百姓願從軍者，優補名目，厚支諸給，如不願從軍者，聽令自便，仍給與空閑田土，官借牛耕種，蠲免役稅，各令安業。其女真今來再犯河南諸路州軍，內兵民有被驅脅同在行陣者，亦仰準此撫接。應諸路關隘攬子及諸色等人引接赴官司，並依已降指揮，據所引接人數多寡等第推恩。其投降人已解甲棄仗，別無姦詐，而關隘輒邀劫殺戮者，並行軍令；即臨陣之際，有倒戈歸投者，帥司常切戒約軍士不得輒有戕害，亦當據招降到人數多寡，量與推恩。河南新復州軍官員軍兵等換給告劄付身，有司例皆聲說陷僞事跡，即不曾分明開坐割地之後心懷忠義不肯渡河因依。可令所屬將應河南新復州軍官員、使效、軍兵等授給告劄、綾紙、補帖等，並開具心懷本朝不願渡河因依；已給者，許令

自陳改給。」（《宋會要輯稿》兵一五之七）「應因奉使金國未回并屬官，其官職合該奏薦人未經奏薦者，特與蔭補一次；如係陞朝官，特與封贈一次，各令本家于所在州軍保明陳乞。」（《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一之一四）

獎諭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郾城勝捷仍降犒賞詔〔一〕

紹興十年七月

勅岳飛〔二〕。自羯胡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戰〔三〕。曾未聞遠以孤軍，當茲巨孽，抗犬羊並集之衆，於平原曠野之中，如今日之用命者也。蓋卿忠義貫於神明，威惠孚於士卒。暨爾在行之旅，咸懷克敵之心〔四〕。陷陣摧堅，計不反顧，鏖鬪屢合，醜類敗奔。念茲鋒鏑之交，重有傷夷之苦。俾爾至此，時予之幸。惟虜勢之已窮，而吾軍之方振〔五〕。尚效功名之志，亟聞殄滅之期。載想忠勤，彌深嘉嘆。降關子錢二十萬貫，犒賞戰士。故茲獎諭，想宜知悉。《鄂國金佗續編》卷四。又見《鄂國金佗粹編》卷八，《新安文獻志》卷二。

〔一〕此詔《金佗續編》原題作《郾城斬賊將阿李孛堇大獲勝捷賜詔獎諭仍降關子錢犒賞戰士》，未署撰人。《新安文獻志》題爲「程章靖公」即程克俊撰，今據以收錄，并改用《新安文獻志》篇題。

〔二〕岳飛：原無，據《新安文獻志》補。

〔三〕戰：原作「萬」，據《金佗稗編》卷八改。

〔四〕克：原作「盡」，據《新安文獻志》改。

〔五〕方：原作「力」，據右引改。

賜少保樞密副使岳飛乞叙立參知政事王次翁之下不允批答

紹興十一年四月

勅岳飛。得卿奏：「近蒙恩除樞密副使，令參知政事王次翁叙位在臣之下。契勘參知政事叙位，舊例在樞密副使之上，臣雖謬忝孤卿，豈得遽紊班列？欲望聖慈令臣只依舊例，叙位在參知政事之下。庶使邦儀不易，愚分可安。」具悉。卿蚤建殊勳，顯登亞保。雖贊西樞之務，實聯左棘之班。肆同列之有陳，請會朝而居下。朕嘉其自抑，蓋有能遜之風；俾爾在前，且昭右武之意。情文俱得，禮法無嫌。胡爲守謙，未安厥服？勉體睠意，勿復有言。所請宜不允。《新安文獻志》卷二。又見《鄂國金

佗續編》卷四。

大赦天下制

紹興十二年九月

門下：朕以寡昧之資，履艱難之運。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輶，許敦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啓固陵之吉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宗社再安，遐邇用乂。慶來從於天上，澤周浹於人間。櫜弓矢而戢干戈，式昭偃武；省刑罰而薄稅斂，庶用還淳。宜均惠澤之施，以侈有邦之福。可大赦天下。於戲！去兵而未嘗去信，蹈前古之格言；甯親而有以甯神，懋大君之至德。惟比屋克躋於仁壽，在庶政宜尚於中和。其一心輔弼之臣，暨百職文武之士，交修不逮，永孚於休。《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四六，《程史》卷五，《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五，《宋史紀事本末》卷七二。

秦檜加太師制

紹興十二年九月

三公論道，莫隆帝者之師；一德格天，乃大賢人之業。睠時真宰，爲世宗臣。事有至難，收成功於指顧；人無遠慮，獨克定於規摹。力輔眇躬，通誠大國。荷上天之從欲，成愛孝以事親。悉出贊

襄，宜崇褒陟。爰正久虛之位，用告大昕之朝。具官秦檜碩大而光明，忠肅而恭懿。心潛于聖，有孟軻命世之才；道致其君，負伊尹覺民之任。早中異科之目，旋躋要路之津。節義著於艱難，正程嬰存趙孤之比；平生仗於忠信，見子卿持漢節而還。亟登次輔之聯，再執元台之柄。險夷一致，首尾七年。謀皆同予，國無異政。歸兵權而營屯自肅，定浮議而反側以安。廟算無遺，固衆人之所不識；征車遠狩，惟君子以爲必歸。蓋信既結而情通，則恩必賜而欲得。龍輶來返，視西洛以寓永固之靈；駟馭惟迎，肅東朝以極慈寧之養。庶事備矣，厥功茂焉。宜進大名之封，寵拜維垣之貴。併加圭食，增重鈞衡。彌聳具瞻，式昭深眷。於戲！呂望尚父，西伯之業所以成；周公爲師，成王之勳所以集。永惟耆德，毋愧前人。其祇邦休，以副朕命。《宋宰輔編年錄》卷一六。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二。

懿節皇后哀冊文

紹興十二年十月

維紹興九年歲次己未六月己酉朔二日庚戌，懿節皇后崩於五國城，啓殯於龍德宮之西階。粵以十二年十月庚申朔七日丙寅，遷祔於永固陵櫬宮之次，從變禮也。畫娶霄嚴，雕韞夙駕。素月墮於長〔一〕，秋風回於廣廈。皇帝緬懷麗極，親御奠楹。備百禮以迎送，望九宮而啓行。挽鐸淒涼，鳴笳怨咽。爰命邇聯，式揚芳烈。其詞曰：胄自姬周，賜姓受祉。爵列邢侯，以國爲氏。奕燁漢唐，蟬聯魯衛。祚啓前人，慶鍾來裔。有美邦媛，叶瑞菖花。姿凝娟靚，德茂柔嘉。箴圖是則，服御無華。天

作之合，王假有家。寵被綠緹，光生朱邸。二女同風，四妃繼美。動中珩璜，躬勤沼沚。厲節含章，稱時由禮。歲丁協洽，霧塞宮闈。羌逢時之多故，廼從狩於六駝。禍機叵測，天理難知。掖庭之草兮自綠，汾水之鴈兮空飛。嗚呼哀哉！中壺初崇，化基攸賴。將還踐於青規，遽興悲乎素柰。淪精軒象之躔，閔跡瑤池之會。莫攬禕衣，徒存羽素。僊遊兮縹緲間，訃音來兮沙漠外。嗚呼哀哉！宸襟感愴，戚畹哀傷。涕霑黎庶，慟絕嬪嬙。念死生之契闊，杳南北之相望。屬寶鄰兮敦好，飾輜御兮歸藏。儼萬乘以迎奠，拱千官而肅將。嗚呼哀哉！眉然兮啓蕞塗，統如今催漏鼓。聶城闔以陡轉，渺濤江而橫度。風蕭蕭兮絳旆番〔二〕，露漫漫兮紅日暮。卜吉壤於稽山，附神靈於永固。嗚呼哀哉！涓辰庀事，瘞玉埋香。集鳧群於銀海，燎漆焰於金釭。從先后而不返，嗟大夜之何長。姑寓攢於東越，竚還□於北邙。惟惇史之述德，亘億載而垂芳。嗚呼哀哉！《中興禮書》卷二四五。

〔二〕「長」下當脫一字。

〔三〕蕭蕭：原脫一「蕭」字，據文意補。

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尹焞轉一官致仕制

昔孔戣告老，韓愈上疏請留言貪賢之美；疏廣乞骸，道路觀者有賢哉之嘆。夫貪賢而惜其去，固

朝廷之美事；而據經引年，以全進退之節者，亦士君子之素風也。我有耆德之臣，茲上乞身之請。宜頒渙渥，以示至懷。具官某行配古人，名垂當世。蚤受大儒之道，獨傳聖學之歸。頃以特招，來儀邇列。露門勸講，顧未厭於詳延；真館奉祠，遽願即於閒燕。閱時甫邁，抗章復來。乃備瀝於懇誠，祈悉遠於官政。雖嘉爾志，良拂予衷。其仍次對之班，往遂丘園之樂。勉親藥石，益介壽祺。《新安文獻志》卷二。

乞取劉豫重斂之法焚之通衢奏

紹興九年五月癸卯

河南故地，復歸版圖，父老苦劉豫煩苛久矣。賦斂及於絮縷，割剥至於蔬果。宿債未償，欠牘具在。欲望明詔新疆州縣，取劉豫重斂之法，焚於通衢。《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八。又見《續資治通鑑》卷一二一。

乞致仕奏

紹興二十六年八月

臣蒙厚恩，待罪政事，重有負薪之憂，常恐負先朝，無以報塞，願乞骸骨。《新安文獻志》卷九四下。（以上吳洪澤校點）

莫 儔

莫儔（一〇八九——一一六四），字壽朋，平江吳縣（今屬江蘇蘇州）人。政和三年舉進士第一，授議禮局檢討官，除校書郎，兼國史編修官，移太常少卿，被斥提點南京鴻慶宮。起爲光祿少卿，進國子司業，試中書舍人。靖康初除給事中兼侍讀，直學士院，除吏部尚書，俄拜翰林學士、知制誥，積官至朝議大夫。後以受張邦昌僞命被斥逐。隆興二年卒，年七十六。見孫覲《宋故翰林學士莫公墓誌銘》（《鴻慶居士集》卷三八）。

乞詳定四選條例奏

靖康元年八月

有旨將四選條例編纂，其間事理一等而有予有奪、或輕或重，不可勝舉。今欲檢其事理相類而體例不侔者，委本曹郎官看詳，長貳覆定，歸于至當，庶幾不至散漫。《宋會要輯稿》職官八之七（第三冊第二五六一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二二頁。

隆慶寺一真軒記

建炎二年

建炎二年，歲在戊申，一真居士館于潮之北城精舍曰隆慶。其東有屋，衡從函丈，居士葺之，因其號曰之曰一真軒。有客過爲曰：「請問一真之境若何？」居士曰：「子見上棟下宇，赤白圭潔，櫺楹洞闢，游者改觀，此非前日壞於奴隸之廬者耶？喬木挺秀，脩篁叢櫨，扶疏際空，蒼翠溢目，此非前日之荒榛穢區者耶？太唐寥廓，山邑相迎，使人超然，志在凌雲，此非前日之蔽於藩籬屏障者耶？芙蕖覆水，蛙蠅屏跡，泓澄淳徹，鬚眉可鑑，此非前日潢潦之所鍾者耶？夫有成有壞，有治有荒，有現有隱，有淨有垢，於是可喜可愠，可悲可愕，可厭可慕者，皆夢幻之境，非一真之境也。吾與子試爲一真之遊乎！摘日月，挾宇宙，而未嘗域于大也。於一毫端，現寶王刹，生微塵裏，轉大法輪，而未嘗拘于細也。上與造化者遊，下與無終始者友，而未嘗墮于數也。是境也，人我都忘，善惡雙泯，能否俱絕，榮辱兩謝，廼於其間無有間斷，貫今昔而同時，混天壤而共處，凡目擊者無非文殊門戶，凡耳剽者無非觀音壇場，凡意造者無非普賢牀几。」客乃恍恍自失，改容禮謝而退，居士書以爲記。

澱山建塔記

紹興十八年七月

華亭之西北有巨浸曰澱山湖，湖中有小山。余嘗與客泛舟其下，顧謂客曰：「此非落星浮玉之類也。試登而覽焉，徜徉四望，烟水瀾漫。天日清明，波伏不興，飛帆釣艇，宛在一鏡。風號濤湧，舟莫敢凌，恍若神山，限以弱水。茲非勝特之地歟！山如龜背，上建浮圖，升其絕頂，臨瞰雲雨，數郡遙岑，環列楯外，紆青繚白，極目千里。茲非表揭之象歟！有是二者，其可以無藉乎！」有僧慧悟禪師義燈，朱姓，徐州彭城人。操行高潔，頃主雲間施水禪院，邂逅京師僧寶覺大師法道，出釋迦佛牙示之，於是設供累夕，懇祈舍利，獲二十許枚。道謂燈曰：「子其選地建塔藏之。」燈邀道抵澱山，周眊形勢，道曰：「噫！他山無與此侔者。」燈曰：「此方人未之信，盍再祈焉。」乃復置佛牙於所卜址上，而作佛事。不終朝，先見金光數尺，次獲舍利三枚，僧俗歡喜讚嘆，謂未曾有。燈遂辭施水住是山。里人倪榮、朱強誓爲會首，能勉導累積。至紹興四年十有二月工成，八月壬午奉舍利瘞焉。是日旦，天無雲，晝忽陰，祥雲驟降，林木盡槁，已事而霽，衆咸異之。七年十月營塔，纔三級，一夕夢菩薩諸天瑞像滿室，雲中有榜，題曰「普光王寺」，既寤，不懈益虔，聞者喜捨林集。明年春，燈如行在，得普光王寺額以歸，符其夢焉。塔訖工於十有四年三月，榮等又相與立三門，引兩序，演法有位，棲僧有所，香積有庖，大乘有藏。謁予文紀之。紹興戊辰七月。《古今圖書集成》神異典卷一二三。

又見康熙《松江府志》卷二七，嘉慶《松江府志》卷七六。（以上楊世文校點）

趙子晝

趙子晝（一〇八九——一一四二），字叔問，燕懿王之後。中大觀元年進士第，爲宗室第一。起家簽書大名府判官廳公事。後爲刑部員外郎。南渡後以駕部員外郎召，遷左司員外郎、太常寺少卿，除徽猷閣待制、樞密都承旨，遷兵部侍郎。請外補，以徽猷閣直學士知秀州，明年知平江府。力請祠，提舉江州太平觀，寓止衢州凡七年。紹興十二年以疾告老，遷左中奉大夫致仕。是年卒，年五十四。著文集二十卷。見程俱《趙公墓誌銘》（《北山集》卷三三），《宋史》卷二四七有傳。

乞禁止民間出售王安石日錄奏

宣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竊聞神宗皇帝正史多取故相王安石《日錄》以爲根柢，而又其中兵謀政術往往具存，然則其書固亦應密。近者賣書籍人乃有《舒王日錄》出賣。臣愚竊以爲非便，願賜禁止，無使國之機事傳播閭閻，或流入四夷，於體實大。《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八六（第七冊第六五三八頁）。

言太常寺所闕禮書奏〔二〕 紹興元年十一月八日

本寺見闕陳祥道《禮書》〔二〕、《開元禮義鏡》、《禮義羅》、《禮粹》、《通典》、《開寶通禮》、《三禮圖》、《郊廟奉祀禮文》、《國朝會要》、王珪、章得象編。《六典》、《禮閣新編》、續編附。政和宣和續編《太常因革禮》、《大觀禮書》并看詳。《六家謚法》、政和續編《會要》、《開元禮百問》、《太常新禮》、《江都集禮》、《曲臺禮》、《宗藩慶系錄》、《開元禮義纂》、《五禮精義》。切慮臣僚之家有謄寫本，許令投進，乞依昨進會要體例推恩。《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二一（第三冊第二二四〇頁）。

〔一〕原件署作「趙子畫」，當爲「趙子畫」之誤。

〔二〕禮書：原作《理書》，徑改。其書今存。

望自來歲舉行祀高禡奏 紹興元年十一月

每歲春分日祀高禡，自巡幸不行。雖多故之時，禮文難徧，至於祓無子，祝多男，以係四方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九。又見《文獻通考》卷八五，《續資治通鑑》卷

一一〇。

請專祀昊天上帝以太宗配侑奏

紹興二年閏四月

謹按《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配明堂。說者謂古之帝王自非建邦啓土，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一〕。聖宋崛起，非有始封之祖，則創業之君，太祖是矣。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於明堂者。仰惟祖功宗德，萬世不遷，配帝配天，禮無易此。頃當三歲之親祠，爰奉祖宗而並配。雖爲舊典，其實權宜。自今每歲季秋攝事，臣等伏請專祀昊天上帝，以太宗皇帝配侑。《宋會要輯稿》禮二四之六八（第一冊第九四二頁）。又見同書禮二五之八八（第二冊第九九八頁）。

〔一〕祭：原作「記」，據「又見」文改。

乞以告成觀祀昊天上帝奏

檢會已降指揮，每歲祀昊天上帝於紹興府天慶觀，設位望祭。本觀並係軍馬駐泊。今踏逐到府城

外之東南告成觀，後齋廳充望祭殿，西廊并南廊爲祠宮祇應人齋所，以稱嚴奉之意。《中興禮書》卷九
○。（以上劉文剛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七五

薛嘉言

薛嘉言，字獻可，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謹朴嗜學，爲文立成。政和五年登進士第，七年舉辭學兼茂科。紹興中歷官舒州通判、司封員外郎，終知台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一三、選舉一二之八，李正民《大隱集》卷四，《萬姓統譜》卷一一八，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

劉安上行狀

公諱安上，字元禮，姓劉氏，系出彭城，世爲永嘉人。曾祖延貴，祖瑩。父去非，以公貴，累贈正議大夫。公少端重，有成人風，祖父特所鍾愛，曰：「異時必大吾門。」與從兄舍人安節同硯席，相友愛，尤專勤嗜學，講習忘寢食，既長，俱以文行稱。公踰冠，首鄉薦，復聯名游太學，並爲上舍生，選預魁選，聲稱籍甚，號二劉，一時賢士向慕，爭與之交。赴省闈別試第二人，登紹聖四年進士第丙科，解褐調杭州錢塘尉。公操履清峙，輝映湖山，人謂真仙尉。謹身律下，每被檄，所部雖庖厨

必自辦以行，秋毫不以市於民。所憩惟亭傳僧寺，否則芟舍露坐，食息自如，見者咨美之。受代，留主租縣廩，爲後人冒請。暨還，過之，雖久客窶甚，勿問也。公以名流陸沈下僚，怡然無忤色。究心職事，有捕獲功，未嘗自列，曰：「幸人之死而已取賞，吾弗忍爲。」雖同列以是被遷，不以介意。卒用薦者升處州縉雲縣令，除登州州學教授。時三舍法初行，擇師儒，國學尤極其選，遷博士，學行德器尤爲後進所尊仰。差考試貢士。舉院故事，考官各進策問取進止，上皇雅重公文，親筆選用。以車駕幸學恩，循儒林郎，後改宣德郎。大觀元年，除提舉浙西學事，陞辭進對，風度詳雅，論事合旨，既退，上皇顧近弼稱某蘊藉有大臣體。既而中丞余深薦之，留爲監察御史，朝廷有所推鞠，多以屬公。公持法尤審，而更根於誠恕，吏不忍欺，讞議明允，多所平反，囚悅服無恨意。十一月，遷殿中侍御史，常曰偷安患失，尤非言官所宜，故居處薪芻服用之物，取具朝夕。十二月，磨勘轉奉議郎。明年，因八寶恩轉承議郎，三月遷侍御史，賜五品服。公沈厚謹密，凡風聞事皆反覆詢究，或遣親人參驗得實，乃始論列，舉無不當。一日奏事，上皇目送之，曰：「劉某言事，可謂詳審矣。」屬時相擅政，竊弄威福，凶焰滔天，意所趨向，海內風靡，黨與蟠結，根據朝廷，無敢撓其鋒者。公獨挺然不肯阿附，極言其罪，抗章不報，乃與石公弼率同列廷論之，詞旨愷切，時論偉之。在言路三年，凡所彈射皆汙穢不法、敗政亂俗之尤者，其不畏強禦如此。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至辯論人主前，安詳不撓，無所畏避，以故眷注愈渥。三年八月，遷諫議大夫。逾月，丁太碩人憂。公性純孝，未冠，正議公即世，掩泣腐袂。奉事太碩人，色養尤篤。自筮仕以至禁從，榮侍版輿，夙興溫清，奉甘

毳，供笑樂，始終如一日。至是毀瘠幾滅性。卜葬盡禮，極哀榮之奉，廬於墓側，手蒔松檟，蔬食終喪，徘徊不忍去。公生於里之西洲，及夫人既亡，宦游往來經行其處，必凝望泣下，人以爲有終身之憂慕焉。政和元年冬服闋，以中書舍人召。先是，兄舍人由察官登對，玉音宣問公安否及寓止何地，既朝見入對，上皇面諭以曩日詢訪及簡記識擢之意。二年，用元圭恩轉朝奉郎。踰年，除給事中，其所獻納論駁有補時政者甚多。俄請外甚力，九月除徽猷閣待制，知壽州。四年，以上舍試所差官撰號差互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復以磨勘轉朝散郎，封文安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五年，除知婺州。七年，磨勘轉朝請郎，進封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戶。時六尚書降造花羅，額數頗衆，督程甚嚴，公以抑配多民困論，乞蠲減，弗克，則奏以非土貢，願不爲例。又部使者往往專事花石以市恩寵，州縣希旨幸賞，或遣使臣檄州計置督，以支錢應副舟車事。公初不與之辨，但按法移文，回報往復，閱時淹久，使臣苦之，遂巡引去，自是無來者，遂免無名之費，調發之撓，民陰受其賜焉。尤不喜笞辱人，少年或坐法，公察知良家子資可教，則命其父夏楚於庭，責使就傅。其務教化、厚風俗，蓋有古循吏風。治婺州凡三年，鎮撫惠養，百姓德之。里人過其境，詢及遺愛，則人人以手加額，至今稱頌。八年，移知邢州。時祖母徐氏無恙，年逾九十，奉之甚謹。初遇恩，妻張氏當封，以祖母未命，遂避不敢當，奏乞回授徐，上皇嘉其意，優詔從之，封仁壽縣太君。念諸父蚤世，而徐氏年彌高，邢去親庭益遠，遂丐宮祠侍養。宣和元年六月，得請，提舉建州武夷山沖佑觀。九月，丁太孺人徐氏憂。公以介孫承重遂終，恩禮有加，鄉閭榮之。三年服闋，除知壽春府，累表辭免，不克。四年，磨勘轉朝奉

大夫，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二百戶。壽，公舊治，民懷恩弗忘，比再至，老穉欣迎，扶携遠迓者屬路。府於淮西爲大藩，屯兵萬餘，密邇京師，每歲上供十二萬石應付畿內軍糧，賦亦稱是，雖遇凶歉，租賦放免殆盡，而稅額不少減。前此官吏復加槩量及羨餘，以幸苟免，民重困，流移者衆。公至，嘆曰：「奈何剥下以逃責耶？」凡諸司額外泛拋，一切不應，以撫綏寬緩爲事。漕臣預調專賙，奏乞較定一路上供及支移之數，課殿最，行賞罰，以風屬郡。是歲壽春官吏遂以數劣被劾降官，復以椿發軍糧虧欠再被削秩以去，終不自辨也。六年，除知舒州。踰年請宮祠，從之，提舉南京鴻慶宮。靖康元年，覃恩再轉朝請郎，加食邑二百戶，尋復朝奉大夫、朝散大夫，以疾乞致仕，轉朝請大夫。建炎二年正月終於正寢，享年六十，詔贈通議大夫，命有司量助喪事。卜以十一月壬寅葬於永嘉縣建牙鄉玉清觀後山。公識度粹凝，宗工鉅儒，見者莫不許以遠器。自爲尉，以學官薦者十餘人，守帥豐公稷皆譽推獎禮，讌集則分韻賦詩，講論文義，延留彌日，不以僚屬待也。大觀初，令侍從各薦所知，右丞徐公處仁以公應詔，其爲當路知遇如此。素堅正靜退，未嘗苟進取，部使者或欲縻公致門下，寄聲知舊諷使致謁，公薄其爲人，終不詣之。尤不喜竿牘爲教。官登州，或勸貽書時貴，丐東南便親者，公謝不顧也。暨閒居里閭，當軸皆其知舊，或請致賀，答曰：「吾平時不通書，今遽賀之，得無疑我有求耶？」於時俗持祿養交，率顧望迎合以規進取，公深鄙之。爲御史多所彈劾，務存大體，振綱紀，不爲訐直取名。凡論列章疏，退輒削稿，雖家人子弟無得見之，故其奏議人少知者。嘗語人曰：「在言路久，仇怨殆滿目矣，然吾職風憲，獨安所避，顧在我本無心耳。」出典三郡，凡所

設施，不務表暴，示以好惡而人自化。御下寬簡不苛，吏卒服役之餘，咸許自便，然嚴重叵測，莫敢慢也。或乃爲投合以求當公意，終不可入，殆所謂易事難悅者。動準繩檢，進止有常度，而遇事裁決咸中理解。所至有惠政，在婺市田以給浮橋費，民便之，刻石紀德。其守壽春，屬比郡歲饑，流民襁屬，公爲區處舍止什器，資養畢具，至者如歸。屢丐常平賑濟，勿許，則倒廩散之，曰：「民困且死，奈何坐視不恤！倘獲罪，吾當之。」其有病者以私財爲致醫藥，爲糜以食之；不幸死，則給棺槨，卜爽塏收葬之。民賴以全活不勝計，恩及境外矣。蓋其志在爲民，凡所興爲必欲其利及久而所濟廣者，蓋如此。與人言如恐傷之，待僚屬未嘗失色。然剛正不可以犯，尤嫉賊吏。壽春屬令有貪墨聞者，既廉問審實，一夕追逮證佐，盡得姦贓，令窘急，賂當塗致書營救，公不答，卒使引疾解印綬去，諸邑爲之竦動。始，公先達爲侍從，前少宰吳公敏、故右丞許公景衡未顯，公識其遠到，舉以自代，二公繼登宰輔，時論隱然服公知人。胸中恢廓，而謙恭執禮一於純誠，不爲纖芥矯節。遇人無遺小大貴賤，至胥徒臧獲語必拱手自名。雖晏處私室，家人不見惰容。和裕有體，至於臨事則斷之以義。於嗜好淡然，略無珍玩，財物視猶糞土，雖身處富貴，自奉簡薄，殆有布衣所難者。慈孝友弟，蓋其天性，宗族内外四百口服公之化，閨門雍睦無閒言，溫良謙遜，有萬石君家風。位侍從二十年，所得恩澤以先弟姪。季弟安仁以太碩人所鍾愛，遇之尤厚，憐其困躓場屋，首以大禮恩奏補。其後早卒，諸孤幼穉，撫養加意不異己子，既長，爲畢婚嫁。躬與日者往來山谷間，卜地營葬，訖事，喜甚，曰：「吾今而後無復他念矣。」既疾，無甚苦，謂家人曰：「吾其止此乎！」臨終之夕，猶誦

《漢書》，且命區處爲翌日親朋燕遊之會；既就枕，覺風眩，起坐命藥，繼至而亡。其好學達理，高明令終，死生之際不惑也如此，嗚呼！母宋氏，累贈太碩人。娶張氏，朝奉大夫、親賢宅博士時敏之女，封碩人。生子男二人：長曰讜，承務郎，前蔡州監稅，克有家；次曰誥。女一人，歸修職郎林待問。孫男三人尚幼。公早與兄舍人從當世先生長者遊，深得《中庸》、《大學》指歸，故能以其所學發爲政事，致身侍從。當巨姦朋邪，傾亂朝政，持一介孤忠，力排抵之，僅以獲免。後雖歷位禁闥，俄值斯人復進用事，勢焰赫然，度不能抗，因懇丐外補，自是十有六年，終老於外。雖仇怨銜之刻骨，欲搜抉疵釁，冀以中傷，而卒不能。避回宮祠，優游卒歲，處之泰然，亦無愠色，卷懷韜晦，不肯爲赫赫名，真若畏人知者。故其進退始終大節，而逆推夫所以用心，殆未易以闕其際也。蓋其蘊蓄浩浩淵淵，用之誠有未盡，彼暴露銜鬻者，抑公之所哂也耶？公爲文典重有法，尤工五言，晚更平淡，渾然天成，無斧斤跡。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藏於家。卜居南郭，治第築圃，盡湖山勝槩。益喜賓客，至則觴咏，延款無斂。暇日杜門觀書，味道養性，或携杖課園丁畦蔬蒔果，以自娛嬉。當其心閒意適，雖田夫野老亦欲與之對；非所喜，雖位顯爵尊，扣閭弗見也，故識者論公平生出處以方唐退傅白。至其夷曠淡泊，無聲色之娛，詩文雅正，不爲纖艷浮華之語，則又未可以優劣論也。公於嘉言爲父執行，世中表姍舊，且同里，知公爲詳。然公潛德隱行所不能窺者蓋多，姑實錄所聞，少備采擇之萬一。《給事集》附錄，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光緒《永嘉縣志》卷三二，光緒八年刻本。

薛徽言行狀〔二〕 薛季宣箋

君諱徽言，字德老，世爲永嘉人。曾祖元禮，祖庠，皆不仕。

季宣謹按：朝散郎鄒極撰我曾祖《墓誌》曰：「其先世家河東。漢平元始間，有曰丕者，渡江寓毗陵。後有辟地福唐長谿者，又徙永嘉，君其裔也。」《墓誌》敘述先世，其闕略與譜牒同。而伯父待制《行狀》云唐令之補闕後也，至公五世矣。譜稱補闕後居長谿之廉村，于永嘉房爲伯祖，以相參驗，似不祇五世。

父強立，少登科，禮部侍郎鄒浩嘗以學官薦之，歷州縣，所至有聲，清正恬退，終金陵幕官。

先祖字成翁，歷吳縣主簿，中都、宜黃二縣令，江寧府觀察推官，累贈左光祿大夫。嘗聞父兄長老言，光祿爲人短小精悍，褊和裏剛，宰劇有聲，奉法不阿其上，號石蓮長官。恬澹工詩，有《舊居》一篇：「花木蕭疏一徑深，門前綠柳更森森。旁人錯比陶潛宅，澹泊仍無愛酒心。」先娶陳氏，鄂州使君誨之女，封永嘉郡太夫人。夫人四明大族。初昏，匳具華靡，察光祿有不豫色而問之故，光祿曰：「我儒家子，觀卿調度，非若吾家婦者。」夫人曰：「有是哉！」其歸遂能降志節約，居貧若儉。閨門肅睦，非親無識面者，而鄉人傳以爲法，訓責女婦，必曰：「汝非薛七嫂乎！」七，光祿君輩行也。

從祖兄居實嘗爲季宣言，光祿宰宜黃時，有小人不得于母，去而遠遊者，已而母經死；比鄰聞稱冤呼子聲，不知傷子之不在，共證其子實殺之。光祿閱母枕中，得縣人稱貸券帖，獨疑其冤，陽按其子，使人陰以縊母領巾夜擲債家戶下，微伺于旁。債家晨起然香，見巾，識之，唾曰：「冤家何以至此！」執問，即陳殺母，遠近歎服，稱神明。

君其季也。少孤，警穎。先令人即世時方在襁褓，比成童，先中奉捐館舍。

中奉、令人，先君葬時祖妣官封。

獨與諸兄講學，識慮已過人。既長，能自立，力學刻苦，窮晝夜弗懈，遂博通經。

先君從文定胡公安國學，有《上胡侍讀咨目》三通，在《遺編別錄》第一卷。

再舉，登建炎二年進士第，解褐授南劍州司法。會車駕幸永嘉，君以書謁中司趙公，詆一時用事者。趙公大稱賞，以國士期之。

時呂相頤浩柄國，趙相鼎爲中丞。君貽以書，趙相立讀，即卷而懷之曰：「公以諫臣望鼎，何辭焉！」于是促席歡語，如舊相識。趙相語及太上光堯壽聖皇帝好學，雖在戎馬，常讀《資治通鑑》，君曰：「《書》云：『知之非艱，行之惟艱。』誠能監古今成敗而力行之，天下大幸！」趙相愕曰：「久矣，鼎之不聞是言也！」既而趙相彈劾呂相之欲臣敵、立御營使、責諫臣事，得太上褒語，趙相謝曰：「三者非臣所及，溫士薛某爲臣言之。」明日，繳上其書。見《遺編》第二卷。

俄移蹕會稽，趙遷樞相，力薦君，蒙召對，以強志勤政及君子小人爲言，頗合旨，改左承奉郎，充樞密院計議官。

西府舊無計議，有幹辦官。朝廷將用先君，以幹辦冗名，非所以處天下士，遂易名計議，設官自君始。渡江之初，邊障不立，君請建立方鎮以固羅落，當時采納，置鎮撫使于淮甸荆襄間，疆場始有藩籬之限，而江左之勢成矣。後併兩淮，分鎮置宣撫使，君復請併上游以一其制。置鎮、并上游置帥、強志勤政及論君子小人，其劄並見《遺編》第三卷。

踰年，前用事者復當國，君一以誠正待之，雖銜恨次骨，欲中傷之，終弗能也。紹興二年議遣使，君以選，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

呂相復入，怨君之嘗議己也，未有以發。禁省須紙錢四千_二，浮費，君執奏獲可。因上遣君行視明州湖田，反命，有詔選忠信不欺士循問風俗，遂復以君充選，實欲去之。

性明爽，雖筮仕未久，而疏通若素宦飽于更練者。既臨遣，敷奏詳明。

時宣諭五使皆給親札御寶之歷，使按舉必書，又以太宗銘石之戒徧賜郡邑。將發，君上薛宣換縣故事，視縣劇易易置令長；請詔郡縣，政事有失于註誤而未正于法者，財用有出于敷斂而未見于用者，刑獄有過于平允而陷于深重者，御史未至，並許自陳改正；惡心不悛，雖寘死地可勿恤。奏可。《御寶歷序》在《遺編》第五卷；跋尾語尤鯁切，在第九卷；《換縣宥過劄子》在第三卷。入境，布宣德意，揭示教條，檢覈吏姦，無不契事機、當人心者。

約束榜牒在《遺編》第五卷。

奏本路不便于民者十事，乞委憲司覺察違戾。

十事：一曰戶口逃亡，不爲開落；二曰產去稅存，貧民受弊；三曰秋苗受納，巧取多門；四曰高估官產，吏私其利；五曰人戶避役，親在其居；六曰鄉村聚徒，教習律令；七曰差役愆期，科敷保正；八曰公吏溢額，作過多端；九曰人戶陳狀，科補助錢；十曰開剥死牛，邀求百出。印榜奏事在《遺編》第七卷。

且請岳飛綏定湖南及鄰境，給韓京營田，免全州隸廣西節制，乞選岳守與潭、鼎腹背制么賊。

江西、湖南接壤，盜賊出沒其間，兩路追討之兵不相犄角，以盜出界爲盡己職，故盜得視兩界緩急，往來以騁。君奏岳飛御軍嚴肅，請以兩路盜賊併委之。江賊彭鐵大就君請降，岳掩其懈擊之，大獲。君悅，表其功狀，岳軍得以展其智力，諸將所鄉鼓行，盜用此戢。時全州屬湖南、廣西二路，潭州益陽縣割入鼎州，君奏罷之。選岳守事見討楊么語中，乞委岳侯兩路盜賊，給韓京營田奏在《遺編》第六卷，岳侯破彭鐵大事、論全州奏在第八卷，益陽奏在第九卷。

論郴、道、永、桂陽丁米均敷，見存一丁至石餘者，並帶糴之弊。

丁米前例口賦四斗均敷，以承平丁帳科于亂後，君既蠲其敷數，遂奏計口之賦，貧富一等，富者寬裕，貧者重困，均之田畝，則又偏苦上戶，謂宜履畝分口算之半，以就均一，寬貧下帶糴之米。湖南一路，舊有之名糴而未嘗給錢，多或兼倍正賦，州縣受納，必先糴而後租，民不供命，

但能充糴而已。常賦之入，至一縣歲不迨三分者，良民偏受其弊，實無補于縣官。君初難遽除之，周詢其詳，始班其禁。又有和糴夫米，並受納米樣、斗斛紐耗倉例、把算擡斛斗面銷鈔之米，水程裝綱縻費脚乘修籠夫米價錢、戶帖及牛倒死、買醋錢、均敷黃麴麴引錢、紬輕夏稅帖納錢、陳狀補助錢等，其它名數尚不一。君奏州縣受納收耗與當遠而近輸者得收脚錢如條例，餘一切罷之。憲司糾違禁者丁米奏在《遺編》第七卷，帶糴奏、約束榜在第八卷，放丁米罷受納增收水脚錢榜在第九卷。

時田荒糴貴，命州縣量城市遠鄉道里朝暮可及者，自近及遠，區處賑糴。由是糴價頓平，濟惠甚溥，咸戴上賜，不以遐遺也。且請存留漕司上供錢斛，賑濟郴、道、桂陽三州，罷營繕等費。

諸州大饑，在兵荒之後，田萊不闢，米價翔踴，而二廣帥司閉糴，且禁耕牛出境，一牛直錢百千。且漕臣李弼孺初起上供，帥司下潭、全、永州計置，材植繕成，府民不勝困。君留上供錢斛不遣，截支米二萬石，裨常平義倉支濟，及以封樁經制司銀三千兩分畀州縣，仍借諸司錢糴廣西米賑給，通那省米借貸，聽四等下戶十人爲甲，州爲給據，自至撥米州軍支請。牒止遏糴遏牛，營繕約飭諸縣括荒閒田畝，勸課富家開墾，曉民生放種本收息，官爲催理。又命上戶糴米接濟，給曆稽其多寡，高者免役，其次免罪，糴平田墾，人不覺饑。《論遏糴遏牛請撥上供賑糴奏》在《遺編》第六卷，《勸課奏》在第七卷，存留上供、支米賑濟、自劾三奏（三）、《生放種本榜》在第八卷，《罷帥司營繕奏》、《諭民糴米榜》在第九卷。

薦本路憲呂祉、郴守趙不群、全倅劉延年、前衡倅趙伯牛、統制官吳錫等，朝廷皆召用。

呂祉爲憲，其治在衡州，曹成寇迫州城，祉毅然獨立，指揮諸將防守，寇不能犯。它盜胡元奭等數千人，所在出沒，祉遣韓京討平之。爲政激揚清濁，豪吏不敢爲姦。趙不群初宰章丘，抗金虜數萬之衆。其守郴也，曹成起攸縣、安仁間，執安撫使向子諲，徑薄城下，郡人驚走殆盡，不群率軍迎戰，賊不敢前。成後再至圍城，不群拒守六晝夜，出奇應變，竟却之。歲旱，以馬料賦民播種，身率僚吏減奉以濟貧民，又省冗費犒軍，因繕城壘，民不知役，樓壁屹然。君之支截上供，繇不群發之也。劉延年，元祐名臣放之從子。居鄉以孝友聞，遭世艱難，携家族四十口轉徙江湖，與共甘苦。敏于政，善應卒權。興國軍賊率李勝擁徒數千，稱迎奉神御，拏舟直抵其壘，戢于延年而去。初，靖康中有旨召對未赴，既更世故，不復自言。趙伯牛通判衡州，當孔彥舟變，伯牛使人開諭，一郡免于焚蕪。從平胡元奭，再拒曹成有功。又道倅鄭安恭，元祐大臣雍之子。紹興初，曹成據州百餘日，殺略慘酷，十室九虛，安恭攝郡，能勞徠安輯之。明年，獠人大出，安恭率衆討捕，逼逐山谷，賊窮請命，至言乏食，非其本心，安恭戮當敵一人，餘無所問，諸峒稍知畏服。祁陽令張登治最一路，繼緒積弊政之後，兵火之餘，登安集流離，首與民約，如是而催科，如是而差役，善良者處以是道，強猾者治以是法，民始疑而易之，三月而信之，五月而安之。曹成受降而來，一邑震恐，登從容措畫，不擾而濟。大兵之後，田政渾殽，登刻意窮究，推割分明，吏畏其強，民懷其惠。提刑司檢法官文浩先知寧遠縣，有循良稱。安撫司統制官

韓京，朴忠善戰，破郴賊李冬至、虔賊鍾超、胡元奭等，兵皆數萬，如孔彥舟餘黨及永興土寇王蓋天、游寇賀潮等，亦皆不減數千人。君初議營田，京率先請茶陵、安仁二縣荒田耕種。吳錫號吳野叉，威名甚著。獠人楊再興反，攻圍武岡軍，出沒八年，爲錫所破，窮追數百里，焚其廬落甚衆。君爲錄奏其事，皆功見一時者。薦呂祉章在《遺編》第六卷，韓京、趙不群、文浩、鄭安恭章在第七卷，劉延年、趙伯牛章在第九卷，惟吳錫奏家亡其藁。按《使事錄》，奏狀以千文爲號，不應遺落，必還朝所上章也。其破楊再興事見第八卷。《請委岳飛綏定盜賊奏》中又有薦黎明事，別見。

初抵茶陵，縣慮囚有以平人爲劫盜者，片言折之，審知官吏冒賞之冤，立下吏痛治，爲直之，人稱神明。

初，縣人高大被劫戕死，其夕李方、陳一家亦被盜。巡尉捕未獲，高大家人疑賀大、譚世績等實殺高大。縣尉何燮收辭所連逮上縣，併以陳一、李方事鞫之，鍛煉成獄。賀大知不免，以陳九、張七雅有猜恨，枝辭入之。世績等具以縱迹自明，獄司不爲追。會君閱成案，洞見其冤，移獄安仁，遂直其事，活無辜九人。至安仁慮七殺三人獄，以痕傷在左、款辭在右，及前後異詞爲斷。二奏在《遺編》第六卷。

論漕臣措置州縣日納移用等錢苛斂，且縱吏門下姦賊，請繩治。又按發知桂陽及永、邵三守、常寧令等不法、祁陽令等妄殺，按賊吏之尤者械送獄。

湖南賦役繁重，民有嫁老母不舉子以規析戶免進丁者。轉運判官王淮賦錢移用係諸州日納緡錢二千，縣以大小，輸錢十五千至十千。又潭、衡二州日出旗望酒錢二十千，實未嘗得酒，州縣敷于民，下自米麵銀紙，下至鬻豆腐者皆不免科掠。郡縣去國既遠，又當積亂之後，守宰貪縱，遂成風俗。郡守和璟其尤者，群下有五毒三諂之目。衡陽令王括、邵陽謝微、祁陽褚積皆專恣昏墨，民不堪命，號曰三陽。括先以贓敗死，微、積有謝一褚二之稱。微及茶陵令譚知柔先有召命，君留不遣，按治其姦，皆無所貰。平陽尉靳成贓露亡去，因荷項屬吏。知寧遠縣張雍懦不勝任，東安令李威遠前坐罷軟對移，清湘令譚觀光、耒陽丞李煒咸剛勁有守，曉習吏治，君請以觀光易雍，煒易威遠，仍不理遺闕。論王淮及權運判趙志之罪，按和璟、武岡權尉李端慤、巡檢劉清奏在《遺編》第九卷；靳成、譚知柔及監稅沈銓、常寧監稅王載、平陽權令李發，并桂陽簽判權監陳如埧對移奏在第七卷；永守黃陞、推官俞梅等并謝微、褚積及其主簿嚴徹、常寧令阮冠、衡陽尉楊祖堯、高攄奏在第八卷；衡州錄參詹勉奏在第六卷；換縣章在第九卷。

以論潭帥非其人，又其間發擿稍多，行之且峻，不無忤權貴意。既還，權發遣興國軍，而它使皆進擢，識者爲不平。

前此李相綱爲湖南大使，軍民頗服其威信。李以言罷，折樞密彥質代之，帥司正兵財七千人，招降之軍乃二萬衆。或傳將欲起赴行在，人情惴恐。君奏：「綱至數月稍見成效，至于彥質事未可知。夫以未可知之事，而易已試之效，臣竊惜之。」是時帥司軍費不支，漕司艱于出納，漸致猜

阻。君請漕司濟其軍用。楊么僭皇太子，憑藉湖水爲亂，群盜散處山谷，土寇、游寇更出侵掠，如尹花八、張成、蕭尚十、蕭小四、田行者、陳道、王盈、鄧裝、彭鐵大、賀聰、賀佐、李詢、賀全、劉仕財之屬，强者數萬，弱者三二千人。君過江西，知岳侯忠略可任，奏請借以討賊，必可肅清湖外。朝廷方督帥司以么賊事，君奏賊中乏食，必因漲水侵肆，已與帥臣彥質定議，屯兵要津，使其進不得掠，退無所給，一兩月間，其勢必窮；然後鼎州攻其前，本軍制其後，計窮而來，不戰可屈，此上策也。使賊不離平原，官軍四合，其平已久。正以波濤浩渺，水勢已漲，賊軍輕利，飄去焱來，初無定止，官舟不葺，又無水軍，較彼己之短長，計時勢之利害，私憂過計，願無欲速。且請精擇岳守量事應副，以張潭、鼎犄角，水勢已落，可以必取。又奏比發本路荆南兵援鼎州，師次城下，不給之糧，各引而歸，實無所補，止付岳飛以賊，可保成功。朝廷已遣王玘之師，君知玘不知舟楫閒事，歸對密請委玘荆襄備禦，又奏賊軍舟楫便利，善長鉤貫泅沒，與之從事于波濤間，恐非官軍之便。玘軍竟以水戰困于搭鉤致敗，卒用岳侯以陸道取之，它盜亦平，悉如君策。君之行也，上諭君訪山林不仕賢者。長沙黎明字才翁，以孝友信義著稱，其學問有淵源，自胡文定諸公咸所推重。嘗從御史張昕學，遭亂託明以母，及陷于賊，間關入賊取之。嘗過郢州，李允文以京西提刑至郢，明即還，曰：「郢多招安之寇，允文兇惡，其來必與爲亂，變在目矣！」後一月而難作。君歸，奏曰：「惟此可以克賊。」君去而明卒，事不果行。呂相既思有以中君，君行未復，即以堂劄誚君移陳如墳爲專擅。君歸，又以其論帥臣軍旅爲誕，

且以小臣不當薦舉將相言之上前。時和璟所親爲戶部侍郎，愬君請給軍用，支截上供爲不知體國愛費，君用此出。呂相意猶未愜，召君與諫官唐輝婦兄同見，明告君曰：「朝廷本欲相留，上令與公州郡。」已而唐諫果以質請表狀彈擊，上不直之，不報。旋命都司計最五使手歷，即課君殿，削焉。後張相浚督軍湖南，聞君將命有體，興國未上，尋復召還。論易帥章在《遺編》第六卷，論帥漕支費及楊么事宜在第九卷，請用岳侯討賊奏在第八卷，論王瓚、楊么二劄在第三卷，薦黎明奏劄在《遺編別錄》第一卷。《遺編》自六卷至九卷皆湖南使事，號《使事錄》，疏其大者于此。又有使回奏劄，在《遺編》并《別錄》、《奏議》中。惟被命申請畫一，蓋五使合奏，已施行者詳于榜牒，奏事、御寶、手歷但抄寫奏狀語，故不錄。

亡何，以比部郎官召。後虜騎次淮右軍，車駕幸建康，扈從以行。方倉卒進發，先駐蹕平江，及春還臨安。一時事宜、人情、敵勢，知無不言，譽望彌著。

平江、建康奏議劄目並在《遺編》第三、第四卷，《別錄》第一卷。

改兵部，又改吏部左選，遷右司，改左司，檢正中書門下諸房文字，遷起居舍人。首以申嚴歐陽修、王贇所請，令賜對臣寮少留殿門，候記注官出，面錄聖語及親奉德音，事干教化禮樂刑政爲世典法者，並備錄，關報記注官。士論美之。

君之爲都司也，刑寺奏讞，父有夜盜子財，子不知而殺之者，當以夜入人家，登時殺之勿論。君謂人子弑父，寧論曲直？且父子法不別籍，何謂人家？子富父貧，得非供養有闕？抵以不孝，識

者然之。在後省也，論舊都省無杖省吏，有罪，大付棘寺，次不過罰直，人情難傳重議，是三尺法終不行于省吏也，小人何所畏憚？始置杖都省，以詰小過，姦利少戢，而省吏側目思報矣。論記注奏劄在《遺編》第三卷，議刑置杖奏亡。

金使至，許還徽宗梓宮及母后、河南地。時無故請和，且無邀索，有識詢詢，深以爲慮，朝士皆知不可而無以拒之。君位螭坳，朝夕憂瘁，直前面奏。及侍從同對，辯論尤切，因感疾。時方正旦，猶欲力疾侍立，家人苦諫，始在告。

趙相凡三入，君皆勸以事功難就，唐姚崇要說明皇十事可以爲法，趙不能用。秦相檜知平江，過闕，望趙留己，而趙無留之之意。君問見曰：「公已許秦過闕，秦自意留，使之遂行，將恐缺望，而以媚嫉生怨矣！」趙顧不知君意所在，大不說曰：「秦居公里，于公厚乎？」由是稍疏君，而秦、趙之隙成矣。初，趙相、群公議所以待敵，謂莫急于自治，用和戰爲適時之宜，未始持必戰之說也。請和使至，虜情既不可測，秦相復入，揣上皇有厭兵意，始決計和。群公慮患將深，遂皆抗議不屈，辯說紛起，君獨不深論。已而至上前，忠諫懇切，上垂涕曰：「朕屈意和，老母計爾。」君陳帝王之孝，至援漢高帝栢羹之說，又與秦相廷爭移晷，遂中寒疾以歸。舊事，左、右史奏事直前，無所關白，自同時潘中書良貴叱向子諲議和後〔四〕，人無繼者，雖直前名存，奏事必先通奏，與請對從官等矣。議和奏議今多亡佚，所存畫一亦亡，其首在《遺編》第三卷。議王倫使事白堂二劄在第四卷。其論梓宮事曰「萬里梓宮，真僞孰辯」，以姚崇勸趙相稟目在

《別錄》第一卷。

疾寢革，語猶不忘國事。以紹興九年正月壬辰卒，享年四十七。上聞之爲悼惜，有旨贈帛百匹，與遺表恩澤。

故事，左、右史卒，官其家二人。渡江後，未有卒于位者。省吏以君置杖舊憾，且迎合時相，以省記沮格之。侍從有以中朝左右史姓名爲言，相復設辭拒解，左右史不得致仕恩澤，自茲始也。娶胡氏，累封安人，賢淑和鳴，侍湯藥尤謹，遂染疾，後君十三日亦卒。君仕雖晚而早達，銳意功名，君相眷注方渥，人皆指日待其遷也，而竟止此，莫不傷惜之，爲流涕云。生子男二人：長季隨，次季宣。女四人。越明年九月十九日，葬郡城西太平山之原。君天性忠鯁，獻替甚多。

君前後奏陳，多繫體要，它人所難言者，在君爲不足道。書奏存者已在《遺編》并《別錄》中。今皇帝即阼初，君以布衣上書言時政，曰國勢，曰邊防，曰刑賞，曰巡幸，曰財用，曰官吏，凡六事。

京城之圍，大元帥起河北，中原道梗，行者莫敢北鄉。君仗策干元帥府，行不告家。會太上皇即位南京，更以書奏。書在《遺編》第二卷。

既仕于朝，首請擇賢宗室立爲皇嗣。

太上皇春秋富，君臣未有啓擇後議者。君首陳大計，以爲：「太子天下本，本不立則幹易搖，前代計不早定，致禍亂者不勝數。而立子以公，爲法後世者，莫如仁宗皇帝。今戎狄侵陵，社稷綴

旒，萬萬曩日。陛下仁聖，遠追先烈，宗社大計，安知不已定于淵衷？須請而行耳。臣是以不顧死亡，申此愚直，願陛下斷自聖意，無惑群言，以幸天下。」太上虛納。上虞丞婁寅亮繼之，其封事言：「太祖舍子立弟，有天下者陛下一人而已。自崇寧諛臣進說，惟濮王子孫以爲近屬，餘皆謂之同姓，遂致昌陵之後，寂寥無聞。祀豐于昵，仰違天監，太祖在上，莫肯顧歆，此二聖所以未有回鑾之期，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日也。願法章聖、仁祖，于陛下子行中遴簡太祖諸孫，視秩親王，使牧九州。它日皇子誕生，退就藩服，不過添一節度使耳。」太上感說，賜寅亮對，敷奏剴切，大略以爲本朝傳國十世，大統三絕，太祖有命而太宗享之，天意人心，未必不爲是也。語愜上意，面賜褒答，曰：「太祖舍其子而與其弟，朕之所師法也。」擢監察御史，立後之意始定。無幾，事又中寢。君乃因星變上書論國本曰：「側聞小臣婁寅亮建言，乞擇宗室之子育之後宮，以待皇嗣之降。陛下不謀不卜，即日召對，所以寵錄之甚厚，繼有旨召子清、子英、子唐入侍。此命一出，萬口稱慶，謂即施行矣。而子清、子英一見而止，子唐未聞促召，士衆失望，不曉所以。若謂姿非英物，不足以備拊育，則子唐者不應不與之進；若以所閱之子已足充選，則二子不應遣還。竊料小人無深謀遠慮，獨不能堪目前之情，熒惑陛下已成之志，則春秋鼎盛、子孫千億之語必陳于前。願陛下尚念祖宗基業之重，鑑仁祖克意之法，無徇宦官女子之情。且仁祖末年，天下寧謐，人心安固，設有非常，孰敢異論！今日之事，其勢云何！此實有識所以寒心，不知所出也。」已而上意遂決。書別見，《遺編》第三卷。

勸大臣和協濟功，乞宰相不親細務。又摭《陸宣公奏議》可酌取以救時者，如減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五事。

白堂二劄見《遺編》第四卷，五事書在第二卷。

紹興元年，詔以星變訪闕失，乃上書言所當深憂者三：曰國本未立，曰佞倖未去，曰國論未定。且曰憂其所不足憂，而忘其所當深憂，此又大可憂者也。其言皆切中時宜。

當時連上二書，其第二書專諫營繕，並見《遺編》第一卷。營繕當時未見其害，後果甚云。初聞徽宗諱，主上銜恤哀痛，時議軍國事，遽欲遵用以日易月除喪；君建議終制，成上之美，識者踴之。

論國服劄子在《遺編》第四卷。

開府岳帥方以議論不合棄軍，請終喪廬山，君遺書爲陳大義勸諭，岳幡然感動，即日莅軍。其它建白彌縫，有補于時多此類。

遺岳侯書亡。

兄弼與君尤友善，時帥荆南，方召用，力丐外，得請，安撫虔南，因以過家，爲畢窀穸，以盡其誼，似非偶然者。

弼〔五〕，待制伯父也。張端明闡爲行狀，其文多闕略。伯父行事，鄉人喜言之，不無奇偉過實，撫其大而不誣者附左。其事書行狀中，而未詳者互見之，裨其闕。

伯父磊砢多權智，尚氣節，不修小謹曲廉，人所甚難，談笑處之，沛如也。自始爲士，鄉先生如忠簡許公景衡、劉給事安上、劉舍人安節等名一時忠敬士，皆許以帥才將略。年十六，試補郡學，即居其元。同諸生貢京師，附花石綱舟汴汴，舟中楊梅盛熟，綱吏擷餉諸生，伯父獨收所棄腐梅并核，以瓦缶儲之，同舟莫知何謂。抵京，有司以失梅罪綱吏，吏藉缶中所儲證壞獲免，始皆服其遠見。教授杭州，沈侍郎晦先以微累被斥，伯父爲之湔袪延譽，遂立天下重名。代還，以余相元中薦對，爲徽廟言：「太祖使人召趙普，見其讀書，問知《論語》，大驚，普曰：『《論語》夫子之言，皆足爲天下法，有一言而人終身不能行者，況全書乎！』太祖曰：『其一言謂何？』普曰：『節用而愛人。』徽宗亦曰：『治國之道無它，節用愛人而已。』斧座即起，遂復去，爲滄州教官。年饑，發學糧賑糶，州將以爲非制，止之。伯父曰：『有如薦饑，糶不能補，某當坐之。』來歲大稔，償其舊而復贏。筦庫左藏方中人強橫，既投劾致事，竟流王道之僕，後無敢譁者。辟親征使參謀，都人群起拏殺內侍，侵及士夫，將校輒以姦細名之，將相環視，不知所爲。伯父前曰：『是不難辦。』下令殺內侍者賜帛，首亂者出，執斬數人而定。圍中裨畫甚衆，京城迄賴以保全。提舉輦運，不克赴，主管明道宮。居鄉莆門，巡檢發土豪陳大指之姦，大指逃入于海州，將懼爲亂，伯父曰：『處以巡檢之地則受制矣。』從之，大指果出，徙家郡下，而患遂銷。除湖南轉運判官，楊么方熾，詔張相都督，岳侯爲制置使討之。賊便水戰，樓船如大德勝、小德勝、望三州等高過十丈，其多不可計，二公亦作大艦當之。伯父知舟楫非我所長，不敢明告，因

燕白曰：「適觀兒戲，摸魚而得一鯉。」呼吏立取盆魚于前，損益盆水示之，魚水寬則縱，逮去而魚執也。岳侯睨旁微笑，自此不復言水戰事矣。會天旱湖涸，陰以厚募招取賊舟，寇至則强弩據水當之，不與接刃。大造巨筏，斷賊江路，又于上游亂投芻藁，賊舟挾輪，不可復運，酋豪勢屈多降。岳以步騎直擣其營，賊軍因以潰敗。王彥久不應召，伯父直徽猷閣，主管荆南、歸、峽州、荆門、公安軍，經略安撫，代之。督府問計安出，所從兵衛幾何。伯父曰：「彥軍皆中原金房精兵，剽其面曰『盡忠報國，誓殺金賊』，固難與爲亂。朝廷必欲彥，非某書生所可及；但欲代彥，則湖南送吏足矣。」徊翔似不欲行者，久之乃進，迎吏不至，殊不爲止。入境，彥遣親兵七千人迎候，伯父即日罷遣湖南親兵。湖南將請問欲有所陳，伯父大聲謝曰：「已知盛意，不過欲相送至荆南耳。久苦將士，亦欲到任禮犒津遣。然某既帥荆渚，親兵皆吾腹心之衛，又實腹心于內，則非所以待之。」荆南親兵聞之，無不大悅。其將本爲彥伺伯父者，反以情告，且曰：「王太尉未有去意，公當襲而代之。」伯父曰：「吾以身任，太尉亦忠，安有是理！」竟馳入如其計。彥晨起未出，諸將列坐賓次，瞥見新帥入府，羅謁于庭，彥乃大驚，遽出交政，起其衆赴督府。軍人不樂，謀因大閱乘旱以變。伯父先期臨閱，竭帑犒賜，時雨亦降，亂心遂息。彥以伯父告無它志，還朝，得帥侍衛步軍。于班列間，望見先君，以爲伯父，歎曰：「薛直老又在此矣，何歸之神！」知爲先君，謝曰：「彥非賢兄保全，安有今日！」參謀京西。湖北有王缺子者，忘其名。故楊么賊中殿帥，岳侯用爲水軍統制，乘岳行邊爲亂。部勒已定，其母使僮告之。伯父密

諭諸將爲邂逅入王舟中索飲，伯父馳至江步，呼曰：「行府適有軍事，盍相從議之！」諸將强王登舟，即共縛之付吏，一軍震讟，無敢動。它日岳還自邊，列將賀舍人者白其婦與僧亂，岳即便座按其事，辭連一寺僧，無非諸將家也。岳引伯父視其牘曰：「飛出營中，至此略不問，則飛負諸將；欲如柳公綽故事，盡納諸江，復不忍。奈何？」伯父曰：「發婦私者但一賀將，衆何與？安知非譎辭分謗，小人之情邪？」岳意不解，伯父曰：「此曹類因亂離偶合，不以正者有之。今暴其私，人情念家者怨，恥過者忿，而公自謂無負，不搖三軍之衆乎？」岳曰：「請密之。」旋使夫人內集，視辭所污巉類老矣，即已。賀婦獄決，賀即日恚死。岳謝伯父曰：「微君一言，幾得罪于諸公！」岳侯丁母憂去，張憲以提舉一行事務領軍。憲病在告中，張侍郎宗元除書至，軍士籍籍，曰：「朝廷使張侍郎代公，公不復還矣！」張太尉以此辭疾，諸將往往或效之。伯父諭憲强出臨軍，憲勒諸軍各安營部，偶語者斬，謂群校曰：「我公心腹閒事，參謀獨知之，欲知其詳，問之可也。」伯父因某請問，謂曰：「張侍郎來，由公之請，汝輩豈不聞乎！公解軍幾何時，汝輩壞敗軍法如此，公聞之且不樂。今朝廷已遣敕使强公起復，張侍郎非久留者。」群校還白，憲曰：「吾爲汝言參謀知公心腹閒事，果然！」軍中遂安，岳侯聞亦大服。會先君遺書請岳，岳不自安，乃起。岳之詣闕，已具衣冠入對，伯父疏一機事教岳敷奏，岳意末之，伯父曰：「姑持以行，不問則已。」及見，不暇它語，上先及之。它日，請與伯父偕入奏事，岳出手疏，以儲貳爲言，衝風吹紙動搖，岳聲戰掉，讀不能句，上眎伯父色動。岳退，伯父進曰：「臣來在道，常

怪岳飛習寫細書，窮詰端倪，乃作此奏，雖其子弟無知者。臣嘗規以大將不當預國家事，飛謂臣子一體，不當形迹之顧，欲臣同對，明臣獨與聞之。」上色定，曰：「朕固疑飛之欲引卿對也。微卿之言，將不之察！」改龍圖閣、經撫湖北。伍俊除撫州鈐轄，不行，被命同提刑万俟卨圖之，万俟卨不能致。伯父許俊不遣，旋委三州，自擇所便授之。俊得州來謝，猶從卒士二百人。伯父伏甲見之，執諸座上，叱其從卒皆坐，伏兵毆之以出，收其積粟贍軍荆、鼎二郡。後十五歲，季宣辟荊州時，用之始竭。初，俊已僂，伯父奏同万俟卨受命圖俊，事貴歸一，故臣得自誅之，由卨之始謀。万俟卨謂伯父自有其功，其初不能無望，聞奏之上，乃大感服，後万俟卨治岳侯獄，不以一辭見累。伯父論中原形勢，常以關中爲諸夏首，荊州爲吳蜀之脊，皆天下形勢之地。其守荊南，即繕樓堞、治器械、具儲峙，奏論：「孫吳謹守上游形勢，故曹操不能勝；陳氏不以其守荊南，故爲楊堅所取。陛下駐蹕東南，尺土未復，置形勢于度外，謹守江淮，以固東南之圉，臣愚所未悟也。荊南西援巴蜀，東控吳會，南通交廣，北接襄漢，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上游之形勢也。異時指麾，號令中原，以圖恢復，莫此爲便，與夫出則建康、入則吳粵，其勢相萬也。臣之在治，毆豺狼，披荆蕞，招集流散，務農贏糧以望幸久矣，惟陛下實重圖之！」不納。金人歸河南地，朝廷將謀安定關陝，加秘閣修撰，充都轉運使，召爲左司郎官。初，秦相罷居永嘉，人鮮知其才者，伯父曰：「吾觀秦論當世之務，多未聞于人者，此其不可揜，殆爲時用必矣。」與之出處，相得歡甚。將對，秦以戶部闕侍郎，諭伯父以財利言曰：「此官可得也。」伯

父不欲以風旨言利進，不用其語，秦相稍不樂。因見論許忠簡公行事，伯父亟稱其賢，言許位侍從。時上嘗盛怒汪、黃二相，目許如一語迎合，彼可取而代也。秦笑吃吃不能已，伯父出，又笑而歸，始有疏斥伯父意矣。湖北提刑向子忞，伯父湖南所按吏也。其在湖北，與伯父交論于朝，秦罷子忞，伯父因亦丐外，主管虔州管内安撫。初，岳侯以列將拔起，時張俊、韓世忠等已皆建立功效至大官，內不能平。伯父勸岳屈己下之，書凡三十七通，俱不之答。岳破么賊，遣大將俘獻樓船各一，卒徒戰守之具畢備，韓始大說定交，而張忌之益甚。岳名日盛，幕中之輕脫者教岳勿苦降下，于是始隙。張謂伯父實主岳府謀議，百計傾岳，欲并中伯父。樞府簡取虔卒，張以不應等格，急責其使，使即譎言虔帥占留精卒不簡，伯父因被劾罷。岳侯事起，張求伯父在虔通書尺簿有遺岳侯書處，指爲反迹，秦相徐撫其下文，曰：「此復有遺秦相書。」伯父用免，而張憲、岳雲之獄，止以交關書問，并憲謀進退爲反具云。踰年，伯父繇主管玉隆觀再知虔州，蕃將程師回桀黠不受制，伯父按教奇兵，或坐或立，心知有異，傳令皆坐，不坐者斬，以統領官張涓所部，遂按軍法斬之，師回吐舌大驚，始稟畏爲用。詔歸燕人于北，師回有親從兵數百人憚不欲行，伯父善諭師回：「公從卒衆多不可芘，誠能遂遣此屬，朝廷必多公，芘不遺矣。」師回即日承命。朝符促師回就道，亦俛首告行。虔界江嶺，其守長兼提舉南雄州南安軍甲兵盜賊。前提刑劉昉攝事，治尚寬恕，得盜多貰活之，賊中號「我爺佛」，與官軍格，則曰：「我爺佛終不見殺，汝何爲者！」爲暴益甚。伯父再至，討積年名賊俞三、古五官、朱關索、吳錦等，皆獲之，無所

寬置，賊徒加以「剥皮」之號，遁入它境，三州遂安。伯父終更，因罷虔州安撫，進集英殿修撰，安撫福建。閩部八郡山賊，自建炎後磐據巖險，劇寇管天下、伍黑龍、卓和尚、何白旗、丘崇、廖七嫂、滿山紅之屬數十百部，部數千至數十百人，泉、漳、汀、南劍、邵武界咸被其毒，鄉民多築山砦自保，甚則殘敗縣邑，州門晝閉。賊知伯父在虔威略，甚恐，或欲狙擊邵武、建昌道上。客勸伯父改途辟之，不應。迎卒已至，號令送兵還，娖隊伍揚金鼓旗幟，分道並進，爲若數千人行者，聲言親帥以虔兵全將至矣。群盜屏蹟，無敢近。路鈴轄李貴討管天下失利，貴爲賊所生得，伯父知將兵不可用，而朝廷相次遣將張淵、富選、成閔、劉寶措置福建盜賊，不受帥司節度，且半年一代，州縣困于將迎。伯父創立奇兵，其初數百，未幾數千人，以爲殿前司左翼軍，拔石城大姓陳敏于指使中，不數年爲統制，充措置盜賊。敏弟犯令，伯父斬之，而敏不怨。事既專一，軍費大省，群盜或招或獲，而境內晏清矣。前次戍兵不聽號令，秦相靳于軍賞，伯父臨以恩信，故事無不集。伯父初計，欲使降賊取盜自贖，拔功多者爲將，以勵其餘。朝廷每聞賊降，必取以去，伯父于其降也，先激使之，比去，皆有勞績，盜賊稍定。伯父下令山砦勿葺，銷其固險之態，民無寇患，山砦亦空。在鎮四年，平豪賊百七十部。汀賊李谷，故郡豪右，其兄子遐奴反，主谷爲重，三日至三萬人。伯父批諸將所上變書互送諸部，不再旬而谷敗，雖幕府不知也。海寇陳小三列艦六十犯境，伯父遣水軍統領鄭廣以三百人擊之，期三日破賊。廣請益兵，不許，居三日，賊舟阻風江浦，廣帆舟斷浦口，不血刃取之，盡虜其軍，魚貫束之以獻。廣歸問

曰：「廣軍以一擊什，不自謂勝，公料功在三日，何也？」伯父曰：「弟從吾令，毋問何以知之！」提刑吳序賓媚伯父之能，數以功狀不實愬于秦相。有告土豪葉勝反者，秦以付吳，吳見伯父問計，且請兵，曰：「朝廷以勝屬公，某何敢與？發兵唯命，但恐師興而勝不可得耳。」吳不知爲計，遂辭之。事下帥司，伯父處勝兵職，實繫于軍，已乃召之。辭以母疾不至，伯父遣醫勞問，且止其行。它日勝來，執斬纛下。伯父每平強寇，戮魁領，罷遣枝黨，一無所問，懷服遷善。誅李谷也，吳憲疑賊首數輩，欲生之，伯父曰：「吾豈樂戕人命者，察此等非良善，舍之將復亂耳。」竟不得已而貰，後多獲之滿山紅中。上功，初不見錄。蜀士鍾鼎客于張淵統領邵宏淵家，宏淵質直喜功，淵惡不用。宏淵常對諸將面折之，淵以宿憤杖宏淵百，斥入士伍。鼎上書秦相爲辯曲直，秦怒創聽讀之名，放之福州，入赦原所不迨〔六〕。鼎白求依所親于永福縣，伯父聽之，鼎復走行在所上書，有旨劾福州官吏。伯父自劾：「某寔寬鼎，官屬何罪！」秦相不說，例降一官。趙相女嫁福州，其女僕被笞，即自經死，或欲罪女，中當路意。伯父按驗明白之。方事之初，伯母劉氏諫曰：「奈何按問趙相女子家事！」伯父曰：「我不傳以文法，適教我者又將中我，豈不反爲趙氏累乎！」或造安撫使印爲人轉資，吏薄其議，伯父判牘尾曰：「帥以印爲權，軍以資爲賞。盜竊權賞將，何所不至乎！」斬之以徇。經略廣東也，秦相語執政曰：「薛直老治福建，水陸以清，廣東盜賊未平，更付此者。」韓京戍循梅州，彈壓盜賊，秦相意京難制，檄伯父取之。京謁見南雄州，伯父即席諭京丐罷，送之出嶺，遣將馳入其戍代之。京初討賊閩廣界

中，與麾下諸將爭功有隙，至是賴伯父免死，始大服其雅量。僧宗杲得罪，秦相禩服加巾，竄嶺表，道出南海，其徒從之者數百人。或欲以危法加之，用茹菜事魔告之，伯父曰：「得非僧宗杲者？皆佛之徒爾。」告者慙沮，不敢復言。伯父在閩，得目疾內障，至廣加劇，使人讀狀乃判，覆誦如流。獄吏與囚爲姦，縱抱成案，宵逸未之覺，伯父夜中傳鑰呼巡捕吏，直抵某處墻下搏之，下謂有神，無敢欺者。累章請祠，不許。有醫夏侯裴爲以金針抉目，明瞭如故。盜賊告定，始錄前後功，加待制云。伯父居官，鄉人有所欲見者皆有以答其意^(七)，終始無倦色。先君既以伯父而葬，所以收恤其孤者尤盡恩致，其詳別見之。至今鄉中論謀略氣誼，咸推伯父爲稱首。將葬，季隨哀錄遺藁，請狀其生平行實，將求立言之君子爲之表志，以示不朽云。兄左朝請郎、知台州軍州事嘉言狀。

嘉言^(八)，司封伯父也。性忠厚，行修整，好古學，再舉發貢。後母黨蔣璿宰長溪，以其貧召之，爲辦路資，伯父謝曰：「京師雖數千里遠，然罄所有，亦足以供往來費。」入李相幕，李救太原，次懷州不進，伯父諫之不聽，遂棄其師。江陰圭田通奉錢月百萬，伯父罷取不如令者，捐減居半。紹興八年，有詔以亢旱許中外實封言事，伯父以嘗召對不稱罷，不敢強聒，擬杜牧罪言，作《聽言論》。初，知温州蘇起重伯父節行，就問政理，亟延伯父譙席。伯父因蘇來會，辭曰：「某何爲者，而府宴必與，無乃爲盛德累乎！」蘇瞿然曉曰：「以書還我，然自今毋我外，有可提誨，願聞之。」當時相與乃如此。餘在待制伯父所爲行狀中。

初，光祿大夫在貧約中，收嫁族人孤女，諸父行誼皆有祖父風烈。司封常謂孝衰于妻子，而人多厚妻族，惇篤本宗，每用其至，兄弟四人相友愛如手足。待制、司封最先達，遇之官，必合兄弟之舍，與從昆弟之遺孤以行。從父兄顧言卒，司封收錄其子伯震，教撫終身。待制長育從弟與言，既爲納室，又擇名士林松伯高，以其妹歸之；伯高終于東陽丞，復迎嫠嫁于葉氏。先君下世，將仕先兄又卒，待制念季宣及諸姊孤露迎歸，爲嫁叔姊。迨季宣長，遂任以官，爲之築室求婚。然後引郊賚恩得任子，以通判伯父未任，舍其子而官之。黃氏從母遭亂貧窶，諸父迎居鄉里，以便贍贍，事之如祖母然。通判伯父諱昌言，字隲明，潛曜不喜矜持，溫然厚德君子也。待嫠倅不赴，奉祠卒。以司封之清修〔九〕，通判之和厚，待制之英偉，先君之方正，性德異操，而雍睦無間爲甚難，足爲兄弟法矣。上念祖父名義行業如此，以季宣之弗克負荷，家法淪替，遺風泯絕，會將流遁鬼蜮，言之有覲顏面。大懼年紀寢遠，故老凋喪，一旦溘先朝露，而我先人之烈亡軼無傳，以重忝祖之責，敬以見聞，仰箋先君遺行，祖父、伯父行事之遺落者因并見之，瑣碎不書，爲大者之存也。既將上之史官，而不肖者亦永有以自監。子思上記夫子而不失其意，雖不敏，願學焉。誣國史以增飾私門之令猷，季宣豈敢！孤季宣謹泣血箋先大夫右史公行狀如上。

《浪語集》卷三三，永嘉叢書本。

〔二〕按此行狀乃薛嘉言撰，薛徽言子季宣箋，見於季宣《浪語集》中。今移於此，而於季宣文内存目。

〔二〕四千：原作「四千千」，據文淵閣四庫本《浪語集》刪。

〔三〕劾：原作「刻」，據文意改。

〔四〕「子諱」下原有「君」字，據四庫本刪。

〔五〕弼：原作「諱」，此乃因避諱而以「諱」字代，徑改。

〔六〕迨：疑當作「貸」。

〔七〕有：原作「以」，據四庫本《浪語集》改。

〔八〕嘉言：原亦作「諱」字，徑改。

〔九〕「司封」下原有「父」字，據文意及下三句文例刪。

全宋文卷三九七六

黃彥平 一

黃彥平，字季岑，號次山（一說名次山，字季岑）。洪州豐城（今江西豐城）人。庭堅族子。宣和元年第進士。歷信陽州學教授、池州司理參軍。靖康初遷博士，坐與李綱厚善謫監虢州銅場。建炎初爲吏部員外郎，未幾，撫御京東西路。使還，知筠州。紹興六年復吏部員外郎，數上劄子論事。後爲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引疾補外，遂罷，主管亳州明道宮，凡九年卒。著有《三餘集》。見《危太素集》卷八《黃次山傳》，《宋史翼》卷二七。

《三餘集》久佚，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得詩文四卷。本書所收黃彥平文以文淵閣四庫全書《三餘集》爲底本。另輯得佚文四篇，釐爲二卷。

禪浴賦

食已何之？言散穀也。泊無與往，從僧浴也。長槽下注，四溟覆也。大杓更取，群指掬也。渙然

冰釋，汗霰霏也。滃然雲蒸，息往覆也。風乎舞雩，返初服也。遊乎華胥，栩栩然睡之熟也。《三餘集》卷一。

賀明堂大禮表

裡祀告虔，高靈薦祉。湛恩釋繫，綿宇歸仁。臣聞帝臨中壇，舉無足稱其德者；王假有廟，又何以加於孝乎？故約情文，以行典禮，或用大牲而後吉，或酌行潦而見親。皇穆穆以思誠，瑞穰穰而來御。恭惟皇帝陛下憂勤始政，敦樸先民。得萬國之心以事其親，接千載之統以合乎祖。履季秋之月，永懷霜露之悲；尊赤氏之光，對越房心之次。配天其澤，與物爲春。臣職在平反，身慙留滯。不獲周旋盛際，顯相於明廷；願言宣布寬條，慰安於遠俗。《三餘集》卷三。

紹興七年請皇帝御正殿表

明發以懷，二人尚積皇皇之望；清蹕而朝，萬寓未窺穆穆之容。猷瞻當宁之嚴，虔致叩闥之請。竊以履天下之籍，受海內之圖，維周邦之命長新，故漢殿之儀有舊。若當陽之未正，則就日以何觀。恭惟皇帝陛下孝本因心，仁由所性，推戴夙光於代邸，追號茲極於堯牆。雖總政幾，久虛朝位。伏望

發於獨斷，慰此群情，天臨九陛之尊，星拱千官之侍。嗣聖人之大寶，克紹先猷；配太一之常居，永爲民極。《三餘集》卷三。

請皇帝御正殿第二表

皇心翼翼，久虛路寢之朝；聖孝烝烝，猶結倚廬之慕。再輸悃悃，仰瀆崇高。竊以敞雲龍之庭，槐楓異列；瞻天日之表，葵藿同傾。蓋昭明分之宜，以肅會同之所。輦出房而屬日，廉遠陛以歸心，雖用哀摧，久專退避。恭惟皇帝陛下志清讎恥，行貫幽明。自聞弓劍之遺，克篤墻羹之念。雖親總覽，未辨等威。伏望早闢端闈，躬臨正宇，履至尊而制六合，建皇極以康庶功。不惟俯慰於人情，亦以仰當於天意。《三餘集》卷三。

請皇帝御正殿第三表

仙遊已邈，徒彷彿於堯牆；孝慕無窮，尚逡巡於漢殿。普天所覆，就日何觀！竊以象太一之威神，赫彤庭之宏敞。故太陽下同萬物，臨照則虧；惟帝座上應列星，崇高是仰。避而不處，意實難安。恭惟皇帝陛下性堯舜之仁，躬禹湯之孝，奉翼室三年之制，虛正衙雙日之朝，至德雖隆，輿情未

愜。伏望特頒溫詔，徙御廣除。一日萬幾，使盡關於一覽；群工庶尹，得咸覲於咫尺。廟社之休，天人共贊。《三餘集》卷三。

紹興七年請皇帝聽政表

臣等累上表乞早臨庶政，伏蒙批答不允者。龍湖絕望，賓天之馭難追；駒隙載馳，易月之期無幾。未躬庶政，莫厭群情。臣等云云。恭惟皇帝陛下淵懿凝猷，沈潛毓德。櫛風沐雨，力恢經武之謀；跼地蹐天，爰下宅憂之詔。恍疑有望，悲極無容。然而天生烝民，君實司牧，國有大命，禮爲節文。墻羹之念雖深，衡石之程孰決！伏望俯咨群議，仰監前王，因三戶亡秦之心，繼一成祀夏之烈。遂親總覽，以幸幅員。《三餘集》卷三。

論賞罰劄子

紹興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竊以淮西之捷，中外同慶，策功行賞，興替繫焉。前日獲見，稍白其端，言語精神未能自達，解嚴猶遠，姑息置之。近日聞諸士夫頗有賞不踰時之論，故爲三說，效其區區。夫爲國者張其綱紀，明其賞罰。周公達故賞罰行，孔子窮故褒貶作。《春秋》之成，猶能使亂臣賊子懼，況人主即位十年，

福威自出，以公義行賞罰，豈不足以撥亂世反於正乎！唐蕭復白德宗：「陳少游位兼將相，首敗臣節；韋皋幕府下僚〔一〕，獨奮忠義。今若以皋代少游，則逆順判而懲勸立。」德宗欣然納之，事所以不行者，復不肯奉馬欽緒附耳之言也。今日事力雖未爲豐，方之梁洋，亦未爲儉，姑息之術，豈可專行？前日之戰，聞有身爲大將明乞退師者，亦有偏裨之間踴躍請行，先登得隽者。若解彼一鎮，授此一鎮，離明乾健，斷以不疑，變姑息之風，激拳勇之氣，折衝制敵，尊強本朝，在此一舉，最上策也。康定、寶元之間，宿師不解，范仲淹因辭觀察使，力勸仁宗下詔責躬，避朝減膳，政府待罪，亟從其請而微黜其官；四路帥臣討賊不效，罪之大者並令落職自效，以功贖過。其說具載張唐英所集《仁宗君臣政要錄》中。今若都督諸帥一例加恩廟堂，不必表辭，只用手劄直叙其故勳，主上以德不能覆，威不能征，遂使生靈廣罹殺害。還俘掩骼，事雖施行，至於淮南新起之稅，所得甚微，爲擾頗大，更展科數，寬恤流移，浙西諸處運米腳錢納草虛費，曲赦兩路以示特恩。辭免之章，悉從其請，統制官以下即依舊例優與推恩，此中策也。周祖在漢爲樞密使，出討三叛，已而奏功，漢人推恩則曰「仰遵廟算，臣何力焉」；當軸群臣無不受賜，則又曰「諸道藩臣，同寅協濟，不可不賞」，漢朝復不能違。於是三叛雖除，而朝綱大壞矣。賞以報功，非以納侮，惟名與器，上之所司，執國柄者相隨受賞，固爲不可。專潔己之小廉而謂之塞責，忘善後之遠慮而謂之從權。開僥倖之門，消精銳之氣，聚斂之謀已盡，飛輓之費不充，建中覆轍，唐監未遠，魚爛瓦解，變自內興。此所謂屈力殫貨，諸侯乘其敝而起，最下策也。抑又聞擬人者必於其倫，揆事者必窮其理。漢之諸侯有布衣昆弟之心，故馮敬

以悍死於前；唐之藩鎮有輔車相依之勢，故武元衡以忠死於後。若乃一時功臣，握兵在外，而議者遽以諸侯鎮比之，則過矣。君臣分定，廉陞勢殊。爵非世襲，待王命而後榮；封無專地，仰縣官而後給。從違之際，逆順隨之。以李光弼之功名，攘袂徇國，天下風靡；一爲遷延，則田神功等皆不受約束。豈有人主賞功，稍核其實，不滿私意，即遽憂其不奉詔乎？或曰：「必不奉詔則如之何應之？」曰：晉大司馬溫侯至湖陰，朝廷不知所爲，王彪之白相王令以手書相曉，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則六師整駕，逆順於茲判矣。溫得書遂還。蘇峻未平，陶侃遽欲南歸，溫嶠語侃違衆敗事，義旗將回指於公矣，侃亦不敢去。伏願朝廷惜機會之難逢，念懷安之易失，覽馮敬、武元衡之所異，以釋其疑；考王彪之、溫嶠之所同，以贊其決；采蕭復、范仲淹之說，而擇其中，庶賞罰當而權紀張，中興之業未議，而國之基粗立矣。文須張本，不嫌詞費，蓋又有深於此者，而未敢言焉。《三餘集》卷三。又見《南宋文範》卷三二。

〔二〕幕：原脫，據《資治通鑑》卷二三一補。

請六部郎官輪直劄子

契勘六部郎官舊制，日輪一員宿省。今既罷常程，專以防秋爲急，即行在路諸部入夜委無職事，

所以紹興四年體例更不輪官。然君相勤勞，將士暴露，私居甘寢，義所難安。欲望鈞慈，却許日輪一員赴尚書省直宿，準備非時供發軍期文字，至將來解嚴日罷，庶幾得少致區區扈蹕遠來之意。抑又聞真宗皇帝以楊徽之、夏侯嶠爲翰林侍讀學士，邢昺、呂文仲爲侍講，設廬秘閣，夜則迭宿，令劉文超日以當宿官姓名于內東門進入，宣召顧問，或至夜分。今扈從臣僚不多，若侍從輪直禁中，庶官輪直都省，小大之臣咸獲自盡，其尚庶幾裨廟堂之餘議，竭臣子之至情，復章聖隆寬褒直之宏規，圖澶淵却敵芘民之偉績。如有可采，伏望敷奏施行。伏候鈞旨。《三餘集》卷三。

言結納高麗人劄子

竊聞明州申，有高麗人金稚圭、劉待舉等附舶到州事。契勘高麗自神宗以至前朝，許之來貢，賜書入學，燕樂賡詩，其甚至於臨遣王人，罷黜言者，所以爲之賜者甚寵，而屬意者亦深。艱難以來，首鼠兩端，坐觀成敗，終賴謀臣獻計，勇士竭力，乃能立國。由此觀之，結納遠夷，初未有益，徒自取紛紛耳。方今排決和議，師律漸張，若因循故事，許至行朝，必將託游說之詞，脅制人主，使兵威自屈，而和議復伸，忠臣不得遂其謀，烈士無所奮其勇，從違之間，利害不細。昔劉琨欲結石勒，勒答其賜而辭其言。竊謂警報方嚴，防秋正急，當厚其賜幣，就彼遣還，折衝消萌，於計爲得。如有可采，伏望敷奏施行。《三餘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四八。

請聽政劄子

紹興七年二月五日

上天不弔，道君皇帝、寧德皇后諱問奄至。竊惟祖宗故事，易月而除喪，三日而聽政。群臣表請喪制，雖幸見從，而聽政之期再三未許。仰揆聖意，必以梓宮在遠，變故異常，難以寬遣。然中外之論，以爲此尤不可不從。何也？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遜，矜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否爾。昔闔閭傷於携李，其子使人立於廷，苟出入則呼曰：「夫差，而忘勾踐殺而父乎？」則對曰：「不敢忘！」孫策中刺客，弟權哀號未視事，張昭曰：「孝廉，此寧哭時耶？」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巡三軍。古人廢興之際，處之固自有禮，其後會稽、烏林之捷，非幸也，數也。惟楚懷王客死於秦，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亦不直秦。使楚之君能執夫差之強聽，其臣能抗張昭之孤論，以六千里之提封，順三戶亡秦之諺，因國人之悲，以結諸侯之援，而責負於秦，抗兵相加，師哀者直，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奈何忼歲惕日，役於讎人，既不能強，又不能弱，婚讎忍恥，終以俱亡？其後孫心起於牧豎之間，所遣諸將猶足亡秦。由是觀之，則南公之言未爲無證，直其君臣自爲謀之過耳。仰惟國家今日變故，艱危之勢，讎恥之情，方於昔人殆有甚者，君臣之位雖正，軍國之務實繁，外無手足強近之親，內無簾幄保惠之託，嬖子孤立，觀者寒心。加以時不待人，機不容息，誅好語而誤軍政，徇過哀而妨國謀，脫有紛紜，天下英雄未有與人分其責者。謂宜瀝陳愀款，開悟聖

明，遠稽載籍之興亡，近念祖宗之積累，吳人制勝可以爲法，楚人自亡可以爲戒，略布衣之節，計天下之安，遣使奉迎，幸其聽許，治兵爲備，伐其陰謀，哀死事生，於計爲得。然則易月之制，雖已聽從，親政之期，亦不可緩。惓惓愚慮，伏望敷奏，早賜施行，宗廟生靈不勝僉願。《三餘集》卷三。

上高宗劄子

紹興七年九月十五日

臣幸得以非才復召見，乃七月己巳言校旗大閱之法，曰願歷吉日，選靈辰，北極盛秋，躬秉武節。陛下加惠留聽，不遺易忘之臣。八月甲辰，詔御六師，順天道東行。九月丙寅，發臨安，臣得廁執事顏行，蒙霜露，備羈勒，宜有以開廣德意，幸自見敢索言之。臣聞臨大難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甲兵不多，非國之災；貨財不積，非國之貧。顧操術立志何如爾。唐太宗初即位，突厥頡利傾國而至，飲馬便橋，元年關中饑，米斗匹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民東西就食，茲亦危矣。太宗見善明，用心銳，信魏徵仁義之說，而拒封倫裨闔之詞，以房杜爲腹心，英衛爲爪牙，處將於衛，宿兵於府。其語士卒曰：「吾不使汝曹穿池築苑，惟專意武備，天下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其語將帥則曰：「國之綱紀惟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得，宜自修飭，毋貽後悔。」太阿之柄，操持不失，故薄海內外莫敢撓其鋒。其後頡利成禽，酋長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米斗三四錢，行旅取給道路。此無他，操術得宜，有志者事終成也。方今邊徼之禍，饑饉之災，方之太宗異世同事，然今

秋歲既稔矣，待外敵者獨不爲歟？臣願陛下躬太宗撥亂之心，采魏徵仁義之說，以至誠育萬物，以至孝通神明，以剛健中正位天德。親賢遠佞，貴公滅私，怨忿不萌，則聽斷自審，臨機必果，料敵必明。簡號令，嚴階級，拔進梟俊禽敵之士，汰遣全軀保妻子之徒，有功當賞，不吝王侯，無功僥望，分毫不與。如此，則不可勝之計立矣。兵法曰：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敵。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正治以待其亂，致人不致於人，在我者也；觀釁而動，首尾俱縱，建瓴破竹，所俟者時，在敵者也。以陛下之明，席藝祖仁宗之遺澤，當上元之德會，協永平之歲紀，惟當斷以不疑，與賢士大夫共此功名爾。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今日之事，落落若難合，臣非敢獨言易，然不以孟子所言望陛下，則臣之罪也，惟陛下憐察！《三餘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二二三。

災異劄子

臣聞日食地震，陽微陰盛也。陰盛則靜者動，陽微則明者晦。推類言之，則妻者夫之陰也，子者父之陰也，四夷者中國之陰也，小人者君子之陰也。陛下春秋富盛，嬪嬙稀簡，幃幄之私，行義未過。二年之間，大異重至，意者外敵伺隙，而君子小人之際尚煩聖慮乎！今承板蕩之餘，履顛沛之勢，財不足自富，兵不足自強，天下喁喁，未絕望於中興者，徒以陛下克己自強，大臣同心事國，悔

過求言，而善類稍進也。近日士論頗謂朝廷甘受佞人而外欽正士〔二〕，聲音之拒，禮貌之衰，有得之於言意之表者，此非陛下之福也。自古求治之君，當軸之臣，夫豈惡治安而樂危殆，薄君子而厚小人，然多不免焉者，何也？君子難親，小人易狎也。願陛下以父兄爲意，大臣爲人主受言，厲諤諤之風，恢蕩蕩之德，遠浮諂，近端方。搢紳之間，衆不可蓋，其有公忠自奮，敢獻異同，不可狎而親者，宜隆寬褒直，俾充本朝，不宜盡聽其求高舉遠引，不留自助也。人主父天母地，子養元元。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恐，古人猶懼，況食於三朝，震其國都，元元飢餓，自相魚肉，而不思消伏之計乎！惟陛下奮乾剛之威，大臣擴包荒之度，拔進英俊，以強本朝，此抑陰崇陽應變之至權也，震食之異，庶幾可銷，標季之運，庶幾可復，強敵之憂，庶幾可弭。陛下召臣千里，誠冀有補萬分，廢承天之至言，指米鹽之細故，末殺災異，熒惑聖聰，則非臣之忠也，故不敢不盡愚衷〔三〕。《三餘集》卷三。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三〇六。

〔二〕欽：疑當作「輕」。

〔三〕衷：原無，據《歷代名臣奏議》補。

擬上道君太上皇帝謚法奏

恭惟道君太上皇帝躬仁厚之資，履明昌之運。自初即位，則招收耆俊，開訪落之基；既倦於勤，則祖述唐虞，決內禪之策。在宥天下二十六年，揆厥所元，訖其畀付，豈不善始善終哉！若乃玩心神明，儲精窈奧，號令溫雅，儷古有光，蠲定刑法，與民更始，養生葬死，將使之無憾，既富而教，思底於有成，戴白垂髻，含飴擊壤。物衆地大，治久變生，雖天步方艱，而人心益固。天未絕晉，聖子勃興，民之戴商，景命有僕。茲奉諱問，而中外遐邇，號慟隕絕，不啻若喪其私親，此豈人力也哉？蓋有以得乎天矣。《詩》詠君德，《樂》舞后功，異經同旨，明盛德之所隆也。歷選勳華，至於文武繼昭，夏崇謚號，豈獨七十有二君？垂世行遠，今烏敢已！夫惟稽古之君，煥其可述者文也；與子之志，斷以不疑者聖也。昭天漏泉，其仁無所不及；備道全美，其德無所不該。制禮作樂，極三王之顯；繼體守文，盡天子之孝。經曰：「文王徽柔懿恭，懷保小民。」蓋惠于宗公者，《思齊》之所謂徽也；浸以光大者，揚雄之所謂懿也。文王之美，微妙玄通，不可得而名，《思齊》之所以聖者幾是矣。憂患作《易》，用晦而明，嗣武受之，克昌厥後，對越在上，作周匹休。配三宗《無逸》之稱，接七世景炎之緒，探樂天之至德，揚清廟之幽光。不勝冒昧，擬上尊謚曰「文聖仁德顯孝皇帝」，廟號徽宗。《三餘集》卷三。

言兵制奏

紹興七年七月己巳

臣聞制勝在將不在兵，養兵在精不在衆。渭曲之戰，西魏以府兵萬人破走高歡二十萬衆者，節制存焉故也。府兵始於西魏而成於唐，西魏才百府，而唐置八百有奇，以中府千人爲率，則唐兵幾九十萬，而西魏不過十萬也。且當時諸將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曰八柱國，宇文泰任總百揆，元欣優游禁闥，唯李虎、趙貴、于謹、獨孤信、侯莫、陳崇六人各督二大將軍，每軍各統二開府，每開府各統一軍，是爲二十四軍。部分既明，權紀自振，身居行伍，籍在朝廷，若身使臂，若臂使指，折衝厭難，誰敢侮之！陛下天命中興，爲生賢佐，高勳鴻烈，於古有光。然而法制搶攘，非甚有紀。謂宜哀多益寡，酌古御今，使若柱國督將軍，將軍督開府，合祛斂散，可得而知，按籍運籌，不逃聖鑑。然後歷吉日，選靈辰，北臨盛秋，躬秉武節，稽驪山大閱之制，用臨淮校旗之法，激憤偷之士，角拳勇之才，令行於軍，氣當自倍。敵人送死，談笑應之，警報夕傳，銳師朝引，風馳霆擊，固不遑歟！昔吳漢將突騎至清陽，士馬甚盛，悉上兵簿於幕府，不敢自私；郭子儀方燕客，聞相楊綰，散減音樂五分之四。古之賢將，所以能功名終始、與國匹休者，其設心類如此。陛下推誠之素，功臣體國之深，今日事機如此之急，尚何俟而久不爲哉！事之克濟，臣主同榮，倘或不然，舉無全地，惟陛下留聽！

賀陳內翰啓

驛騎再馳〔一〕，星漢墮靈槎之使，鼇扉趣召，翰林連華蓋之居。徑從翻藥之階，入聽穿花之漏。其爲榮遇，未易名言。竊惟賢能所以致中興，文章所以垂不朽。自昔膺籙受圖，而與民更始，必有持簡操筆者爲時而生，負超卓之奇材，總皇王之餘議，胸吞雲夢，字挾風霜。吉甫美周，相如諭蜀，梁洋赦令，澤潞制書，所謂雄深雅健之文，無負獻納論思之選。前朝習治，近倖啓戎，四海瘡痍，六經煨燼。洛書授禹，神扶定鼎之傾；天策開秦，地峙登瀛之峻。端拜而議，其誰宜爲！伏惟某官發藻士鄉，飛英朝著。文章俊語，長照映於人寰；忠言嘉謨，寢翱翔於法從。貳卿粉省，批敕銀臺；茲起燕閒，復還嚴近。扈六飛而視草，供十吏之濡毫。久勒西域之贊書，爰正北門之遞直。蓋欲武夫悍卒，咸知匡救之誠；雍畿舊國，仍高獻納之績〔二〕。式煩鴻筆，協濟壯猷。某自愧雕蟲，虛蒙薦鶚。動貢公之竊喜，忘庾信之懷愁。尚冀鱗攀，寧忘螽躍。《三餘集》卷四。又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一。

〔一〕驛：原作「駟」，據《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改。

〔二〕「蓋欲武夫」一聯，《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作「蓋欲武夫悍卒，咸知哀痛之誠；庶幾舊國故都，遂有掃除之便」。

賀余都運啓

最課藩條，陞華使節。餘波未遠，宜草木以知名；溫詔具頒，舉江湖而自得。外臺增重，下邑均驩。恭惟某官受才高明，履行中正。聖門深造，發爲金玉之文；國器自將，挺有鼎彝之烈。蚤壇公車之對，爰躋上第之榮。天下謂登瀛洲，盡閱圖書之秘。即官上應列宿，首推衡鑑之公。當群枉之厚誣，蓋十年而三黜。盜雖憎主，天亦勝人。鷓鴣先鳴，坐恐衆芳之歇；碩果不食，終逢君子之言。乃眷名城，亟還舊物。雖罷俗甫安於勞來，而公朝未厭於簡求。駟馬遄驅，遠借《皇華》之寵；二星相燭，近聯《棠棣》之芳。少收轉漕之功，即慶論思之拜。某濫由蚤歲，獲齒諸生，不圖流落之餘，復有帡幪之幸。門人應對洒掃，庶有取於初心；俗吏期會簿書，竊自憐於末路。《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〇，傳增湘校補本。

賀胡都運啓

伏審光奉恩綸，載持使節，眷倚復還於舊物，聲猷增煥於公朝。遂令浩穰之區，重出按臨之下，命傳畿甸，榮動搢紳。恭惟都運敷文厚德鎮浮，宏材經遠。承流宣化，魁治行於龔黃；足國裕民，踵

勲勞於管晏。方自淝河之劇部，就更淮水之雄藩。旋聞報政之優，亟被賜環之渥。蓋將主四方之大計，何止分一路之要權。再過吳邦，依舊《皇華》之光耀；重趨魏闕，一新使者之威儀。趣還文石之清班，即荷甘泉之從橐。佇拜超遷之寵，茲爲進用之階。某久託帡幪，復叨庇賴，念此及瓜之迹，寧無啗蔗之心！燕雀卑飛，竊欣同於賀厦；鸞鳳遠舉，行快睹於冲霄。慶抃徒深，敷陳罔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〇，傅增湘校補本。

全宋文卷三九七七

黃彥平 二

送周夢授序

學者求爲可用，大則用天下國家，小則爲天下國家之用。西漢承秦絕學之後，武帝表章六經，士大夫意不苟且。倪、董、公孫，帝皆身及其用，而遺風餘習覃延乎昭、宣時。故夏侯勝陳久陰之戒，則取於《洪範》；雋不疑叱犢車之妄，則稽於《公羊》。昌邑之初，大將軍未知所立，及其不道，復憂懣不知所爲，在廷無言，幾誤大事。國家隆儒，取士多本於學，大者陪幾務，其次列從班，晚生小吏猶皆有職靡泮。一旦革冗員，試之州縣，鬱鬱者類不屑爲，錄錄者或無能爲也。吏抱牘來前，壽張道說，首肯筆諾，不敢少拂其意，經術造士，豈端使然哉！夢授罷教官而掾於滁，毋爲鬱鬱也。夫委吏之羊，魯人猶任其責，而騎曹之馬，晉人不知其數，慕清談者至於不及爲斬。行矣勉之，一爲學校之士雪恥，何如哉！《三餘集》卷四。

贈李德遠

孔門四科，德行顏、閔與冉子，皆未嘗仕。仲弓仁而不佞，居敬而行簡，想其南面廩廩乎德遜君子之風也。由果求藝，乃以政事知名，其才當有過人，無不及者。旅泰山，伐顓臾，不能救則已矣，又從而爲之辭，則是得已而不已。夫得已而不已，豈過人者累之歟！臨川士嚮從吾遊者李德遠、徐子安，其談經者也，同舉於鄉間一榜，皆成進士。德遠告別，之番陽供司戶參軍職，要贈言焉。夫清畏使人知慎戒，撝人言勤，謂盡誠以行事，不謂生事也。能求寡過，祿在其中矣。幾年學古，一旦入官，勉處中和，順經術意。《三餘集》卷四。

王介甫文集序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甫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藝祖神武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尚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倡古文，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愧者也。丞相早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爲不朽。近世

諸賢舊業，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子詹子所爲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黃；雖正之難，自非劉向、揚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舊爾，先後失次，訛舛尚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爲之何！」客曰：「不然。臯、蘇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律；劉、揚不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爲，將以備臨川之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士夫披閱終無時矣。明窗淨榻，永晝清風，日思誤書，自是一適。若覽而不覺其誤，誤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雖劉、揚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爲我志之。」《三餘集》卷四。又見《臨川先生文集》卷首。

漢書評後

讀書當自具眼，若但以成敗爲是非，毀譽爲曲直，則侏儒觀俳優爾，不知所笑果何事也。王太初《西漢評》謂輪臺之詔一日克己，天下歸仁，叔孫通制禮爲能恕己量主，金日磾比百里奚，趙營平成功由魏相，笑范增不疑項伯、王嘉死猶薦孔光，而深惡爰絲父子，謂果同心則漢廷諸公爲全者，此豈雷同道聽者所能辨哉！用意詳切，自成一家，可傳也。《三餘集》卷四。

王氏二子字辭

王侯太初，嗜好詩書。見其二子，驥種鳳雛。群從制名，皆取於水。爾其從之，有本於是。濯字忠父，在詩遠酌，自事吉蠲，神歆其約。仲浩直父，孟子是師，不枉不撓，達於無疵。海隅諸州，桑蔭接畛，琅琊諸王，爾族爲近。魏先正昶，爲子命名，沈深渾湛，戒莫之爭。水有勝復，淮終不絕；世有污隆，德終不滅。咨爾忠父，三復爾詩，毋曰不顯，神之聽之。咨爾直父，勇義果德，毋以一毫，易吾之直。子之事父，聞禮聞詩；母之育子，恩斯勤斯。未聞萬物，能裕兩儀。行成於勤，業荒於嬉。令月吉日，授爾祝祠。知天知性，永受保之！《三餘集》卷四。

文孝廟記

宣和四年正月壬戌，謁文孝廟。廟，梁昭明太子祠也。武帝雖黜歡晚年，立棟湘東，又立簪，惟其後王得立，故序昭穆，而追帝太子曰高宗，是既然矣。若池之有祠，則祖於秀山，蔓於諸邑，而最盛於郡郭之西。人初謂神曰九郎，謂其祠曰西廟，歲時奉祀。長吏因人欲請於朝，始賜額曰文孝廟，又賜爵曰英濟王。詔書之意，若曰「九郎」、「西廟」，其語不文，不足侈神光靈，慰人心云爾。然則

昭明者，太子諡父時語也；高宗者，梁帝系其諸孫之志也。以文孝爲廟額，以英濟王爲祭秩，則我國家制度也。今邦人文獻莫考，稱說無章，乃有配帝而號昭明，揭廟而書英濟，不可不辨也，因竊記。

《三餘集》卷四。

高安郡門記

潁川莊綽季裕，慈祥清謹人也。其仁心之所撫字，儒術之所緣飾，淵源所漸，逮其自出，凜凜乎中興良二千石之選已。守筠州之初年，紹興十二年也。朝廷寧謐，有暇乎禮文之遺軼。時南雄州治保昌縣，因其請賜名保昌郡。莊侯言：江西七州四軍，其六州有郡名而筠無有，願即所治縣，名爲高安郡，得視南雄，以幸一方，財物無所費，恩數無所加也。事下監司參度誠然，明年正月制曰可。於是新門扁榜，侈上賜以示邦人，且思有述焉。先是，唐武德五年，改洪之建城縣曰高安，置靖州。七年，改米州，又曰筠州。八年，遂廢。故《道院賦》言「筠州俗微異於南康、廬陵、宜春三郡」，又言「高安之城，豫章之別」而已。則初未嘗名郡也。天寶、乾元互有沿革，李景復置，以迄於今。夫郡額有無，究其實何所校？而莊侯力請深自幸者，其必有爲矣。干木隱而西河美，地因人而重也；郡額有無，究其實何所校？而莊侯力請深自幸者，其必有爲矣。千木隱而西河美，地因人而重也；《禹貢》載九州土田貢篚之異，而不言其人之情性，人不因地而賢愚也。魏晉以還，士以道勝，風流相尚，氏姓地理之學相與名家。及失其傳，乃至託門地以相矜罔。趙郡諸李未必悉出隴西，南嶽諸劉

未必悉出彭城，混爲一區，人不自勉，此議者之所歎也。初元甲子，天下日當安爾，朝廷德澤，長吏條教，月銷日揉，將見處士之節，墨客之文，秀發於高安而震著於當世，地或因人而重矣。傳襄陽之耆舊，賦江漢之炳靈，道勝風流，推原其本，蓋自吾季裕發之。《三餘集》卷四。

見山堂記

臨川郡治見山堂者，雖未攷所建歲月，然其爲登臨之勝，宴喜之舊，前賢詩章猶可尋也。中間改山爲遠，既失其名；近歲又壞其屋，人皆惜之，終未遑復也。紹興十三年，廣漢張公滉字昭遠來守是邦，推其所以事親理家者力行之，曾未數月，吏得職而民嚮方，前此郡之所當講而未遑者悉舉焉。若倉若庫，若務若城諸門，風示千里，煥然一新，然力不役於民，財不加於賦也。明年五月，復見山堂。丙寅堂成，矩矱壯麗，與客落而記焉。客曰：君子以山比德者，靜止之謂也。不靜不足以盡性，仁者靜，故樂山。不止不足以生明，艮止也，故爲山。性盡而明生，《大學》之道也。公以庭闈在遠，諗於朝，未許去，遂留家侍側，而獨官於此。翛然燕處，日事其心於靜止之學，所造深矣。由是教條設施，翰墨遊戲，既復「見遠」爲「見山」，又易「懷謝」爲「晞顏」，致知格物乎堂皇之上，論世尚友于古今之際。政成學富，其去是邦，而羽儀天朝也不遠矣。《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公其有焉。豫章黃次岑記〔一〕。《三餘集》卷四。又見同治《臨川縣志》卷八。

〔一〕黃次岑：疑當作「黃次山季岑」。

江南西路安撫制置使廳記

漢於《禹貢》揚州之域建豫章郡，至隋乃曰洪州。唐乾元初以洪州爲江西觀察使治所，開成中升鎮南軍節度。國朝州縣鎮名兼漢、隋、唐之舊，而守臣鈐轄虔、吉等九郡，故仍爲江西會府。建炎己酉，北騎渡江，府第燼于兵，久未遑復也。紹興癸丑夏，大丞相趙公自建康易鎮來洪，安撫制置十州之地，養民訓兵，禁姦掩骼，禮賢勸學，通商阜財。流逋悉歸，廬舍繼葺，度工籍費，次及廳事。會召還，而徽猷閣直學士胡公實繼其任。陛辭之日，上以輕徭薄賦、使民安業爲訓，公拜受命。至則牒「民安」之語於便坐之堂，天威不違，罔敢失墜，清心省事，百廢自修。粵明年閏月己卯廳事成，力不役齊民，財不侵省計，儉不至陋，壯不至侈，大府之儀於是告備。人見其敏而莫知其勞也，咸謂宜有以紀之。竊惟天下國家之理亂存乎其人，而人之用天下國家者不可無學。漢任丞相、御史必於儒者，且更治民考功，故蕭望之由少府出三輔，黃霸召自潁川，寢爲御史大夫。東京虞延、鮑昱、第五倫自郡守入爲三公，而鍾離意、黃香亦自近臣爲郡守。蓋非儒者不能通世務，非經術不足謀王體。朝廷以寬厚清靜帥群吏，而牧守忠信愛利以化斯民，上下相安，中外禔福。故天下雖有變而民不搖，高、光相望，載祀四百，三代以還，最爲長世，無他，德厚吏良而亡怨於下也。仰惟主上興衰撥亂，

若稽前古，遴簡名臣，付之彫郡，而丞相以子思、孟軻《中庸》之學經始於前，今公以倪寬、董仲舒惓惓之心守而勿失，保殘奮怯，不三年而獲見承平之舊，用儒之效也。若夫充大有爲之心，盡修小雅之廢，攘戎狄，復境土，儉宮室，小寢廟，而遂振中興之烈，則《斯干》之雅，蓋四方之公願，非此邦之人所得獨議。惟吾民幸於上而惠以儒帥，丞相與公不鄙夷其民，而用經術安輯之，則區區之私，有不可不識者，謹爲之書。《三餘集》卷四。

夢山堂記

《易》王氏之學，初盛衢、信間。晚爲博士成均談經簡舉，獨號近古。子珉中玉傳父業，弱冠舉進士，中之。後七年通守撫州，予始獲相識，且相善也。蓋觀中玉之爲人，其臨民有骨肉之心，其律身有冰蘖之操。寧言之不出，而不敢欺其友；寧犯之不校，而不忍憂其親。履踐如此，其必有所受之矣。中玉爲予言：「紹興甲寅春夢至田舍，愛其四望山川之秀。後三年自信徙家衢，得徐氏廢居於孟瀆村，改築西向，則溪環峰列，恍如昨夢，因榜其堂曰『夢山』。是何祥也？子爲我辨之。」昔予游南徐僦居，得沈氏林塘，存中集所謂「夢溪」者也，其說與中玉相似。予時思之，形有開闔，息不礙于往來；景有昏明，氣不停於消息。死生晝夜所以由而不知者，人自爲間斷爾。誠明之理固在也，明以接物，可以見今，誠以養心，可以知來，見乎蓍龜，形乎夢想，是或一道也。故曰「至誠如神」。王

氏之學進此矣，無足辨者。若夫定交之義，惜別之情，不可無言，因并著之，且爲後會登臨張本。

《三餘集》卷四。

紫芝庵記

昭武游若無今居臨川，以其待次餘閒，廣園池，藝草木，與同時士大夫遊，別館多矣，又作紫芝庵以志其祖之所遇。自言祖遇左仙公授之道術，齋室之北嘗產紫芝，別數十年而外物之期終合。人或異之，則又揭黃冕仲、上官彥行、蘇子由、葉端禮諸公詩文於壁間，以信其說。夫芝草，人知爲美瑞，或異之者，以其詳于仙方而略於經術也。然人力不可致，根本不可尋，要是天地間中和之氣所鍾也。氣有發而生之者，亦有炎而取之者。楚山一年三秀，服之度世不老，發而生之者天也；漢殿九莖連葉，乃獨爲創見，炎而取之者也。前人有所遇，後人不敢忘，理情性，致中和，始於閨庭，達於閭巷，著於邦域，則炎而取之，而封胡羯末之徒出焉。節義清芬，文章餘馥，靈秀並峙，與之扶疏，是足以仙矣，豈必眇然絕俗離世哉？亦理之常，無足甚異，因爲辨其所以然。《三餘集》卷四。

羅山妙心院華嚴經室記

羅山，洪豐城之望，石人之異，記載不無大小。岫山北支疑有洞穴可尋，而未見。岫山，周遺寺也。岑絕倚其中，甲乙未租稅二百年矣。治平中賜名妙心院，前住省方新院屋，徒義光能飭東小室，求《華嚴經》藏之。余避地山間，知聞殆絕，日閱是經，有會心者欣然忘得喪焉。經以悲願爲宗趣，悲心不棄一物，願力能通三世。凡士之純明英特，其才足以有爲，而言不信於人道，不行於天下者，皆願力之不宏者也。識環記井之事，達者猶旦暮爾。余亦有願，悲濟斯人，顧病矣，無能爲矣，恐負斯志，則使禪者道璋訪巖石之勝文字者瑒告之，異日復求以爲符信。《三餘集》卷四。

豐城縣儒學記

先王之教，始於家塾，而君子之學，亦先於父子之仁。何哉？受中以生，親嚴禮具，和同其際，實惟君師。於是制其常產，而授之田桑，養其常心，而申其孝弟。自家塾而至於黨庠術序，而後國學之政行焉。此先王之教也。父子之仁，移於國則爲君臣之義，接於物則爲賓主之禮。知人道之可終則終之，智之事也；知天道之可至則至之，聖之事也。知之於賢否，始條理者也；聖人之於天道，終條

理者也。金聲而玉振之，此君子之學也。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蓋使治人以仲尼，則可使是民爲堯舜之民，是有命焉；若治己以仲尼，則君子不謂命也。孝弟忠信，性咸在我，而世有不可與入堯舜仲尼之道，則亦自暴自棄而已。自暴自棄者，法之所威，禮之所不齒。二帝三王之治，所以人倫明、邦本固，以其先後勸沮，與後世自恣苟簡者異也。紹興十三年，天子中興大學，州縣亦往往建學。而豐城令雷繼遠祇德之先，因人之願，徙學於城東，面勢惟新，考室加舊，高明宏麗，舍奠及時，大君師之教令，既推而達於士矣。士之所及先務者，尚友於一鄉之善士，以存者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豐城士子千數，何所矜式？親者疑私，達者近諛，嘗相與求諸古人，則王季友其庶幾乎！博極群書，而《孝經》曾不釋手，當時公議以風后力牧期之，學問淵源，於堯舜仲尼之道不遠矣。邑無君子斯焉取？斯以古況今，後生可畏，願諸生勉之，朝於斯，夕於斯，正心誠意而友先哲於斯學，成行尊祿在其中焉。余年無幾，幸見之。道光《豐

城縣志》卷二〇，道光五年刊本。又見乾隆《南昌府志》卷一六。

杜嶮贊

杜嶮字藏用，金陵人，龍圖閣學士鎬五世之孫也，後徙洪之南昌。天性夙成，苦心學問，師事張耒於黃州，以詩文見稱，州里知名，士欣然慕與之交。其爲舉子，江淮間聲譽籍籍。年三十

六，中政和五年進士乙科，解褐將仕郎，歷官池州司儀曹事、饒州餘干縣丞。在官廉退，俸祿盡予孤遺，多病寡言，不求知己，而望實不可掩。初用舉者陞從政郎，復用舉者改宣教郎，紹興元年七月辛亥以疾卒，年五十三。建炎初有薦之於時宰者，曰居家孝友慈祥，屬文簡遠蕭散，雖不足盡其所蘊，亦庶幾焉。贊曰：

杜籍京兆，避遷金陵。先正北還，文儒自興。本支競爽，貤賞昆仍。殊科繩武，嶮獨再登。澹雅之詞，凝曠之姿，若有以爲，而止於斯！《三餘集》卷四。

先大夫述

先考諱得禮，字執中，洪州豐城黃氏。九歲喪母，十四遊太學，二十五中元祐三年進士第。嘗爲鼎州桃源縣尉、虔州興國縣令、柳州軍事推官以沒。其在桃源，捕獲強盜，大情已正，格當被賞，歎曰：「豈可使文自利，而以疑似殺人哉！」盡釋之。虔民健訟，諸邑犴獄充斥，其在興國三年，瘐死者纔一人，猶以爲恨。建中靖國初應詔上書，論行法任人之要，其略曰：「嘉祐、熙寧之法，仁祖、神宗之爲也。祖宗所以望其子孫者在安治之如何，不在政事之因革。而主熙寧之說者曰必爲之更變，主嘉祐之說者曰必爲之守常，分曹爲朋，迭立勝負，宿怨快於私門，實禍歸於公家，朝廷顧何所賴！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正心誠意，擇其善者而增損用之，則行法之要也。人才實難，有未必用，自賢良

進士砥名礪節，以自致於大臣公卿之選，益又難矣。國論異同，口語疑似，無四凶之罪而加之以流竄之刑，瘴霧蠻煙，不死不已，遺孤旅櫬，雖死不還。士有持平守正如彭汝礪、葉濤之徒，其言未必見省。此風不革，異日必有以伏刑都市、參夷伍宗之請聞於上者矣。願朝廷退人以禮，宰輔爲國受言，變搢紳鏗薄之風，增社稷靈長之福，則任人之要也。」書入，報聞。先考年不及強仕，位不及京官，平昔詩文遭亂散落，言論風旨可概見者，懼復湮沒，故追次其略，而不敢輒加焉。《三餘集》卷四。

祭梁谿文

炎運有赫，九陽之厄。帝賚我公，振其顛踣。宣和初歲，王城赤水。載筆直前，開陳陰沴。流離艱棘，不挫愈勵。歸班奉常，嫚書倏至。定策中禁，贊佐天子。震動朝廷，旁觀病悸。大明生東，人有適從。效死不去，挫其姦凶。二帝重歡，兩河亦還。群情中媚，墮我太原。公身南遷，國亦大去。帝出商丘，眷予作輔。請都南陽，稍睨朔方。有志不就，舍之則藏。乘桴而浮，賜環而返。生覲咫尺，臣死不憾。長沙豫章，虎旗牙璋。從容辭受，萬夫之望。國步未夷，敵情難測。期公百年，安宋社稷。如何旻天，曾不憖遺。股肱或虧，邦國殄瘁。公無間然，我有餘痛。匪哭其私，爲天下慟！

《三餘集》卷四。又見《永樂大典》卷一四〇五五，《南宋文範》卷六三。（以上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七八

鄭士彥

鄭士彥，建炎中爲尚書祠部員外郎、兼權太常少卿。紹興間歷司封員外郎、福建路轉運判官、吏部員外郎。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八、六一、八六、一〇四。

奏奉迎太廟神主劄子

建炎三年十月

昨差禮直官單中度等前去東京般取未到神主。今探知，已自浙中水路迎奉前來。候到洪州日，除太祖皇帝一位合擇日奉安入室，所有元奉安位牌，合行藏瘞外，有以次帝后神主，緣廟室已足，欲乞藏於別殿。謹按《禮經》云：「昔齊桓公舉兵〔二〕，作僞主以行，及反，藏諸祖廟。廟有二主，自桓公始。」考孔子之言，以二主藏於祖廟，未爲合禮。今乞於別殿，是亦權一時之宜，更合取自朝廷指揮。《中興禮書》卷九四。

〔二〕齊桓公：原作「齊元公」，乃避欽宗諱而改字，今據《禮記·曾子問》回改。

言奉安祝文修撰事劄子

建炎三年十二月

勘會自來奉安祝文係學士院修撰書寫，請御名訖降付本寺。今來奉迎宗廟神主至虔州奉安，所有合用祝文，欲乞令權禮部官修撰，從本寺書寫，關從御藥院進請御名乞〔二〕，降本寺供應。《中興禮書》卷九四。

〔二〕乞：據上文當作「訖」。

乞排辦宗廟朔祭薦享事件奏

建炎三年十二月

勘會今來奉迎宗廟帝后神主，已至虔州，擇日奉安畢，合舉行朔祭、薦享、薦新之禮。其應合行排辦事件，并差官等，欲乞並依洪州已降指揮排辦。兼今來祭器足備，乞依禮例排辦牲牢禮。《中興禮書》卷九四。

遷帝后神主事奏

建炎四年六月

恭以國家深慮虜寇，遂於去年秋命有司迎奉帝后神主，預遷江表。昨自洪州再遷虔州。欽先孝思，殿神御且不能保，況神主體重，稍失機會，緩急豈能遽遷？望更擇湖南、廣南深穩處，先次迎奉前去，俾無意外之患。其香火祭祀供應物料，及官吏軍兵請受，並乞下從衛太常寺，務從省約，立定則例。《宋會要輯稿》禮一三之八（第一冊第五七七頁）。

言朔祭奉饗宗廟神主事奏

建炎四年十月

奉詔差護從宗廟神主往温州奉安，其饗奉爲禮器未備，每遇月朔五饗欲省簡，用酒脯行禮。今相度，乞令温州疾速添修合用禮器，候齊足日，乞依昨來洪州禮例，用牲牢禮料等行禮。及自來朔祭，係監察御史一員檢察祠官執事人不恭及禮料器幣不如禮者奏劾，今欲就令護從神主太常少卿檢察。

《中興禮書》卷九四。

奉迎神主官局名奏

建炎四年十月

奉詔差護從宗廟神主，迎奉往温州奉安。詔得昨自建康府護從神主往江表〔一〕，依詔旨，行移係稱從衛太常寺。今來從衛百司已奉聖旨並赴行在。契勘即今係專管護從神主，并每月朔祭薦新，歲終五享，奏告行禮祠事。其行移即難以依舊稱從衛太常寺。今欲乞以奉迎神主護從提舉或提點所爲名。

《中興禮書》卷九四。

〔一〕詔得：似當作「照得」。

乞教習諸州軍兵奏

紹興二年十二月

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甚言其教之不可廢也。恭唯國家方承平之際，禁軍教習之法最嚴且密，況當艱虞之時，其可忽諸？方今諸州軍往往冗占椿留，實妨教閱，大抵以將迎爲急務，而以教習爲虛文。伏望深詔有司，參酌祖宗成法，申嚴而行之。每州遴選兵官三兩員，專主教習，庶責任嚴而成效速。歲終則較其精粗而賞罰之。如此，則兵精而國振矣。

《群書考索》後集卷四二。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一。

乞令監司提舉官引對奏

紹興三年三月

真宗即位之初，謂宰相曰：「天下物宜，民間利弊，惟轉運使得以周知。當令更互赴闕，延見詢訪。」以今日論之，宜不止于轉運使而已。若獄訟之繁簡，茶鹽之利病，舶貨之低昂，鼓鑄之多寡，各有司存。乞依祖宗彝訓，應監司、提舉官因事到行任所，並令引對，不許免除。奏稟職事之外，凡可以救時濟治者，悉許敷陳。《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五之一八（第四冊第三四〇〇頁）。

乞令禮官講求祀典奏

紹興三年四月

恭惟陛下自即位而來，巡幸東南，郊祀明堂，以時慶成，舉無越禮。頃因臣僚建議，如社稷、高禩之祀，悉已舉行，至於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立春立夏季夏土王、立秋立冬祀五帝於四郊，亦祀之大者，何獨廢而未舉？伏望聖慈明詔禮官，講求典禮，舉而行之。《中興禮書》卷一二五。又見《宋會要輯稿》禮一四之七七（第一冊第四五六頁），《文獻通考》卷七九，《續通典》卷四九。

乞推遲鑄新錢奏

紹興五年二月

坑冶盡廢，物料貴踊，計用錢二千四百而鑄千錢。其本路舊額，合發新錢二十八萬四百千省。本司與提點司歲認其數，見今不住起發，縱有拖月日，不猶愈於鼓鑄之折本？欲望詳酌，伺邊事息日施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六。

論明堂祭祀奏

紹興七年四月

國莫重於禮，禮莫重於祭。天地宗廟，禮之凝重者也。是以三代而上，率爲常祀。一歲徧祭，皆人主之所親行。自漢唐以來，威儀寢盛，費用日廣，一歲徧祀之禮，不可復行，於是三歲一講大禮。今祭天地，從祀百神，一有闕焉，其於人情，有所未安。嘗考國朝舊典，冬至南郊，兼享天地，配以祖宗，百神徧焉。若或有故，改行他禮，必曰明堂。凡明堂所用，皆南郊禮樂神位。自皇祐遵用此法，議者至今稱頌，最爲得宜。恭惟皇帝陛下自履艱難，治兵除戎，日不暇給。方且寅畏天地，嚴奉宗祏，將以紹復列聖之休，可謂知先王治道之本矣。然紹興行禮，止設四位，百神有所未及；臨安行禮，雖及百神，星位有所未徧。伏睹詔旨，將以九月有事於明堂。臣愚伏願申命禮官，講求典故，俾

泛設星位，無不咸秩，庶有以俯合人情，仰符天意，以稱陛下精誠昭格，達於上下，不爲一代之闕文。《中興禮書》卷四八。

勅鄭穀劄跋

建炎三年，天子幸臨安，事出倉卒，六師屬者統什二三，兵勢單弱，逆臣乘之而作艱，宗廟爲之杌隉，城狐社鼠，導之誰何？樞密鄭公時爲中司執法，精忠挺拔，視死爲輕，因抗章極論，折其奸謀，由是兇熾少戢。會義師甫至，而天位反正。於戲！公一言而社稷再安。然世莫獲知者，蓋初不以自伐也。其孫璵，以天子褒詔示臣，臣拜手稽首，謹書曰：昔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春秋》褒之。竊覽宸翰，雲漢昭回，榮溢詞表，俾公名節爛然，垂於無窮，乃見大君能褒錄忠臣，無愧於《春秋》聖人之意矣。古人有言：「一言興邦。」又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惟公有焉。同治《（江西）樂平縣志》卷首，同治九年刻本。

梨嶽廟碑記

忠惠公靈應昭格，血食梨山廟。逮今數百年，建人奉祠甚嚴。前此，郡將、監司上其狀，既賜廟

號，屢進封爵，功德昭昭，在人耳目，其名氏宜不可掩者。然歷世浸久，庸人續出，臆見以亂其真。按：今廟碑且云李昭度。意以爲宗室宰相李回，位高名著，昭度其字也。遂竊取爲神，且誣之，何以爲政？考之《唐史》，昭度未嘗仕閩中，不知其說何據而然？謹按《文藝傳》：李頻字德新，睦州壽昌人。少秀悟，長廬西山，博覽善風韻，尤長于詩。與里人方干爲詩友，士多歸重。大中八年擢進士第，調秘書郎，爲南陵簿。遷武功令，盡條宿惡，請於尹殺之，縣大治。歲饑，發廩庸民浸渠溉田，穀大稔。懿宗嘉之，擢侍御史，遷都官員外郎。表求建州刺史，既至，以禮法繩下，宣布條教。時多盜，建賴以安。後以病歿，父老扶柩歸葬永樂，州爲立廟梨山，歲祀之。史氏載其出處如是之詳，而廟貌儼然，凜凜猶有生氣。凡雨暘不時，禱之必應。然則，李公生惠斯民，而死能福之，食民之祭，傳于信史。而流俗之妄不爲正，吏則有罪，輒書大略，揭示邦人，俾知所祀之本，無爲神羞焉。康熙

《建寧府志》卷四二，康熙三十二年刻本。（以上王曉波校點）

徐 康

徐康，應天府穀熟（今河南商丘）人，處仁子。紹興五年爲樞密院計議官，催江東浙四路折帛經總制上供錢，檢查諸路財用。九年官右奉議郎，提舉浙西茶鹽公事。歷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兩浙西路提點刑獄，累官右朝奉大夫，知真州。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五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七、一三三、一七八、

一八九。

乞限期令人戶自陳冒占田土之數奏

紹興三十年十月

本州兩縣自收復以來，人戶歸業，識認祖產，及外人請佃荒閑田地，自有頃畝，鄰比界至，多有包占，謂之大四至。今欲乞立限半月或一季，許歸業、請佃人戶實具冒占之數，經所屬自陳。官司於元結莊帳公據明行批鑿頃畝四至，批上即押付人戶照使。其熟田已輸納稅賦自依舊外，其冒占頃畝，未經開墾，拘入官，召人請佃。《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二八（第六冊第五八八七頁）。

平江府提舉常平茶鹽司廳壁題名記

紹興十年七月十六日

官舍題名，其來久矣。非特紀歲月、次先後，而其人之賢不肖，治行之能否，亦繇此可攷焉。自守令而下，凡在官者，未之或廢也。初，元豐、崇寧之間，嘗遣廷臣分行諸路，號提舉措置鹽事，除授繼踵，而屢經併省。政和之二年，始罷官鬻，行新鈔鹽法〔二〕，于是兩河、二浙、荆湖、江淮復置提舉司以總之。宣和五年，又分淮、浙爲兩路，則八州軍三十八縣隸焉，治平江府。今在府治之東，聽事獨無記。康之承乏，又當兵火後，案籍殘闕，欲爲之而未暇。會朝廷纂修先帝實錄，史官移文郡

縣，諸司取會題名，于是網羅闕遺，訪問故老，得承議郎王晉明而下，訖于朝請大夫石彥和，凡二十人，皆以日月爲次。其未分路，則或治會稽，非今所部。書之以著其始，而闕其所不可考者，裒而刻諸石，以備采擇焉。惟政事之在天下，莫如財用，而山澤之利常居其半。管仲治齊，謹正鹽筴，國以富饒，用能成九合之功。自漢唐以來，鹽鐵榷酒均輸之議紛紛不同，而常爲國家大計，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善乎，魏尚書邢巒之言：「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征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非爲身也。」御史中尉甄琛請弛河東鹽池之禁，以爲：「爲民父母而吝其醢醢，兼有群生而權其一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巒譏之曰：「坐譚則理高，行之則事闕。」于時咸以爲然，世宗卒從琛議。其後豪貴封護，甚于官司，乃復禁如初。夫古今異宜，治非一軌，下三章之約于結繩之代，猶爲密網。太古之無事，後世非所及，而欲虞衡之官，捐利于民，安在其爲知務也！與其賦外橫斂，曷若權制商賈，爲不失重輕之術哉。爲今之法者，近是矣。鈔有茶、鹽、香、礬四等，茶鹽之課，故歲至七百萬緡，鹽利居五之四。並海縣道煮水者六所，額以斛計者，常不下百五十萬，則所以裨國計以圖恢復之功者，夫豈少哉！而康獨有感焉者，四人之中，農爲最勞，以其終歲勤動，寒耕而熱耘也。今所謂亭戶，則過于此。加以負山帶海，頑獷成俗，急趨利而輕犯法。使輸貨于官者，價直以時，毋或高下，則盜販息。盜販息，則抵冒少，犴獄簡，不但公家利其入而已。故樂以告後之人。厥初建官，兼治香礬，後不復較，而以摘山煮海，正其名稱，謂之提舉茶鹽公事司，蓋自宣和七年始也。紹興十年七月十六日，右奉議郎、提舉兩浙西路茶鹽公事徐康記。《南宋文錄錄》卷一〇。

又見《吳郡志》卷七，《吳都文粹》卷二，《長洲藝文志》卷一。

〔二〕行：原作「鹽」，據《吳郡志》、《吳都文粹》改。

詹定庵

詹定庵，生平不詳，定庵疑是其號。嘗撰《孫昭遠墓誌》，按昭遠爲西京留守，建炎二年初爲叛兵殺害（見《周文忠公集》卷二九《孫公昭遠行狀》），則詹定庵乃南宋初人。

孫昭遠墓誌

公調長沙尉，潭帥張舜民文學氣節名天下，奇公器識，厚禮之，教以立身行己之方。《翰苑新書》前集卷五九。

公字顯叔，佐河東經略司幕府。陝西方用師，夏人乃窺河東。帥司奉朝命聚師，令王舜臣將之。虜知有備，去它路。朝廷謂不當擅追舜臣兵入塞，并劾主議者。公請獨坐，其遇事慷慨如此。《翰苑新書》前集卷四五。又見《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六九，《秘笈新書》卷八。

公通判滑州，兵馬司吏王實結宦官橫甚。公一日攝行郡事，適有訟實者，捕置獄，籍其家贓萬計，杖而黥之。《翰苑新書》前集卷五四。又見《古今事文類聚》外集卷一二，《秘笈新書》卷九。（吳洪澤校點）

方庭實

方庭實（？——一一五〇），一作廷寔，字公美，興化軍莆田（今福建莆田）人，政和五年進士。高宗南渡，歷右奉議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院。紹興四年轉考功員外郎，改禮部，復改刑部，遷監察御史。九年除試秘書少監，遣往三京、淮北宣諭，改宗正少卿。爲秦檜所怒，出爲福建提刑。十五年除廣南東路提刑。紹興二十年卒於官。有《蓄德齋文集》並奏議。見《宋會要輯稿》禮三七之一七、選舉二〇之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一，《莆陽文獻傳》卷一六，《莆陽比事》卷三、四，《宋史翼》卷九。

諫和議疏

紹興八年十二月

臣自靖康以至今日，每論議和之無益，徒竭民膏血，坐困中國，沮將士之氣，啓姦雄之謀。此臣愚陋，自守所見，而不敢附會其說以欺陛下。今使人以江南詔諭爲名，或傳陛下欲屈膝受詔，則臣不

知所謂也。嗚呼，誰爲陛下謀此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躬聰明聖智之資，傳嗣正統，有祖宗積累之基，有長江之險，有甲兵之衆。群臣萬姓三軍皆一心欣戴陛下，如子弟之從父兄，手足之扞頭目。陛下縱未能率勵諸將，克復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於敵乎？陛下縱忍爲此，其如中國何，其如先王之禮何，其如百姓之心何？《中興兩朝聖政》卷二四。又見《宋史全文》卷二〇中。

宣諭三京淮北事宜奏

紹興九年二月九日

被旨前去三京淮北宣諭，今措置事件：

一、臣到東京日，先詣景靈宮，到西京日，先朝謁陵寢，相視合修葺去處，逐一聞奏。庶幾上慰祖宗神明之靈，下副士民觀瞻之意。

一、人主之所以鼓動四方者，莫先乎號令，故奉天之詔，山東雖悍卒武夫亦皆感激流涕。臣所齎詔書并口宣，願陛下法禹湯之罪己，哀痛自責，庶可以感動人心。

一、河南州郡久隔王化，務先勸誘。臣所至乞令延禮耆舊，訪問疾苦，戒諭官吏，推行赦書內寬恤事件，如戶口虛實、官吏能否之類，密具聞奏。

一、遺逸山林有清節高名之士，或有文武才能可備國家之用者，許臣徧行採訪，具名聞奏。

一、河南州郡文武官及土豪等，昨緣劉豫叛逆，自結山寨，不忘國恩之人，赦書內已令所在保明以聞，官員量行擢用，土豪優與推恩。欲乞給降敦武至保義郎空名官告各一道，承節承信郎、進武進義校尉、下班祗應、進義副尉、守闕進義副尉、進勇副尉、守闕進勇副尉空名補帖綾紙官告各二道，令所屬日下出給，許臣書填，作借補官資，逐旋保奏，候得旨換給正補付身。

一、歸附之初，人情未定，恐有盜賊嘯聚，乞令臣就便招安，乞給降金字牌、黃榜等前去。其合措置事宜不可候報者，許權行措置。

一、赦內一項：應見任文武官各安職守，並不易置。今奉命宣諭之初，當使遠人知朝廷大信。雖有官吏不可倚仗之人，未可便行易置；或在任官吏見被民間論訴，候回日具奏。

一、所至河南州郡宣布德意，欲乞許臣節次具因依牒報陝西五路宣諭周聿照會，并乞令周聿所施行事宜亦具因依牒報臣。庶使號令風傳，遠近響應。

一、河南州郡隔絕朝廷已久，其利害事宜不可遙度，乞候到逐處州郡逐一具奏。《宋會要輯稿》職官

四一之六（第四冊第三一六九頁）。

乞將來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山陵並從簡儉奏

紹興九年五月六日

比緣使事至西洛，因得瞻覲祖宗陵寢。竊見宣祖皇帝、永安陵、太祖皇帝、永昌陵、孝明、孝惠、孝

章皇后陵制度，極爲簡古。臣以此知太祖、太宗皇帝親歷民間疾苦，念創業之艱難，奉先之孝所當自竭，而愛惜民力，猶務儉約。是以深仁厚澤，被于四海，使斯民至今不忘宋德。欲將來徽宗皇帝、顯肅皇后山陵只乞依永安、永昌並孝明、孝惠皇后諸陵制度，並從簡儉。《宋會要輯稿》禮三七之一七（第二冊第一三二八頁）。

乞隨田高下納苗稅奏

紹興九年五月十四日

人戶苗稅，在法係隨地色高下納租，即無專立菜園戶法。欲乞改正，依稅法隨田高下，納苗稅。

《宋會要輯稿》食貨九之二七（第五冊第四九七五頁），又見同書食貨七〇之三三八（第七冊第六三八九頁）。

乞別立年限令流散士民歸業奏

紹興九年六月八日

契勘合昨中原士民奔迸南州〔二〕，自靖康至今十有四年，已是出違十年之限，又有流徙在僻遠去處，卒未能歸業。望詔有司自降赦以後別立年限，如出限即許見佃田業、見蓋屋舍住人永爲己業。庶幾中原流徙與見在人戶各不失所。《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九之五七（第七冊第六三五八頁）。

〔二〕「合」字疑衍。中原：原誤作「申原」，據文意改。

乞詔沿邊官吏兵民務相輯睦奏

紹興九年六月

臣聞真宗皇帝自景德講好之後，邊境寧靜，耕桑蔽野，戴白之民不識兵革，此天地好生之大德，帝王長久之基業也。茲者大金割還河南舊地以通和好，兩國生靈遂獲休息，陛下惇守信義，堅如金石，臣不復有言。竊恐沿邊州縣未能上體德意，或招納叛亡，或渡河侵擾，初緣細故，寢搖大事。伏望明詔官吏兵民各守疆封，務相輯睦，行灌瓜之恩，絕爭桑之忿，安土樂業，免於流移戰鬪之苦，如景德時事，則甚盛之舉也。《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七（第四冊第三一七一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九。

乞昭雪褒贈忠臣義士奏

紹興九年六月

訪聞劉豫深文密網，濫及無辜，忠臣義士多被殺戮，或因貶竄流落失所，或掛罪籍未經昭洗，情實可憫。望委應新復路分提刑多方採訪，並取索大理寺、開封府元斷罪案牘看詳。其忠義顯著之人，具名聞奏，優加褒贈。應官員犯罪未經叙雪之人，並具元犯申取朝廷指揮，並特與改正除落，以慰中

原人心。《宋會要輯稿》職官七六之五〇（第五冊第四一二〇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九。

薦將仕郎趙汧等奏

紹興九年六月

將仕郎趙汧性剛直，曉吏事；登封縣令雙虔爲縣豈弟；潁昌府進士范墀風度夷粹，論事慷慨，流離顛沛，志不忘君。欲望量才任使。《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九。（以上黃錦君校點）

鄧公衍

鄧公衍，字彥達，建炎時南劍州（治今福建南平）人。

屏風山題名

建炎二年

桂林巖洞冠天下，而此巖清絕，又五嶺之冠也。延平鄧公衍彥達、宜春藍茁文穎、秦臺西門賞進賢、平陽丘阡仲通，建炎戊申天寧節日來游。《粵西金石略》卷六。又見嘉慶《廣西通志》卷二二〇，嘉慶

《臨桂縣志》卷一〇，《桂林石刻》。（祝尚書校點）

鞏庭賓

鞏庭賓，鑑子，大觀時真定（今河北正定）人。

澹山巖題名 大觀二年三月

真定鞏鑑辨叔躬閱御書至此，歷覽古跡，愛其巖穴幽邃，氣象爽然，罕所□見也，徘徊，抵暮而歸。時大觀二年三月十有七日，男庭實、庭賓、庭老侍行，庭賓奉命題。《金石萃編》卷一三三。又見光

緒《零陵縣志》卷一四。（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七九

李長民

李長民，字元叔，揚州（治今江蘇揚州）人，李定孫、正民弟。宣和元年應博學宏詞科試，除宗學博士，官秘書省正字。紹興間歷知漳州、建昌軍，遷兩浙撫諭使。二十年知郢州。著有《汴都賦》一卷。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三五、選舉一二之九，《南宋館閣錄》卷八，《宋詩紀事小傳補正》卷二。

廣汴都賦

并序

臣竊惟皇宋藝祖受命，奠都於大梁，於今垂二百載。列聖相承，增飾崇麗。煌煌乎天子之宅，棟宇以來，未之有也。昔在元豐中，太學生周邦彥嘗草《汴都賦》奏御神考，遂託國勢之重，傳播士林。然其所紀述，大率略而未備。若乃比歲以來，宮室輪奐之美，禮樂聲容之華，則又有所未及。臣愚不才，出入都城，十年於茲矣。耳目所聞見，亦靡得其梗槩。輒鼓舞陰陽，以鳴國家之盛，因改前賦而推廣焉。始則本制作之盛者，分方維而第之，中以帝室皇居之奧、任賢

使能之效，而終之以持守，冀備乙覽之末。爲賦曰：

有博古先生自下國而游上京，遇大梁公子於路，相與問答，傾蓋如故。因縱言至於都邑，先生乃援古而證之曰：「我聞在昔受命帝王，繼天而作，首定厥都，用植諸夏之根本，肇隆億載之規模。若乃賁飾恢宏之美，槩見於《書》；經營先後之次，備載於《禮》。宅中圖大，則有姬公之明訓；權宜拓制，則自蕭公而經始。余不敢高談羲皇，遠舉夏商，試即周而陳之。二華對峙，八川交注，褒斜隴首之攸屈，函谷二嶠之並據。此宗周所都，或假山河之險固，漢高因之而啓帝祚焉。孟津後達，大谷前通，導以伊洛漣澗之澤，控以成臯廣武之衝。此成周所都，適當天地之正中，光武因之而成帝功焉。畢昴之次，河冀之津，風俗漸乎虞夏，疆域逮乎齊秦，魏都之爽塏信無倫也。衡嶽鎮野，龍川帶垆，列戈船於三江，儲戎車於石城，吳都之雄壯信足稱也。接壤邛笮，通商滇越，地蕃竹木之產，民厭稻魚之食，蜀都之富饒信無敵也。凡茲都邑之盛，實儷美而爭雄。旁睨而論，雖辨若炙輶，繼日而莫能窮。」公子聞之，始若睥睨，已而哂曰：「先生於古誠博矣，孰若我目睹汴都之偉觀乎？顧其所以設險，則道德之藩，仁義之垣，豈獨依於山川？所以建中，則皇極在上，九疇咸若，豈必宅於河雒？其爽塏也，有如上帝清都，神人五城，軼人寰之埃壘，極天下之高明。其雄壯也，有如鉤陳羽林，天兵四拱，威震則萬物伏，怒刑則四夷竦。其富饒也，有如海涵地負，深厚莫測，追魚麗之盛多，邁騶虞之蕃殖。彼兩漢之雜霸，雖仍於周家之舊墟，三國之鼎峙，雖臨乎一方之都會，較而論之於今日，正猶拳石涓水，欲與五嶽四瀆爲比擬，所謂談何容易！」先生曰：「余生長太平和氣中亦既有日，而處

於蓬茨之下，無有遊觀廣覽之益，驟來神州，恍然似失。目雖駭乎闕庭樓觀之麗，而未悉其制作之意；耳雖熟乎聲明文物之英，而未究其禮樂之情。予年在英妙，博聞強記，幸爲我纍言之。」公子曰：「僕實不敏，竊聞先進有言：昔自唐室不競，王綱浸圯，陵夷五季，紛綸四紀。上帝憫斯民之塗炭，眷求一德，作之君師。肆我藝祖，應天順人，出御昌期。若時衆大之居，實古大梁之域。在漢則郡以陳留而命名，在唐則軍以宣武而分額。考其地望，雖卓犖乎諸夏，而川流休氣，猶盤礴而鬱積。時乎有待，世莫能測。洎梁祖之有作，始建都而畫圻。匪梁人之能謀，天實啓之；匪天私彼有梁，實兆宋基。觀天文分野之次舍，則房心騰其輝，實沈寄其耀。仰星躔之有赫，直皇居而久照。察夫土脉之豐衍，則高者磊砢，下者墳廬，廓坡陀之愷澤，極灌溉之膏腴。語地形之高兮，則自泗而西，涉川上，歷淮陽，遂東至於通津。岡阜隱鱗，烟雲飛屯，其上鬱律，勢與天連。語汴渠之駛兮，則自鞏而東，達時門，抵宣澤，障洪河之濁流，導溫洛之和液。中貫都城，偃若雲霓，泝湍悍而不窮，上接雲漢之無倪。語雉堞之固，則偉拔金墉，繚以湯池，仰憲太微之象，屹臨赤縣之畿。語郊闡之壯，則密拱中宸，高映四野，揭華榜以干霄，謹嚴更而警夜。維是都之建也，雖自於梁，逮藝祖而始興，至太宗而浸昌。列聖相承，洎於今日，當國家之間暇，肆乘時而增葺。遂跨三都，越兩京，儼二周而抗衡。數其南，則神霄之府，上膺南極，偉殊祥之創見，恍微妙之難測。歲在丁酉，大闡真機，用端命於上帝，而彰信於群黎。爰設定命之符，妙以蟲魚之篆，繼乾元之用九，參八寶而垂範。乃嚴像設，祇奉茲宮。儼一殿以居上，總諸天而位中。靈妃上嬪列於西，仙伯天輔列於東。諤諤群卿，峨冠景

從。往往名在丹臺，而身爲世輔，像圖孔肖，後先攸序。闕金堂，啓玉室，駭寶輪之飛動，森鸞仗之紛飾。其側乃有元命之殿，實總會乎衆福。本始載叶，歲禮惟穆。罄華封請祝之誠，效《天保》無疆之卜。若夫陽德之建，咸秩火神。於赫煢惑，厥位惟尊。次曰大火，時謂大辰。配曰閼伯，以序而陳。原夫帝業之創，自於宋地，蓋乘是德，而王天下。飾之靈岬，赤文婀娜，舉以示衆，遂定區夏。豈必赤伏合信於鄙南之亭，神母告符於豐西之夜。主上承紀，奉祀致嚴，審辰出戍入之度，有視慈禮明之占。遂維五帝之象夏，體重離而面南。諧祉聲於樂府，驗朱草於靈篇。火得其性，景貺昭然。瞻彼煌煌，位在南端。歷太微以受制，避心星而載旋。相我昌運，於千萬年。出南薰，望泰壇，隱若天高，渾若天圓。欽柴于茲，僉曰稱焉。先是有司，仍國舊貫，明宮齋廬，悉取繒縵。後洎紹聖，端誠攸建，精意孔昭，禮文彌絜。主上改元之初載，辛巳長至，始親郊見。逮至癸巳之歲，蓋四舉茲禮矣，申勅春官，益嚴祀事。於是規法三代，祭器肇新。躬秉元圭，天道是循。百官顯相，齋戒惟寅。帝登玉輅，皇衢再遵。已而日景晏溫，天真降臨。衣冠幢節之輝映，彩仗輦輅之參差，豈徒若見於渭陽，而接拜於交門？仰重瞳之四矚，聳群目而動心。乃闢琳館，揭號『迎真』，用伸昭報，以福斯民。渡玉津，抵天田，王者之藉，厥畝維千，上春展事，務崇吉蠲。于時農祥晨正，東作是先。載黛耜於玉輅，敞雲幄於紺壇，葱牂馴服於廣阼之側，青旗旒靄於黃麾之間。帝御思文，飭躬禱專，屈帝尊以秉耒，勤天步而降軒。三推告畢，貴賤以班，遂播青箱之嘉種，以成高廩之豐年。然後穫之稭稭，瑞禾是導，郊廟明堂之大享，親奉粢盛以致告。豈惟率天下之農而敦本，蓋將勸天下之養而教孝。層臺

岩嶢，上觀昭回，厥基孔固，下鎮地維。儀象一新，於焉具設，上下互嘆，俯仰並察。天體斯著，辰曜斯列，雲鼇上承，金虬四匝。備璿璣玉衡之制，兼馮相保章之法。陋靈臺銅渾之規，斥周髀宣夜之說。于以觀星，則進退伏見，不失其正；于以觀雲，則分至啓閉，各得其應。以候鍾律，則清濁之均協；以候晷影，則長短之度稱。遂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休徵既效，叢祥並膺。至若秘書之建，典籍是藏，法西崑之玉府，萃東壁之靈光。凡微言大義之淵源，秘錄幽經之浩博。貫九流，包七略，四部星分，萬卷綺錯。犀軸牙籤，輝耀有爍；金匱石室，載嚴封鑰。或資討論，則分隸於三館；或備奏御，則會萃於秘閣。以至字畫所傳，則妙極六書，巧窮八體，有龜文鳥跡之象，有鳳翥龍騰之勢，真偽既辨，衆美斯備。圖畫所載，則三祖餘範，七聖妙蹟，睹名馬於曹韓，覽古松於韋畢，絜絕藝之入神，駭衆觀而動色。肇建古文，宏璉豐敞，擇一時之英髦，命於焉而涵養。天下歆艷，不啻登瀛洲而隱藏室，名卿鉅公，由此塗出。若夫龍津所在，大關賢關，作庇寒士，今踰百年。勒豐碑以正文字之訛，建華構以藏載籍之傳。其中則鼎新大成之庭，寅奉宣聖之祀，象肖尼山，制侔闕里。其配享也，則惟顏孟之亞聖；其從祀也，則多鄒魯之儒士。儼威儀之若存，肅冠裳之有偉。至於庠序學校之教也，首善於京，自熙豐始。乃詳備講說，謹嚴課誦，規繩以勵其行，舍選以作其氣。發揮《詩》、《書》之奧，頓革聲律之弊。爾乃采芑新田，育莪中泚，人才於此乎輩出，聖道因之而不墜。其外則用建原廟，近倣元豐，侔圖程度，罔或不同。朱薨相望而特起，縹垣對峙而比崇。界以馳道之廣，臨乎魏闕之雄。祥烟瑞靄，煥爛蒙籠。大明以奉神考，重光以奉哲宗，父子之親彌篤，兄弟之義彌隆。

屈四孟之改律，感節物於春冬，愴衣冠之出遊，軫羹墻於帝衷。既進祠於東宮之七殿，御潔誠以致恭，想睟容之如在，備享獻而肅雝。參以時王之禮，肆浸盛乎威容，飭茲惟謹，稽首拜頤。牙盤或薦，玉饌惟充，有飮其香，齋誠默通。願靈心之響答，宜福祚之延洪。乃若中臺所寄，號務淵藪，象應乎文昌，運侔乎北斗。四方利害，於是乎上達；三省政令，於是乎下究。爰即西南伉爽之所，度宏基而易舊，太社爲之嚮，西掖直其後。形勝潭潭，不侈不陋，列屋前分，是爲六部。自吏洎工位於左，自戶洎刑位於右，公庭肅若，百吏輻輳。於是糾以虞舜黜陟之公，輔以周公訓迪之悉，黠胥不能措其奸，慢吏不能逃其責。秩秩乎天地四時之聯，各率屬而分職，有倫有要，有典有則，用能效臂指之相應，總紀綱而並飭。至如天府之雄，統以京尹，民物浩穰於三輔之虛，聚邑列布於千里之軫。風俗樞機，教化原本。當府庭之既徙，肇分曹而務謹，職業斯勵，名實斯允。爰擇撥煩之才，俾長治於爾寮。南司之俗，坐革循沿之積弊；原廟之近，人無箠楚之喧囂。遭承平之日久，匪彈壓之是務，皇仁如天，萬物覆露。矧茲輦轂之下，日薰陶而饜飫，不得已而用刑，每哀矜於羣梏。日無滯訟，歲無留獄，貫索之象既虛，圜扉之草斯鞠。巍巍乎帝王之極功，頌聲作而民和睦。爾乃背宜秋，出城阿，神池靈沼，相直匪賒。伊苑囿之非一，聚衆芳而駢羅。神木千歲而不凋，仙卉四時而常花，宗生族茂，厥類實多。當青鳥之司開，正條風之暄暖，命嗇夫而啓禁籞，縱都人而遊覽。我皇踐祚之五載，六飛始御于苑門，蓋將順民心之所樂，達餘陽於暮春。指金明而駐蹕，觀曼衍之星陳。蘭橈飛動，綵仗繽紛。帝曰斯樂，予何敢專！遂踐瓊林，宴寶津，零湛露於九重，均楔飲於群臣。脩先朝之故事，

張太侯以示民，于以戒不虞於平世，勵武志而彌勤。其北則營壇再成，亶爲方丘，佇柔祗之歆饗，故神輿之是侔。考一代合祭之失，實千載循襲之尤，敦牂比至，曠典聿脩。帝躬臨於澤中，即陰位而類求，配以烈祖之尊，侑以嶽瀆之儔。乃奠黃琮，震於神休；乃奏函鍾，格彼至幽。澄宿氛而不雨，暢協氣以橫流。顧瞻空際，密邇靈旂，有持戈者，有執戟者，有質若獸者，有喙若鳥者，地之百靈秘怪，感帝德而來遊。景光爲之燭曜，祥雲爲之飛浮。侍衛駭愕，莫測其由。哀時之對，上軌成周，豈若漢祠后皇，徒歌乎物發冀州？至其棣萼之庭建，蓋示優於同氣。主上欽承永泰之基，益隆則友之義，兢兢業業，欲盡繼述之志，永紹裕陵，垂法萬世。載因心以撫存，肆匹休於棠棣。爵以真王之封，陟以上公之位，褒以兩鎮之節，厚以三接之賜。俾遂安其居宇，咸克保乎富貴，何愧建初歲入之豐也！每當歲時之衍樂，儼鴈齒而密侍，和樂且湛，靡拘堂陛。無間勸侑之勤，有繼飲酒之飫。既翕既醉，何愧花萼之盛也！乙未之春，龍翔效瑞，鵲鴿來集，數以萬計。嘉首尾之胥應，感弟昆之是類。灑宸翰以體物，用闡明乎至意。若乃帝假有家，明內齊外，自天申命，本支昌熾。考祥熙之應夢，演慶源而毓粹，藹《螽斯》蟄蟄之衆，《假樂》皇皇之懿。受祉而施于子，既侔乎周王；多男而授之職，又合乎堯帝。肇正元嗣於春宮，申眷後王而加惠。冠禮薦行，三加攸次。詔以成人之道，載隆出閣之制。卜吉壤以圖居，惟宮隅之是邇。標蕃衍之美名，彰皇家之盛事。顧啓處之獲寧，信皇慈之曲被。於是賓師友，簡僚吏，習禮節，講儒藝，日奉朝著，克勤無怠。拳拳乎上承忠孝之訓，而臣子之義備。至若宗正著錄，枝派實繁，上及曾高，下及曾玄。分宅廣睦，恩義兩敦，第族屬之疏戚，

班祿秩以維均。遠則褒崇藝祖之胄，近則加厚濮邸之孫，配天其澤，同姓悉沾。歌《湛露》，詠《行葦》，戒《杕杜》，鄙《葛藟》，衍蟄蟄於《螽斯》，繼振振於《麟趾》。於赫帝命，屬籍是典，皇宗取則，率遵繩檢。歲月薰陶，朝夕漸染。藹藹賓興之才，擢儒科而登仕版。時則有清靜如辟疆，精忠如更生，文若東阿，勇若任城，莫不激昂自奮，騰實飛聲。於是參親疏而兩用，冀羽儀於王國。遂壯周家之藩屏，固漢宗之磐石。若夫由朱雀以縱觀，下天漢而北望，千門萬戶，將將有伉。言觀其陽，則仍宣德之舊稱，定五門而改創。其始也，憲陬訾，摹大壯，揆吉日，命大匠。庶民子來，則靡煩於磬鼓；瑰材山積，則又疑於神貺。其上則藻色麗乎方井，雲氣萃乎脩楣，躍水波於柏棟，列繡文於蘭栢，罔不隨色象類，因木生姿。窮極奇巧，豈人能爲，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其旁則簷牙高張，欄楯周布，往往雕鸞刻鳳，盤獸伏虎。或連拳欲立，或猛據若怒，或奮翼東顧，或圈首西序，殊形詭制，見者內怖。于以自中夏而布德，總八方而爲極。披路三條，則桎杙森以相連；立觀兩隅，則罽毼儼以並飾。善頌落成，上下用懌。言觀其陰，則嶢嶢北闕，時謂景龍。於焉采民謠，於焉觀民風。閱夫闐闐，則九市之富，百廛之雄，越商海賈，朝盈夕充。乃有犀象貝玉之珍，刀布泉貨之通，冠裳衣履之巧，魚鹽果蓏之豐，貿遷化居，射利無窮。覽夫康衢，則四通五達，連騎方軌，青槐夏蔭，紅塵晝起。乃有天姬之館，后戚之里，公卿大臣之府，王侯將相之第，扶宮夾道，若北辰之藩衛。太平既久，民俗熙熙。觀夫仙倡效技，僊童逞材。或尋橦走索，舞豹戲羆，則觀者爲之目銜；或鏗金擊石，吹竹彈絲，則聽者爲之意迷。亦有蜀中清醪，洛下黃醅，葡萄泛觴，竹葉傾壘。羌既醉而飽德，謂帝

力何有於我哉！瞻彼艮維，肇崇琳闕，始真天祥，眎分彪列，妙道由是聿興，至教於是旁達。辛卯之夢既符，壬辰之運斯協。外則立仁濟輔正之亭，行玉筭考召之法，博施於民，俾絕天閼。神符一出，群邪四讐，馘毒治病，力深效捷。內則艮嶽屹以神秀，介亭聳以巖峩，天人交際之夕，清供於此備設。俄而玉帛自傾，寶劍如掣，駭雷霆之轟轟。靈囿下兮雜遝，逮夫應鍾紀律，里社開祥，凡預臣子之列，欲傾頌禱之觴，即茲宮以效報，期萬壽之無疆。於時演大梵希夷之音，諷太元空洞之經，遂頒秘籙，八百聯名。猗彼乾維，龍德是營。地直天奧，上鬱化精。有岡連嶺屬之勢，有龍盤虎踞之形。儲休發祥，繫我聖明。惟崇飾之彌麗，正土木之夸矜。蓋示不忘其所自，爲萬世之式程。彼漢之代邸既瑣瑣焉，唐之興慶又奚足稱！爰有瑤池波湛，翠水淵渟，峨方壺，起蓬瀛。大君戾止，廣殿歡騰，九奏備，八佾成。凡左右侍宴者，恍若躡神山而遊紫清。戊戌之冬，太乙次於黃秘之庭。其位在西北，則臨乎是宮之地；於辰爲闔茂，適契乎元命之晶。詔鳩工以基迹，用揭虔而妥靈。十神載別，五福來寧。至於端闈之內，大慶耽耽，路寢斯在。有大符貺於此乎躬受，有大祭祀於此而齋戒。日精東承，月華西對。重軒三階，翕絕動彩。左城右平，相與映帶。睨靈光猶培塿，晞景福之叢芮。春王三朝，履端匪懈，庭燎有光，禁漏斯艾，供張絕盛，法物咸萃。乃建招搖以環合，蒲牢發乎輕奏。正宁當陽，天極是配，九賓星拱，垂紳委珮。樂奏《乾安》，間以韜韞。上公薦壽，捧觴拜跪。天子萬世，兆民永賴。其左則合宮之制，高出百王。上圓下方，法象乎天地；九筵五室，經緯乎陰陽。旋四序之和於四阿，達八風之氣於八窗，淵衷默定，聖畫允臧。重屋告成，保我家邦。于以饗帝而饗親，則日

卜上辛，時丁肅霜。樂調黃鍾，享維牛羊。爰熙太室，恭薦馨香。肆推尊於神考，用嚴配於上蒼。于以視朔而布政，則春朝青陽，秋覲總章，冬遇平朔，夏宗明堂。玉冊以極其變，內經以考其常。欽授於人，遂正天綱。其右則徽調之閣，嚴凝密覲。神鼎內藏，天所保定。侔邾鄆之永固，笑甘泉之匪稱。其始鑄也，窮制作之妙於繫表，得隱逸之士於草茅，一鑄而就，光應孔昭。其始定也，夜出九成，不吳不敖，龍變光潤，氣明焰消。維鼎鼎之重，作鎮神臯。數極九變，象該六爻。屹然中峙，增崇廟朝。曰蒼曰彤，以奠齊楚之域；曰晶曰寶，以奠秦趙之郊。有位東南，有位西南者，有位東北，有位西北者，分方命祭，罔或不調。宜乎卜世卜年，過於周歷，永保茲器，與天無極。至其內朝，則祥曦、延和，清穆顧問，親臣列侍，禁衛彌慶。治朝則紫宸、垂拱，丹青有煥，一日萬幾，此焉聽斷。厥或進拜將相，號令華夷，爰即文德，播告唯宜。燕樂群臣，詳延多士，乃御集英，以時歲事。又有龍圖、天章、寶文、顯謨，以洎徽猷，五閣渠渠，奉祖宗之彝訓，示子孫之楷模。言追《盤誥》，道契圖書，翳秘藏之靡怠，仰聖孝之如初。次則東西分臺，政事所會。始揆而議，則可否有著龜之決；既審而行，則出內擅喉舌之寄。于以幹旋鈞軸，輔成至治。其在西樞，掌武之庭，則有將印之重，軍符之嚴。爾乃運籌帷幄之中，折衝尊俎之間，爰戢五兵，坐鎮百蠻。其在翰苑摛文之地，則惟密旨是承，德意是導。爾乃覃恩潤色，追風渾灝，遂繼東里之才，允符內相之號。乃若天子燕息之所也，宣和秘殿，翬飛跂翼。憲睿思之始謀，因紹聖之故跡。凝芳瓊蘭，重熙環碧，輪焉奐焉，光動兩側。聽政之暇，來遊來息。搜古制於鼎彝，縱多能於翰墨。致一凝神，優入聖域。爰命邇臣，於焉寓

直，罄啓沃之丹誠，庶密效於裨益。申紹紀元，昭示萬億。視彼元狩、元鼎、神爵、五鳳之號，詎能專美於史冊！至如親蠶之所也，延福邃深，有嚴金鋪。當春日之載陽，率六宮而與俱。懿箱既飾，柔桑既敷，鞠衣東鄉，三采躊躇。風戾川浴，地溫氣舒。然後龍精報貺，瑞繭紛如。五色之絲，尤侔乎東海；八蠶之綿，富倍於吳都。獻於天子，祭服所須。由此率先天下，則無數之化，斯並美於《關雎》。以至掖門曲榭之奧，周廬微道之肅，長廊廣廡之連延，珍臺秘館之重複，倬然在列，璇題輝映。雖使廣延墨客，衆集畫史，曷足以紀茲區宇之盛！」先生聞而稱贊曰：「汴都之美，其若是乎，抑何脩何飾而臻此乎？」公子曰：「主上以神明資才，受天眷命，爲天下君。其所以圖爲宰制，獨運渠燧之中者，愚不得而測也。切仰廟堂之所先務者，任賢使能而已，試爲子陳之。若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至廣，豈曰乏才。觀夫燕趙汝潁之英，句吳於越之秀；兩蜀文雅，三齊質厚；以至關東舊相之家，山西名將之胄，感會風雲，雜然入彀。矧茲神聖之都，是爲英俊之躔，元精於此回復，間氣於此蜿蜒。以言乎儒風，則長者之稱，自漢而著；以言乎世族，則文士之盛，自晉而傳。隱逸有夷門之操，文章出濉渙之間。帝賚岳降，運符半千。商弼周翰，接武差肩。陋七相五公之紱冕，邁杜陵韋曲之衣冠。譬猶俶儻權奇，素多於冀北；璠璣結綠，自富於荆山。上乃以道觀能，兼收並取。明明在公，濟濟列布，同寅協恭，相與脩輔。故得朝廷清明，紀綱振舉，威武紛紜，聲教布濩。北漸鴨綠，南泊銅柱，深極沙漠，遠踰羌虜，陸讐水懷，奔走來慕。雕題、交趾、左衽、辮髮之俗，願襲於華風；金革、玉璞、犀珠、象齒之貢，願獻於御府。於斯時也，治定而五禮具焉，則采《周官》之儀

物，稽曲臺之典故，考吉禮、嘉禮之義，正昏禮、冠禮之序。車輿旂常，衣冠服製，職在太常，各有攸叙。功成而六樂舉焉，則詔后夔辨舞行，命伶倫定律呂。法太始五運之先，諧中正五均之度。笙鏞鞀磬、琴瑟祝敔，職在太晟，各有攸部。衆制備，群音叶，天地應，神人悅。脩貢效珍，應圖合牒。上則膏露降，德星明，祥風至，甘露零；下則嘉禾興，朱草生，醴泉流，獨河清。一角五趾之獸，爲時而出；殊本連理之木，感氣而榮。嘉林六目之龜，來游於沼；芝田千歲之鶴，下集於庭。期應紹至，不可殫形。是宜登泰山，躡梁父，泥金檢玉，誕揚丕矩，奏功皇天，登三咸五。上猶謙挹而未俞也，於是親事法宮之中，齋心大庭之館，思所以持盈守成，垂萬世之彝憲。躬執道樞，卓然獨斷。仰以順天時，俯以從人願。規模則惟周官之隆是循，政事則惟元豐所行是繼。其在官也，絕僥倖之路，汰冗濫之員。奉詔者戒於倚法，治民者戒於爲奸。其在士也，納讜言於群試，復科舉於四遠。保桑梓者遂孝養之心，在流寓者獲游學之便。其在民也，除苛濫之科，蠲不急之務。農人服田，以效力穡之勤；父老扶杖，以聽詔書之布。遂使四海之內，反朴還淳，皆敦本而棄末。皞皞乎太古之風，各安居而樂業。」先生聞之，歎美不暇，乃謂公子曰：「今日治效如此，正臣子歌功頌德之秋也。顧惟疏遠之蹤，名不通於朝籍，雖欲抽思騁詞，作爲聲詩，少述區區之志，天門九重，勢難自達，則乙夜之覽，何敢冀哉？」因擊節而歌曰：「嚴哉神聖位九重，仁天普被四海同。曠然丕變還淳風，金革不用囹圄空。千齡亨運今適逢。下七制，卑三宗，微臣鼓腹康衢中，日逐兒童歌帝功。」歌畢，振衣而去。公子遂述其事而理之，以總一賦之義焉。理曰：赫赫皇宋，乘火德兮。莫都大梁，作民極兮。一祖六

宗，世增飾兮。光明神麗，觀萬國兮。穆穆大君，天所子兮。粵自叢霄，履帝位兮。體道用神，妙莫名兮。立政造事，亶有成兮。金鼎奠邦，神姦讐兮。玉鎮定命，垂奕葉兮。天地並應，符瑞著兮。膺圖合牒，千百祀兮。坐以受之，開明堂兮。三靈悅豫，頌聲興兮。元臣碩輔，侍帝旁兮。相與弼亮，守太平兮。運丁壬辰，化道行兮。己酉復元，寶歷昌兮。天子萬年，躬在宥兮。斯民永賴，躋仁壽兮。《玉照新志》卷二。又見《揮塵餘話》卷二，《歷代賦彙》卷三四，《古今圖書集成》坤輿典卷一一六，乾隆《續河南通志》卷六九，《南宋文錄錄》卷一。

乞許知通令佐陞銜並帶主管學士銜奏

紹興十三年九月

宣和以前應知通令佐陞銜，並帶主管學士。自軍興以來，學校之教中輟。今和議既成，儒風復振，謂宜依舊結銜，以示聖朝偃武修文之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〇。

題朱鴻臚書白雪樓碑記後

紹興二十年

朱鴻臚博學工文，爲世宗仰。晚乃遇聖主，自布衣拜官，高節凜然，暫出復隱。予在秀，每相見必款曲。因道先正司諫出處大概，且謂昔爲京西漕使郢，常有題字白雪樓，屬予訪焉。今幸得於敗壁

之下，命工拂拭，置於後圃，庶使前輩高文，復傳不朽。先是，郢中石刻甚富，自經兵火，惟此碑獨存，豈非神物護持，以待繼嗣之發揮與？康熙《安陸府志》卷三四，康熙八年刻本。又見《鍾祥金石考》卷一，同治《鍾祥縣志》卷一八。（以上向以鮮校點）

高德仁

高德仁，建炎三年知單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四。

措置便宜借補官資奏

建炎三年五月

比國家多事，急於用人，許從便宜借補官資以激勸有功之士。而諸處知州有非帶職而借人以闔職，委之權將領者，有自白身補名目而令權處尉者。乞行下諸路監司郡守，今後應緣軍事止許借補保義郎至副尉，充捉殺使臣使喚，不許差權兵官及巡尉。候立功日具立功等第第保奏，依格補授。如違，並科以違制罪。《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四（第四冊第三七八五頁）。（黃錦君校點）

王 梅

王梅，建炎中爲朝請大夫。紹興間爲漢州守。全活飢民甚衆，詔轉一官。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七之一九、食貨五九之二九、食貨六八之五九、兵三之一九，《宋史》卷一七八《食貨志》上六，嘉慶《四川通志》卷一一二。

乞量行揀放新募弓手三分之一奏

建炎三年六月

諸州新募弓手，請受差使不同，事多抵牾。緣行之累年，難遽廢罷。乞下逐路提刑司，令逐州知通外，縣即令佐，公共揀選其老弱疾病、事藝生疏之人，量行揀放三分之一，更不招補，仍不得却將彊壯之人妄有減放。如有冒濫，許令越訴。其未及元額去處，更不補填。《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一九（第七冊第六八一頁）。

言諸縣置巡社之弊奏

建炎三年六月〔二〕

海陵一縣應留巡社六十三人，而歲敷民間庸錢六千三百緡，利害可見。民兵之法，凡坊而產錢千緡、鄉村田三頃，並出一夫。歲租之入或不足以供辦，而點丁之際盡取其力穡之人，此尤拂於人情。新法，弓手教習神臂弓，專以捕寇，故應募者鮮。而諸縣更令上戶雇募，每名歲用之數殆踰百千三者，非蠢朴之農夫，即浮浪之凶徒，使百姓重困而無益于用。況三役並行于一時，其何能給？《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四。（以上李文澤校點）

〔二〕此奏上奏者原書署作王誨。據考，二人職銜相同，上奏年月日相同，內容相近，當爲一人。

賈公曄

賈公曄，建炎三年爲江南西路安撫都總管司幹辦公事。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之二〇、食貨六一之

乞招人承買坊郭鄉村係省田宅奏

建炎三年正月

應天下坊郭鄉村係省田宅，見立租課，有名無實，荒蕪隳毀，至於無人佃賃。昨因赦出賣，州縣口稱尋求公案不見〔二〕，無憑給賣。欲乞詳酌行下，以見貨錢數依樓店務自來體例紐折，田產以佃租依鄉原體例紐折，並依建炎元年五月一日赦文收贖出賣。如輸納價錢違限，復沒入官，別召人承買。見今西北流寓人衆，乘時給賣，則官私兩濟。準條官戶許買，不許佃賃，仍乞分明行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一（第六冊第五八七四頁）。又見同書食貨五之二〇（第五冊第四八七〇頁）。（李文澤校點）

〔二〕求：原作「永」，據文意改。

王 琮

王琮（？——一一五四），宣和五年提舉成都路常平。靖康二年三月張邦昌任爲權吏部侍郎。建炎元年以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後寓居杭州；三年，起復兩浙轉運副使。紹興元年以言者論罷。二十四年七月卒。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六〇之二五、食貨二一之一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二二、四八、八七、一六七，《靖康要錄》卷一六，《宋史》卷一七五《食貨志》上三。

乞指揮三省樞密院官帶舊職奏

靖康二年四月

昨任左司員外郎，暫權吏部侍郎。今三省樞密院官見帶舊職，兼合取指揮。《靖康要錄》卷一六。

乞專委官拘管酒稅與買撲坊場課利錢奏

建炎三年三月

本路利源唯酒稅與買撲坊場課利錢，所收最多。近令逐旋起發，應副車駕巡幸支用。緣逐州多占充一州使用，不肯椿撥。欲乞縣丞簿、州委通判，每月將二分收到錢拘收赴廳，別置庫曆椿管，類聚津發，赴左藏庫送納。如州縣椿占借兌，并所委官不椿收津發，並以違制論。《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九之三六（第六冊第五六一頁）。又見同書食貨二一之一二（第六冊第五一五〇頁）。

乞前期行下州縣上供和買夏稅紬絹奏

建炎三年三月

昨乞將本路逐州今年合發上供和買夏稅紬絹共計一百一十七萬七千八百四匹，令人戶每匹折納價錢二貫文足，計三百五萬九千二百二十八貫一百一十文省，未承回降指揮。緣上件價錢委是酌中，難

以增減，今來和買夏稅物帛起催條限逼近，若前期行下州縣，即可如期便得見錢，仰助國用。《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八之一三（第六冊第五四七三頁）。

爲張邦昌與金帥乞免括金銀書

靖康二年三月

某聞之先聖云：「何以守位，曰仁；何以理財，曰義。」人君之於天下，惟以百姓爲本，百姓之不存，則社稷無以固其重，人君不能保其尊。又況創業造始之君，惟務施德布惠，取天下之心，然後作爲事業，固其根本。由漢唐以來，率由此道，後世子孫，終必賴之，皆百代不易之理也。某材質庸謬，道義無聞，仰荷大金皇帝天造洪恩，遽令軍民官吏推戴，冊命畀以南土，使主斯民，永爲屏翰，以事大國。方夙夜祇懼，無以報稱，思臨士民，坐視困苦，莫之拯救，痛傷肺肝，殞身無門。今見京城百姓自前皇帝朝，已曾根括金銀數次，雖有藏匿，官吏搜索，悉皆罄盡。今又蒙元帥科降，數日浩大，難以充足。雖軍前遣人搜檢，亦無所得。百姓嗷嗷，憂疾餓死者日以萬計，復懼根括金銀，數不能足。重念大金皇帝以邦昌主斯民，而從政之初，民心離散，怨謗交興，邦昌恐以此主國，必致傾仆。惟元帥慈恩洪溥，智燭高明，曲照物情，俯加矜恤，止絕再降金銀數目，庶使億兆生靈保全性命，不陷顛危。邦昌所圖，竊冀乂安，仰副大金皇帝建立藩屏之意。邦昌不任哀懇惶懼之至。《三朝北

盟會編》卷八六。（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八〇

蔡 向

蔡向，字瞻明，應天府宋城（今河南商丘東）人，一云東平人，樞密挺之孫。建炎末，紹興初提舉兩浙東路茶鹽公事，因寓臨海，自號淨空居士。紹興二十四年，官朝請大夫、知滁州。著有《澮水集》藏於家。見《赤城志》卷三四，《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六之三、職官四八之七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一六六，《會稽續志》卷二。

乞申禁官吏興作擾民奏

紹興二十四年四月

兩淮州縣之吏，尚有貪名譽、好興作者。如開田，本以勸耕也，虛增頃畝，因成騷擾；超稅，本以薄賦也，暗加勾合，遂致刻削。凡此，豈所以仰副陛下愛育元元之意？欲望申飭官吏，違者令監司郡守案劾。《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六。（劉琳校點）

董 巽

董巽，字公權。建炎二年作《珞琭子賦注序》。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〇紹興四年商號鎮撫使董先部曲董巽特補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宋會要輯稿》兵一八之四五吳拱麾下統領官、武功大夫兼閣門宣贊舍人董巽，疑非作《序》之人。

珞琭子賦注序

建炎二年十月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誠謂消息盈虛之理，殆難逃乎數。《珞琭子》實天下命論之母也。根其萌兆，得其榮枯，深造其旨者，玄斷神遇，象外之微不可得而言傳，故於情性善惡、成敗賤貴，視之指掌，萬無一失焉。其或推究不盡其妙，休咎罕中乎的，豈智慮之不至耶？抑亦臨文而自昧耳。嘉禾瑩師深得其道，不愧古人，慨然剖判而註解之，欲後之讀者沿流而得其本，尋諦而獲其真。携以過予，索爲序引。予笑與之曰：「師徒知有涯既生之後者也，於未兆時而能卜哉？」瑩瞠若有問，磬折而諾。建炎戊申重十日，董巽公權序。《珞琭子賦注》卷首，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楊世文校點）

李承造

李承造，建炎三年爲呂頤誥屬官，敕令所刪定官。歷任朝請郎、充御營使參議官，歷右司員外郎，直秘閣、知筠州。紹興二年，劉光世辟爲兩浙轉運副使，未到司改命，移福建路轉運副使，陞直龍圖閣，爲參議官。紹興三年守明州，尋以辛炳言奪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一、二四、二五、二八、三〇、三一、五一、六六、六八，《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九之一、職官七〇之一二。

討苗傅劉正彥檄〔二〕 建炎三年三月

恭惟宋有天下，垂二百年。太祖、太宗，開基創業；真宗、仁宗，德澤在民。列聖相傳，人心未厭。昨因內侍童貫，首開邊禍，遂致敵騎歷歲侵陵。逆臣苗傅，躬犬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爲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維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傅等陳兵列刃，凶焰彌天，逼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邇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傅等揭榜闐市，自稱曰予，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

藏。今者呂頤浩因金陵之師，劉光世引部曲之衆，張浚治兵於平江，韓世忠、張俊、馬彥溥各率精銳，辛道宗、永宗、陳思恭總率舟師，湯東野、周杞據扼險要，趙哲調集民兵，劉誨、李迨餽餉芻糧，楊可輔等參議軍事，并一行將佐官屬等同時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當念祖宗涵養之恩，思君父幽廢之辱〔二〕，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傳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建炎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朝奉大夫、權發遣常州、兼兩浙西路兵馬都監周杞，新除左武大夫、觀察使、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秘閣修撰、知平江府、兩浙西路兵馬鈐轄湯東野，寧武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御營前軍統制張俊，起復定國軍承宣使、帶御器械、鄜延路馬步軍總管、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試尚書禮部侍郎、充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浚，新除檢校太保、奉國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制置使劉光世，新除資政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一。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一二七，《景定建康志》卷四八，《玉海》卷一八八。（向以鮮校點）

〔二〕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所記，此文雖由李承造起草，然經張浚潤色，其語云：「（呂）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於舟中草檄，而（張）浚爲潤色之。」

〔三〕幽：原作「憂」，據《三朝北盟會編》改。

鄭億年

鄭億年，開封（今河南開封）人。居中子。徽宗時授秘書少監。建炎四年，迎降金人。仕劉豫爲工部侍郎、知開封府。紹興十年歸宋，秦檜以婦氏親，于次年擢爲資政殿大學士。檜死，竄死撫州。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一、一三二、一七〇，《宋史》卷二九、一六二、四七五，《宋史》卷三五一《鄭居中傳》有附傳。

平江府修學記〔二〕

上之紹興十四年春二月，詔以工部侍郎王公暉爲寶文閣直學士，出守平江府。既至，吏以令白請謁先聖先師於學。顧視再三，咨嗟歎息，曰：「夫學不可廢於時，而士不可以不學，其來久矣。傳曰：『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此三代之制也，百世之所取法焉。今蕪廢不治如此，使吏民無所瞻仰，如因陋就簡，謾不加飭，殆守土者之罪也，暉實懼焉，其敢以不敏憚於改作〔三〕！」於是闢而葺之。講誦有堂，休宿有齋，以至庖湍莫不有所。經始於四月，落成於九月，吏不告勞，民不知役，而顯敞閎大，首出旁郡。且將請於朝，給公田數十百畝，以益其用度，使餼糧常不乏。於是

就學者日益衆矣。先是，上深惟天下弊於兵革，民不得休息，揆自獨志，惇好鄰壤，而邊鄙不聳，干戈載戢，乃即駐蹕之地肇建太學，令有司討論三舍取士之制。萬機之暇親御翰墨，書《孝經》、《周易》、《詩》、《書》，刻之堅珉，頒之郡國，所以寵綏天下學者厚甚。郡太守有能不應僉志，幾希其人哉！學舊占府治西南隅，景祐中，文正仲淹所建，蓋熙朝極盛之時也。仁宗方垂拱而視天民之阜，獨以學校爲先務，而文正范公入輔出藩，勳德並隆，爲世宗工，望重天下。其所創立，後之人詎可忽諸？逮今百有餘年矣，值聖主懋建中興之治，增光祖烈，寶學公喚精白一意，以承休德，且不敢隳文正公之爲，鼎新學宮，物議歸重。士之游息於此者，思所以稱，宜其人自勉勵，期於有成，金玉其相，追琢其章，以進爲而撫世。彼頑鈍亡恥、隳詬亡節者，曾不得容跡於其間。使天下後世謂姑蘇爲多士，豈不美歟！謹記。紹興十五年，歲次乙丑，十二月辛丑朔建。左朝散郎、通判平江軍府、主管學事時衍之書。右朝奉大夫、直秘閣、權發遣兩浙西路提點刑獄公事、提舉學事徐琛篆額。寶文閣學士、右通奉大夫、知平江軍府提舉學事〔三〕、兼管内勸農使、華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王喚立石。《江蘇金石志》卷一一。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道光《蘇州府志》卷一三四，光緒《蘇州府志》卷二五，民國《吳縣志》卷二六。（王曉波校點）

〔一〕題下原署：「資政殿大學士、左朝請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鄭億年撰。」

〔二〕以不：原倒，據文意乙。

〔三〕事：原作「士」，據宋官制改。

釋法鄰

法鄰，天台宗大師知禮之法孫，賜號慧照大師，南宋初在世。

跋釋知禮與楊億等往復書

建炎二年四月

人之死有重過泰山，有輕如鴻毛，蓋惟義所適〔一〕。比干之於商，伍員之於吳，紀信之於漢，激於愛國救主，故輕死如鴻毛；管仲之就拘，曾子之避寇，子房之藏匿，抱乎智深志遠，故重死如泰山。先師宣尼嘗制其法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方吾祖誓遺身之際，上蒙天子知賞，次爲州將保持，死則損多，生則益大；萬一不遑恤此，潛焚幽谷，則亦匹夫之爲諒耳，智者宗系，其能再興乎！建炎二年孟夏十九日，法孫傳教慧照大師法鄰跋。《四明尊者教行錄》卷五。（刁忠民校點）

〔一〕惟：原作「推」，據文意改。

釋行儀

行儀，建炎時沙門，住湖山萬安寺。

首楞嚴經要解跋

建炎三年八月

《首楞嚴經》，乃釋迦如來之骨髓也。唐神龍初，方流東震，訓釋者數家，唯長水子璿師疏及蘇臺元約師鈔盛行於世，文義浩博。學者泛其波瀾，益昧元本。溫陵寶勝戒環禪師，少達妙理，深悟大乘，而《首楞嚴》尤得意，乃爲《要解》。鉤深索隱，續斷截繁，錯節盤根，恢恢游刃，言約義豐，詞暢理詣，披文見經，如指諸掌。嗚呼！誰無是佛？誰無是經？鬪沒額珠，醉迷衣寶，苟能依《要解》以明經，洞真經而見性，則妙湛總持王，《首楞嚴》萬行不從人得也。乃知寶勝之切老婆心，泗州之飾畫蛇足不徒然矣。建炎己酉中秋日，住湖山萬安比丘行儀謹跋。《楞嚴經要解》卷末，續藏經第一編第一七套第四冊。又見《楞嚴經解蒙鈔》卷末。（郭齊校點）

上官悟

上官悟（？——一二三〇），字仲達，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均子。以父任補泰州司士參軍。建炎元年，除直徽猷閣、京畿轉運副使。三年，詔權京城留守。四年，金人陷汴京，悟出奔至唐州，爲盜所殺。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二六，《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一三，《宋史翼》卷三〇，道光《福建通志》卷一九〇。

乞以諸路常平錢物起發贍軍奏

建炎二年八月

軍興之際，養兵犒賞費出不貲，理宜廣行蓄積，以贍邦計。竊見諸路常平近已廢罷，州縣坊場市易等錢合諸路所有見在萬數，別無支用去處。乞下諸路，委自己以根刷，除免役錢外，盡數起發，庶幾贍給軍費，不致窘匱。《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三（第四冊第三二八〇頁）。（郭齊校點）

釋嗣宗

嗣宗（一〇八五——一一五三），號聞庵，時稱宗白頭，徽州歙縣（今安徽歙縣）人，俗姓陳氏。受業水西寺，試經得度。年二十游方，參徑山睿，深見器重。江浙、廬皖、荆楚、湘漢，凡庵居屏處，禪林所稱者，輒造而問之，得大洪山宏智正覺禪師印可。後從覺于泗州普照寺，建炎初覺去，遂代之。尋住常州善權等寺。紹興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九。見《羅鄂州小集》卷六《宗白頭嗣宗傳》，《嘉泰普燈錄》卷一三，《新安志》卷八。

長蘆覺和尚頌古拈古集序

建炎三年

夫至理超名象之階，真智出思議之外。佛佛祖祖，相印以心；葉葉花花，妙嚴於本。門庭峻高，而稜稜壁立，各紹其宗；枝派衍遠，而浩浩岐流，終歸於海。付區分於杖拂，與烹鍊於鑪鎚。道任斯人也，廓吞納之胸膺；神應求器也，具變通之手段。爲萬世之龜筮，明覺首唱於其前；追千里之驥游，阿誰步隨於其後。長蘆和尚撫古德機緣二百則，頌以宣其義，拈以振其綱。揚淮壖兩席之光，繼雪竇百年之踵。爛成春意，東風暖而山被錦雲；湛作秋容，半夜寒而水懷璧月。縱奪有則，趣舍何

心？剪綦翳而闢正塗，頌見古人之克力；震雷霆而破蟄戶，拈彰底事之全機。綿密契同，方圓吻合。鑿枘不爽，斤斧亡痕。屈曲相通，肖貫珠之絲蟻；裴回相附，猶布雨之雲龍。赤肉團獨露真常，髑髏眼瀝乾漏識。箭鋒函蓋，影草探竿。脫功勳而空劫非家，垂方便而通身是手。洗磨鸞鑑，清吹排雲夢之氛；膠續鳳絃，雅韻奏雪樓之曲。禪人法潤，集以成編；小子嗣宗，序而爲引。建炎三年自恣日叙。《宏智禪師廣錄》卷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本。又見《天童正覺禪師廣錄》卷二。（曾棗莊校點）

喻提舉

喻提舉，名不詳，南宋初人，建炎三年曾爲信州玉山（今江西玉山）尉。

書睦州福勝院記碑陰

行在揚州之三年，歲己酉，僕尉信之玉山。始至，則詢鄉之人物，客有言永安之賢者葉大夫。僕曰：「大夫之賢何如？」客曰：「昔吾邦之刺史有殖貨財供私欲者，屬邑奉承之不暇，弋陽有宰未嘗屈也。他日大夫過城下，會諸邑在焉，相帥而來，大夫顧曰：『孰爲弋陽？』弋陽曰：『諾。』大夫曰：『聞君獨障橫流，賢哉！』其好惡之公如此，可謂賢矣。或者謂大夫好面折人過。夫面折也，而

非猶愈於背毀而是者？況其是乎？若夫好面譽人，一旦利害小不如意，則背而毀之，是弃而錦之者也。聞大夫之風，可無愧乎？惜哉，死矣，不得使吾子見之也！」僕聞其言，以爲恨。後二年四月癸卯，始以職事至福勝院，見大夫所爲造殿記文，議論所存，蓋有不苟然者，信客之不安，傷今之不見，爲書其碑之陰云。康熙《廣信府志》卷一七，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曾棗莊校點）

李時雨

李時雨，仙井監仁壽（今四川仁壽）人，新子。建炎三年鄉貢進士。建炎四年爲右迪功郎。紹興元年，以策干張浚於閬州，遂以爲忠州文學。累官知黎州，紹興三十二年，爲言者論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五，《宋會要輯稿》崇儒五之三三、職官七一之一。

請擇宗室爲皇子書

建炎三年七月

臣竊聞皇太子服藥不痊，仰惟陛下丁艱難困厄之會，方資嘗膽，又致輟朝，此天禍之於陛下，亦已極矣。然事之既往，夫復何言？而承嗣之道，理不可後。又況國家當憂勤危急之際，宗廟社稷之所繼統，生靈之所係屬，敵國之所觀望，不於此時權時制宜爲之謀畫，臣恐天下之心，未有安也。爲今

之計，欲乞暫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太子事，以係屬四海，增重朝廷，俟陛下皇太子長成，畀之東宮，則以一王封視皇子，亦不爲嫌也。伏望陛下斷以不疑而力行之。遠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無所繼統，晚年聽言，遂進英廟於濮安懿王之宮，蓋不以一己爲私，而以天下爲念，可爲萬世之賢君矣。陛下法此前規，使社稷有所統屬，天下幸甚。若以爲陛下春秋鼎盛，未可以擬仁廟繼立之事，則是大誤國計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五。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二八。（向以鮮校點）

李 侁

李侁，徽宗時澤州陽城（今山西陽城）人。

宋故王魯翁先生墓誌銘〔二〕 宣和四年

先生諱壽卿，魯翁字也。曾祖世則，左正言、直史館；妣張氏。祖宗立，潭州觀察推官，贈職方郎中；妣寧國縣太君陳氏。父師元，職方員外郎；妣崇德縣君祖氏，龍圖學士無擇之女。其先蓋京兆萬年漢太傅陵之裔，自唐末柳州刺史權之後，散徙桂、安、荆、許間。至職方公葬河南，遂爲河南人。先生早孤，天資曠邁，童稚時已有高世志。九歲苦學，嬰疾若有所遇而瘳，不火食累年。長入太

學，群書無不究覽，文詞典贍，尤長於古文歌詩，翰墨得歐顏之要。因病近世篆法不傳，作者無天成之妙，杜門刻意，絕人事學之，一以李監爲師。沈研鑽極，遂名其家。太史黃公庭堅稱其篆法俊偉，甚逼陽冰，於今爲天下第一。如章伯益、陳規聖皆出其下風。復戲之曰：「杜元凱左氏之忠臣，王魯翁李監之上嗣，見其用筆，可以酒酹陽冰之冢。」由是聲聞四海。又謂高潔少許可，人難親附，則涵養大度，淳蓄于中者，詎止字畫而已哉！紹聖間詔國子監鏤《字說》頒學者，敕敦遣先生篆其文，力辭而歸。宣和四年，被旨篆《周禮》石經，乃幡然喜曰：「李陽冰篆絕古今，舒元興謂天以字寶瑞吾唐，陽冰又嘗自舉於時，願刻石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爲不刊之典，迄無受者。今聖天子在上，恢崇文化，聿新先聖祠宮，鑾輿臨幸，大發揮千載儒者之光，何期得以篆籀仰承休命，完一代之典，垂法于後世，固所願也。」未幾，忽寢疾，從容語家人曰：「物莫逃乎數，我當去矣。」遂洒然如蛻，實在京師，六月乙巳，享年六十三。娶趙氏，魏國公安仁之曾孫。子五人：劭、增、垺，二未名而卒。垺以宗女夫爲承節郎，偕增早世。孫一人，曰宜生。劭與母卜九月庚申，舉先生及增等柩歸葬于河南府河南縣平樂鄉杜澤里先塋之次。以旆嘗預門人之列，泣授先生之友王能定所叙狀，屬爲銘，且曰：「鴻儒宗師，欲名我先人者衆，獨於子親且厚，毋辭焉。」噫！先生性端重寡合，儉潔不飲酒，日常一食，隨所寓必葺作兩室，曰旅舍、遽廬，圖史之外澹如也。然鑑裁精敏，博洽典故，方其訂正是非、臧否人物，鋒論壁立不可屈；平居閒暇，則寬簡有容，怡怡自適，劇談圍棋，與物無所忤。好古博雅，朝賢士大夫論文辨疑，日踵于前，巨公偉人，爭先延接。丞相范公純仁、翰林蘇公軾，俱以才稱之。名

臣碑誌得其筆，人以爲榮。其死也哭者盈門，匪惟賢德卓異，孰能使人愛慕之不已如此！有遺文《芻狗集》五十卷，藏于家。銘曰：

昂霄聳壑，千尺之材。礪礪若是，其望卓哉。樂道忘懷，優游篆籀。陽冰繼斯，公踵于後。天嗇其祿，而與之文。以彼易此，得喪奚論。平樂之鄉，杜澤之里。歸安泉扃，銘實無媿〔二〕。

《芒洛冢墓遺文》卷四。（向以鮮校點）

〔一〕原題下署：「濩澤李侁撰。」

〔二〕原文後署：「子劭泣血書。曹永年刊。」

辛企宗

辛企宗，長安（今陝西西安）人，叔獻子。建炎中爲御營使司都統制，四年討范汝爲不克，遷福建路制置使。紹興元年坐擁兵逗留追三官。九年爲福建路馬步軍副總管。十四年爲夔州路兵馬鈐轄。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七之一二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五、三九、四二、五〇、一三三、一五二，《宋史》卷四六七、四八三、四八六、四九三。

乞補余勝修武郎奏

紹興元年五月庚申

順昌盜余勝就招，若不補授，名目稍高，慮致滋蔓。已補勝修武郎。《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四四。

（黃錦君校點）

向宗厚

向宗厚，字履方。建炎末爲樞密院計議官。紹興元年爲祠部員外郎、知温州。歷官吏部郎中、浙西提刑。見《茗溪集》卷四三、四五，《宋會要輯稿》禮一三之九、食貨六一之七、食貨六一之一三。

乞許景靈宮主管所自申發文字奏

紹興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應景靈宮主管所申發文字，並同繫銜（一），緣提點所通管太廟景靈宮，其主管官各管一所，欲乞許其自申發文字，更不同銜，其常程有條格事，亦許行移。應兩處遇有創初，或合改革、申明舉發等事，並報提點所參配施行。《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二九頁。

〔二〕銜：原作「御」，據文意改。下「同銜」同。

乞添差遞鋪巡轄使臣奏

紹興四年十一月二日

本路八州府遞鋪，止有巡轄使臣二員，緣地分闊遠，往來遲緩，催督不前。乞降指揮，許每州各於添差官內選差一員，專一往來點檢斥堠。除依條破驛券外〔二〕，每月別給食錢一十貫文省。仍於本州抽差人吏一名，行遣文字，每日食食錢三百文省。《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四（第八冊第七五〇二頁）。

（以上吳洪澤校點）

〔二〕「除」下原有「外」字，據文意刪。

鄭 種

鄭種，信州貴溪（今江西貴溪）人，建炎初官將仕郎。

宋倪公道原墓誌銘（二） 建炎三年十月

公諱天常，字道原，世爲信州貴溪人。曾大父諱彪，大父諱中正，父諱世立，世以孝悌力田著名州里間。公資警敏，自少年時游鄉校中，即蘄然見頭角。比長，學問向成，頗欲馳騁場屋，而中間乃幡然曰：「古人所以學者，將以修性求道之真也，豈與其黨汨汨應舉，以角一日之勝哉！」遂絕口不道場屋事，而斂策田廬間。先君既即世，公與兄弟相友愛，以勤儉爲務，孝養偏親，而絲衣粒米之奉，無一不當其意。洎親沒，服除累年，猶與兄弟義居，怡怡愉愉，無一語之間，若將欲終身焉。殆晚節口衆，始議析籍。遂卜築于祖居之前源，規模華煥，竹木園林，森爽相望，如隱逸之居，人謂公平生服勤，至是有閑放意。而公益自經劃不已，期于優羨。未幾，積貲倍如祖時。然公天資夷曠，大抵薄于利而厚于義。每歲豪右多積粟以待價，豐年不以籩合出。而公必于春夏之交平其直以出糶，由是他粟不得踴貴，而細民多賴以存活。與人交游，初若淡然無意，及臨利害，雖久出肺腑，不昧如皦日。性樸直，見有過失者，不問戚疏，必面折之，期于悔悟而後已，人以是怪怒之，弗較也。公平居每慨嘆謂諸子曰：「宦學吾素志也，而劃于半途，終身遺憾。尚有以償吾志者，其在子孫乎！」乃闢書館，招延儒士，與之過從，一切家事斥不得與，而使之一志于學。未幾，子孫彬彬，多以儒顯。晚年喜遊觀，絲竹之樂，勝時暇日，必俱親朋以相宴賞，一觴一豆，浩然忘懷，不知世之榮利有以悅而

曜也。宣和四年正月甲子，偶得疾于寢，因召諸子告之曰：「人生一世，如夜宿逆旅，方六七十，猶鷄唱時也。吾年已六十有七，豈復有遺恨！但念汝等學業已成，而吾瞑目不得一見其榮達，恐齎恨于九泉耳，汝等其勉之。」言訖而逝。娶陳氏。生五男：長曰雍，才行兩秀，屢遊場屋，而未獲賓薦，可以興家者也。次曰旦、曰鎮、曰孚、曰諒，皆好學業文，應進士舉。鎮，後公七年卒。女二人：長適同里薛遂；次適臨川朱蕤，俱爲士人。孫男十人：長曰珏，有學行，識者奇之。次曰嘉謀、嘉績、嘉言、嘉猷、嘉善、嘉會，方向學，餘尚幼。孫女七人：長適鄉貢進士鄭濤，餘幼在室。自公之沒，諸孤銜哀過期，至建炎己酉，始得吉卜于其鄉之林泉源。遂以其年十月丁酉，葬公于其地。前事之月，諉金溪鄉貢進士周邁狀其行治，問銘于種。種聞之曰：「人無顯晦，道在則爲尊。故雖生葛一束，不能埋沒君子，詩所謂其人如王者也。若公者，雖隱德丘園，而能自好，雖微吾言，譬如韜蘭匿珠，其將自聞自見。雖然，不銘無以慰諸孤之思。銘曰：

倪于上饒，代爲著姓。是生君子，世襲其慶。允懷兄弟，翼翼愉愉。賚其後昆，維詩與書。紛紛豪右，歲多閉糴。流寓豈忍，出必捐直。眷我鄉鄰，厥暨逖疏。誰能阨窮，是助是扶。施豈不多，曷維其報。曰子曰孫，軒騰可料。嗚呼君子，不亡以存。我其銘之，用告後人。江西貴溪

縣博物館藏誌石。（陳柏泉校點）

〔一〕題下原署：「將仕郎鄭種撰。承事郎張廌書。宣教郎應晉篆。」

蘇良治

蘇良治，建炎三年爲司農寺丞。紹興三年二月由國子監丞轉爲尚書都官員外郎，十月罷任宮祠。後復起，仕至福建路轉運判官。紹興七年正月，侍御史周秘劾其貪鄙無行，放罷。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三、六六、六九、一〇八，《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七之一四、職官七〇之一二等。

乞江東兩浙路糧綱各用一分法五釐法奏

建炎三年四月十二日

淮浙路并發運司糧綱到京，依條少欠一分五釐批發，及江浙兩路轉般赴淮南用一分。今來車駕駐蹕杭州，節次即未有立定分數，欲乞將江東路糧綱依舊用一分法，兩浙路地里不遠，權用五釐法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四六之一六（第六冊第五五八〇頁）。又見同書食貨四七之一四（第六冊第五六一九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五七三頁。（尹波校點）

孫 邦

孫邦，杭州新城（今浙江富陽西南）人，宣和三年進士。建炎中爲婺州州學教授。紹興中歷敕令所刪令官、常州通判。六年移平江府通判，次年爲太常博士。歷戶部員外郎、考功郎中。紹興十一年七月以在考功日強買田產及爲孫近死黨，放罷。見《宋會要輯稿》禮二四之九一、職官六七之四七、職官七〇之二三、食貨三一之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〇、七二、一四一，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二四。

相度明堂行禮并朝獻景靈宮開內門時刻劄子

紹興七年七月十七日

勘會自來大禮前二日朝獻景靈宮（一），係用質明，俟開內門，車駕詣宮行禮。今來明堂行禮日并朝獻景靈宮，係在常御殿設位行禮，可以依儀用丑時一刻外，所有朝饗太廟，緣在行宮外修蓋，兼今來係車駕巡幸，竊慮難以依在內時刻行禮。謹按漢武帝郊泰畤，平旦出宮（二）。又《晉·禮樂志》，江左多虞，不復晨賀，夜漏未盡十刻，開宣陽門，至平旦始開殿門，晝漏上五刻，皇帝乃出。晉方多虞之時，雖朝會猶在平旦之後。今相度，欲乞將來明堂大禮，并前二日朝獻景靈宮，用丑時一刻行禮。其前一日朝饗太廟（三），乞比附自來朝獻景靈宮禮例，并漢、晉故事，參酌是日行宮比常日早二刻開

門，以俟車駕出詣太廟行禮。《中興禮書》卷七五。又見《宋會要輯稿》禮二四之九一（第一冊第九四五頁）。

〔二〕此文作者，《中興禮書》作「孫拜」，「拜」蓋形訛，今從《宋會要輯稿》。又，此句下，《宋會要輯稿》尚有「前一日朝饗太廟」句。

〔三〕出：原無，據右引補。

〔三〕一日：原作「二日」，據右引改。

乞明堂行禮權御吉服奏

紹興七年七月十七日

檢會歷朝故事，自漢以來，以日易月，即無三年之禮。喪制：緣已降御札節文，雖亮陰不言，適在親祠之歲，而越紼行事，宜遵制禮之權。契勘今來明堂大禮，依本朝故事，奏請皇帝致齋，係服通天冠、絳紗袍，至行禮日服袞冕行事。合前十日受誓戒，自受誓日係散齋日分，依儀散齋，不弔喪問疾作樂。緣今來皇帝未御吉服，及百僚并禁衛等并未純吉服。欲乞自將來受誓戒日，皇帝權御吉服，其百僚并禁衛等亦合權依吉服，供進輦輿從物等，亦權依自來常日儀注供進。至將來明堂行禮訖，還內畢，并依受誓戒已前禮制。《中興禮書》卷四九。

乞以大饗明堂盛德之事付史館奏

紹興七年九月三十日

恭睹九月二十二日皇帝大饗明堂，致齋之日，并進素膳及宿齋室。傳敕左右祠殿，在近禁衛毋譁。前朝獻景靈宮、朝饗太廟，并遣內侍宣諭讀冊官，至御名必讀，毋得迴避。初詣太廟，依儀乘輦施繖扇至大次。是夜車駕至廟南櫺星門外，即命却繖扇。入櫺星門，乃降輦步入大次。及行裸鬻畢，還版位，樂作，復遣內侍傳敕協律郎樂備九奏，徐其音，毋得少有減促。三日，祠事酌獻既畢，有司奏請還御小次，不聽。此皆帝王盛德之事，史冊之所罕載，欲望付之史館。《宋會要輯稿》禮二四之九二（第一冊第九四五頁）。

寶乘寺結界記

建炎二年正月

大緣勝事，興之實難，自非有大比丘佛所授記，與神爲謀，鮮有不爲群魔所攻而敗其成者。杭之新城佛殿三十有七寶乘，自隋距今，凡三易其額。初曰靈遠，又曰聖像，又其次即今額也。歷年不爲不多，野水荒山，中峙孤殿，頽廡缺甃，過者不成式。而大界未標，方隅莫辨，僧徒居之，老死其間，不知幾千百輩，擾擾畢世，住無法地。元符中，錢塘靈芝律師照公遊錫本邑之寧國院，爲結大

界，道俗咸往，歎未曾有。時寶乘主寺僧義聰來，率先子偕至寧國受菩薩戒。先子與聰，同甲友也，睹茲勝事，歸語比鄰，邦方爲兒童，已知合爪諦聽，深契襟期。他日，聰師復過先子，語甚暇，且欲追寧國之轍，有請于照公。未幾，照還錢塘。歲月荏苒，聰亦告老謝寺事，其志卒不就。後十許年，照示滅。凡郡城暨諸邑佛廟之界事，皆寂寥無聞。加以兵火之餘，干戈日尋，煨燼之墟，民靡莫居。雖方外衲子，往往不復有安穩處，擔囊重趂，散而之四方，遑遑若流民矣。建炎改元，歲在丁未八月，官軍據錢塘作亂。冬十有二月，王師南討，纔克平，而了全師實主寶乘。慨然悼聰志之不就，歎國步之多艱，顧無以爲國爲民祈福殄災，乃謀諸其徒與諸檀信，膝行造請今律師欽公，結此界相，以嚴僧居，以隆佛事，爲永永饒益方便。欽公嗣照之學，爲東南稱首。嘉全之勤，惠然肯來。結界之夕，月色澄皎，星斗四垂，唱贊互答，梵唄清越，空行響應，如有神物，爲之道訶。大眾歡喜，作禮而罷。嗚呼，異哉！寶乘之在山川，蓋數百年。唐羅紹權記聖像寺甚詳，恨其文不足傳。而白公樂天與崔鄴皆有詩以贈巨川上人，亦尚如前日，其人必可稱；然未聞有大界相，亦未聞僧徒之盛如今日者。全師爲衆竭力成此勝事，寧知非巨川後身？欽公爲此山間垂此大緣，五百年後道價益重。全師丐文記之。予方束裝趨行在，語不能工，聊叙梗概，以塞勤請，非敢以爲文也。尚冀他時浩然來歸，借函丈地，作蓮社主人，姑以爲兩家券云。建炎二年正月吉日記。民國《新登縣志》卷八，民國十一年鉛印本。又見道光《新建縣志》卷二一，民國《杭州府志》卷三八。（以上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三九八一

徐 林

徐林，字稚山，自號硯山居士，歷陽（今安徽和縣）人，徙居吳縣（今屬江蘇蘇州）。少有特操，登宣和三年進士。歷官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太府少卿、戶部侍郎。紹興末知信、溫州，時年七十餘。隆興初爲吏部侍郎，論符離之役爲非計，出知平江府，旋乞致仕。再以給事中召，累官龍圖閣學士。卒年八十餘。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九八，《吳郡志》卷二七。

乞對換淮南州軍土人與鄰州差遣奏

紹興三年六月

淮南收復之初，士大夫零落略盡，諸州窳闕一時從權，或自借補入官，或自舉辟正任。其間多鄉曲輕猾之徒、眊隸之人，平時暴傑無賴，一旦任職，凡可以營私盜貨之事，無不爲也。乞應係淮南州軍土人所任差遣，并委轉運司限一月對換鄰州一般差遣，其不願對換者即罷。《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

乞令治獄當出職人往外州縣待闕奏〔二〕 紹興二十七年十月

近來不住有官員雪訴被罪冤抑，其間多係大理寺勘斷，其本寺官因臣僚論列，觀望挾情，已行罷黜。唯是舊吏尚存，顯有妨礙。欲將右治獄當出職人，日下與注授差遣，往外州縣待闕。已出職而在行在其他官司充役者準此。《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七八。

〔二〕與陳正同上。

乞拘收無額錢物候任滿日驅考推賞奏 紹興二十八年三月

今欲下諸路提刑司行下諸州軍，今後拘收無額錢物賞，候任滿日方許陳乞，從本部驅考。若任內合起上供折帛等錢，別無拖欠，即依見行條法指揮，保明推賞。《宋會要輯稿》食貨三五之三十一（第六冊第五四二—三五頁）。又見同書食貨六四之六五（第七冊六一—三二頁）。

久不到部之人轉官事奏 隆興元年三月

檢會紹興三十一年六月十三日赦文，內一項：武臣承信郎以上並與轉一官。今來小使臣陳乞轉官，內有二十年不到部之人，依紹興令合行落籍，致本部未敢便與依赦轉行。竊詳立法之意，不到部日久之人，恐其僞冒，故去其籍，而其官初未嘗追奪，蓋與有罪而停廢之人異矣。今也有罪停廢之人猶與之甄叙，而久不到部之人乃不霑霈澤，似非施恩之意。欲乞凡二十年不到部之人，並令召陞朝官二員結罪委保，經本州保明申部，依赦施行。《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五之二六（第五冊第四六四五頁）。

乞將小使臣比附侍郎左選格法差注奏 隆興元年五月

契勘侍郎右選，近承指揮發下堂除窠闕，令本部差注，在部人先已條具使闕條限差注格法申省。今承指揮，內一項：將曾經堂除并宮觀嶽廟人先次注授。勘會左選參附令，曾經堂除人，若兩任以上，與先次注授，一任與占射差遣，即堂除不終任，許陞壓同等名次人。緣侍郎右選，小使臣即無曾經堂除得替許行指占差遣條法指揮，若不申明，無以遵執。又緣小使臣、校尉所得堂除差遣，即非薦舉選除陞擢，謂如監官資序人差贍軍酒庫及指使之類。難已與左選一等行使恩例。本部今相度，欲乞將小

使臣比附侍郎左選格法：曾經堂除兩任滿替到部之人，與占射差遣一次；選缺即較量功分，一任人同。一任滿替人，與陞壓同等名次一次；其不終任及不曾到任并曾經任嶽廟之人，不理堂除，與常調人衮理名次差注。《宋會要輯稿》選舉二五之二六（第五冊第四六四五頁）。

韻語陽秋序

乾道元年八月

隆興元年，常之由天官侍郎罷七年矣，於是《韻語陽秋》之書成，貽書謂余叙之，會予以病未暇也。明年，常之卒。乾道改元三月九日，夜夢常之如平生。既寤，愴念疇昔，泫然流涕，乃題其首，而歸其書於其孤。曰：《詩》三百篇，上而公卿大夫歌於朝廷，薦于郊廟，下而小夫賤隸詠于閭閻，播于田野，莫不傳焉。達者以理，昧者以情，皆成於自然者也。文從字順，宜乎無得而議矣。至其不可通，則猶當以意逆志。理與情者，志所寓也，苟通矣，辭爲可略。《詩》亡之後，作者蓋寡，將即其辭而求其志之所在，義之當否，則思之何可以不熟，講之何可以不詳，而責之何可以不恕哉！然去古益遠，學者之蔽甚多，且因物以索句，因句以命題，以至賡和之習盛，則又因韻以造語，因語以命意，言之支離，體之骯髒，情之抑鬱，理之乖悖，凡以此也。今欲求《風》、《雅》之正，探本而遺末，讀常之之書，庶乎進於是哉。常之傳家學，故其源深；貫群書，故其論辯；稟秀質，故其詞華。既嘗登禁掖代王言矣，天不使之從容從官之內，賦《雲漢》、《常武》以贊中興，頌《清廟》、《思文》

以揚先烈，流落江湖之上，而見於遺文者如此，此有識所屢歎，非余獨爲之深惜也！常之葛氏，清孝之孫，文康之子，余先大夫之從姪也。八月十二日，敷文閣直學士、左朝議大夫致仕武夷徐林序。

《韻語陽秋》卷首，歷代詩話本。又見《萬卷精華樓藏書記》卷一三九。

大慧禪師贊

世尊梵相不可雕，誌公形容不可邈。若要脫體渾相似，不用丹青兼斲削。此身儼若禪定處，又似談空句非句。謾將寫示世間人，不如倒行出門去。《大慧禪師語錄》附錄。

臨濟正傳虎丘隆禪師碑

菩提達磨壁觀少室，斤相指心，號曰禪宗。五傳而至曹溪，逮今幾五百年，枝流繁衍，異人間出，得果得辨，前後相踵，如薪續火，可謂盛矣。平江虎丘禪師諱紹隆，和州含山縣人。生而岐嶷絕俗，九歲謝父母去家，依縣之佛慧院。又六歲，削髮受具。又五歲而束包曳杖，飄然有四方之志。首遇長蘆淨照禪師，參扣之間，景響有得。因閱《圓悟勤禪師語錄》，撫卷歎曰：「想酢生液，雖未能澆腸沃胃，且要使人慶快，第恨未親聆警歛爾。」於是欲訪之。復至寶峰，謁湛堂準禪師，準曰：

「如何是行脚事？」師露胸示之曰：「和尚驗看。」準即打，師約住曰：「且莫盲枷瞎棒。」準大笑，因留年餘。乃謁死心於黃龍，心問曰：「是甚麼僧？」師曰：「行脚僧。」心曰：「是何村僧，行甚驢脚馬脚？」師曰：「廣南蠻道甚麼，何不高聲道！」心喜曰：「却有衲僧氣息。」師乃喝退而參堂，度一夏，心甚器重之，每嘆曰：「再來人也。」死心機鋒橫出，諸方吞燄，非上上根莫能當，而於師重稱賞，衆皆側目。已而趨夾山見圓悟，道龍牙山，遇泐潭乾之法子密禪師，相與甚厚，每研推古今，至投合處，抵掌軒渠，或若佯狂，議者謂今之瀉仰、寒拾也。久之辭去，遂至夾山，會圓悟移道林，師從焉。一日入室，圓悟引教云：「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豎拳曰：「還見麼？」師曰：「見。」圓悟曰：「頭上安頭。」師於此有省。圓悟復曰：「見箇甚麼？」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圓悟肯之。自此與圓悟形影上下又二十年，斧搜鑿索，盡得圓悟之秘。師以二親垂白，歸寓鄉郡褒禪山，蓋修摩耶忉利故事也。繼受請住城西之開聖寺，四衆翕然歸仰。建炎之亂，盜起淮上，乃南渡宣城。士庶素欽師名，爲結廬銅峰下。適彰教虛席，郡守李尚書光延師居之，道化益振。四年而遷虎丘。時圓悟以時未平，泛峽歸蜀，曩之輻輳川奔，一時後生望山而趨。師每登座，從容示露，一味平等，隨根所應，皆愜其欲，故圓悟之道復大播於東南諸方，謂圓悟如在也。居三年，感微疾，白衆曰：「當以第一座宗達承院事。」衆請於郡，從之。事既，索筆大書伽陀曰：「無法可說，是名說法，所以佛法，無有剩語。」擲筆坐逝，實紹興六年丙辰歲五月甲午八日乙亥也。建塔於山之陽。凡住世六十年，坐四十五夏，度弟子復如等六十人。嗚呼！佛法有正派，有旁

枝，曹溪之世衣止不傳，雖曰法源入海，汪洋大肆，而西土般若多羅識記特在馬駒。厥後五宗，惟臨濟一門出馬祖後，於今最盛。圓悟，近代尊宿，宗眼超卓，才辯縱橫，若麟角獨立，而師又深入其室，是可嘉也。林謂道德之重，不待家喻戶曉而知，言白雲即知爲端，言東山即知爲演，言虎丘即知爲師也。真能壽楊岐光明正大之傳而永臨濟於無窮者矣，不銘何以貽其後！銘曰：

於穆初祖，一花東土。識至馬駒，益昭益著。派衍而蕃，實惟圓悟。圓悟得師，如馬之羣。大坐虎丘，雷動雲驚。臨濟中興，楊岐再住。隻履忽西，幸嚴龕墓。有神有天，來訶來護。咨爾後昆，展轉流布。《吳都法乘》卷五上之下。又見《虎丘隆和尚語錄》。

〔二〕仰：原作「抑」，據文意改。「瀉仰」謂唐瀉山禪師與仰山禪師。

祭大慧禪師文

正教初傳，一花五葉。結果既成，枝分派列。楊岐正宗，圓悟是嗣。師子窟中，復生師子。哮吼奮迅，震動大千。魔軍潛伏，大用現前。群目瞻仰，瞰日中天。師竄衡陽，我遷南土。移書相問，欣然心許。歲在己卯，始覲慈顏。欲傳其心，匪訓以言。欸然示寂，返真歸源。雙林滅度，三昧火起。葱嶺西歸，獨存隻履。四衆纏悲，如失怙恃。我之於師，慕戀無已。何以寓哀，薦之明水。尚享。

《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以上吳洪澤校點）

袁 潭

袁潭，應天府（今河南商丘）人。建炎中歷官宣教郎、兩浙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四年七月，坐與李鄴、胡仁參同謀投拜金人及殺兩浙提刑王翹事除名，韶州編管。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三〇、三五。

伏波將軍廟記

紹興五年

陰氣復回，必發爲震霆；神功湮淪，必騰爲光怪。崇功茂績，久翳則增明，其漢伏波路公之謂乎！初武帝有事於匈奴，公以右北平太守從驃騎直擣金山^{（一）}，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以功封邳離侯。南越尉趙陀之死也^{（二）}，越王胡有歸漢之志，元鼎四年，詔以諫大夫終軍宣辭於南越。公以衛尉將兵，屯於桂陽。明年，以衛尉爲伏波將軍，討呂嘉之叛。公自桂陽下涯水，與樓船將軍楊僕會兵，俱至番禺。越人乃城守，僕方力攻，縱火焚城西，公遣使賜印以招徠之，越人素聞伏波名，於是悉城來降，不煩一卒，遂開九郡。飲馬於儋耳，焚舟於瓊山，示弗復用兵。所以宣暢王靈，威加海宇，德被黎庶

者，固宜紀之太常，銘之鍾鼎，有聞於無窮，而血食於後世矣。惜乎太史公不爲立傳，其事則概見於他文〔三〕，固以可惜。東漢建武，馬公文淵討女子側、貳之亂，亦命之曰伏波，蓋追前所已成之勳，託之名以驚動群聽耶。文淵長軀苦戰，安靖五溪，足以繼公無愧，而謂復出於上，不可也。公開九郡於其初，文淵破二女於其後，其功同，其名譽同，其有德於遠人又同，則其血食於此方，宜其無異也。海濱之祠，不載其創立之年，後世亦莫知爲誰。中間嘗請於朝，錫之王爵，記事者始以爲公，俄有以爲文淵者。其後有識之士考訂遺跡，建別廟以祀公，再請於朝，亦命以王爵。公於是與文淵並駕，無餘恨矣。紹興四年，提點刑獄公事董公弁按行諸部，南抵於海，涉鯨波，宣上德意，往返叩二祠，悵然念公祠宇隘陋，獨在一隅，不足以侈神靈而昭示無窮，思撤而新之，以語知軍州事九江陶公堯夫。公乃手爲規畫，委兵馬監押開封趙公价董其役，以七月一日聚工，落成於十有二月十有七日。二廟一新，重門雙峙，庭宇寥豁，廟貌修潔，增廣於舊數倍。既成，以圖來，公命宋臺袁潭爲之記〔四〕。潭曰：自古有志於功名之士，或阨於下位，至歿世而無聞，十常八九，功名不如意而不克終。幸而功適成於當時，可傳於後世，又或不幸以疑似掩其名，不暴白於人耳目。天下事其不可必如此，然士患志不立，不患功不成，功患不及於民，不患不傳於久。公之聲稱幾滅矣，一旦暴白千載之下，如霆凌空，如劍衝斗，翳而增明，終莫能掩。天下事可必者勉之，其不可必者聽之，以待考古之士，有若董公倡之，陶公和之。忠勇之士，莫不聞風而振起，亦足以補太史公之闕云。嘉慶《雷州府志》卷

一八，嘉慶十六年刻本。又見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九，嘉慶《海康縣志》卷八，道光《廣東通志》卷一五一。（吳

〔一〕直：原作「王」，據雍正《廣東通志》改。

〔二〕趙佗：原作「任佗」，據右引改。

〔三〕概：原作「既」，據右引改。

〔四〕宋臺：原無，據右引補。宋人習稱州爲「臺」，如蘇州稱「蘇臺」是也。宋臺即應天府，唐之宋州。

李椿年

李椿年（？——一一五九），字仲永，號逍遙公，饒州浮梁（今屬江西景德鎮）人。政和八年進士。歷司農丞、度支郎中。紹興十二年爲兩浙轉運副使，十七年權戶部侍郎，直學士院，後知婺州。紹興二十九年卒。有《易解》八卷、《易疑問》一卷及文集。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三六、食貨六之四七，《楚紀》卷五二，《宋元學案補遺》卷四。

言時政三大弊奏

紹興五年五月

今日之弊，甚大者有三：一曰銓選之弊，員多闕少；二曰食貨之弊，錢輕物重；三曰所司之弊，

吏强官弱。吏部有銓試，蓋所以汰其不才者也。不才者往往多作緣故，以幸免之。臣愚以謂稍清入仕之流，莫如除免試之令。應初到部之人，試而後得調，試而不中，亦不得調，殿一年而再試。於格合免試者，只許陞名次，或占射差遣，雖貴如宗室戚里，公卿子弟，亦不得免焉。不由試選者，雖殘零及破格闕，亦不得注。應未試者，不許堂除，及舉辟差遣。其免試已授差遣者，俟到部合試，而所謂試者，必嚴爲法而遴選之。如此則有甄別，而不至於太冗矣。員多闕少，非所患也。物重謂何，耕植者寡，而無以生之故也。錢輕謂何？廢用者廣，而無以藏之故也。井田之法壞，而游手者衆，其已久矣。加以軍興，天下之民，死於賊者十之八九，幸而存者，不入於兵，則入於浮屠，舍其常產，不耕而食，不蠶而衣，是以物艱而重也。錢之行世也，方其平時，取有常制，用有常度，不藏於公帑，必藏於私家矣。及乎軍興，轉餉之資，賞錫之給，軍器之費，取之百端，用之百出，隨斂而散之，私家公帑，皆不得其藏矣，是以錢易而輕也。臣愚以謂今日討賊戡亂，兵不可去，汰其無能者可也。兵不貴多，貴乎精。況無能之兵，本吾農也。方今淮甸荒地千里，莫適爲主，少貸而予之耕植，則彼得所處，而吾去冗食之蠹矣，度牒勿鬻可也。或曰：「朝廷鬻度牒，歲得錢數百萬，軍儲是賴，奈何罷之乎？」臣應之曰：度牒所得之錢，非由天降，非由地出，不過斂於民間而已。夫欲斂於民間，盍亦以我所有，易彼所無，變而通之，低昂在我，胡爲不得，何至以度牒爲斂，而因以失吾農哉！汰去冗兵，罷鬻度牒，而又盡變通之理，制低昂之權，然則物重錢輕，非所患也。所謂吏强官弱者，非吏撓權之罪，官不知法之罪也。明乎法，則曲直輕重，在我而已，吏豈得而欺乎？今之士大夫以謂家法者

流而莫之學也。在今初入官人有銓試，銓試有斷案，蓋慮其不知法也。然銓試者，或亦以緣故而免試，斷案者亦非素習，不過臨時轉相傳寫而已，求其明法，十百中無一焉。法既不明，臨民遇事，不能自決，吏始得以弄法而欺之，曲直輕重，惟吏所爲，強柔之形，於此可見。臣愚以謂欲官皆知法，而吏不得以欺，莫如嚴銓試之法，禁傳寫之弊，應入官人，必由銓試，試者必以斷案，不以斷案者不考，考而不入等者不得調。如是，則在官者皆知以法繩吏矣。吏強官弱，非所患也。臣究觀今日之弊，無大於此三者。望陛下斷而行之，以幸天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九。

言經界不正十害奏

紹興十二年十一月

臣聞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井田之法壞而兼并之弊生，其來遠矣。況兵火之後，文籍散亡，戶口租稅，雖版曹尚無所稽考，況於州縣乎？豪民猾吏，因緣爲姦，機巧多端，情僞萬狀，以有爲無，以彊吞弱。有田者未必有稅，有稅者未必有田。富者日以兼并，貧者日以困弱，皆由經界之不正耳。夫經界之正不正，其利害有十：人戶侵耕冒佃，不納租稅，立賞召訴則起告訐之風，差官括責則有搔擾之弊，其害一也。經界既正，則不待根括陳告而公私分矣，豈不爲利乎？買產之家，產去稅存，終身窮困，推割不得，其害二也。經界既正，則不待推割而稅隨產去矣，豈不爲利乎？衙前專副及買撲坊場之人，計會官司，虛供抵當，及乎少欠官錢，拘收在官，有名無寔，其害三也。經界既

正，則多寡有無，不得而欺矣，豈不爲利乎？鄉司走弄一稅，姓名數目，所係於籍者，翻覆皆由其手，其害四也。經界既正，則民有定產，產有定稅，稅有定籍，雖欲走弄，不可得矣，豈不爲利乎？詭名挾佃，逃亡死絕，官司催科，責辦戶長，破家竭產，不足以償，遂致差役之時，多方避免，有力者舉戶產以隱寄，無力者挈妻子而遁逃，有經一二年而產不能定者，其害五也。經界既正，則據產催稅，無陪填之患而樂爲之役矣，豈不爲利乎？兵火以來，稅籍不足以取信於民，每遇農務暇間之時，以稅訟者雖一小縣，日不下千數，追呼搔擾，無有窮盡，其害六也。經界既正，則據田納稅而無所爭矣，豈不爲利乎？州縣倚閣二稅，往往以爲人戶逃死，人雖逃死，產豈不存？名爲倚閣，寔自理取，或以市恩，或以入己，欺罔上下，其害七也。經界既正，則州縣無所用其姦，則常賦得矣，豈不爲利乎？州縣常賦之額，既爲人所欺隱，歲計不足，於是揍額之糴，浙西州軍歲不下數十萬斛，舉浙東之歲入不足以償其價，而民猶以爲苦，其害八也。經界既正，則正額自足，而公私無費矣，豈不爲利乎？州縣之籍既因兵火焚失，往往令民自陳寔數而籍之，良善畏法者盡寔而供，狡猾豪彊者百不供一，不均之弊，有不可勝言者，其害九也。經界既正，則均無貧也，豈不爲利乎？州縣有不耕之田，皆爲豪猾嫁稅于其上，田少稅多，計其耕之所得，不足以輸其稅，故不敢耕也。比年以來，雖減價出賣，人無肯售者，亦以稅重耳，其害十也。經界既正，則稅有所歸，而人皆願耕而爭買矣，豈不爲利乎？臣昨因出使浙西，采訪得平江歲入七十萬斛，著在石刻。今按其籍，雖有三十九萬斛，實入才二十萬斛耳，其餘皆以爲逃亡災傷倚閣，詢之土人，頗得其情，其寔欺隱也。臣嘗聞于朝廷，有

按圖覈寔之請，其事之行，始于吳江，知縣石公輒已盡復得所倚閣之數外，又得一萬畝，蓋按圖而得之者也。以此知臣前所請不爲妄而可行明矣。臣愚欲望陛下斷而行之，將吳江已行之驗施之一郡，一郡理然後施之一路，一路理然後施之天下。行之以漸而遲以歲月，則經界正而陛下之仁政行乎天下矣，天下幸甚。《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三六（第五冊第四八九七頁）。又見同書食貨七〇之一二四（第七冊第六四三二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一三一頁。

〔二〕暇閒：原作「假閒」，據原校改。

措置經界畫一事項奏

紹興十二年十二月

被旨措置經界事，臣今有畫一下項：

一、今來措置經界，應行移文字並乞以轉運司措置經界所爲名。

一、今欲先往平江府措置，候管下諸縣就緒，即以次往其餘州軍。措置經界，要在均平，爲民除害，更不增添稅額，恐民間不知，妄有扇搖，致民情不安，許臣出榜曉諭民間通知。

一、自來水鄉秋收了當，即放水入田，稱是廢田。欲出榜召人陳告，其田給予告人耕田納稅。即已給予告人，後有詞訴，不得受理。

一、有陂塘塍埂被水衝破去處，勒食利人戶併工修作。如有貧乏無力用工者，許保正長保明，以常平錢米量行借貸。如常平錢米不足，乞以義倉錢米借兌，候秋成以收到花利分三年還納。仍乞免覆奏，及執事不行。

一、今來措置經界，全藉縣令丞用心幹當。如無心力，雖無大過，許于本路踏逐有心力强敏者對移，各許通理月日，不理遺缺。

一、今畫圖合先要逐都耆鄰保，在關集田主及佃客逐坵計畝角押字，保正長于圖四止押字，責結罪狀申措置所，以俟差官按圖覈寔，稍有欺隱，不寔不盡，重行勘斷外，追賞錢三百貫。因而乞取者量輕重編配，仍將所隱田没入官。有人告者，賞錢并田並給告人。如所差官被人陳訴，許親自按圖覆寔，稍有不公，將所差官按劾取旨〔一〕，重行竄責。如所訴虛妄，從臣重行勘斷。

一、乞許於本路軍州委自知通踏逐保明精勤廉謹官三兩員，不以有無拘礙，發遣前來，從臣差委，逐都覆寔。俟平江措置就緒，却令歸本州，依倣施行。

一、所委官自能于本州依倣施行就緒，無人陳訴，乞從保明申朝廷，乞賜推恩施行。

一、有措置未盡事件，許續具申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三十八（第五冊第四八九八頁）。又見同書食貨七

〇之一二五（第七冊第六四三三頁）。

〔一〕劾：原誤作「刻」，據又見文改。

措置兩浙路事件奏

紹興十七年五月

今措置兩浙路事件下項：

一、本路州縣經界已用打量及砧基簿計四十縣，欲乞結絕。

一、未曾打量及不曾用砧基簿止令人戶結甲去處，竊慮大姓形勢之家，不懼罪賞，尚有欺隱。欲乞令措置行下州縣，依舊打量畫圖，令人戶自造砧基簿赴官印押施行訖，申本所差官覆寔。稍有欺隱，不寔不盡，即依前來已得指揮斷罪追賞。

一、結甲縣分內有先曾打量，後來又參照類姓圖帳，已得畝角，着寔別無欺隱，不盡不寔，欲乞別令州縣出榜，限一月許人從寔自首。限滿從知通保明申本所，以憑差官覆寔結絕。

一、人戶先因結甲，致有欺隱畝步，減落土色，詭名挾戶之類，如今來打量，依寔供具畫圖入帳，置造砧基簿，並同自首。

一、昨來結甲縣分已行起理新稅，欲且依新額理納。將來各鄉有打量出田產寬剩畝角，即行均減，更不增添稅額。竊慮民間不知，妄有扇搖，出榜曉諭民間通知。

一、今來措置經界，全藉逐州守倅督責令佐，究心協力，務要日近了辦，無致搔擾。如今佐內有無心力不能了辦之人，聽守倅商議，于管下選差強明官對移。若管下無官可差，申本所於曾了辦經

界均稅無擾官員，不以有無差遣及有無拘礙，差往抵替。其所替官只是不能了辦經界，別無過犯，乞不理遺闕，赴部別行注擬。

一、已均稅縣分如得允當，別無詞訴，即令保正取責都內人自行供具詣寔文狀，連書押字。如有分爭不服，即責兩爭人將產對換，各據兩爭人畝角對換，據所爭產色認稅。若已對換，後有詞訟，官司不得受理。

一、本路率先了辦經界州縣及民無爭訟去處，乞許覆寔次第保明，申朝廷推賞。如守倅令佐違慢不職，許奏劾取旨。《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四七（第五冊第四九〇二頁）。又見同書食貨七〇之一三〇（第七冊第六四三五頁），《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一三七頁，《文獻通考》卷五。

乞黜責州縣侵用封椿錢物者奏

紹興十七年十月

州縣多侵用封椿錢物，至有倉庫寓於民舍僧寺者。欲望特下明詔，遣御史巡察州縣，按其所不如法者，重加黜責。仍令監司先期整頓所部，修飭倉庫，舉行詔令，取見封椿錢詣實保奏。將來遣使按察，稍有違例，亦當一例作罪，不以去官赦原減。《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五六。

乞黜責移易妄用椿發錢帛官吏奏

紹興十九年九月

諸路錢帛，各有椿發條限。比年往往公然移易妄用，有誤歲計。欲將移改侵借去處，不以去官，並從本部申取朝廷指揮，重賜黜責。《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〇。（以上向以鮮校點）

趙仲琮

趙仲琮（《宋史》作「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作「綜」），宗室宗旦子。建炎三年知大宗正事，爲泰寧軍節度使。歿，贈太師、太原郡王。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二一，《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二，《宋史》卷二二四。

乞於指定州郡安置南班宗室奏

建炎三年四月十四日

昨因皇帝駐蹕南京，即令本司先次敦率南班宗室渡江，前來江寧府權行置司。契勘江寧府邊江疆界，逐時兵馬往來駐劄，少得係官屋宇。見令宗室分撥在寺舍居止。緣本司所管宗室類多南班近屬，

伏望特令於僻靜去處。如本路信州或江西路處州權行置司，令宗室往彼居住，若謂環衛官不當遠去闕庭，即乞依已得指揮，令臣選擇老成有德行者十數人留行在，以奉朝請。其家屬除願留自隨者外，其餘只令與衆宗室於所指州居住。所有宗室并本司官吏請給等，並乞依昨來移司江寧府已得劃一指揮。

《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二一（第三冊第二八三一頁）。（劉文剛校點）

韓之美

韓之美，安陸（今湖北安陸）人，鄉貢進士。靖康末知德安府陳規辟爲官屬，任安復鎮撫司幹辦公事。紹興三年除直秘閣、知德安府，四年通判全州。後又爲湖北京西宣撫司幹辦公事，屢與金人戰獲捷，遷朝議大夫。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六四、八二，張嶠《紫微集》卷一二。

請蠲免德安府上供奏

紹興三年九月二十日

先時，分鎮得旨蠲免上供三年。近本府撥隸湖北帥司，知府不帶鎮撫使，而五縣寇劫之後，民戶稅役並無輸納，乞將上供權免。《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四（第六冊第五七八八頁）。（楊世文校點）

韓 適

韓適，紹興中歷秉義郎、知德安府孝感縣，進閣門宣贊舍人、知復州，後權發遣鄧州。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四、七二、一〇四。

請裁減鄧州稅課等劄子

紹興六年十月

本州自收復，管下鄉村坊廓人戶雖簿有耕種，並無舊米稅課，簿籍係是劫立，其夏稅所輸稅課比湖北差重〔一〕。乞許臣量行裁減，和糴、和買、拋買之類特免三年。《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六（第七冊第五九八九頁）。（楊世文校點）

〔一〕北，原作「比」，據上下文徑改。

全宋文卷三九八二

張 絢

張絢（？——一一四九），字彥素，潤州丹陽（今江蘇丹陽）人。宣和六年進士。紹興三年以薦由玉山縣丞入爲秘書省正字，進校書郎，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八年以疾爲宗正寺少卿，改太常少卿，出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十九年卒於提點兩浙東路刑獄任。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六六、八八、一一八、一二五，《京口耆舊傳》卷五，《南宋館閣錄》卷八。

乞令留守司承受朝廷文字等從權照會御史臺奏

紹興四年十一月四日

恭奉聖旨，留治臺事。通當君父臨成、臣子竭志圖報之秋〔一〕，有所聞見，悉宜論奏。緣臣本臺即今別無有司關報，應干事務無從稽察，望令留守司遇有承受朝廷文字及諸處探報，從權劄付臣照會。其留守本司處置事務，亦乞指揮許留守司簽廳逐時關申本臺，庶幾千慮一得，或可裨助聽察。

《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七之二〇（第三冊第二七四四頁）。

〔二〕「通當」六字疑當作「適當君父臨戎」。

乞點檢浙西路關子與蓋造蓆屋兩色錢奏

紹興五年二月乙亥

臣仰觀陛下自臨戎以來，累降詔旨，約束州縣，常恐一毫擾民。今又申詔監司，覺察州縣，至誠惻怛，視民如傷，雖三代明王之用心，不過是矣。然臣嘗聞自昔國家所患者，在人君之澤壅而不下達，小民之情鬱而不上通，故君勤恤於上而民不懷，民愁怨於下而君不知，此最可慮也。唐德宗畋於新店，入民趙光奇家，問百姓樂乎，光奇對以不樂，但聖主深居九重，未之知也。臣每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息焉。故耳目倘有聞見，悉願爲陛下明言之。臣契勘軍興之際，諸路除預借坊場折帛錢米外，未知有無科擾。若浙西一路，則既借坊場折錢帛矣，又有貼納關子、蓋造蓆屋兩色錢，此朝廷所不知也。貼納關子錢者，當時戶部之意，止謂搬運見錢脚重，民間却有願來臨安府就請者，乃以關子爲公私兩便之用。今乃不然，民間多有不願兌便者，州縣不免以等第科徭，及執關子赴臨安府權貨務請領，則官司却無見錢，惟有等守留滯之患，而所得十纔六七。蓋造蓆屋錢者，凡蓆屋一間，所費數十千，官司既無錢物，不免取於百姓。上户有認三十間者，中户不下一二十間，以一路計之，民間所出之錢甚廣，然官中現用之屋不多，未免有欺隱之弊。此二者，監司不敢輒發，則陽爲不知；州縣不敢申明，則陰自計置。所以浙西之民多有怨咨，而陛下恤民之惠未得均被也。欲望明降指揮，令州縣從

實供具，如委曾令民間分認關子，蓋造蓆屋，限半月陳首，特與免罪，却委本路監司躬親到州縣，分明逐一點檢，察其姦弊。其關子錢民間有未請得者，畫時具姓，令權貨務日下支給，毋得要阻稽滯。其蓆屋錢，如貪贓之吏出納不明，乘時掊斂，入己自用，即具名聞奏，重行竄黜。如此，則上澤下布，下情上聞，足以消百姓怨嗟之聲，副陛下愛民之意，非小補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五。

乞永不收叙黃潛厚奏

紹興五年二月

向者潛善誤國姦謀，多出此人，忠義之士扼腕憤怒。望永不收叙，以爲臣子之戒。《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五。

乞罷臨安別建太廟奏

紹興五年二月

人言籍籍，難以戶曉，祇謂陛下去歲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爲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矣。萬一此疑不釋，至於蕃僞見窺，將士解體，有誤社稷之計，則祖宗在天之靈，反以爲憂矣。謂宜只令雅飾同文館，權安神主，庶使群情曉然知陛下止爲孝思祖宗，急於祠奉，初無莫居此邦之意。《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五。

乞改正宋錢孫特轉遙郡一官奏

紹興五年二月

錢孫特於遙郡上轉行，超躡衆人數等，彼身冒鋒鏑、萬死一生者儻或聞之，豈免別生僥覬？況隨龍請給，同於軍功，若特轉如此，其祿廩合增兩倍。臣又謂朝廷綱紀，由乎三省。詔令所出，當從中書；審覆駁正，當由門下；受而行之，當在尚書。三省相成，不可缺一〔二〕。今錢孫所得聖旨，只云「中書門下省閣門狀」，則是不經由尚書省也。兼臣檢照比年以來，閣門自取特旨，作「中書門下省閣門狀」降出指揮者，前後非一。賞失於僭，則啓僥倖之門；法失所守，則成紊亂之弊。二者之患，漸不可長，望速賜改正，只令依常格施行，仍令今後不許閣門以私事徑自取旨，并須經由三省；及應干隨龍人，今後亦不得妄有僥求。庶幾大公至正之道，可以克濟中興，不爲小補。《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五。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九〇頁。

〔二〕此句下，《宋會要輯稿補編》有「故立政官人，各適其宜」句。

乞撰集紹興會計錄奏

紹興五年閏二月

國朝有《景德會計錄》，又有《皇祐會計錄》，至治平、熙寧間，皆有此書。其後蘇轍又倣其法作《元祐會計錄》，雖書未及上，其大略亦有可觀，皆所以總括巨細，網羅出納。凡天下賦入之數，官吏之數，養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遵守，此作會計錄之本意也。臣伏見朝廷數年以來，財賦寢虛，用度滋廣，廟堂責之戶部，戶部責之漕臣，漕臣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而止。民力既困，膏血將竭，則如之何？正宜盡括歲入之厚薄，因計歲出之多寡，分其品目，列其名色，總貫旁通，載之圖冊，揆考之間，如運諸掌。斯可以裁減浮費，增益邦財。官之冗者，可罷則罷之；吏之冗者，可省則省之；兵之冗者，可汰則汰之。然則會計之書，在今日艱難之時，尤爲先務也。伏望明詔大臣，選委詳練財賦之官，倣景德、皇祐等書，撰集成錄。且自紹興元年至四年爲率，以每歲所出入之數，列之於前；却以今歲計之，除預借已支費外，總計見今歲入實有之數，合計若干，復自日下至歲終，凡官吏之費、養兵之費及應干合用錢物通計若干，名曰《紹興會計錄》。量入爲出，即可以見有無之實；絕長補短，斯可以制裁損之宜。上以備乙夜之覽觀，下以咨有司之出納，庶幾國用有制，斂不及民。《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六。

乞約束見任縣官從軍辟置奏

紹興五年閏二月

近縣官贓污懼罪者，往往干諸將爲官屬。一踐軍門，則監司無從按發，宿奸巨蠹，多以此爲得計。《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六。

乞追奪黃覽已轉一官奏

紹興五年閏二月

覽被辟之時，敵騎已去數日。且身在江西，未嘗至本司供職，望賜追奪。仍降指揮，如諸軍官屬，更有辟差在敵人已退之後、推賞在未到軍中之前者，並限一月自首，特與免罪，止奪今來所轉一官；如敢隱匿，却致覺察得實，即於元官上再行貶秩。庶人知自奮，實中興之要務。《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六。

乞罷元祐之臣隸黨籍者之子孫添差奏

紹興五年閏二月

元祐之臣名隸黨籍者，陛下臨御以來辨別邪正，明訂是非。復其職名，則恩加於泉壤；世其祿

仕，則澤及於子孫，天下至公之論也。若乃創立添差之例，則臣以爲不然。蓋石刻名臣故家尚多，展轉援例，何時可已？《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六。

乞速罷王玘新除職任奏

紹興五年閏二月

玘之敗師誤國，擢髮莫數其罪。即欲上章論列，深恐聖意已有所處，兼玘之兵馬未有分隸定所，臣以此二者，未敢顯陳。但玘之過惡，非他人比，況陛下方經理邊事，正賴賞罰嚴明，乃克有濟。若捨玘而不問，更加除命，非臣所敢聞也。兩日來，外間公議不容，籍籍可畏，尚慮九重深邃，未知輿情，臣故略舉大體，上徹宸聰。伏望斷自乾剛，將玘部曲早行分撥，速罷玘新除職任，明正典刑，庶幾內振朝綱，外儆將士。恢復之功，在此一舉，惟睿明勿疑，特加省察。《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六。

再論王玘罪惡奏

紹興五年三月

玘怯懦無謀，驅迫崔增、吳全，致有鼎江之敗。玘恬不爲懼，方且虛張軍數，干索錢糧，又縱其部曲捉刺農夫，剽掠殺傷，莫知其數。湖南之民，願食其肉而不可得。《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七。

乞放散建康築城民夫奏

紹興五年三月

建康見今修築城浚濠，調五縣夫，計役三千人。建康累經殘破，屯大軍，比之它州，民力最爲凋弊。況方農桑之月，妨費本業，誠爲可慮。乞令帥司權于鄰近太平、廣德、宣、池諸郡均差廂軍，及在城人兵，赴本府執役，將見科諸縣人夫，并行放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七。

臧梓趙濤乞行勸沮奏

紹興五年四月

嚴州壽昌縣令臧梓治狀可稱，饒州安仁縣令趙濤貪污不法，乞行勸沮。《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八。

乞補外奏

紹興五年四月

一介微賤，豈謂見疑同列，立致讒言。賴聖學高明，物情洞照，不待臣之辨析，已出睿斷施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八。

乞體問楊沂中運石因依重加行遣奏

紹興五年五月

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方且卑宮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痛革京都侈靡之弊。奈何軍中不能上體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爲酒肆游觀之美？豈獨訓練士卒之時，不當勞以無益之役；而衆目所觀，傳播四方，亦非美事。此風漸不可長。兼臣近見村民，多取花株竹栽，市街貨賣，若不嚴加止絕，亦有棄本逐末之患。欲望特降指揮，令體問今日運石因依，重加行遣，以絕後來；仍乞下臨安府令禁止村民貨賣花竹。庶幾陛下勤儉之德，不待家喻戶曉，而侈泰之俗，一變而爲樸素，實艱難之先務。《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九。

乞令諸軍詳申立奇功人立功之狀奏

紹興五年五月

伏見今年正月指揮，應沿江諸帥捍禦戰敵金人大軍，立到奇功及統制官等內有未曾給到料錢文歷之人，並令戶部特行出給，今後因戰敵金人立到奇功人亦依此。然比來諸軍保明到奇功之人，止是開姓列名，不曾詳具立功之狀。雖朝廷依此申出給文歷，往往輿議不平，多謂冒濫，甚非陛下激勸戰士之本意。謂宜依倣古制，凡將士立功有卓然奇偉者，並令逐軍著實申奏朝廷，指其出戰之處，叙

其鬪捷之功，所獲俘馘之數實有多寡，所獲器甲鎧仗實有幾何。大小輕重，纖悉圖狀，先經聖覽，即下有司。或差密院檢詳，或委檢正、都司，各令親加參考，而吏輩勿預其事。差別高下，等第優劣，拔其尤異者，具名申於三省，取旨付之戶部，然後出給文歷，以寵其勞。則賞當其功，人人知所激勸矣。臣取會太府寺給過奇功文歷，除劉光世下斬賽等七人，岳飛下徐慶等二十一人，係已給歷外，見有光世下再保明到劉琪等六十三人，張浚下保明到張宏等四十人，見到本寺出歷，未曾給付。欲望俯采臣言，立爲定制，仍將光世、浚見出歷人，未得放行。乞自日下便令逐軍仔細著實開坐所立之功，申上朝廷，以俟參驗明白，一並出給。庶幾有功者益知所勸，惰怯者自知激昂，人皆務立奇功，則敵人雖強，不足畏矣。《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九。又見《宋會要輯稿》兵一八之三六（第八冊第七〇七五頁）。

〔二〕興：原作「餘」，據《宋會要輯稿》改。

乞令王倫依舊在外居住奏

紹興五年六月

倫鴟張大語，誕慢無稽。朝廷防秋在近，爲今之計，除戰守二策之外，并不當問。若不棄之於外，將恐搖國家一定之議，惑將士效死之心，利害所繫，誠爲不輕。望令倫依舊在外居住，以安群情。《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〇。

乞接續修纂仙源慶系屬籍總要奏

紹興八年十二月

昨來編修太祖、太宗、秦王下《仙源慶系屬籍總要》，今來已及二年有餘，諸處文字漸多。若不乘時接續修纂，切慮歲久文書浩渺，卒難考正，編類費工。欲將續到宗室事迹與已編修屬籍，再行參合照應編纂。《宋會要輯稿》職官二〇之一三（第三冊第二八二七頁）。（以上祝尚書校點）

張虞卿

張虞卿，洛陽（今河南洛陽）人，齊賢裔孫。建炎中知湖州，除虞部員外郎。見《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二〇，《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二二。

乞長興縣添置武尉一員控扼四安鎮盜賊奏

建炎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湖州路兼水陸，管下長興縣四安鎮最係水陸衝要。乞添置武尉一員，選曾經戰陣材武人差充，依舊法置弓手一百二十人，就四安鎮專一控扼水陸盜賊，仍不許諸處抽差。《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二〇（第

論防秋利害疏

臣嘗歷考前世南北戰爭之際，魏軍嘗至瓜步矣，石季龍掠騎嘗至歷陽矣，石勒寇豫州至江而還，此皆限於江而不得騁者也。然江出岷山，跨郡十數，備之不至，一處得渡，皆爲我憂。使吾斥堠既明，屯戍唯謹，士氣振，而人心固矣，恃長江爲阻可也，雖無長江之阻亦可也。苻堅百萬之衆，馬未及一飲江水，謝玄以八千銳卒，破之於淝水，豈非其效也歟？不然，如王巢以奇兵八百泛舟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江之語；韓擒虎以五百人宵濟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由是觀之，徒恃江而人不足與守，鮮克有濟矣！曹操初得荊州，議者謂：「東南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既得荊州，蒙衝戰艦，浮江而下，則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獨周瑜謂：「捨鞍馬，仗舟楫，非彼所長。」赤壁之役，果有成功。至於羊祜之言，則以南人所長，唯在水戰，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它日成功，略如枯策。故臣以謂有如瑜者爲用，則祜之言謂之不然可也；無如瑜者爲用，則祜之言不可不察也。彼爲說者，謂虜人以馬爲強，而江流迅急，渡馬爲難；虜人便於作筏，而江流迅急，非筏能濟。是未知侯景以馬數百，一夕而渡，王濬自上流來，嘗用大筏也。州縣一也，有最爲要害者；津渡一也，有最宜備豫者。苻堅自項城來壽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趨石頭，王敦渡河格，蘇峻濟橫

江，侯景渡采石。考前世盜賊與夫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十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流之勢以窺江左者，尚未論也！《泊宅編》卷一〇。又見《焦氏筆乘》續集卷七。（以上祝尚書校點）

周 邦

周邦，錢塘（今浙江杭州）人，種之孫。官右迪功郎、江東漕司幹官。著有《政和大理入貢錄》。見《直齋書錄解題》卷七，《清波雜誌》卷七。

賀孫兵書啓

堯殿十行，夙被絲綸之渥；漢家八座，晉膺綱紀之權。統武部之五兵，行司馬之九伐。協贊文昌之政，望樓目斷於天邊；親逢廊廟之知，拜命恩先於日午。卓爾不世出之佐，應乎大人造之朝。恭惟尚書兵部道義高明，智謀沈遠。胸中學海，可納《禹貢》之九河；筆下詞鋒，能敵單于之萬騎。養氣識若七年之杞梓，收功名如一日之驂騑。譽播青錢，再冠詞科之選；身游紅藥，爭觀誥令之嚴。恥將赤子以事戎夷，獨發大忠而顧社稷。匈奴無事，何勞竇氏之遠征；華夏既寧，果念曲江之先識。亟奉紫泥之詔，進趨青瑣之班。著兩朝蹇諤之聲，冠百僚倚毗之厚。駢膺睿眷，峻陟夏官。梁帝之用明少

遐，實繫朝廷之重；唐宗之擢令狐楚，能清軍國之姦。數獻謀猷，頓清綱轄。青雲路緊，已登六部之尚書；黃屋恩濃，更擁重金之寶帶。某濫綴門牆之日久，側聞除目而喜深。慶九萬之程，已鄰鳳沼；歎差池之羽，尚在雞群。簿書換文史之心，筦庫供江山之眼。輒憑竿牘，抒寫肺腸。聖君儉朴以化民，攬收六合之豪傑；我公忠純而致主，定臻一代之太平。豈止伏伽之作誼臣，重見叔敖之爲賢相。薰風滿於舜綺，畏日永於羲輪。善護寢興，前膺休寵。《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一〇。（沈治宏校點）

馮 益

馮益（？——一一四九），康王趙構邸屬吏。建炎初，爲入內東頭供奉官，遷幹辦御藥院，尋幹辦皇城司。紹興三年，授武功大夫、康州防禦使，特遷宣政使。升明州觀察使，領御馬院。嘗坐事編管昭州，以連姻后族得免。益恃恩驕恣，張浚、趙鼎等皆患之，遂與祠放歸。紹興十九年卒於家。見《宋史》卷四六九《宦者傳》四。

乞改行宮禁衛所爲行在皇城司奏

紹興元年二月

禁衛所昨緣闕官，差皇城司官權領主管禁衛所，時暫申請以行宮禁衛所爲名，其所掌職事各隨事

分隸主管。今若以禁衛所職事併歸行宮禁衛所主管，本處使臣人吏等係皇城司，即不經歷自來禁衛職事。所有行宮禁衛所乞改爲行在皇城司稱呼，其主管禁衛所依舊，欲存留主管官一員、使臣一名、手分二人、裝界作畫人各一名外，餘並減罷。《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二七（第三冊第三〇一九頁）。（刁忠民校點）

王 翹

王翹，建炎初爲朝請郎、提點兩浙路刑獄公事。三年十二月，金軍犯越州，翹遁居城外，温州通判曾志拒敵不屈，翹導金人至城內，執志，并其家殺之。後權知越州事，爲胡仁參、袁潭謀殺。見《宋會要輯稿》儀制一一之一一、兵三之一九、兵二九之三三，《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一、二〇、二九、三〇、三一。

乞差官訓練兩浙東西路弓手土兵奏

建炎三年閏八月

兩浙東西路新舊弓手以七十縣言之，約計大小縣除各留百人外，可起二萬餘人。昨自王梅申，其老弱疾病事藝生疏之人請乞減三分之一，每縣大不過三百人，小不過二百人，通起土兵共約可起一萬

五千餘人。若使防秋，緩急以當一路差委。使統制官得人，精銳驍勇不在五軍之下。欲乞浙西令平江府憲臣差撥，浙東令本司差撥，仍乞各差曾經出戰大小使臣，不以有無違礙，抽差充統制官。遇有防秋緩急，即行起發。《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一九（第七冊第六八一頁）。（李文澤校點）

王 俊

王俊，字邦俊，福州長溪（今福建霞浦）人。政和二年進士。爲冀州州學教授。宣和元年舉詞學兼茂科，入次等，除博士。官終通直郎、知莆田縣。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二之九，《淳熙三山志》卷二七。

龍德太一宮記

臣竊惟皇帝陛下以聰明睿智之資，撫綏方夏，湛恩厚澤，春育海函，若大若小，罔不受賜。其顯者固已措諸政教，以福天下矣。至於高真貴神，敷佑儲祉，豐衍穰簡，大被於黎元者，亦欲欽崇而不怠也。比者泰一適臨乾維，揆景相方，聿求爽塏，用伸館御之嚴，厥有遂清吉蠲休福所萃之地，是爲龍德。上意既定，有司倅圖，斤工墨師，勸力不怠。粵政和八年宮告成，飛宇承電，璧門洞開，秘殿中敞，次舍序列，金碧爭輝，像設具嚴，肅若威神之在。涓日之吉，鑾輿臨幸，儼恪肅恭，精意昭

格。已而大啓黃秘，明俾都人士女咸得肅心注目，以祈福釐。稚耄踵塗，駢肩以進，歡聲協氣，充塞穹壤，厥惟盛哉！有旨命臣爲之記。臣以儒學，筮迹摺紳，泚筆待命，臣之職也，詎敢以蕪類爲辭！謹拜手稽首而言曰：惟星經具載天象，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之常居也。太一中居，五星環拱，是爲天神之尊。漢人謂天神尊者太一，其佐曰五帝，蓋得此也。初說者謂貴神有十而尊曰五福，遷徙有常，率四十五歲而一易。靈游所直之方，祥慶駢集，雨暘時叙，農扈婁豐，民物阜康，無或疵癘。由是太宗、仁祖即東西郊建宮焉，神宗迎致中都，奉祠益謹。三聖述作，所以揭虔妥靈，曲盡其至。然建宮乾維，實有待於聖時。肆真王纂服繼猷，益愍祠事，郊裡廟享，既肅既祗，乃新是宮，以篤宋祜。眷維是宮，昔爲龍潛之藩，今爲上真之宇；昔爲膺籙受圖之地，今爲延祥集祉之宮。告成於戊戌，實元會之歲也；直都城之西北隅，實照臨之方也。神謀人事，不約而同，垂億萬年，永集純嘏。然臣伏觀皇帝體道觀妙，與神爲一，爲福爲祉，在我而已。然則作新殊廷，寅奉上真，凡以爲民祈福者，不得不然也。臣愚陋，誠不能窺見聖德，然嘗讀《洪範》曰：「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臣愚幸親見之。《玉海》卷一五八。（李文澤校點）

霍 蠡

霍蠡（？——一一五九），常州武進（今屬江蘇常州）人，端友子。建炎中知永嘉縣。紹興四年，爲樞

密院編修官，充趙鼎都督府幹辦公事。六年，任戶部員外郎，總領岳飛軍錢糧，擢守司農少卿。九年，權發遣江淮荆浙閩廣路經制判官，徙陝西路轉運副使。坐擅離職守及收受饋遺，落職，監新昌縣酒稅。後起復京西路轉運副使，知潭州。二十九年卒。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四六、食貨五之二〇、食貨五六之四四、食貨六四之七九，《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六、一〇五、一二三、一二五、一三三、一三六、一三七、一七〇、一七七、一八一，《宋史》卷二八、二九，《南宋制撫年表》卷下。

乞量立日限召人請買沒官田宅奏

建炎四年二月

本州四縣見管戶絕、抵當諸色沒官田宅數目不少，並係形勢戶詭名請田〔二〕，每年租課多是催頭及保正長代納，公私受弊。欲乞量立日限，召人實封投狀請買，限半月折封給最高之人。內有林靈素沒官屋宇，爲元估價高，累榜無人承買，乞行下本州，減價出賣。《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二（第六冊第五八七四頁）。

〔二〕田：據文意當作「佃」。

乞詔諸路守臣條具月椿錢申朝廷奏

紹興七年正月

竊見方今軍事所須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椿錢。所謂月椿錢者，不問州郡有無，皆有定額，所椿窠名曾不能給其額之什二三，自餘則一切出于州縣之吏臨時措畫。銖錄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月之期已迫矣。願詔諸路守臣，各條具逐州所椿之錢實有窠名者幾何，臨時措畫者若爲而辦，上之朝廷，召諸路漕臣稟決可否而罷行之。兼勘會江西、湖南合認發岳飛軍月椿錢，各有立定，許取撥資次窠名，通取撥支用名色錢數，竊慮隱匿。《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七九（第七冊第六一三九頁）。

乞詔諸路監司州縣使明知檢察中外財用奏

紹興九年三月

朝廷復置經制一司，檢察中外財用，專以戶部長貳兼領其事，而臣一介疵賤，何足以當重寄？臣聞自三司之法壞，而戶部雖掌經費，不復稽財用之出入久矣。軍興以來，上自朝廷，下至州縣，案籍焚毀，綱目散亡，老胥猾吏出沒其間，而掌邦計者但以調度不足爲憂，志在苟得，苛刻隱欺之患不暇復省。故一有調度，舉以其數責之漕司，漕司責之州，州責之縣，縣責之民。民不勝其求，不得不爲巧避之術。於是詭名寄產、分戶匿稅之弊，百端紛起；而吏受重賕，雖良民不得不爲此者，實有以驅

之也。今爲縣者非不知民有巧避之術，爲州、爲監司、爲戶部者，亦非不知州縣監司皆有妄取侵用之數，而上下相蒙，莫或誰何。故公賦屈於隱欺，民力殫於賂遺，舉天下之財悉耗於姦胥之手者，職此之由。今將檢察其實，固非督其逋負，收其羨餘，以爲刻剝之務。亦將計其所取於民者幾何，有當取者、不當取者，從而是正之；覈其上供於朝廷、供億於大軍及諸司之所支撥、州縣之所常用者各幾何，有當用有不當用者，亦從而是正之。使其所取有常，所用有數，復于朝廷，達于萬民，皆可通知，爲經久之制。尚慮不知者謂今設官之意、檢察之名，徒爲聚斂之政，願詔諸路監司州縣，使明知陛下設官理財，將爲足國安民之計，悉力而奉行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四之四六（第四冊第三三八六頁）。又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一二七。（以上李文澤校點）